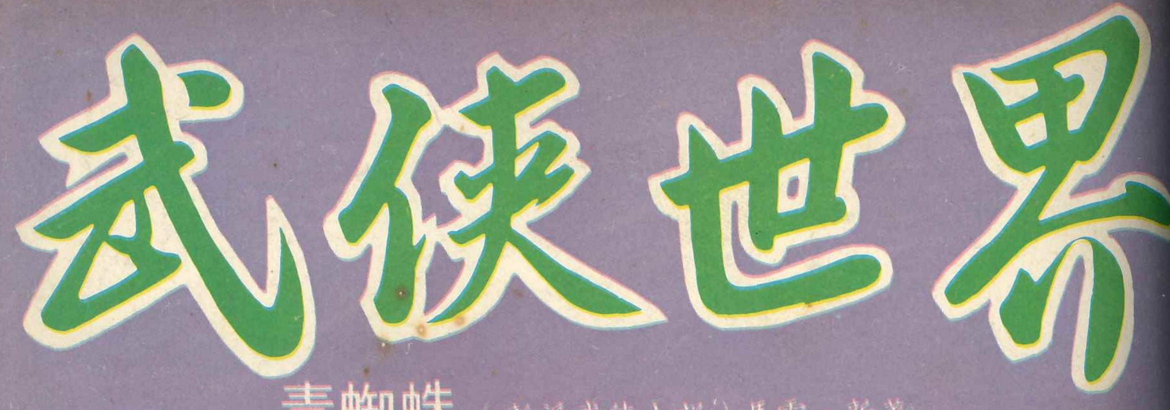


毒蜘蛛 （新派武俠小說）馬雲，新著

一個神秘莫測的艷麗女郎，原是一名黑寡婦，一隻隻帶有劇毒的黑蜘蛛，來去無踪，武林高手紛紛死得不明不白。

馬雲先生最新創作的新派武俠小說「毒蜘蛛」是期刊出，敬請留意。



1026

編者話

馬雲先生除了擅寫「國際特警」、「雌虎狂龍」故事外，今期又別開生面替本刊撰作一部新派武俠巨型小說「毒蜘蛛」貢獻給讀者，是篇題材新穎別創，情節哀艷動人，內容緊湊曲折。故事中描述一個神秘莫測的艷麗女郎，原來是一名黑寡婦，她身世頗爲耐人尋味，詭秘飄零，她自從出現江湖後，一隻隻帶有劇毒的黑蜘蛛，便來去無踪地到處發現，武林高手紛紛死得不明不白，掀起了一連串駭人命案！究其因素，原來其中是包藏了一個驚人大秘密。欲知其詳，請閱本文

**　　**　　**

長篇巨著「幽靈四艷」今期已告終結，故事掀起一番不可思議高潮，緊張刺激，扣人心弦，到底仙女門中人物和一羣武林豪雄得到怎樣際遇？今期文中都有很詳盡交代。敬請先睹爲快。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由滄海客執筆，「黑魔女」是一部哀艷倫理的武俠說部，內容充滿了情仇血淚，震撼肺腑，令人深省！在作者細膩的筆觸描述下，書中人物益發栩栩如生，活然紙上，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72.00
一年港幣$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77.00
一年港幣$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90.00
一年港幣$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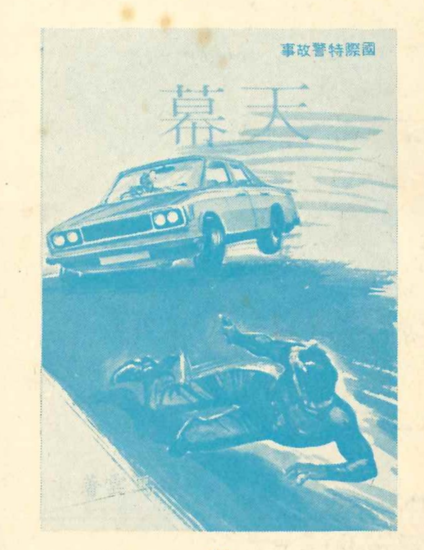
第102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各書店報攤超級市場均有出售



碧玉刀　古龍著
全書227頁定價HK$3.50



天　幕　馬雲著
全書288頁定價HK$4.00

新系機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武俠創作小說新書



追　朱羽著
全書三一九頁定價港幣四元五角



四大名捕　溫涼玉著
全書七〇六頁定價港幣九元七角

新派巨型俠義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毒蜘蛛



俠客荒山行　兇屋聞悲鳴

夕陽西斜，滿山紅光。

官道之上，蹄聲「得得」，一乘快馬如箭掠過，疾似閃電。

坐在馬背上的，並非別人，正是那個江湖上人稱「獨行俠」的柳常青。

三十歲未到的年紀，瀟洒的身型，加上一身武功，許多人離遠就已經認得他；作歹的會避之則吉；女郎們會悄悄瞟他幾眼。

突然之間，迎風傳來一聲淒厲慘叫！

這叫聲若在別人耳中，可能一無所覺，即使聽到，亦會疏忽過去；然而在柳常青耳中，不但十分刺耳，彷彿還在眼前出現了血影。

他立刻將馬兒拉停，遊目四顧。

官道兩旁，盡是荒山野嶺，只有那邊山脚下，竹林旁邊有一間破屋，隣近是幾所茅舍。

他再靜耳細聽，四周又回復一片沉寂。

他是個極有自信心的人，肯定剛才不可能會聽錯。於是他改變了方向，策馬沿住山間小徑而行。

驀地又是一陣陣嬰兒啼哭之聲，柳常青更加確定自己剛才並未聽錯，韁繩一揚，馬兒洒開大步衝向那邊竹林之間。

人馬未到，屋內又再傳出陣陣令人心酸的婦人號啕之了！

馬步稍緩，柳常青已然翻身躍下，直闖屋內。

大門虛掩，屋內一片凌亂！

柳常青人未進來，已嗅到了陣陣血腥味。再入內，便見到一名年青婦人抱住一名未足周歲的嬰兒，呼天搶地的，狂哭不已！

柳常青推門而入的刹那間，婦人彷彿白日見鬼似的，嚇得渾身發抖，目定口呆，不知所措。

「不要怕，我是來帮你的。」柳常青一邊安慰她，一邊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嗯……」那婦人顯然是受驚過度，吶吶地，半蹲半倚的倒在屋角牆脚下，抱住一具分明已死去的童屍。滿臉淚痕，渾身沾滿血漬。

她的嘴唇一直在抖動，但柳常青却聽不到她說些什麼。

他再放眼掃向屋內各處，最少還有着其他三幾具屍體，或仰或臥的，分別倒在地上。

柳常青小心翼翼地，在屋內各處走了一遍；他是担心刺客仍然留在屋內。

然而，這裏除了那婦人之外，就只有柳常青，此外，再也找不到第三個活着的人。

房間、廳堂等，所有的窗門都撐開了，可以見到外面的竹林，還可以聽到晚風把竹葉吹得「蕭蕭」作响！

柳常青彎腰彈身，宛如燕子穿簾，自窗間一掠而過．眨眼之間，人已挺身站在屋後的空地之上。

屋後竹林處處，野草叢生，要是有人隱藏其中，一點也不出奇。

柳常青在戒備中展開搜查。從屋內剛才所見到的情景，就可以想像得到殺人者絕非等閒之輩；出手固然狠毒無比，也絕不留情。連那乳臭未乾的小童也不放過。那唯一生存者——那婦人能僥倖逃過大難，可能正是柳常青來得及時。否則，她亦可能已遭毒手。

柳常青在屋後各處展開搜索。

突然之間屋子面前却揚起了一陣蹄聲，馬兒在嘶鳴！

柳常青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急忙由屋旁繞到屋子前面去。

蹄聲並非由遠而近；相反，是令柳常青感到震驚的，却是蹄聲逐漸遠去！

當他奔至屋前時，他的代步座騎正以飛快步伐衝向官道那邊。

時已黃昏，仍不致黑到連人影也不見。他離遠望過去，那身型、那背影，正是不久之前才在屋內見過的婦人。

是她，兇手原來就是她——兇屋內唯一生存的婦人。這念頭迅速地在柳常青的腦海中浮起。

他明知無法可以徒步追上那個婦人，除非他會飛吧。那又何必浪費氣力？

他折返屋內。

屋內的光綫儘管昏暗，他仍然可以看得清楚這裏面的環境，也可以見到剛才見過了的屍體；有老的、年青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就是少了一個——那年青婦人

手抱的嬰兒。

在這刹那間，柳常青的腦海中充滿了矛盾：究竟那年青的婦人是兇手，還是「驚弓之鳥」？

假如她就是殺人兇手，她何必將一具血淋淋的童屍帶走？

也許那孩子只是身負重傷，還沒有死去；也許是柳常青令到那年青婦人產生了恐懼，所以她才有如驚弓之鳥的，匆匆逃去！

無論如何，柳常青總覺得不適宜留在這裏。萬一這時候有人闖進來，他水洗也不清。

他急急地離開那間屋，朝官道那邊飛奔而去！

× × ×

月暗星稀，黑夜早已來臨。

柳常青已急急奔了一程，仍找不到可以投宿的地方；眼前所見，盡是荒山野嶺，根本就見不到有人居住。

走上山坡，居高臨下望過去，林間隱約見到有一間破廟。

柳常青徒步走了大半晚路，已感到有點疲倦；他心裏想：有理沒理，先找個地方睡一覺，睡到天亮再說吧。

於是加緊脚步，走向那樹林去。

左穿右揷，柳常青却突然之間又呆住了。

朦朧月色底下，破廟門外有一匹馬。

眞是「踏破鐵鞋沒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那匹正是他自己騎過的馬匹，又怎會不認得？

馬兒既然在這裏，那年青婦人當然就在破廟之內。

柳常青心裏在想：進去嗎，那婦人可能在夢中被他驚醒，說不定會嚇得她從噩夢中醒過來，驚叫不已，甚至再次逃走。這對一個弱女子來說，未免太過殘酷了。

假如不進去，又怎可以在這裏猷到天亮？

他正在無法抉擇之際，却又隱約聽到了一陣陣飲泣之聲！

聲音來自破廟之內，分明又是那個年青婦人。

她爲什麼還未睡？

柳常青走進了破廟去，那婦人果然一見他又有如見了鬼似的，縮作一團，躲向牆角。

這裏沒有燈光，但從天井、破窗、破牆洞等處透射入來的朦朧月色，總可讓柳常青見到一個輪廓；那輪廓除了她之外，似乎還抱着那孩子。

飲泣之聲停止了！

她幾乎連呼吸也不敢。

她以爲柳常青見不到她，其實他老早已發現了她之所在。

「你不要害怕，我絕對不是壞人。」柳常青慢慢地走過去，就像哄孩子一樣。

「你，你不要過來！」她突然像夢囈似的，驚叫起來！

柳常青呆立一旁，不敢再走前半步！

他總不難想像得到，在這種環境底下，對方心裏的想法。

「你一定是受驚過度。」柳常青慢慢

的說，始終與她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可以告訴我，你遭遇了一些什麼不幸的事情嗎？」

「……」她的嘴唇可能已在抖動；柳常青只可以隱約聽到她的呼吸聲。却聽不到她的答話。

柳常青非常明白到一個人受驚過度，以及此時此地對任何人亦難信任的心情，何況對方還是一個十分可憐的女人呢！

同情、憐憫之外，同時他也想到了目前的環境。

他們怎可以就此相對下去？

默默相對，總不是辦法，反而可能令到對方更加驚懼。

柳常青忽然想到了：「你可曾聽人說過江湖上有個獨行俠？」

「……」還是一片沉默。

她連哼也沒有哼一聲；柳常青却想像到她可能正在發抖！

他不能再讓她獨自逃走；他非常關心她懷抱中的孩子。

然而他却明知這樣子問下去，亦未必可以問出什麼結果來。

他首先要獲得對方的信任。

因此他又繼續說道：「在下就是人稱獨行俠的柳常青，一生愛管閒事，你有什麼委屈，不妨對我直說。」

那婦人還是一動不動的，縮作一團，也不作聲。

柳常青有點無可奈何，試把話題改變：「你那孩子怎麼樣了？」

「嗯……謝謝你，他很好。」她的聲音充滿了悲哀，却又信心十足的。她似乎相信那孩子仍然生存着。

柳常青想起最初見到那孩子一動也不動的情形，說道：「他可能受了傷，讓我看看，也許可以帮帮你。」

「不！不！」她恐懼地叫了起來，「你不要過來，你不要動他一動……」

「你放心吧！我不會強行過來的。」柳常青急忙安慰她。

他眞怕她有如驚弓之鳥，萬一溜出了這間破廟，在這黑夜中，又得花費一番功夫去追逐她。柳常青最後只好說道：「既然如此，我們有話就留待明天說好了。不過，我希望你聽我忠告，不要再隨處跑了，這對你和孩子都沒有好處。我會睡在門外澈夜保護你。」

說完，柳常青便步出破廟門外，在破牆外的屋簷之下，找到了一處較爲乾淨的地方，躺了下來。

× × ×

夜越深，風更大。

深秋的天氣，儘管柳常青的身體更好，亦會感到寒意迫人。

他雖然感到疲倦，也無法入睡。因爲這時候他想的實在太多了。

廟內那個可憐的婦人，她到底遭遇了一些什麼不幸的事？

那兇屋之內的遍地屍骸，她懷抱中的嬰兒，還有她……

胡思亂想之際，他突然聽到了一些細碎的脚步聲。

步聲來得急促，絕未因風聲影响了他那敏銳的聽覺。

柳常青立刻翻身而起。

然而他還未站直身子，一條黑影已經如飛殺到！

「錚」的一聲，柳常青跪地揚劍，及時擋煞了那狠狠的一刀！

柳常青還來不及打話，林間已先後射出二個人影，勢如奔雷似的撲殺過來！

以一敵三，柳常青仍感綽綽有餘，假如他要殺人，只不過是舉手之間的事。然而柳常青却不是一個嗜殺的人。

刀光劍影，拳來脚往之際。柳常青却担心破廟內那女子的安全。

柳常青並不認識這班人。雖然月色昏暗，視綫不清，但從這三個人的身型及招數分析，一時之間他眞想不出對方的來龍去脈。

黑道中古靈精怪的事實在太多，江湖上誤會錯殺的例子柳常青亦見過不少；他不想妄殺無辜。

因此，虛招一幌，柳常青便越出了戰圈以外！

他正待打話，只見三人之中，一條黑影，正在反身急竄，直衝入破廟之內。

柳常青恍然大悟，原來對方的目的只在乎破廟裏面的婦人。

情急之下，他欲待飛身闖進廟內，無奈二名大漢竟將他去路擋住！

柳常青不再客氣，手起劍落，頓見血濆遍地。

二名大漢雖然負傷，仍然將柳常青苦苦糾纏住，目的自然是不讓他入廟救人。

柳常青與人交手，向來極有分寸。加上他爲人俠胆仁心，不想妄殺無辜；在未明對方來龍去脈之前，他實在不希望有人死在自己的劍下。

然而剛才他實在是有點急不及待；假如再被這二人糾纏下去，廟內那婦人就會死得不明不白。事情眞相也就更難了解。

因此，他已無選擇之餘地，但目的亦只限於令到對方受傷，知難而退而已。

想不到那二名大漢絕不知機，苦苦追擊！

柳常青明知對方已經受傷，挺劍揚拳，飛腿力踢，情急之下，力度奇猛，只見兩條人影硬繃繃地直跌出丈處。

柳常青再也不管他們死活，反身衝進了破廟之內。

廟內竟然一片沉寂，登時又把柳常青嚇得呆住了一陣！

那婦人可能被殺。還有那孩子……

柳常青不敢多想，迅速在破廟之內展開搜索。

然而廟內不但無聲無息，連人影也見不到一個，無論是那女人，抑或那來歷不明的刺客。自然還有那個可憐的孩子。

柳常青穿過後門，奔出廟後，依然見不到人。

他正呆在一旁凝想：那婦人與那孩子究竟去了那裏？

柳常青最關心的還是那懷抱中的孩子，他不知是生還是死，只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必然已經受了傷。

那婦人將他一直摟抱住不放，可能那

就是她的骨肉。除了自己的骨肉之外，還有什麼值得她如此留戀？

假如他受了傷，他應該及時接受適當的照料，但那婦人偏不讓柳常青過去帮助她，這可能對孩子有危險。例如流血過多，他就會死。

思想間，草叢那邊彷彿有人影移動。

柳常青急奔過去！

是那婦人，還有她死手不放的孩子。

她吃驚地反身又想走，但當她看清楚原來是柳常青之後，終於又站了下來。

柳常青在月色迷濛中，隱約可以見到那女子面部的輪廓極之艷麗；雖然眼神中充滿了恐懼，反而增添幾分姿采。

柳常青衷心地問道：「他們有沒傷害你？」

「……」她沒有說話，只是搖搖頭。然後含羞答答的，抱着孩子再朝廟裏走。

在這刹那間，柳常青除了深深地被她的艷色吸引住之外，還注意到她懷抱中的孩子。

那孩子一動不動的，分明是已經死去了多時，爲什麼她還死抱住他不放？

柳常青絕對相信自己的眼睛，由第一眼看見那孩子開始，他已相信他死了。

但仔細看看那婦人，一點也不當他是一具屍體，自始至終一直摟抱住他。非常親切地。

爲什麼？爲什麼她會這樣？

她不像是痴，亦不似是呆；唯一的解釋可能是一點依依不捨的親情，令她不忍捨棄這點骨肉。

「他是誰？」柳常青尾隨着她，故意的問道。

她終於說話了：「我的兒子。我的寶貝，我的命根兒。」

他眞想對她說：「他已經死了，放下他，讓他入土爲安吧！」

但是柳常青沒有說出口。

她可能嚇呆了，也可能另有想法；假如這時候加深她的刺激，她極有可能變得瘋顚。那時豈非害了她？

想到了這裏，柳常青也就把說到了咀邊的話吞了回去。

柳常青在戒備中護送她返回廟內。

當他再望向廟門外面。外面一片沉寂，危機似乎過去了。

柳常青發覺那婦人不再像以前那麼害怕他。於是他問道：「他們是誰？」

「可能是我丈夫的仇家。」她吶吶地說，始終沒有抬起頭來。

她一直瞪住手抱中的孩子，這令到柳常青也感到有些兒心酸。

「孩子睡着了麼？」柳常青試探地說：「放下他吧！」

「不！我不會離開他，我發誓再也不會離開我的寶貝。」她將他摟抱得更緊。

「爲什麼你要走？」

「我不走，他們就會殺死我們兩母子。雖然到頭來他們還是要趕盡殺絕，但無論如何，我也希望爲石家留後。啊……」

話猶未完，她突然又放聲大哭！

柳常青忙亂了手脚，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什麼安慰的說話。

看情形，她儘管傷心欲絕，內心一定也明白這孩子已經氣絕了。

她爲什麼不肯放下他？

從說話中可以猜測得到：良心上的責任，或者她翁姑與丈夫臨死之前對她的囑咐。兩個因素都足以令她心理上加重了負担。

柳常青想起她家中那種可怖情狀，忍不住又問道：「究竟是那一帮人如此兇殘惡絕？」

「我也不知道。」那婦人哽咽着說：「可能是我丈夫生前太過愛管閒事，與人結下了仇怨。」

「任何仇怨也只是你丈夫個人的事，不該禍延家人。」

「我眞恨不得他們把我一併殺死！」

「現在你要到何處去？」

「到京城去！」

「你還有什麼親人？」

「家父是朝廷一位命官。除了他之外，我再也沒有可以投靠的人。我要把這慘絕人寰的事告訴他，讓他替我夫家報此血海深仇！」

「你丈夫貴姓大名？」

「他姓石，石蓋天。」

「石蓋天」這名字在柳常青聽來，的確似曾相識。不過一時之間，他又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聽人家提及過。

這可能是江湖上的人物，是好是歹，柳常青一時之間也想不清楚。

柳常青看看時已深夜，勸她將孩子放下，好好的睡一覺，以便明天趕路，但她不肯，竟擁抱着那具小孩的屍體，一齊睡去。

柳常青則睡在另一角。隔着神枱與那婦人遙遙相對。

經此一役之後，石大嫂對他似乎沒有了戒心。

× × ×

柳常青決定把石大嫂送上京城去。石大嫂也沒有拒絕。

他們只有一匹馬，柳常青只好徒步而行。

柳常青勸她放下手中的孩子，因爲看她的神情，她顯然曉得他已死去了多時，但她無論如何也不肯將屍體放下。

她不聽什麼「入土爲安」，也不理會柳常青的苦心勸告。

她只說：要讓京中的父親見見她的心肝寶貝；要葬也只許葬在京城之內。

柳常青也無可奈何。

當馬匹由小徑繞向大道時，沿途但見血漬斑斑；顯然是昨夜那三名刺客身受重創時所留下的。

看見了那些血漬，同時也提醒了他：此番前去京城，必然是危機處處，殺機四伏！

× × ×

一張小被，包裹着那石小弟的屍體，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石大嫂的懷抱。

對柳常青來說：不但沒有感到討厭，反而增加了他對石大嫂的同情。

石大嫂神情逐漸變得痴呆。也許她的心已死，表情也開始變得痲木了。

儘管痲木，她還是那麼美艷動人；尤其是那雙眼睛，任何男人讓她瞪了一眼，也會感到有一股難以抗拒的魅力。那一份感受，實在無法可以形容於萬一。

柳常青一直沒有時間看清楚她的容顏。現在有了，而且多着呢。

不過，他反而不敢正面多看她幾眼。爲什麼？連柳常青自己也難以解釋。總之，他只知道這一次義務護花，只爲道義。

他眞希望她能安然進京，回到她父親那裏去。但是，沿途上他却可以感受得到，彷彿一直有人跟踪他們。

因此每天晚上在客棧投宿時，他們分開兩間房間時，柳常青也要相連的兩間，以便於照應。

柳常青和石大嫂之間有了默契，萬一半夜裏有事發生，只須叩响木牆爲號，柳常青就會過來接應。

其實，柳常青的警覺性極高，有什麼風吹草動，一定騙不過他。

× × ×

那天晚上，果然有事發生了！

柳常青剛剛睡去，就被一陣輕微的步聲驚醒。那是來自瓦面上的神秘步聲。

柳常青立即自床上躍起來，由窗間穿了出去。

就在這刹那間，他已瞥見那兒有一條黑影，正要由窗口竄向石大嫂的房間。

柳常青吆喝一聲。

他不想石大嫂受驚，所以絕不希望那刺客竄進石大嫂的房間之內。

吆喝之聲未完，刀光已閃到了柳常青的面前來了；那刺客反應之快，出乎柳常青意料之外。

柳常青急忙揮劍迎擊。

天井之上，二人刀來劍往。「錚錚」之聲，劃破了黑夜的沉寂。

幾招過後，那刺客已知不敵；雙足一頓，轉眼已躍登瓦背之上。

柳常青正想啣尾追去，忽然又想起房間中的石大嫂。

柳常青担心這是聲東擊西之計；萬一對方來了兩個人，另一個極有可能正在伺機而動。他追上去，可能立即中計。

因此，柳常青只折返石大嫂的房門之前。

房門關上了。

柳常青正欲舉手叩門之際，瓦面之上突然傳來一陣滾石似的聲音！

刹那之間，如有重物投在瓦背之上，一陣「隆隆」之聲過後，隨即可以聽到「叭」的一聲，一個人影跌落天井之上！

柳常青大吃一驚！

他急忙回頭一看，竟然就是不久之前與他交過手的那名刺客。

他死了，跌得血肉模糊。

一陣急促步聲，一條人影正自石大嫂的房間衝出；房門經已打開。柳常青又是暗自吃了一驚！

等到柳常青定神一看時，才發覺那是石大嫂；她仍緊抱住她兒子那具小屍體。

她氣急敗壞地說：「快走吧！我們可能被人家包圍！」

柳常青第一次看見她採取了主動！雖然他的心裏的疑團未釋，例如那刺客如何會暴斃？……

石大嫂有如驚弓之鳥，飛也似的，直奔向客棧門外。

柳常青怕她中伏，也只好亦步亦趨的，一直追了出去。

柳常青很小心地，朝街道上四處張望，却看不到半個人影。

反而客棧裏面人聲開始吵鬧起來，顯然是爲了天井上那可怖的屍體。

石大嫂直朝路口那邊飛奔而去，柳常青也只好啣尾追上。

× × ×

這兒已是郊外。

天上月色迷濛，地上樹影婆娑。

虫聲唧唧，風吹草動，加上寒冷的天氣，令人有點毛骨悚然！

四周一片靜寂，又彷彿隱藏了無限殺機。

柳常青看見石大嫂的脚步慢了下來，這才對她說：「我們忘記了那匹馬。」

石大嫂却說道：「算了吧！我們只要盡快離開這裏再說。反正這裏離京城已經不遠，沒有馬匹代步也不成問題。」

柳常青也明知這條路是通往京城的，但最先帶住他走的，却是石大嫂。

他們一邊走，一邊又担心背後有人追殺上來。突然之間，前面出現了幾個人影，攔住他們的去路。

柳常青早已意料到有事發生，那是憑經驗可以感覺得到的。

路邊的草太長，那刺客也來得太過突然，一切都顯得極不尋常似的。

柳常青和石大嫂惟有站住。

「是那一路的朋友？」柳常青希望盡可以不要動刀劍。

「少說廢話，小子。」爲首一人冷冷地說，「知機的，你只要把你身邊的女人留下，我們就會放你一條生路。否則，嘿！休怪我們手下不留情！」

石大嫂顯得十分害怕。

柳常青一邊安慰她，一邊對那人說道：「你們何必迫人太甚？我也求你們放我們一條生路，否則，我也不客氣了。」

前面一堆人之中，除了那個中年人之外，還有四個年青人，分持刀劍，站立在中年人的後面，虎視眈眈。

這情形自然對柳常青他們十分不利，尤其是有個女人在身邊，柳常青一方面要照顧石大嫂，另一方面又要對付這五名大漢。

因此，柳常青希望雙方最好不要動手，但看剛才的情形，似無可能。

中年人生氣地質問柳常青：「你到底是何方神聖？竟然處處維護住這潑婦！」

「在下柳常青，一生獨來獨往。」

「哦，原來就是江湖中人稱獨行俠的小子，眞是不知好歹！」

中年人忽然又轉向石大嫂道：「黑寡婦，你這毒婆娘果然有兩手，勾勾搭搭的，總算找到了一個有點名氣的尾巴狗。」

「你說什麼？」柳常青這一回可生氣了，他再也按捺不住。

柳常青劍未出鞘，五個人已經一湧而上。

甫經接觸，柳常青便感到暗自吃驚起來；因爲現在他面對的，竟是五個高手。

武功高深的人，只須過得兩招，立刻就可以分出高低。

柳常青出道的日子儘管還不太深，憑經驗也知道這一回的確遇上了高手。

他的担心還來不及，已見黑夜中有另外一個人影搶殺入戰團之內。

那是一個女人的身型。她並非別人，正是石大嫂。

石大嫂身型瀟洒，竟然赤手空拳的，一手抱住她兒子的屍體，一邊揮拳踢腿，左穿右揷，顯得毫無懼色。

柳常青一直以爲她只是個弱質女流，尤其是當初只看見她哭哭啼啼，彷彿受盡了委屈，顯得毫無辦法似的。

甚至就是不久之前，柳常青仍在爲她的安全而担心不已。

然而現在，她的身手快得驚人，轉眼之間，已奪得一把長劍在手。

看她剛才赤手空拳的表現，已是不凡；現在有了長劍在手，更加如虎添翼。

柳常青刹那間便把對她的印象完全改變過來。

她不但不是個弱者，而且武功更可能會高出自己許多。

她爲什麼裝蒜？

也許她另有苦衷。因爲沿途上，她正處於重重危機之中。

假如她不隱藏一下，說不定還會招來更多更強的對手。

因此，她深藏不露也是難怪的。

至此，柳常青對客棧內那刺客突然由屋頂滾下，跌死在天井之上，也就有了答案。

在這刹那間，柳常青還想到有關「黑寡婦」這綽號上面去。

可惜他也來不及多想，石大嫂已揚聲叫他快些跟她走！

柳常青循勢望過那邊，昏暗中只見二名糾纏住她苦鬥的二名年青殺手，這時已先後倒斃在草地之上。

相反，柳常青因爲心理上的矛盾，往往不忍下手，反而被三人將他圍在核心。

柳常青就是這麼樣奇怪的一個人，他極力避免濫殺！非迫不得已，他是不會殺人。

對練武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大忌！

許多未出道的武林中人，往往也會聽到師傅教誨他們：獅子搏兎，也必須盡全力。

意思就是說：倘若有任何輕敵之心，都有可能被對方置諸死地。

然而柳常青却不聽這一套！

他爲人心地善良，但又無法克服愛管閒事，抱打不平的矛盾心理。

因此，往往與對方交手時，就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吃了虧。

他可能分了心，手臂之上忽然中了一劍！

柳常青不由自主地，「喲」的一聲叫了出來。

這一聲驚叫，令到正待離去的石大嫂立即又折返現場。

只聞得她一聲嬌斥，劍到人亦到，有如「趙子龍百萬軍中藏阿斗」一樣，抱住那童屍在人叢中打轉。

柳常青看也未看得清楚，劍光閃閃之際，已聽到連聲慘叫！

柳常青最不喜歡這種「濫殺」——在他的心目中這是過份殘暴。

然而，他却來不及制止。

石大嫂道：「快走！你還等什麼？可能還有更多人追殺到這兒來！」

柳常青只好緊隨着她，匆匆離去。

× × ×

「黑寡婦」這名字的確好熟。

柳常青只是隱約的記得，在一處茶樓飯店之類的食肆中，聽人談論過「黑寡婦」這綽號了。

可惜由於當時他趕住離去，却沒有仔細地再聽人們說下去。

因此，究竟「黑寡婦」是好是歹，他也就無從獲悉。

不過，單從剛才那中年人的態度看，「黑寡婦」彷彿是個無惡不作的女人，非殺死她不可似的。

但是，假如石大嫂就是中年人印象中的「黑寡婦」，柳常青暫時還不肯苟同。

這也許是受到最初石大嫂給予他的印象「一派楚楚可憐的樣子」所影响。

人與人之間，這種「第一印象」有時十分固執。

所謂「固執」，也就是：要改變它絕不容易！

另一方面，柳常青也明白到：凡事都有它的兩面性，好與不好，往往亦決定於每個人的立場和看法不同而已。

無論如何，柳常青和石大嫂又在一起了；他對她越來越感到有興趣。

假如她就是「黑寡婦」的話，她的身份就更加神秘莫測。

他忍不住問石大嫂：「他們爲什麼稱你『黑寡婦』？」

「我死了丈夫，當然就是一名寡婦。」石大嫂又說：「黑就是代表不祥的意思。一家人全都死光了，還有什麼比我更不祥？」

「你的武功似乎很高深。」

「這也算不了什麼。我丈夫生前教我的。」石大嫂輕輕嘆了一口氣。

提起她丈夫，她總似乎有無限感慨！

柳常青道：「早知你有這般身手，我就不必處處爲你担心！」

「首先要感謝你對我的照顧。」石大嫂又說：「其實武功並無高低之分，更高的有人高過你，更低也有人低過你。」

「你眞是深藏不露。」

「我只是怕惹來更多仇家。」

「你不是說，要爲夫報仇嗎？」

「是的，但我要先見了我父親再說。」石大嫂呻了一口氣：「我一定要先查清楚仇家的來龍去脈，然後才動手。」

柳常青看看京城已經在望，問道：「你還要我陪你嗎？」

「如果你肯送佛送到西的話，當然最

好不過。」石大嫂瞟了他一眼。

柳常青有一陣暈眩的感覺。就像着了魔一樣。

× × ×

蘇雄正在他的官邸裏休息，突然聽到下人說他的女兒回來了。

蘇雄已是年將花甲的老人，晚年寂寞，難得女兒回來看他。

蘇雄急不及待地，由內堂走出；豈料當他剛繞過了屏風，便開始感到不妙。

「你是誰？」蘇雄面對着一個年約三十歲的少婦，以及她手抱中的嬰兒。

那女子冷冷地一笑：「你不認得我嗎？我正是你女兒桂英啊！」

「不，你不是桂英。」蘇雄說道：「難道我連自己的女兒也不認得麼？」

「哈哈……」那女子突然把她懷中摟抱住的嬰兒往前一拋！「這就是你的外孫小寶！」

蘇雄早已注意到她懷抱中有個用錦被包裹着的嬰兒。於是他身不由主地伸手將他接了過來。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劍光一閃，一條人影已衝到了他的眼前。

那女子出手眞快，快得連蘇雄差些兒也來不及閃避；然而他身邊的二名護衞却看得分明，兩把刀差不多同一時間伸到蘇雄的面前來，及時擋煞了那女子狠狠的一劍。

蘇雄驚魂未定，却始終將那個包裹抱住不放，因爲他一直以爲那包裹中的小嬰兒就是他的外孫小寶。

事實上他憑剛才一剎那間的印象，包裹中的人兒也的確是小寶。只可惜他一直沒有想到小寶原來已經死去了多時。

蘇雄趁住二名護衞擋住那女子之際，急急往屏風後面跑。

突然有人揚聲叫道：「快點把那包裹扔掉！」

蘇雄不但不知道說話的人是誰，也沒有仔細追究，只知道他再不走，人家就會殺死他。

刀劍交擊聲中，那女子已擺脫了二名護衞的糾纏，飛也似的，竄向屏風背後，一聲吆喝，劍自蘇雄後腦刺來！

「錚」的一聲！一道寒光竟然自屋樑之上疾射而至，彷似行雷閃電，僅可把那女子的劍鋒擋住。

那是另外一把劍。

那把劍的主人，身型輕巧，雙足點地，就落在蘇雄與那女子之間，仗劍屹立，冷然而笑。

那突然而來的男子，並非別人，正是柳常青。

柳常青面色一沉：「好一個黑寡婦，我總算想起你是誰了。原來你並非什麼石大嫂，而是江湖上人所共知的女魔頭——黑寡婦。」

黑寡婦的面色也在變，變得非常難看：「聰明的就快些閃過一旁，否則休怪我不客氣了！」

柳常青實在難以想像，眼前這個女人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她由懦弱而變得如此兇殘，顯然是有預謀，絕非偶然的事。

黑寡婦儘管目露兇光，柳常青面對着她，仍然是有些不忍下手。

柳常青的內心有着無數的疑問，例如：像黑寡婦如此好武功的人，爲什麼她一直在自己面前裝蒜？

柳常青是在最後一刻才想起「黑寡婦」這名堂的一點來龍去脈。

自從那中年人指住「石大嫂」說她是「黑寡婦」之後，柳常青就想着過去在一些酒樓食肆中聽江湖中人提及「黑寡婦」這名字。

可惜聽儘管是聽過了，但對「黑寡婦」的詳細資料，仍然是不大了了，再加上當時「石大嫂」的巧言善辯，令到柳常青對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就在不久之前，當他們在尚書府門外分手的一剎那間，柳常青又感到有些不妙。

是什麼東西令他感到不妙？

是那個已死去了的嬰兒，以及最後一剎那之間她所顯露出來的眼神。

一直以來，沿途上柳常青對這中年女人的眼神都有着極深刻的印象，那是十分迷人的。然而現在却在無意之間露出一絲兇光。

柳常青雖不嗜殺，然而却由於臨陣的經驗豐富，對於一個人想動武殺人之前一剎那的表現，以及眼神中表現出來的殺機，却可以感覺得到。

因此，柳常青立即折返尚書府。

可惜，當時「石大嫂」已抱住那具童屍進了屋內。

柳常青越想越感到不妙，所以才騙過門前守衞的耳目，登上屋頂，入內窺伺。

想不到屋內已經有事發生了。

柳常青對黑寡婦道：「一路上對你低估了，今次對你不客氣的是我！」

話未完，劍已揚。黑寡婦接連避過了柳常青幾招，身型固然輕巧，劍法變化多端，一看就知道是個高手。

然而她出手却是十分之小心，虛招連發，劍鋒三番四次掠過柳常青的要害。

柳常青一方面感到震驚，另一方面也覺得有些奇怪，爲什麼她不傷害自己？假如她要殺自己，未必輕易得手。但是如果傷害自己的話，以當時的形勢而言，實在易如反掌。

可能是柳常青一再手下留情，令到對方也同樣不忍下手吧！

柳常青讓蘇雄有充份的時間逃避，所以目的只是拖延一下，不讓黑寡婦把蘇雄追得喘不過氣來。

現在他的目的似乎達到了。

蘇雄已匆匆逃了進去！

黑寡婦萬二分焦急，柳常青却是偏偏不讓她闖過去。

他們二人的武功原本只是半斤八兩，但是，由於柳常青的古怪脾氣，却令到他在黑寡婦的面前，顯得有些低能。

黑寡婦正在情急之際，外面人聲哄動，彷彿有大隊人馬就要衝進來一樣。

黑寡婦心感不妙，急忙後退。

柳常青欲待追上去，却在這時候聽到

內堂也有人聲傳出！

內堂裏面，彷彿也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柳常青心裏暗吃了一驚。

那吵鬧的人聲之中，夾雜了女人的哭聲——呼天搶地的哭聲，來得既突然，又感人。

外面湧進了一股人潮，每個人都持槍帶刀。那是官兵與尚書府的守衞。

黑寡婦並沒有跟他們硬碰，雙足一頓，人已登上了瓦面之上。

柳常青急忙繞過屏風，直奔內堂。

只見內堂裏面，人頭湧湧，圍在一起的，盡是婦孺之輩。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强烈的好奇心，令柳常青沒再去理會黑寡婦，他以爲官兵們一定會將她抓住。

然而官兵們這時候却朝住他圍攏過來，吆喝之聲，此起彼伏！

柳常青突然之間警覺了。不錯，他是個來歷不明的人，官兵們於是當他就是黑寡婦的同黨。自然不會放過他。

他想解釋，可惜一切都太遲了。

官兵們包圍過來，充滿了敵意。

那堆人圍繞着一些什麼？婦孺們爲什麼哭哭啼啼？柳常青也無閒追究，因爲大批官兵已把他重重圍困住，迫得他喘不過氣來。

突然之間，那一堆人又散開了。

那班人在驚叫聲中，不由自主地後退，彷彿見了鬼一樣。

柳常青一邊對抗官兵們，一邊偷眼望向那邊，只見蘇雄已倒斃在地上，手中仍緊緊抱住那一具童屍的包裹。

有兩個人正在驚叫，掙扎！

那是二名女子，一個已是年過半百的老婦人，另一個是二十出頭的年青女子。

這二名女子正發狂似的，抓喉頓足，彷彿魔鬼上了身似的。

事實上這時候其他人也當她二人就是魔鬼似的，避之則吉。

爲什麼會這樣？

柳常青被大批官兵纏住，自然無法分心去查究；就是尚書府裏面的人，也都感到莫名其妙。

首先是有人發覺蘇雄在驚叫聲中倒地不起，他抓着喉嚨，痛苦呻吟，隨地打滾。然後有二名女性匆匆過去，俯首彎腰，企圖幫助他，看看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二名女子一個是蘇雄的妾侍，另一個是他的女兒蘭英。

然而，當她們發覺了蘇雄突然倒地的原因之後，也不由得大吃一驚。

當她們俯首彎腰，去觀察蘇雄的剎那間，發覺蘇雄的頸部有些東西正在蠕蠕而動。

那是一隻黑蜘蛛。

黑蜘蛛附在蘇雄的咽喉之間，他頸部一帶的肌膚已變得瘀黑。

蘇雄很快就動也不動的，僵臥在那裏了。

他的庶室和女兒正感萬二分驚愕之際，她們伸過去企圖扶起蘇雄的手也未收回，驀地有些東西攢進了她們的衣袖之內。

等到她們警覺時已來不及了。

最少有兩隻黑蜘蛛分別爬入她們的袖管之內，狠狠地咬了她們幾口。

她們只感到又痛又癢，渾身不適，於是她們只有抓喉頓足。

她們身上的血液彷彿被煮沸了一樣，渾身發滾，咽喉好像被一些東西塞着。所以她們無法說話。

她們既然無法說話，旁人更加無法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唯一看得明白的，就是蘇雄的一名近身侍衞蘇三。

蘇三看見其他人想撲過去協助蘇雄的妾侍蘇王氏以及女兒蘭英時，急忙叫了起來：「不要動！那是毒蜘蛛。」

蘇三口裏叫着各人不要動，他自己却三步併作兩步，衝近他主人蘇雄的身邊，用刀尖挑去蘇雄頸上的一隻黑蜘蛛。

他的用意原是好的。他明知他的主人已被毒蜘蛛咬了一口，但他却抱住萬一的希望，希望他主人中毒不致太深。

豈料如此一來，那隻毒蜘蛛却凌空被挑起，彷彿長了翅膀一樣，凌空打滾。

內堂之上，男男女女，這時少說也有二三十人；加上柳常青正與一班官兵、侍衞等交手，情況顯得相當混亂。

黑色的毒蜘蛛跌在一名婢女的肩膊之上，登時把她嚇得忙亂了手腳。急忙忙地用她的長衣袖一拂，一團小黑影，又是凌空翻滾着。

剎那間，彷彿所有的人都心裏明白過來：內堂裏倒在地上的人，都是被這小東西害死的，見了牠也就好像見了鬼一樣。

於是有人走避，亦有人驚叫！

只有那些與柳常青交手的人，却是無閒分心。

那隻毒蜘蛛偏偏就跌向一名官兵頭目的頸後，來勢急似閃電，那官兵頭目因爲全力對付柳常青，竟未發覺。

柳常青却看得清楚，一聲吆喝，劍往前刺，有如白蛇吐信！那官兵頭目迅速俯首避過了柳常青的劍鋒。

在正常情況下，大概沒有誰會事先向他的對手發出警告。

然而柳常青每每都是這樣子對待他的對手；熟悉他的人都見怪不怪！

平時他只不過爲了不想殺死對方，然而今次他却是另有目的。

他不但不想殺死對方，還要救他！

只見那官兵頭目剛好避過柳常青的劍鋒，他的劍尖之上却多了一些烏得發亮的東西——那是一隻被劍穿過了的毒蜘蛛。

也就是出現在官兵頭目頸後的那一隻。

剎那間所有人都呆住了，進攻柳常青的人，也都住了手。

是他的武功高强，還是他的一點善心令到各人都大爲感動？

柳常青舒了一口氣！

他用鞋底將附在劍鋒上的毒蜘蛛屍首移去，然後趁勢走近蘇雄的屍體旁邊。

只見那具已隱隱發臭的童屍之上，有數隻毒蜘蛛自錦被之內爬了出來，急急四散！

柳常青劍若游龍，接連揮動了幾下，四隻毒蜘蛛的屍體，分別散佈在蘇雄身旁

四周的地上。

那邊又有人驚叫！

有人見到另一隻毒蜘蛛正在蘇王氏的身體上爬行，再細看之下，蘇王氏動也不動的，倒斃地上。她顯然已死了。

官兵頭目就近一刀，刀鋒僅可在蘇王氏的身體上掠過，毒蜘蛛已斷爲兩半。

混亂中又有人紛紛走避，原來咬死了婢女的一隻毒蜘蛛，早已離開了婢女的身上。這時正沿住牆壁，直爬往屋樑之上。

柳常青暫時沒有去理會牠，因爲他担心地上以及那包裹之內還有毒蜘蛛。

然而其他人却有如驚弓之鳥，仰首往屋樑上張望。

可能由於太高，那毒蜘蛛似乎已消失於無形。

正當各人的視綫自屋樑上移開之際，突然又傳來人聲驚叫！

柳常青回頭一看，那屋樑之上正有一團黑影直綫墮下，其勢甚急。

那正是剛才爬上屋樑上的毒蜘蛛。

這時牠沿住一條幼絲下垂！

附近的人紛紛走避，因爲大家都已經知道了牠的厲害。

一陣風吹來，只見牠吊在幼絲之末端搖盪着，彷彿擇人而噬。

柳常青飛奔過去，擧劍欲刺之際，却有一道寒光疾射而至，不偏不倚，正好擊中那隻「半天吊」的毒蜘蛛。

「篤」的一聲，一枚銀光閃爍的飛鏢，正釘在內堂一支木柱之上，那隻毒蜘蛛的遺骸則被震跌在柱子的脚下，毒蜘蛛的遺體則斷爲兩個半截。

屏風外面，一口氣湧入了好幾個人，其中最少有一個是柳常青似曾相識的。

那是一個中年人！

柳常青很快的就記起在什麼地方見過他，那是他們上京時，在途中遇伏時的五名大漢之一。

那是一塲出乎意料之外的戰鬥，經過那一次之後，柳常青才知道「石大嫂」絕非一個只會哭哭啼啼的弱者！

事實上到了京城之後，不久之前她已露出了本來的面目。

她並非什麼「石大嫂」，顯然就是江湖上人稱「黑寡婦」的神秘女人。

緊隨在中年人背後的，還有好幾個人，柳常青都不認識他們。

那中年人則生氣地指住柳常青道：「就是他！帮住黑寡婦殺死我們三個弟兄的，就是他！」

站在中年人背後的幾個人，個個虎臂熊腰，持刀執劍，滿面煞氣！

各人聽了中年人的指責之後，更加生氣，紛紛散開，朝柳常青包圍過來。

屋內的官兵們，原本已因爲柳常青及時救了他們的頭目而心存感激，因此對柳常青的敵意也開始鬆弛下來。

但是，現在聽了中年人的指責之後，也迅速回復了剛才的敵意，紛紛劍拔弩張，對柳常青採取敵視態度，並展開包圍之勢。

柳常青心裏想，要令到這一班人相信自己是無辜的，相信必須費一番唇舌。尤其是面對那一班突如其來的人，只見他們來勢汹汹，一剎那間，要他們對自己停止攻擊，幾乎絕不可能。

好漢不吃眼前虧，他們既是人多勢衆，柳常青也有自知之明，於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所謂「自知之明」，並非他的武功低能，只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事，他向來不喜歡隨便殺人，更加不會殺無辜的人。

雖然現在柳常青多少也有些被迫的成份在內，但他不能爲了自救而殺死一個可能是「好人」的人。

因爲經此一役後，在逃的「黑寡婦」，可能是個壞透了的女人；相反，這一班大有可能就是好人。

而柳常青的原則就是不殺好人。

於是一輪虛招連發，劍光閃閃之下，身形飄忽，人也凌空飛去！

一班官兵與蘇家的護衞，再加上那班江湖中人，目睹一條人影在劍光掩映之下，掠過他們各人的頭頂之上，衝出天井，頓足飛越丈多高的瓦面，轉眼便逃得無影無踪。

× × ×

毒蜘蛛殺人的訊息，很快就傳遍了京城。

兵部尚書蘇雄，武功高强，結果還是要死在「黑寡婦」的手中。

有人說：如果不是「黑寡婦」詭計多端，相信她縱然瞞得過江湖上一班正義之士，也難騙過尚書府內外的守衞。

然而她十分聰明，首先她將石蓋天一家人殺絕之後，機巧地騙過柳常青，充份利用「獨行俠」柳常青掩護她上京。

獨行俠柳常青另外有一個綽號叫「劍留情」。

不了解他的人，以爲他是個低能兒，甚至不明白這傢伙的名氣從何而來。

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心地極之善良。

也往往因爲一念之間，令到他對他的敵人「劍下留情」；輕輕放過了對手。這也正是令到許多人對他產生錯覺的原因之一。

其實他並非無能爲力，只是不忍下手，或者認爲對方還不致「罪該一死」。於是一念之間，往往就不由自主地劍下留情，放對方一條生路。

江湖上許多人都認識柳常青，因此看見與他同行的人，絕不會懷疑那是一個壞人。

柳常青也明白他自己的弱點，可惜一直無法可以克服過來。

他現在就在一間客棧的房間裏休息。

客棧的客房是用木板障間格而成，柳常青因爲睡不入眼，索性坐了起來，倚靠在床後的板障之上，思想着。

忽然之間，他聽到耳畔有人對他說：

「柳郎，你可知道我多想念你？」

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溫馨軟語，中人欲醉。

在柳常青的生命之中，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聲音。

過去，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向他獻慇懃

，談情說愛視作等閒，但能眞正令他動心的，却沒有幾個。

剛才那聲音聽來好熟。然而他却無法想起對方是誰。

於是他曾一度以爲自己過份幻想，所以才會產生錯覺。

但是，當他仔細想清楚，能記憶在那兒聽過這女人聲音時，却又身不由主地，整個兒紮了起來，自床上跳了下來。

他以最快的動作，衝過隣房。

隣房之內，却空空如也。

房門是半掩的，窗門也洞開。

柳常青立刻由窗口穿了出去；外面是附近民居的屋頂。

月色朦朧，那一列屋頂之上，並沒有人影出現；如果剛才說話的女人由此逃去，那麼，她的身手也委實令人佩服。

最少她的行動快得連柳常青也無法可以追上，否則又怎麼會讓她逃去？

柳常青返回客棧之內。

他呆呆地站在窗前細想，怎麼會是她呢？但除了她之外，還有誰？

剛才那聲音正是「黑寡婦」——曾與他相處過一段日子的「石大嫂」。因此，他不會忘記她的聲音。

那女人當然不是眞正的「石大嫂」，她已被證實就是「黑寡婦」。

那麼，她又爲什麼會突然之間再次在這裏出現？

錯覺，可能又是錯覺而已！

柳常青也明白到當一個人過份思念另外一個人時，往往會產生錯覺。不過剛才他自問十分清醒，聽得清清楚楚。

他正待轉身返回床上，眼前却有一些白幌幌的東西，將他的視綫吸引到近窗的桌面之上。這是他的房間，他是由窗口返回自己這間房裏來的。

星月之光雖則不太明亮，但由窗外透射入的光綫却足以令到柳常青目睹一切。

那是一張紙。

白色的紙，所以份外容易吸引住柳常青的視綫。

白紙之上有字，原來是一張字條。

柳常青把燈光挑亮，發覺上面寫上了一些十分清秀的字蹟：——

「萬分感謝，助我除去大仇！知名。」

柳常青忽然覺得自己變得非常低能。

這字條如何會被人放到這裏來？

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定是對方先將自己誘出房外，然後摸入來放下這字條。

毫無疑問，這是一次非常有計劃的行動，目是志在戲弄一下柳常青。同時亦表示出對方絕非等閒之輩。

柳常青離開自己房間，闖進隔壁一間隣房，他當時的行動顯然每一個步驟均在對方估計之列。因此，當柳常青竄進隣房時，她已由窗口逃出外面。然後又迅速由另一窗口爬入柳常青的房間裏來。最後才放下這字條，由房門離去。所以也難怪柳常青的行動這麼快捷，仍無法在窗外的屋頂找到她！

她是誰？

字條之末端雖然只署上「知名」二字，但柳常青亦不難想像得到她就是「黑寡婦」。

「黑寡婦」怎麼會知道柳常青躲在這裏。

柳常青心裏明白，這些日子以來，一直有許多江湖上的人要找他算賬。

他一向爲人善良，也不與人結怨，爲什麼會有人找他算賬？

說穿了亦無非爲了「黑寡婦」。

因爲「黑寡婦」不但殺死了許多武林中人，還殺了兵部尚書蘇雄。還有蘇雄的妾侍和女兒等人。

雖然「黑寡婦」並未直接殺死蘇雄和他的家人，但是，她顯然是十分有計劃的利用一種帶有劇毒的毒蜘蛛去殺死蘇雄和他的家人。可惜柳常青爲人也太過呆直，一直以來都以爲她是「石大嫂」，甚至對她手抱童屍，也只以爲那只不過是一點親情的流露而已。

柳常青發夢也想不到：原來童屍之內，竟包裹着好幾隻毒蜘蛛。

於是到頭來不但蘇雄中計，連他的妻子、兒女也先後被毒蜘蛛所害。

柳常青感到非常憤怒，他被「黑寡婦」充份利用過之後，現在又被她戲弄。

最令他難以忍受的，還是江湖中人對他的誤解。

雖然他這一輩子做事，從來就習慣了獨行獨斷，「獨行俠」之名也是由此而來。因此，他對江湖中人的反應，不會過於計較。

問題却是：「黑寡婦」爲什麼要殺死這許多人？她爲什麼混入尚書府，將兵部尚書蘇雄害死？

柳常青想到這裏，就氣得無法再忍下去。

他走出房門外，落到樓下，遇上了一個客棧裏的賬房先生。

柳常青問賬房先生：「見到一個女人剛剛由這兒出去嗎？」

「女人？」賬房先生怔了一怔！

柳常青說道：「是的，她剛由上面下來。」

他想了想，索性又說：「她就是住在我左隣那一間房的。」

「哦——」賬房先生終於恍然大悟，「原來是那一位公主哥兒。是的，不錯啊，他剛剛由這兒出去了。怎麼？你認識他嗎？」

柳常青這一回反而弄不明白：「你可能弄錯了，我指的是左隣那一間那一位。」

「我知道。」賬房先生說，「閣下住的是『玄』字房，左隣就是『黃』字房。至於右隣，根本就沒有房，我又怎麼會弄錯？」

柳常青即便爲人再呆直，也不難想到其中有何玄虛。

於是他又改口問：「他有沒有提及往何處去？」

「沒有。」賬房先生故作神秘地笑了笑，「不過，他却查問了一些花街柳巷的門路。」

「那麼，你有沒有指點他？」柳常青問道。

「當然有。」賬房先生道，「其實，那亦不是什麼秘密，只是他可能初來京城，自然對一切感到陌生而已。」

「你告訴他什麼地方可尋花問柳？」

「西門一帶，那兒是不夜天，閣下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玩玩。包你不會失望就是。」

「那位公子有沒有提及幾時回來？」

「沒有。」賬房先生神秘地笑了笑，又說：「你也知道，如果姐兒們喜歡，大有可能纏綿到通宵。」

柳常青也笑了笑。然後離開客棧。

大鬧春風樓　喋血霸谷王

西門一帶，果然是不夜天。

這兒妓寨林立，鼓樂喧天，戶內戶外，燈火通明。

一名唇紅齒白的公子哥兒，外型俊秀，風度瀟洒。他剛踏足進了春風樓，立刻就受到姐兒們的注意。鴇母立刻走上來。

那公子哥兒似乎故意顯示他的闊綽手段，單是賞賜給奉茶的，已是不少。

鴇母們見錢眼開，因此更加奉承他，招呼得非常周到。

那公子哥兒指名要一個叫翠花的妓女。那翠花並非這兒最吃香的姑娘，却也有不少捧場客；這時候她在樓上陪酒。

那公子哥兒聽了，眉頭一皺，沉着臉說道：「不瞞你說，我是專誠爲了找她談心才摸上來。早知如此，我就跑到別間去了。」

那鴇母担心走失了這個闊客，忙道：「讓我來想想辦法。」

然後，那鴇母暫時離開了那公子哥兒，跑上樓上去了。

× × ×

春風樓的二樓，每一間房都燈紅酒綠，鶯聲燕語，男女嬉笑之聲此起彼落。

那鴇母帶了一名艷麗絕色的歌妓入來，想將翠花換出去。

翠花正在陪伴着一名年約三十的人客，開懷暢飲，突然被鴇母進來打岔，人客十分不高興。

然而鴇母仍然笑嘻嘻的，提出了換人陪酒的要求。

豈料那人客却借着三分醉意，怒目圓睜，將鴇母逐出房外。

「砰」的一聲，那位人客就將房門關上。

他正待返回座上，突然「轟隆」一聲，那兩扇房門驀地整幅倒塌下來。

房間的翠花和那人客都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

房門外面，却屹立着一名白袍少年郎。只見他兩手叉腰，面無笑容，冷冷地說：「誰說翠花不能走？」

鴇母畏縮在他的背後。

房內的客人也不甘示弱，撇下翠花，衝了出來！

那位公子哥兒却氣定神閒地，屹立不動。

那人客是個年約三十的大漢，與那公子哥兒比較起來，有如小巫見大巫。

但是，甫經交手，那大漢已是連翻帶滾的，被打得倒回房內去。

反觀那位弱小有如女兒身的公子哥兒，却動也不動，半寸也沒有動過。

大漢自地上爬了起來！

翠花在房內却嚇得花容失色。

妓寨裏上下人等，也都被這裏驚動起來。紛紛跑到樓上來。

房間裏的大漢感到面目無光，登時老羞成怒，立即拔刀相向。

刀光閃閃之下，翠鶯驚叫，妓寨裏的人爭相走避，竟然沒有人敢過來勸架。

只有那公子哥兒依然屹立不動，直至一把鋼刀劈到他的面前，才看見他側身拂袖，雙足也未移動，那大漢已連人帶刀，直跌向梯間那邊。

旁觀者幾乎難以置信，一個是彪形大漢，另一個則是弱不禁風。一個赤手空拳，另一個却是手持鋼刀。但是結果却出人意料之外。

那大漢顯然心裏明白，此番遇上了高手。頭也不回，一溜烟的跑了落樓。

倒是妓寨的打手們看得清楚，立即將他攔住了。

結果，那大漢惟有乖乖的付了錢，才被人放行。

樓上，那公子哥兒未進房間去會翠兒之前，便先付了一錠銀給鴇母，賠償這兒的損失。鴇母目睹剛才的經過情形，自然是聲聲多謝，將銀兩接下。

那公子哥兒進了房間之內，看見翠花有如驚弓之鳥。

他含笑將翠花帶到了另外一間房去。翠花自然也不敢不從。

× × ×

「你叫翠花？」那公子哥兒一派輕佻地，瞪住妓女翠花，微笑着。

「是的。」翠花一直在回憶，因爲在此之前，她未見過對方。

「這當然不是你的眞姓名。」

翠花輕輕一苦笑：「在這種地方，那會有人用眞姓名？」

「那麼，是否可以告訴我，你的眞姓名麼？」

「你要來幹什麼？」

「我想爲你贖身。」

「贖身？」翠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想想又說：「我是賣斷了的。」

「我會爲你作主。在這裏有錢一切都行，你放心好了。」

「但是——」翠花在記憶中根本不認識此人，他爲什麼要替自己贖身？奇怪！

然而對方却窺透了她的心事似的：「你何必大驚小怪。我對你一見鍾情！」

「就憑剛才那一剎那？」

「不，我不是頭一次到這兒來。」那公子哥兒道，「有一次我跟朋友來此飲花酒時，見過你一面，自此即愛上了你！」

翠花即使無法記憶，也得相信他這一番說話。因爲這是妓寨，經常有三五成羣的年青人，尤其是富家子弟，到這兒喝花酒。

翠花感激地瞟了那花花公子一眼，又含羞答答地垂下頭來。

那花花公子用雙手扶住她雙肩，進一步捧起她的粉頰。

只見翠花粉頰緋紅，淚水晶瑩。

那公子哥兒似乎心有不忍地，吻了她一下：「不要怕，我是眞的喜歡你。」

翠花嫣然一笑：「我怎會怕？我只是感激你。」

「相逢何必曾相識？誰叫我對你一見鍾情？」那公子哥兒情深欵欵地說。

「我原姓霍。」翠花吶吶地說，「小名翠兒。翠花是到這兒來之後才改的。」

「霍翠兒。」那公子哥兒若有所思，「嗯——我也有親戚姓霍，請問令尊大人是什麼大名？」

「家父霍大海。」

那公子哥兒至此面色驀地一沉，却又强作歡顏，思索着問：「他還在生麼？」

「嗯——」翠花開始感到有些奇怪。

她正想說下去，突然「砰」的一聲，房門突然被人踢開。

翠花嚇呆了，但那位公子哥兒却動也不動的，仍舊坐在那裏。

闖進來的不速之客是個中年人。他橫劍直立在房門前。

「黑寡婦，不要裝蒜了。」

中年人的指責也令到翠花感到莫名其妙。她望了那不速之客，回頭又瞪住了身邊人。

那公子哥兒輕輕一笑：「你究竟是什麼人？我看你找錯了地方。」

「別再裝模作樣了，再化裝我仍然會認得你！」中年人冷冷地，「你這毒婦人，究竟要害死幾多人才肯罷手？」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最好趁本公子未生氣之前滾出去！」

豈料話猶未完，中年人的劍已伸到了「公子哥兒」的面前來，快得有如行雷閃電。

可是更快也快不過那位公子哥兒的身手，這邊劍光一閃，那邊却是人影全無。

連嚇縮在一旁的翠花也感到吃驚不已；那公子哥兒像會隱身一樣，忽然不知所踪！

中年人却有所覺，仰首上望，只見屋樑之上，人影一動，他已心感不妙，匆匆衝出了房門之外。

中年人還未站穩雙脚，已見一條人影接踵而至，來勢急似流星，一掌擊向中年人背門。

「砰」然一聲，中年人直跌出丈外！

由房門追出的人正待衝前加上一脚，眼看那中年人危在旦夕！

就在這刹那之間，有人吆喝一聲！一條人影飄然落在兩者之間。

突如其來的人正是柳常青。

「滾開！不關你事！」那位「公子哥兒」怒氣沖沖地對柳常青道。

柳常青並未被他的兇相嚇倒；反而落足眼力瞪住對方。

就在這時候，梯間又有一股人潮湧了上來！

柳常青冷冷地說：「若非我親眼目睹，我也不會相信你是個如此兇殘惡毒的人。快些解下你的僞裝，我要看清楚你的眞面目。」

那位「公子哥兒」凜然苦笑，道：「姓柳的，你何必自討痳煩？如果我要殺你，你不會有命留到今天，在上京途中，在尙書府內，在客棧之內，隨時可以輕易將你殺死。」

柳常青聽得明白，站在他眼前的，絕對不是什麼公子哥兒，而是「黑寡婦」的化身。

他也知道自己的弱點，所以極力避免讓自己的視綫與對方接觸。因爲眼前這女人的目光之中，有一股令他無法抗拒的魅力。

柳常青曾被這股魅力弄得神魂顚倒，因此他也一再不忍下手殺她。

然而現在，在他背後還有着另外一班人。

這班人是剛由下面衝上來的，有些正在料理受了重傷的中年人。

柳常青在一班江湖中人的面前，不能不有點表示；所以他極力自己冷靜下來，雖然他對眼前這女人感到迷惑。

柳常青對黑寡婦道：「你說你隨時可以把我殺死，何不現在就試試？」

黑寡婦還是一身男人裝扮，只是聲音却轉變成女性的聲調：「我不想殺你，因爲你不是我的仇人啊！甚至還可以稱得上是恩人呢。」

「恩人」二字剛出口，後面一班江湖人物却立即有了反應。

最少有三個人排衆而上，老實不客氣地對柳常青道：「現在不是談情說愛的時候，快給我滾，讓我們來收拾這個毒婦人吧！」

柳常青本來也正待下手要認眞對付黑寡婦，但看見這三個人如此無禮，心裏很不舒服，何況還在衆目睽睽之下？

柳常青面色一沉，冷然道：「要滾開的應該是你們，不是我！姓柳的做事向來習慣了獨行獨斷，你們可管不了。」

那三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立即以刀劍相向。

柳常青也不甘示弱。於是四個人首先打作一團，其他人則袖手旁觀。

黑寡婦如果要走，這應該是個絕好的機會，但她也冷眼旁觀。

柳常青劍未出鞘，已運掌將三人之中其中一人擊出丈外。

另外二人儘管刀劍齊揮，也無法威脅柳常青。

同來的其他江湖中人，見狀也爲之暗自焦急。有人揚聲呼喝，令各人停止打鬥，反而被黑寡婦冷嘲熱諷！

她說道：「誰有料的可以加入戰團。我看，你們全體動手也不是柳常青的對手呢！」

這分明是挑撥性的說話，柳常青自然聽得明白。他心裏也暗自焦急；因爲他不想令江湖中人對他誤解。

然而，那班江湖中人却按捺不住了。

他們一呼百應地，一湧而上，將柳常青重重包圍起來。

突然之間，房間之內傳來一陣尖叫聲——是翠花的驚叫。

她有如見了鬼似的，叫得有點令人毛骨悚然。

正在交手中的各人，也被這驚叫聲嚇得呆住了一陣。

有人急急衝入房間去。

但是，那人剛剛跑到房門口，便伸手在面上亂抓，隨即發出陣陣驚心動魄的慘叫！

尾隨而來的江湖中人，立即停止了脚步，沒有人敢硬闖入內。

站近房間門口的人都可以見到，房門四周，佈滿了一些絲狀物──那是蜘蛛的網。

最先企圖衝入房裏救人的人，這時已在一聲慘叫之後，倒地不起。

他的額角之中，仍伏着一隻黑得發亮的毒蜘蛛，面上正逐漸變得瘀黑。

他死了。

× × ×

房間之內，妓女翠花亦已倒地不起；她也是渾身瘀黑。

當外面正鬧作一團之際，她也不敢出去。

忽然之間屋樑之上有隻黑蜘蛛跌向她的身上。她急急用手去撥，同時發出了驚叫之聲。

可惜她只叫了幾聲，便無法再叫下去，她死了！

× × ×

妓寨之內，一片混亂。

有人忙於救人，也有人利用棍棒刀劍等物，對付正在四散的毒蜘蛛。

毫無疑問，那些蜘蛛一定又是帶有劇毒的那一種。

房間內外二人俱死於眨眼之間，由此可見，其毒必然十分厲害。

也因此，那些人都小心從事，以免又被咬上一口，從剛才的情形看，即使被牠咬上一口，相信亦無從救援，必死無疑。

正當各人忙作一團之際，有人發覺黑寡婦已趁住混亂中逃得無影無踪。

柳常青也不知去向。

× × ×

柳常青心裏明白，江湖中人對他的誤解是有原因的。

那是由於他一直當黑寡婦就是石大嫂，沿途保護住她。

也因此，他三番四次與追殺黑寡婦的人，發生過衝突。

現在他的確已悄悄離開了春風樓。

柳常青並非逃避那班江湖上的人，只是當時他也發覺黑寡婦失了踪，他想像到她只不過剛剛趁住混亂中逃了出去。

因此，他就急不及待地，匆匆離開了春風樓。

果然，出了春風樓之後，柳常青就看見一條白色的人影，飛也似的，走向城西那邊。

柳常青知道那一定是黑寡婦，因爲當晚她女扮男裝，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

於是柳常青也立即加緊脚步，直追出西門之外。

× × ×

柳常青已經走得很快，但仍無法可以追得上黑寡婦。

這兒已是城郊以外。四周一片沉寂，虫聲唧唧，只見樹影婆娑，不見人影。

柳常青正呆在一旁，忽然聽到背後有人叫他！

他立即戒備，雖然他也明知不會是黑寡婦，因爲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男人，出現在柳常青的背後。

他說：「你不必追了，像你這種人，永遠殺不到黑寡婦的。」

「你是誰？」

月色並不明亮，柳常青一時無法分清敵我。

這些日子以來，柳常青弄得有點頭昏腦脹，心情也顯得緊張。

他一方面要追捕黑寡婦，以便向各方面交代一下。

另一方面，他又無法獲得官府和江湖中人的信任。這些人都正在找他。

因此，柳常青只有東躲西避。同時對於黑寡婦，也只有「暗訪」，而不能「明查」。

較早時他就憑了客棧那位賬房先生的一句話，結果找到這兒來。想不到到頭來不但於事無補，還多死了兩個人。

現在他面對的又是誰？

那人說道：「在下孟良，江湖中人都稱我爲『武林地保』，意思是說我這個人，太愛管閒事，對每一個人的來龍去脈，都知一點點。」

柳常青的確聽過有這麼一個人。

「武林地保」孟良，有如一本流水賬，別人不知道的事，他都知道。若非如此，當然就不能稱得上「地保」了吧。

柳常青正恨不得找個像孟良這麼樣的人來問個明白。何況他還是自己送了上來呢。

柳常青存心試試他，笑問道：「請問你對柳常青這個人，知道多少？」

「武林地保」孟良格格地笑了起來，他的笑聲也劃破了黑夜的沉寂。

當笑聲停止了之後，孟良也就說道：「柳兄，我們雖然很少見面，但閣下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

「過獎了。」柳常青道：「能知多少，請說出來。可能你所知道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呢。」

孟良道：「好，好，就讓我告訴你。柳常青，江湖中人稱『獨行俠』，武林中人叫他『劍留情』；武功十分高強，俠膽仁心，就是太過年青，容易感情誤事，因此……」

柳常青也不等他說完，便止住他：「夠了，不必再說了。」

然後他又問孟良：「現在我要知道的，是關於黑寡婦的事。」

孟良道：「黑寡婦既不是武林中人，亦非江湖人物，我只知道她武功高強，心狠手辣，至今爲止，她已無緣無故殺死了好一些人。她的殘暴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了。」

豈料話猶未完，孟良突然面色大變。

柳常青心感不妙，正想問他怎樣，他

已硬蹦蹦地倒了下去！

月色之下，柳常青僅可見到孟良面色變得紫黑，一隻黑蜘蛛正由他面上爬過。

柳常青朝他身後的矮林望過去，一條人影正在急急竄動。

有人在黑暗中叫了過來：「傻瓜，還不快走？他們快要追來了！」

柳常青認得，那是黑寡婦的聲音。

另一方面，通往兩邊城門那條大路之上，果然人聲哄動！

從火把熊熊之中，可以見到其中還有官兵和公差等人。

柳常青不敢怠慢，亦即身不由主地，竄進了矮林之內。

× × ×

他在昏暗的環境下，只以一個白色的身形作爲黑夜趕路的指南。

柳常青與那白色的身形，始終保持着數丈的距離；他脚步儘管加快，還是很難追得上對方。

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對方對這兒一帶的地形可能比自己熟悉。

另一方面則是對方的輕功必然十分了得，否則也不會走得這麼快。

他們雙方一直都沒有歇過脚，在黑夜中疾走。

走在前面的白色身形，正是由春風樓逃出來的「公子哥兒」，也就是由黑寡婦扮成的化身。

她似乎存心要將柳常青帶到老遠去，所以一直沒有停下來，或者慢下來跟後面的柳常青講過半句話。

由城內追出來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們已經逃走，更不知道他們逃走的方向，所以，他們在發現了孟良的屍體之後，仍然在那兒一帶搜索。

公差們都手持火把，把那兒一帶照耀得如同白晝。

他們是聞訊趕到「春風樓」去，準備圍捕「黑寡婦」的。可惜這回又是來遲了半步。

× × ×

柳常青終於追上了那白色的身形。

已經是子夜時份。

平常人在這時候，即使不是睡入夢鄉，也未必有膽去追逐一個白色的身形，因爲那可能是一具白無常，但柳常青明知她不會是鬼。

月色迷濛。

柳常青只側身望住黑寡婦，卻始終不敢太過接近她。

他擔心她身上的毒蜘蛛，雖然他從未親眼見到她携帶在身上。但不難想像得到，她身上一定藏有這種小動物。

否則，那些殺人的毒蜘蛛又從何而來呢？

黑寡婦的眼神仍然是充滿了魅力，只要輕輕跟她的視綫接觸，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受，即使在如此黯然的月色底下。

「怎麼你不拔劍？」她嫣然一笑。

「你以爲我想殺你？」柳常青與她併排前進，卻不是「併肩」，他們之間，始終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不敢過份接近。

「難道你不想殺我？」

「借用你的話，如果我要殺你，最少有好幾次機會。可惜我一向不喜歡殺人，除非你迫我。」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迫到你殺我。」

「例如你繼續利用毒蜘蛛殺人。」

「我只不過爲了自衞而已。」

「自衞？」柳常青冷冷地說，「你說得眞動聽，但我以爲你一直在說謊。」

「不！對別人我可能會說謊，但是，對你卻不會。」黑寡婦竟然情深欵欵地瞟了柳常青一眼，「你一直以來都是我最仰慕的人。」

「我有什麼值得你仰慕？」

「眞正有武功修養的人，才不嗜殺，你就是了。」

「可惜我不殺人，人卻想殺我。」

「誰能殺你？除了我之外。」黑寡婦半開玩笑地說。

「你能殺我？」柳常青笑了笑，「我眞不敢想像，你內心究竟正在想着一些什麼？」

「算了。」黑寡婦突然站住了脚，「我們就在這兒休息一會兒好嗎？」

「這裏？」柳常青朝四下裏張望，卻找不到有人烟的屋宇。

黑寡婦走進了路邊的野草叢中，柳常青卻有點猶疑。

黑寡婦囘過頭來：「你擔心什麼？」

「不怕毒蛇猛獸麼？」

「你放心好了，萬大事情，由我來擔當。」

柳常青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來，那就是她可能隨身携帶着毒蜘蛛。

毒蜘蛛咬死人的事，柳常青不止一次見過。由此證明，那的確是帶有劇毒的。

如果她不携帶在身邊，又如何能隨時隨地加以利用？

如果她帶在身上，那麼，她如何能保證毒蜘蛛不咬她一口？

只須咬她一口，相信她也會像其他死去了的人一樣，毒發身亡。

柳常青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黑寡婦已在草叢中坐了下來。

柳常青沒有跟隨她坐下來，站在一旁道：「我們就在這裏渡過今宵？」

「是的。」黑寡婦伸了一個懶腰，「別說這兒附近根本沒有可以投宿的客棧，就是有，相信你也不敢住呢！」

「爲什麼？」

「難道你不怕公差？」

「怕的應該是你。」

「但他們一直當你是我的同黨。」

「你知道就好了。」柳常青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總之我給你害死。」

「你埋怨我？」黑寡婦嬌聲嗲氣的，一把將柳常青拖了下去。二人身不由主地，抱個滿懷。

柳常青本來也有些吃驚，但在溫柔與熱情的擁抱下，竟然忘記了恐怖。

帶有劇毒的黑蜘蛛的確是夠恐怖的，萬一由口袋裏走出來怎辦？

柳常青已無暇細想了。

眼前的溫柔擁抱，熱情的挑逗，無處不令柳常青魂銷！

儘管柳常青一直都在警告自己，然而這時候他却無法可以抗拒！

蓆地幕天，這個世界彷彿就只有他們倆……

× × ×

「我們可能做錯了。」柳常青清醒過來之後，已將近天亮了。

黑寡婦依偎着他說：「我做事向不後悔，你是男人，更不應該這樣。」

「你貴姓？」

「小姓朱。」

「芳名呢？」

「一個單字——芝。」

「朱芝？」

「是的，就是朱芝。」

「朱芝，蜘蛛——」

柳常青像從噩夢中驚醒似的，一把將她從懷抱中推開。

朱芝感到愕然地問：「你幹什麼？」

柳常青瞪住她問道：「你那些黑蜘蛛呢？」

「什麼黑蜘蛛，白蜘蛛？」朱芝感到啼笑皆非地反問。

「別裝蒜了，你一定心裏明白。那是一種有劇毒的小東西。」

「哈哈哈……」

「你笑什麼？」

「我笑你太幼稚了，竟然會用這種藉口把我拋棄。」朱芝含怒地瞪了柳常青一眼。

「難道你否認我數次親眼目睹的事實麼？」柳常青問。

「你想我們相處得開開心心，最好還是不要再提這些事情了。」

「不！我一定要提。」柳常青表現得相當頑固。「而且，除非你能給我一個滿意的解釋，否則的話，我就惟有把你帶回去！」

「帶回去？」朱芝怔了一怔。

然後她又含笑問：「是不是你已興家室之念，想正式娶我這個黑寡婦入門？」

「不！帶你返回京城去，把你交給官差。」柳常青一派正經地說。

「哈哈哈……」朱芝又是一陣狂笑！

她的笑聲劃破了四周的沉寂！尤其是當這破曉時份，把棲身在這野草叢中的鳥類與小動物，都嚇跑了。

柳常青不禁又問道：「你又在笑什麼呀？」

「我笑你未免把我看得太低了。」朱芝面色一沉，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你的意思是——」柳常青心裏有些兒不服氣，「我無法令你就範？」

「不錯啊！」朱芝說道，「不過，你也不必太過生氣，我這麼說，自有我的理由。」

「什麼理由？」

「憑你的武功，你可能有辦法將我帶走，但你未必肯這樣做。」

「爲什麼？」

「一夜夫妻百夜恩，我看你也是個多情種子。」朱芝瞟了柳常青一眼。

「嗯——」柳常青果眞也呆了一呆，「你殺了這許多人，就憑這點恩情，要我放過你麼？」

朱芝站了起來，一邊整理衣服，一邊說道：「我敬仰你，是因爲你向來不殺無辜的人，人家是寧枉毋縱，你却寧縱毋枉。但是，你可也知道，我爲什麼要殺這許多人？」

「卽使是有着父仇不共戴天，我也想不出你憑什麼理由，令到人家慘遭滅門之禍！」

柳常青這麼說，完全是由於他第一次遇上「黑寡婦」朱芝的時候，目睹滿屋屍骸，以及她手抱的童屍所引起的連想。

朱芝的表情突然變得呆木起來：「你只見到別人如此悽慘，你可曾想到我這寡婦比起他們更慘不堪提？」

「究竟在你身上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柳常青忍不住問道。

「我眞的不知道應該從何說起。」朱芝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她陷於沉思之中，默然無語。

想了好一會，她才含淚說道：「我所講述的舊事，發生於若干年前，但眞正的禍源，我也不知道由何時種下。我只知道慘事是我目睹的，半點也沒有假。我只知道，當我最快樂的時刻，有人刹那間慘無人道地，將我的一生都改變了。」

她泣不成聲！

然後斷斷續續的，向柳常青說出了她的悲慘遭遇。

那是她的新婚之夜，也就是她口中所說的「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據說：她與她的丈夫麥剛是眞心相愛的。

因此，滿以爲她自從那一天以後，日子就會過得十分快樂、幸福。

豈料正當賓客盈庭之際，麥家來了一班不速之客。他們個個帶刀佩劍，兇神惡煞，闖了進來之後就不分皂白的，狂殺一陣，登時血流成河，死人無算。

喜事變了喪事，由紅變白，自然是無限哀傷。

主家的人都死光了，最令朱芝傷心的，就是她深愛着的丈夫麥剛也被幾名大漢亂刀亂劍殺死。

當時她也目擊慘劇的發生，却僥倖逃過了大難，爲什麼？

根據朱芝向柳常青的解釋，就是當時她聽到房外人聲吵鬧，殺聲連天，就急忙地躲進了床下底去。那班大漢却以爲新娘子由窗口逃去了。

「自從那慘劇發生了之後，我一直有如驚弓之鳥。」朱芝嘆了一口氣，吶吶地說道：「我躲在一個遠房親戚的家裏，因爲我擔心遲早還有人會找着我來，斬草除根。」

柳常青對她的話半信半疑，主要還是因爲她太過會演戲。

記得她扮演「石大嫂」的時候，也曾令到柳常青十分同情。

結果揭穿了，她並非什麼「石大嫂」，而是另外一個人。

現在這故事聽來也同樣令人感動，然而誰能證明它的眞實性？

他們相處過，也相好過，自然比初相

識時更加了解，而且還加上了一份情感。照理他應該更加相信她才是。

但是，正如「狼來了」的故事一樣，經過了一次教訓之後，柳常青也不得不小心從事。

雖然在私心底下，他總有幾分同情這女人。但是眞相未必就如眼見耳聞那麼簡單。

柳常青側過頭來問：「你現在要到那兒去？」

「去找我的仇人。」朱芝的聲音中，充滿了仇恨和殺氣！

柳常青問：「你還有多少仇人？」

「最少還有三個。」

「三個？」柳常青心裏道：「眞是嗜殺成狂。口却說：「也就是說：你最少還要殺死三個人。是不？」

「不錯。」朱芝漫不經心地說：「也許還不祇三個呢。」

「爲什麼？」

「例如突然有人阻止我復仇，我可能大開殺戒，也可能殺錯人。因此，死在我手上的，也就不祇三個。」

柳常青感到反胃，冷然說道：「你嗜殺成狂，我實在無法再容忍了。」

「那你想怎麼樣？」

「我要你立刻跟我走。」柳常青很認眞地說。

「如果我不跟你走，你又怎樣？」朱芝雙手叉起腰，瞪住柳常青。

柳常青毫不客氣地說：「我會不顧一切，將你帶返京城去！」

「不顧一切？哈哈哈……」朱芝又是一陣大笑。然後她又嗲聲嗲氣地說道：「不顧一切的時刻已經過去了，你還有印象嗎？」

柳常青還是鐵板似的面孔：「別以爲我跟你開玩笑，除非你答應我停止殺人，以及證明以前被你殺死的人都是你的仇家，否則，我會把你交給官府。」

「別開口官府，閉口又是官府好嗎？」朱芝又說，「你我二人的武功，其實不相上下，但我知道你不會殺我，我也不會殺你。假如我們要殺死對方，相信也不會等到今日。」

「你只不過是看中了我的弱點，可惜，這一次却例外了。」

柳常青話未說完，劍已出鞘！

他的態度非常之認眞，令到朱芝也不由自主地呆了一陣。

朱芝瞪住柳常青，忍不住又笑了起來：「瞧你吧！前後只不過幾個時辰，相隔不久，態度竟是兩樣，你是不是眞的要殺死我？我殺人的原因已經告訴過你，你却不相信，好吧！既然你要殺，就讓你殺死我好了！」

說完，她竟將頸項朝住柳常青的劍鋒直碰過去。

柳常青反而吃了一驚，因爲他本來就不想殺死她，只想帶她到官府去交代一下吧了。

因此，他手急眼快，忙將劍收回。

她忽然又垂下頭來，痛哭流涕。

柳常青原本以爲她也拔劍對抗，那麼，他必須讓她知道一點厲害，然後迫她就範。

但是現在，她却使用了「軟功」。

她顯然看準了柳常青的弱點，他果然也垂下頭來，嘆氣道：「爲了你，我將被武林中人埋怨取笑！」

「我對你所講，全是實情。」朱芝哽咽道：「如果你是我，你將會怎麼樣？家翁、丈夫以及夫家的人都被殺個清光，我丈夫死前還留有一口氣，他吩咐我一定要報此血海深仇，於是我在往後數年，惟有苦練武功，終有所成。我只不過報仇雪恨而已，有什麼不對？」

柳常青也覺得：如果被她所殺的人，就是她夫家的仇人，她的做法最少也做對了一半，只是她不該亂殺無辜。

柳常青感到最難交代的：就是他一直護衛着她上京，讓她順利殺了兵部尙書蘇雄那一家三口。

因此，不但官府不諒解，就是武林中人也會以爲柳常青是「黑寡婦」的帮兇。

然而現在柳常青看見她這一副楚楚可憐的神態，又如何忍心再令她傷心難過。

他於是問：「爲什麼你要利用一具童屍收藏着毒蜘蛛，將蘇雄殺死？」

朱芝這時才抬起頭來，瞥了柳常青一眼：「你可知道蘇雄的武功有多高？我估計過，若非如此，恐怕我這一輩子也無法殺死他。」

朱芝解釋，她不但知道蘇雄的武功高過自己許多，而且，蘇雄對他唯一的外孫小寶，也視作命根兒一樣。

因此，小寶雖然死了，她仍一直將那具童屍抱了進京。目的正是針對蘇雄的心理。

因爲蘇雄太愛惜他的外孫，所以當朱芝把小寶的屍體扔向蘇雄的時候，她已預料到他一定伸手過來接住。

如此一來，蘇雄不但空不出雙手來對付朱芝，同時她事先將毒蜘蛛收藏在錦被之內，亦在這刹那之間發生作用。

她早就計算得到，蘇雄爲了保護小寶的安全，一定會在混亂之中，匆匆將錦被包裹住的小寶，抱入內堂暫避，而讓他的護衛來對抗自己。

結果，事實亦一如朱芝所料：蘇雄當時的確未有想到那只是一具童屍；單就只從露出的小面孔上辨認出那的確是他心愛的外孫小寶而已。

朱芝又說：「蘇雄是我最主要的一個仇人，所以我在動手殺他之前，必須有一個周詳的計劃，否則，一經打草驚蛇，我就永遠無法了却我的心願。」

柳常青想起那小童，就想起他的一家人慘死的現場慘況。

他問朱芝：「你爲什麼要殺死石蓋天全家？」

朱芝道：「你應該問：爲什麼石蓋天要殺死我夫君全家？即使有什麼仇，什麼怨，頂多也只是我夫一個人的事。然而我夫却慘遭滅門之禍。」

柳常青的確有點啞口無言。表面上看來，這個女人未免太過殘酷，但是從另一角度看，她却忠貞於她的亡夫。

她如果所言屬實，她最少花了十年八載的時光去練武功，以及策劃這件事．

「十年人事幾番新」，可以想像得到二十年前的蘇雄等人，未必就是今天的地位．

柳常青忍不住又問道：「你新婚之夜，到底有多少個殺手對你亡夫一家人下毒手？」

朱芝想了想，苦笑道：「當初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昏暗中，我認得衝入新房，向我夫君施毒手的幾個人．但是，這十年來，我不知費盡了多少功夫，才逐個查出了他們是誰，總之，石壘天是其中主謀之一．」

「他們究竟與你夫有何仇怨？」柳常青又說：「你應該先查個明白，說不定錯在你丈夫，那又何必冤冤相報？」

朱芝道：「你說得對，當初我也有這想法，所以我未想到為夫報仇，先就查前因後果，看看我夫生前是否有什麼滔天罪行．但是，眞相終於給我查了出來……」

朱芝話未說完，突然發力把柳常青一推，柳常青身不由主地，往後仰倒在草叢之間．

朱芝的反應十分敏銳，只見她凌空飛身，一個翻滾，當身型站穩了之後，劍鋒之上已經沾了一灘鮮血．

朱芝又對柳常青道：「快走吧，我們已經被人包圍！」

柳常青這時才開始留心到四周的環境，草叢中的人影開始急促的移動．

四方八面最少有超過十個人朝住他們二人包圍過來．

朱芝已經行動起來，柳常青也無法不採取自衞．雙方還未說過半句話，已經互相斯殺起來．

野草長又密，但人在其中，總難免會發出一些聲浪，所以朱芝的反應絕非偶然，相反，柳常青因為正在專心查究朱芝殺人的前因後果，反而疏忽了四周的環境．

朱芝又一次大開殺戒．

柳常青三番喝止，朱芝却佯作不聞；一個不想再有人慘死，另一個却劍下不留情．

這一班人儘管來歷不明，也可以看得出他們的目的只在乎朱芝，柳常青只不過有如城門旁邊的「池魚」而已．

十多柄刀劍齊飛，對方顯然不理會柳常青的勸告，反而加緊進攻，絕不留情！

柳常青儘管處處被進迫，却無意殺人，反而處處閃避．

對方的目的既在朱芝，自然集中主力朝向朱芝這邊圍攻．

朱芝與柳常青相反，劍光掠過之處，血漬遍洒，令人心噁．

柳常青眼看一場流血，又不知製造出多少仇與恨，急得連聲呼叫！

可惜，儘管他叫破了喉嚨，也沒有人來理睬他，打鬥得反為更加劇烈．

十多名大漢，轉眼死傷過半，大部份為朱芝所殺．

柳常青只在迫不得已之時，傷了一些人．

這一班到底又是何方神聖，柳常青想問個明白也不可能．總之，以目前情勢而言，朱芝是非把這班人殺絕不可．

她佔盡優勢，因為以她的武功和這班人相比，顯然差了很遠．

柳常青想反轉槍頭，又怕這班來歷不明的人傷害了朱芝．

雖然他極不贊成朱芝這種嗜殺成狂的作風，却多少還有一份感情，令他對這位少婦既同情，又憐愛．

柳常青正感到為難之際，驀地「轟隆」一聲，風雲乍然變色．

一聲雷响，谷鳴山應，整個霸王谷的上空，佈滿了烏雲．

烏天黑地之中，雙方仍不罷手！

直至大雨傾盆，霸王谷彷彿刹那之間又進入了黑夜．

柳常青這時才發覺，他們已分成兩堆，他與三個大漢在這邊甜戰，朱芝和其他人已不知所踪．儘管仍然可以隱約聽到陣陣刀劍之聲，在谷中造成回聲，但却見不到人影．

灰暗的環境，視野十分模糊，咫尺之間，亦難以辨認．

各人也無心戀戰，轉眼之間，已是四處奔竄，逃得無影無踪．

雨越下越大，雷聲「隆隆」，夾着勁風陣陣，整個天空彷彿快要塌下來了．

× × ×

柳常青漫無目的地狂奔．

他根本辨不出方向，只希望盡快找到一處可以避避風雨的地方，那怕是茅寮抑或山洞也好，只要能讓他歇歇脚，避一陣雨．

他不知道其他人怎樣了．

刹那間，每個人只顧自己，似乎理不了別人．事實也無從去理．

柳常青渾身上下都濕透了，然而他的脚步却一直沒有停止過．

前面已是一處村莊．

雨仍然下得很大，柳常青僅可見到那些屋宇的輪廓．

他正在尋覓一處可以讓他避一避風雨的地方，突然「隆轟」一聲！震耳欲聾．

天角電光一閃，不遠處一棵大樹應聲倒了下來．

柳常青暗自吃了一驚．

還好也沒有跑到那兒去避雨，否則必死無疑！

匆忙間，他退進了一間茅屋！

那似乎是一些農莊的柴房．只見一堆堆的乾稻草，却見不到人影．

柴房的木門虛掩，狂風正吹得它又開又關，「嘭嘭」的响個不停．

這裏一片黑暗，就像已是晚上一樣．

柳常青闖進柴房之後，反手將門關上，倒向乾草堆中，透了一口大氣！

他以為一切危機已經過去了．其實眞正的危機現在才開始．

柳常青未進來之前，有個人比他更早到了一步；那個正待將柴房門掩上之際，却看見柳常青在大雨中直闖過來，所以才及時避到稻草堆後面去了．

柳常青欲待閉目養神之際，電光一閃，他隱約見到了一個人影正在急促移動！

說時遲那時快，刀光一幌，柳常青絲毫未敢怠慢，連劍帶鞘往上一格，「錚」的一聲，柳常青只感到手腕也有點隱隱作痛，可見對方的力道着實不差．

柳常青人未及站立起來，先已用力一踹，將對方踢得倒向了另一堆稻草之上．

柳常青霍然挺身站立，劍未出鞘，首先揚聲問道：「來者是誰，快些報上名來！柳常青例不殺無仇無怨的人．」

此語一出，對方果然迅速有了反應．

「大丈夫說過的話可算數？」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柳常青雖然見不到那個人，却也聽得出；最令他感到奇怪的，就是對方的聲調正感到微微發抖．

他為什麼會這樣？

吃驚嗎？那麼，他不該在黑暗之中向柳常青發動攻勢．

他可能受了傷吧？

柳常青心裏想：假如他是眞的受了傷的話，他更加不該自討苦吃．

不過，柳常青在江湖上混了這麼一段日子之後，却也明白到江湖上人們求生的意識非常之強烈；也許他要趁住柳常青站未穩脚之際，先殺了他再說．

及至他聽到了對方是柳常青之後，一切似乎又改觀了．

黑白道上，許多人都聽過「劍留情」這個稱號；也有不少人知道他就是「獨行俠」柳常青．更知道他的武功儘管不凡，却不喜歡殺人．甚至極力避免殺傷對方．

柳常青道：「閣下可是受了傷？」

「嗯——」對方既不承認，也沒有否認．吶吶地說不下去．

柳常青久歷江湖，也充份明白到對方的心理；假如他承認了自己受傷，豈非自暴其短？說不定他還未澈底了解柳常青的為人，所以怕他「乘人之危」亦未可料．

因此，柳常青道：「朋友，你不必害怕，我決不會傷害你．」

「嗯——」那人又支支吾吾地反問：「你……你眞的是柳大俠——柳常青？」

「不錯，希望你也聽過這名字，相信我不會乘人之危．」柳常青又問道：「你可是剛由霸王谷逃到這兒來？」

「唔——」

「那麼，你九成已受了傷．我可以帮你忙嗎？」柳常青關心地問．

「不必了，只要你不殺我就夠了．」對方顯然還未眞正了解柳常青的為人，否則他決不會說出了這一番話．

柳常青問道：「閣下貴姓大名？」

「你問來幹什麼？」

「你既知道在下就是柳常青，我却不知道你是誰，太不公平了．」

「小姓孟——孟勝．」

「你是我在昨今兩天之內所遇到的，第二個姓孟的人．」

「嗯——」孟勝突然之間感到有些驚奇地問：「另一個姓孟的是誰？」

「孟艮——」

豈料「艮」字幾乎還未說得出口，柳常青已感到一陣陰風乍起，刀光已在眼前閃亮！

柳常青急忙往後倒去！

人正倒臥稻草間，一個黑影已接踵而至！

柳常青匆匆挺劍迎格，揮腿力踹，只聽到「喲」的一聲，對方已倒出了數尺以外，再一次倒了開去．

然而這一次，他却倒在硬蹦蹦的地上，却不是倒在軟綿綿的稻草堆中．

孟勝正在呻吟！

柳常青說道：「對不起，我一直無意傷害你．只要你不再動手，有話可以慢慢說．」

孟勝氣喘喘地，半坐在地上，含恨地說：「我眞想不到，你果然是黑寡婦的同黨．」

「這話從何說起？」柳常青問．

「我大哥孟艮，原來是你殺死的．」孟勝的聲音仍在抖動．

柳常青這才明白他為什麼又一次向自己突襲；原來「武林地保」孟艮是他的兄長．

柳常青道：「孟艮只是被黑寡婦所害，與我無關．」

「但是江湖中人都知道，你一直在帮住她到處行兇．」

「我也知道這種誤會越來越深．」柳常青道，「可惜，他們一直沒有機會讓我解釋．」

「哎唷……」孟勝突然中斷了他們之間的交談，尖叫起來．

柳常青忙問道：「你怎麼樣了？」

「我被毒蜘蛛咬傷．」孟勝的聲音開始變得嘶啞．

柳常青這一驚非同小可．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感到萬分驚奇！

因為至今為止，他還未見過有誰被毒蜘蛛咬傷而能生存下去的．

可惜當時在一片黑暗之中，柳常青根本見不到對方．

唯一可以分辨得出的，只是那輪廓．

柳常青於是問：「毒蜘蛛咬傷你什麼部位？」

「手臂．」孟勝痛苦地說，「那毒婦的確太可惡了．」

柳常青在黑暗中伸手過去，摸觸他那受傷的一條手臂．

那是他的左臂．

孟勝的左臂之上，緊緊地綁上了一條布條．

柳常青儘管看不見，却可以憑雙手感覺得到：孟勝的半條手臂已經腫了起來，而且還熱得燙手．

柳常青只要輕輕用手去接觸一下那腫起的肌膚，他便痛得叫了起來．

柳常青道：「那麼，你如何被毒蜘蛛咬傷的？」

孟勝道：「我和其他人圍攻黑寡婦時，她突然把手一揚，只見幾團小黑影向住我們散發過來，那是一隻一隻的黑蜘蛛．其中一隻附在我的手臂之上，我急忙撥開牠，可惜為時已晚，我已被牠咬了一口．聽人說過，毒一攻心，便沒有得救，所以我才匆匆退出了戰陣，用一條自衣角上撕下的布條，綁住了上半截的手臂．」

話猶未完，孟勝又「喲喲」連聲！

柳常青忽然拔劍在手，朝住孟勝的手臂割去！

「哎唷！痛死我了！」孟勝事前絕未想到柳常青有此一着，痛得他差些兒昏倒過去。

「對不起，這是唯一可以帮助你的辦法。」柳常青解釋道，「如果不讓這些毒血流出體外，你終會毒發身亡！」

孟勝的手臂一直在流血。

他雪雪呼痛之餘，却又說道：「沒有用的，這番我是必死無疑。」

「放心吧！如果你巳經中了蜘蛛的毒，早巳應該毒發身亡，决不會等到現在。」柳常青一邊替他用巾帕包裹那傷口，一邊安慰着他。

孟勝道：「你與黑寡婦既是知交，爲什麼連毒蜘蛛的厲害，你也不知道？」

「我並非她的知交。」柳常青道：「我只是被她利用了。」

「你既然明知被人利用，爲什麼還繼續下去？本來你在江湖上總有一些名氣，想不到現在却與衆爲敵。」

「總之一言難盡，你既然聽過我的名字，相信總會聽過我的爲人。」

「我只知道『劍留情』向來不殺無辜，但是，黑寡婦絕對是個壞人，狠心辣手的毒婦人，江湖中人都知道。」孟勝又說道，「爲什麼你不殺她？反而要與我們作對？」

柳常青問道：「爲什麼你們又一定非要殺她不可？」

「她爲患江湖，先後巳殺了不少人，再不消滅她的話，不知還有多少人死在她的手上。」孟勝說。

「你可知道她何故殺人？」

「她是個瘋顚的潑婦，嗜殺成癖。江湖中人都知道。」

「不！如果她眞的瘋顚，武功就决不會高到這個地步。」

「你還在帮她？」

「我並非帮她。」柳常青道，「事實上，我一直希望追查出眞相來。目前只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嗯——」孟勝若有所思地說，「可惜我大哥死了，否則，他一定會告訴你許多事實。他是武林中的地保。什麼事情都比別人清楚得多。」

「包括私人恩怨？」

「當然，若非如此，又怎麼會稱得上爲『武林地保』呢？」

「你是他的弟弟，相信也會知道一些關於黑寡婦的事情。」

孟勝道：「不錯，我的確聽過一些關於黑寡婦的事。」

柳常青這時候巳爲孟勝將傷口包紮好了。

他儘管暗中見不到他的面孔，但從聲調中分析，也可以想像得到：他是非常痛苦。

然而，孟勝仍然忍受着痛苦，把他聽到的「黑寡婦故事」，告訴柳常青。

據說：「黑寡婦」原是一種毒蜘蛛的一個名稱。

這種毒蜘蛛每每在交配之後，便將雄蜘蛛咬死，故被人稱之爲「黑寡婦」。

因此，江湖中稱朱芝爲「黑寡婦」，並非由於她「守寡」，而是譬喻她夠「毒」，以及她習慣了使用「毒蜘蛛」殺人的緣故。

江湖上又傳說「黑寡婦」性淫蕩，不少男人一經與她歡好過之後，都會死在她的手上。

柳常青聽到這裏，不由得吃了一驚。只有他心裏自己明白，他曾跟朱芝幹過什麼好事。

然而朱芝還沒有將他置諸於死地。可能是唯一的「例外」麼？柳常青內心也感到既驚奇，又懷疑。

因爲憑他的直覺，朱芝不會殺他。不過這也只是表面上的事而巳。

正如由一開始認識朱芝的時候，她也裝蒜裝得很像樣。

當時柳常青也一直以爲她是「苦主」的身份，同情她、帮助她。

可是到頭來，才發覺她不但不是「苦主」，而且還是兇手。

現在會不會是：朱芝本來想像以前的一樣——當她與男人歡好了之後，便將對方殺害？只不過由於事出突然，所以她才來不及動手而巳。

換句話說：如果不是當時霸王谷風雲乍起，柳常青可能巳死在她的手上。

柳常青的武功自問不會低過她，但是，她除了可以利用刀劍殺人之外，還有更可怕，同時亦可能是更可靠的殺人方法。

那就是利用「毒蜘蛛」去殺人。

柳常青一想到這裏，渾身爲之一凛！

他身不由主地，伸手摸摸後頸和手臂等部位，彷彿朱芝早巳將「毒蜘蛛」放在此等地方一樣。

孟勝又說道：「黑寡婦的網撒得很大，那是一張情網，男人們很少逃得過這張網，就像許多小生物無法逃得過蜘蛛結在樹林中的網一樣，遲早也會成爲蜘蛛的食物，朋友，我看你對她如此着迷，又處處維護住她，大概巳是她的囊中物了。」

柳常青本來就巳經感到渾身不安，經他這麼一說，更加如坐針毡。

孟勝好像又想起了什麼似的，驚叫出一聲：「不好了！」

「什麼事？」柳常青也吃驚地問。

「我的心突然之間跳得厲害，好有可能是劇毒歸心。」

「不會吧！假如眞的有事的話，早就有了。」

「但是，我忽然之間又記起了一件事來。」

「什麼事？」

「被毒蜘蛛咬過的，即使能僥倖逃過大難，不致立卽死去，也最多只有三天活着，除非黑寡婦能大發慈悲，給我一種解藥。」

「殊！」柳常青突然制止孟勝再說下去！

「什麼事？」這一回輪到孟勝低聲去問柳常青了。

柳常青說道：「有人來，快躲到後面

！」

果然，外面傳來了一陣非常急促的腳步聲，有人在奔跑。

茅寮巧相逢 寡婦施毒計

柴房的門本來就是虛掩的，但自從柳常青入來之後，將門後的一條半毀的橫栓推上了。因此，卽使風大一些，也吹得它搖搖擺擺。

那人被風雨侵襲，急急飛奔而入，顯然早就想像得到這只不過是一間柴房而巳。沒有人居住的柴房。

所以，「隆」然一聲，那扇單薄門巳被那人冒冒失失地推開了。

一個人影狼狽地入來。

大概是太過匆忙，那人不但未發覺門巳門上，甚至現在還想將柴房的門重新關好。

但是，可惜剛才那用力一推，門門本來就半毀，現在更加不能用了。

那人亦無可奈何地，惟有將那扇門盡可能推貼一些。

柳常青和孟勝二人，躲在稻草堆後面，屏息着氣。

他們不知道進來的是個什麼人。

不過，從身型看，是個男人。

本來他們在裏面什麼都看不見，但剛才柴房的門一度開啓過，當時曾有光綫透入。

儘管那光綫十分迷濛，柳常青和孟勝也可以分辨得出，那是個淋得有如落湯鷄的男子。

他進來之後，正用雙手亂揮，雙足猛頓，目的無非要把身上的水珠弄去。

忽然之間，那人的動作停頓下來了。柴房之內，靜得可以。

柳常青和孟勝也想不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眞奇怪！

「誰？」那人竟然發問。

與此同時，柳常青和孟勝都可以聽得到對方拔劍出鞘之聲。

孟勝感到非常害怕，因爲他本來就巳經受了傷，那裏還有招架之力？

但是，經那人開聲發問之後，柳常青反而感到有些矛盾。

他一方面是驚，另一方面却又是喜。

因爲他彷彿認得出那個人的聲音。

然而，他仍然按兵不動，也不敢太過魯莽。只靜觀其變。

那人正步步緊迫過來：「誰？誰躲在這裏鬼鬼祟祟的？」

劍光在閃動！

步履極不輕盈，却反而連一點兒聲音也沒有。無論如何，柳常青和孟勝在黑暗中也可以感覺得到：那人正向他們躲着的位置，仗劍走過來！

柳常青所以一直不作出反應，目的正是希望對方再講多幾句，希望藉此確定他自己的想法有沒有錯。

一點也沒有錯，是她！

黑寡婦——朱芝。

她顯然巳擺脫了其他人的糾纏。但柳常青發夢也想不到，他們之間竟然如此的「有緣份」。

孟勝擔心她發覺了自己之後，一定不會放過他。可惜這時候，就算讓他逃走，恐怕他亦無能爲力。

孟勝渾身在發抖！連蹲在他身旁的柳常青也可以感覺得到。

黑寡婦步步迫近，孟勝緊張得差些兒就叫了出來。

就在這一刹那間，柳常青霍然地站直了身子。

與此同時，柳常青也叫出了一聲：「你可就是朱芝？」

但是「朱芝」二字還未說出口，一道寒光巳直透過來！

「鏘」的一聲！

朱芝的出手快得驚人，她顯然巳在黑暗中感覺得到有人站了起來，所以立卽出劍直刺過來，絲毫也沒有猶疑。

柳常青的反應也够快，否則他早巳中劍倒地不起了。

柳常青擋煞了那一招之後，朱芝亦巳發覺他是誰。

她沒有第二次發劍，因爲她聽到了他叫出了她的名字。

「朱芝」這名字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叫的，甚至大部份江湖上的人不知道她這名字，只知道她叫「黑寡婦」。

「怎麼會是你？」朱芝停了手，然後難以相信地說道。

柳常青怕她發覺孟勝，主動地朝住她那邊走過去。

爲了分散「黑寡婦」朱芝的注意力，爲了不讓她在太過沉寂的環境中聽到孟勝的呼吸聲，柳常青很快就開腔了。

「是的，我們眞有緣，又見面了。」

柳常青明知外面仍在雷雨交加，但茅屋之內却是很靜。

朱芝的反應如此敏銳，只怕她要發覺孟勝之所在，絕不爲奇。

柳常青巳走離了那一堆稻草。

朱芝道：「你爲什麼要躲在這裏？」

「避雨。」柳常青道：「他們呢？」

「誰？」

「襲擊你的人。」

「死的死傷的傷，跑的都跑掉了。」

「對不起，我似乎帮不了你。」

「算了！」朱芝毫不在乎地說：「反正他們也難不倒我。」

柳常青又試探地問：「你可知道他們是那一方面的人？」

「管他是什麼人都好，總之，企圖對我不利的人，我絕不會放過他們！」朱芝忽然又關心地問柳常青：「他們有沒有傷害你？」

「嗯——」柳常青靈機一觸，撒了一個謊：「傷害倒沒有，只不過，你却在無意之間，害了我。」

「你說什麼？我害你？」

「是的。」

「我不明白，你怎會這麼說？」

柳常青道：「我也知道，你放出毒蜘蛛，目的不是爲了對付我，而是爲了對付他們。可惜，蜘蛛不是人，沒人性的。」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朱芝

的反應的確令到柳常青也爲之暗暗佩服，她又說：「我放出的毒蜘蛛，無意之間，可能咬傷了你。」

「是的。」

「眞的？」朱芝竟然忍不住笑了起來，「你可不是開玩笑吧？被毒蜘蛛咬傷了的人，從來不會活上一個時辰。」

「我也知道牠的厲害，所以當牠爬到我手臂來的刹那間，我立即用劍鞘撥開了牠，可惜還是慢了一點，我終於被咬上了一口，於是我立即用汗帕將手臂紮住。然後用咀巴將裏面的毒血吸了出來……」

也不等柳常青說完，朱芝巳經非常關心地，探手過來。

當柳常青接觸到她那纖纖玉手之際，他立刻就尖叫起來。

柳常青道：「只要你輕輕觸動一下，我也痛不欲生。」

「我只不過想看看你傷成怎麼樣。若非如此，我又如何能替你醫治？」

柳常青故意喜出望外地問：「你有辦法將我治好？」

「我當然有辦法，」朱芝說道：「毒蜘蛛本來就是我飼養的，除了我之外，相信誰也沒有辦法呢！」

柳常青固然聽了感到高興，就是躲在那邊的孟勝，也聽得一清二楚。

孟勝不是愚蠢的人，自然知道柳常青的目的無非爲了騙取解藥，替自己療傷而巳。

因此，孟勝對柳常青內心非常之感激，只是由於「黑寡婦」朱芝一向表現得十分聰明，所以她未必輕易上當。

柳常青故意又問道：「反正毒血巳吸了出來，大概沒有事了吧？」

「你錯了。」朱芝說道：「要不是你及時將手臂紮住，你早巳五毒攻心，死得不明不白了。不過，即使你如此聰明，只怕如果沒有我的解藥，你也不能够活上三天。」

「什麼？你可不是嚇我吧？」柳常青問，「難道還有毒留在裏面？」

「當然有啊！」朱芝又說：「不過你放心，我這裏有解藥。」

「那麼，請你快些給我。」

「不！那有這麼容易！」

「難道你見死不救？」

「解藥可以給你，但是，你必須依我條件。」朱芝說。

「什麼條件？」

「跟我一齊走。」

「走？」柳常青怔了一怔：「走到那裏去？」

「天涯海角。」

柳常青想了想，道：「你還想要繼續殺人？」

「是的，直至把我的仇人都殺光了爲止。」朱芝說。

「不！我不會陪住你，在你左右看着你殺完一個又一個。」

柳常青爲人心直口快，看了看躲在那邊稻草堆後面的孟勝。

孟勝萬二分焦急，他覺得柳常青此人的確太過呆直。

可不是嗎？他大可以先行答允了她的要求，然後再反悔也未遲，只要解藥到了手，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然而柳常青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他親口答允過的事情，不可能不去做。

因此，他對朱芝道：「你對我更仁慈也沒有用，你可知道，你一直被江湖上的人以爲你是個嗜殺成狂的人。」

朱芝冷然一笑，道：「他們喜歡怎麼想就怎麼想好了，何必去管他！」

柳常青道：「你雖然不在乎，但是，如果你希望我與你在一起，你就必須爲我設想一下。」

「你怕他們麼？」

「不是怕他們，只是想你好。」

「我不必你爲我操心。你要像 們一樣看我，我也不在乎，總之，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一定要照我目標去做，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包括你在內！」朱芝很不客氣地說。

「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的內心老是充滿了仇恨？」柳常青道。

「爲什麼？嘿！」朱芝在黑暗中對柳常青道：「我的故事早就告訴過你，但是，你似乎只相信別人，却不信我。」

柳常青嘆了一口氣。

他有些無可奈何。

心裏暗念：如果不再下去，只怕孟勝的傷口發作，忍不住呻吟起來，那就會壞了事。

柳常青惟有急忙把話題扯回到解藥那方面去。

他說道：「你那些解藥，到底給不給我？」

朱芝似乎仍很固執：「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嗯——」柳常青把心一橫：「好，我跟你走，只不過，你現在立刻就要給我解藥，這才是一種保證。」

柳常青的確很担心孟勝，他怕「黑寡婦」朱芝等到後來再給他解藥，那時他巳無法救孟勝了。

朱芝居然對柳常青例外，她不再堅持原則，給了一包粉末給柳常青。

柳常青在黑暗之中根本也沒有辦法看清楚那是怎麼樣的東西，便想借故暫時離開朱芝，以便將粉末交到孟勝手上。

但是，他的身子還未移動，巳有一隻手伸到了他的身旁來。

柳常青在黑暗中可以感覺得到，那絕對不是朱芝的手。

那是孟勝的。

孟勝自始至終都非常留心二人的對白，因爲他們的每一句話，都直接影响到他的性命。

因此，當時機成熟，解藥到了柳常青的手之後，孟勝便迅速採取行動，從柳常青手上接收那小包粉末。

柳常青反而感到有些吃驚。因爲「黑寡婦」朱芝的反應極之敏銳，她可能巳知道這小小柴房之內有第三個人。

因此，柳常青故意弄出一些聲浪，掩護孟勝的輕微音响——例如步履和衣服的聲音。

同時亦開始說話，目的不外乎是：希望朱芝不要發覺這兒另有其人。

朱芝道：「這兒太偈促了，我們再找過一個地方好嗎？」

柳常青道：「外面風大雨大，我們應該怎辦？」

「跟我走吧！雨太大，這兒也開始漏水了。」朱芝說着，一把將柳常青拉向門外。

柳常青也只好跟她走。

孟勝舒了一口氣，匆匆在黑暗中打開那小包粉末，和着涎沫吞下。

他躺在稻草堆之上喘息，傷口仍在隱隱作痛。

孟勝的內心萬二分的感激柳常青，發覺他才是江湖上眞正有俠胆仁心的正義之士。

柳常青有武功，但却不嗜殺，而且還不惜用盡千方百計去救人，怪不得江湖上的人都對他肅然起敬。

然而「黑寡婦」朱芝却剛好相反，若非她可能巳愛上了柳常青，只怕解藥不易得到手。

孟勝服藥後突感不適，當初他只以爲這是藥力的反應。

但是，情形越來越不對勁。

孟勝感到口乾舌燥，有如火燒喉嚨一樣，身體之內也好像燃燒起來一樣。

他感到不妙。

但他仍不相信，朱芝留下的原來是一包毒藥。

他衝出柴房門外，仰首張咀，喝着由屋頂流下來的雨水。

痛苦的煎熬，令他身不由主，他巳顧不了眼前的危險。

口乾舌燥的滋味，有如一團烈火在體內焚燒。他恨不得有一盆水傾入體內去。

離開柴房當然有危險，萬一「黑寡婦」朱芝仍未離去，那時怎辦？

然而他巳顧不了這一切，只濟燃眉之急！

可惜雨水注入孟勝的咽喉之後，他更加感到腹如刀割。

他痛得隨地打滾。

他想叫，但叫不出聲音來。

地上滿是雨水，他和着泥漿打滾，有如一條垂死掙扎的魚兒。

如此橫風橫雨，根本就沒有人會來理會他。

終於，他停止了一切動作，動也不動的仰臥在那裏。

口中流出的血液是瘀黑色的。

他死了。

× × ×

柳常青滿以爲做了一件好事，最少他也令到一個垂死的人獲救。

他如此呆直，又怎會想到「黑寡婦」給他的竟會是一包毒藥。

柳常青半點破綻也看不出，甚至朱芝一直沒有開口問過他服藥後的反應如何。

在正常的情理下，她應該問：他服下了解藥之後有什麼反應。

同時在柴房之內雖然黑得見不到東西，朱芝自然難以見到他的「傷口」。但現在他們巳離開了那條小村莊了，朱芝居然提也沒有提過要看看他手臂上的傷口。

柳常青不知道朱芝要帶他到什麼地方去。

她仍然是一身女扮男裝的打扮，身上還是穿了霸王谷那一套白色的衣服。

這白色的衣服令人看上去覺得非常之瀟洒，但却沾染過不少血漬。

那些血漬經雨水浸淫過之後，有大部份巳經脫落了。

那脫落的，也變得一片模糊。

因此，這本來就十分好看的白色衣服，也變得有點狼狽。

但是朱芝却毫不介意。

與其說她有男人的大情大性的性格，倒不如說她的內心只充滿了仇和恨。

也許現在她只急於要去找她的仇人。

柳常青忍不住問她：「我們究竟要到何處去？」

「天涯海角。」朱芝一邊與柳常青併肩往前走，一邊說道：「你不是答應了我，跟我一齊的嗎？無論到天涯海角。」

「別那麼詩情畫意了，再淋下去，我想不死也會大病。」

「我們到前面去。我知道前面不遠處，有個小亭。」朱芝說：「然後我們要找個地方吃喝，難道你不覺得餓麼？」

前面果然有個亭。

他們走進去避雨。

朱芝這時才對柳常青說道：「你手臂上的傷口怎樣了，食過了解藥之後，好些吧？」

柳常青苦笑道：「你關心得太遲了。爲什麼你不早些問我？」

「早些問你又有什麼用呢？」朱芝瞟了他一眼：「柴房之內，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柳常青一直以來，就是被她這種勾魂奪魄的眼神所吸引。

朱芝伸手過來，要捲高柳常青的衣袖，看看他的「傷口」。

柳常青根本就沒有眞正被毒蜘蛛咬傷過，又怎麼會有「傷口」。

但是，當把衣袖捲起了之後，只見柳常青的手臂之上，竟然有一處紅腫的「傷口」。

那是柳常青自己用牙齒咬的，再重重的捏了一把，也就紅腫起來。

朱芝看見了，呵護有加。

柳常青怕她會窺出了破綻，匆匆把衣袖放下。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柳常青幾乎嚇得揚聲驚叫起來。

也不知道是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的肩膊之上有些東西蠕蠕而動。

那是一隻黑蜘蛛。

他不知道牠是否有毒。

總之，他記憶中，所有與朱芝有關的黑色蜘蛛都是帶有劇毒的。

柳常青還記得孟勝講過了，這是被稱爲「黑寡婦」的一種毒蜘蛛。

柳常青又記起孟勝說過，這種毒蜘蛛之所以被稱爲「黑寡婦」，是因爲牠每與雄性相好過之後，就將牠的情侶咬死。

柳常青一想到這裏，就感到不妙。

朱芝彷彿沒有理會他，她別過了臉去，看外面的雨景。

柳常青終於忍不住了：「朱芝，你快過來！」

他只用咀去叫，不敢動！

他的雙眼一直盯住肩膊上的蜘蛛：因爲牠是活生生的。

如果牠再繼續爬行，就可能爬上他的頸項，臉頰之上。

然後只要輕輕咬他一口，他就完了。

但是，那隻蜘蛛却站立了。

柳常青的視綫始終沒有離開過牠！

他想用手去撥開牠，却担心一下子不小心，反而會被牠先咬一口。

於是他想到用劍。

他的劍正握在他的左手之上，那蜘蛛正爬在他的左肩之上。

因此，只要他的左手稍爲動一動，肩膊亦無可避免地會動起來，那麼，誰可以保證那隻已經靜止下來的蜘蛛不動？

只要牠爬動，牠就會咬人，所以柳常青寧願一切都停止下來。

朱芝回過頭來問：「什麼事？」

「你瞧！」柳常青的視綫，甚至不敢離開自己的肩膊。

朱芝由亭子的邊緣走過來。

柳常青看不見她的表情，他只可以憑常理去想像。

就憑一般常理，她應該很緊張，然後過來替柳常青解圍才是。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她竟然毫不感到意外地，含笑瞪住柳常青。

柳常青以爲這隻毒蜘蛛一定是她一時失愼，才會被牠爬到了自己的身上來。

但是，當他發覺牠遲遲未採取行動時，便忍不住斜睨了她一眼。

他發覺她那一副幸災樂禍的表情，就不禁爲之氣結。

柳常青彷彿想起了一些甚麼。

他還未說話，朱芝却道：「你一直很老實，我就是喜歡你爲人老實，想不到你竟然存心騙我。」

柳常青知道他並沒有想錯，她是存心揀着他沒有留意的時候，把黑蜘蛛放到他身上來的。從她一直沒有過來把毒蜘蛛拿開，以及剛才所說的一番話，就可以證明她是蓄意爲難柳常青的。

柳常青終於明白，她爲什麼離開那一間茅草結成的小屋了。

柳常青道：「有話可以慢慢說，請你先把牠拿開吧！」

「你怕？」朱芝却忍不住笑了起來：「哈哈……。」

柳常青覺得很反感。

他很少去求人，尤其是在哀求一個女人。

柳常青終於忍無可忍，用右手慢慢地，彎向左手。

左手有一把劍。

他就以那把劍連鞘一齊企圖撥開肩膊上的毒蜘蛛。

只要不經他的肌膚，相信毒蜘蛛一定無法可以傷害到他。

可是，那只不過是他自己的一個想法而已。

那隻毒蜘蛛彷彿受過訓練一樣，劍鞘剛觸及牠，牠的反應却異乎尋常的快捷，迅速爬到了劍鞘之上。

此等快速的動作，絕非一般小動物所能做得到。

毒蜘蛛附在劍鞘之上，柳常青的下一個動作却是出乎自然的；那就是用力的揮動他手上的劍。希望毒蜘蛛會由劍鞘之上滑跌下來。

但是，說也奇怪！無論柳常青用上了多大的氣力，那隻毒蜘蛛也沒有自劍鞘上掉下來。彷彿釘固了在那兒一樣。

柳常青剛停止了揮動，那隻毒蜘蛛已經飛也似的，急急爬行！

牠那爬行之急促，固然令人感到驚奇，就是爬行的方向，也像是有人性一樣。

牠並非企圖爬走，反而爬向柳常青那握劍的右手。

柳常青這一急眞的非同小可，揮手頓足，無非想擺脫毒蜘蛛的糾纏。

但是，刹那之間，那隻毒蜘蛛不但未有被他擺脫過，還附在他的右手手背之上，任他花上多大的氣力，也無法可以擺脫牠。

柳常青正焦急萬狀，朱芝却在格格大笑！

柳常青十分生氣，他想用手去捉那隻毒蜘蛛，然後把牠掉在地上。

但是，正當柳常青準備棄劍用手時，朱芝却一把捉住了他的手，不讓他動。

朱芝又警告道：「只要你不觸動牠，牠決不會咬你。」

柳常青並非一個貪生怕死的人，剛才被朱芝如此戲弄，他感到是一種侮辱。因此當朱芝伸手扯住他手腕時，他却極力擺脫她。

朱芝談笑用兵地，將那隻附在他手背上的毒蜘蛛「捉」了回去。

她「捉」的方法也特別。首先她以手指放到蜘蛛的前面，指頭一叩，那隻毒蜘蛛便爬回到她的手上。

奇怪的是：牠不但沒有咬她，而且還表現得十分馴服。

蜘蛛居然也懂得人性，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

朱芝就像玩把戲一樣，轉眼之間，那隻黑蜘蛛竟然自她的手上消失了。

她氣定神閒地，笑對柳常青說：「對不起，因爲我忘記了告訴你一件事，以致令你受了一場虛驚，你不會怪我吧？」

柳常青本來十分生氣，但不知怎的，只要瞥了她兩眼，一切怒氣也在刹那之間化作了雲烟。

是她那一股魅力，是她那迷人的眼神，柳常青又不由自主地軟化下來。

柳常青的怒氣雖然消散了，口頭上却還是怪責她：「你不該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我覺得你一直在跟死神開玩笑。」

「算了吧，別再生我的氣，我已經正式向你道歉過了。」

柳常青問：「你說你忘記了告訴我一件事，到底是什麼事？」

「你可知道，毒蜘蛛爲什麼不咬你麼？」朱芝故作神秘地笑了笑。

柳常青回憶起剛才的情形，也的確感到有些兒驚奇！

那曾令人望而生畏的毒蜘蛛，的確未有咬過他，否則他現在恐怕已不可能再站在這裏說話了。

柳常青吶吶地說：「牠也不咬你，而且似乎很知你的意思。難道，牠眞的懂人性？」

「是的，你沒猜錯，這些毒蜘蛛，都懂人性」。朱芝一本正經地說：「我不知化了多少的心血，然後才學會如何控制牠們。」

「牠們替你殺人。」

「不！只是自衛和報仇，我並非一個嗜殺成狂的人。」

「無論如何，太可怕了！」

朱芝輕輕一笑：「可怕？」她頓了頓，又說：「其實人世間有許多事情比這更可怕、更殘酷，所差別者只是你沒有親眼看見而已。」

柳常青道：「人世間除了仇和怨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嗎？你不該長期讓自己陷入痛苦的境地。聽我說，不要再殺人了。」

「不！」朱芝不但答得快，也毫不猶疑。

「還有兩個——」

「兩個？」柳常青吃驚地問：「你的意思：可是，還要殺死兩個人？」

「不錯。」朱芝的迷人眼神，刹那間又變得十分兇狠，「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再殺兩個，如果有誰阻止我，我不敢保證我是否也一視同仁地，對他不利。」

柳常青知道她的內心充滿了仇恨，所以沒有再說什麼。

他明知再說下去，也未必有用。

不過，一向俠膽仁心的柳常青，在這刹那間，却另有一種想法。

他問朱芝道：「你究竟一共有多少仇人？」

「四個。」

「包括了死去的石蓋天，以及蘇雄？」柳常青問道。

「是的。」

「另兩個又是誰？」

「一個叫古冲，而另外的一個叫郝追風。」

「他們是什麼人？」

「我只知道其中一人就在附近，另一個——」朱芝忽然頓住。

她彷彿想起了什麼，提高警覺地說：「你可是企圖設法破壞我的計劃？」

「不！」柳常青道：「既然我勸也勸不來，相信也沒有辦法可以破壞你的復仇大計。只不過，我似乎從未聽過這兩個人的名字。」

「古冲就在附近，他十分富有！」

「你有把握找到他嗎？」

「我也不知道，但是無論如何，他也逃不了；一年找不到，十年我也要找到他的。」

「像你這麼有辦法的人，相信一定不會失望的。」柳常青又說：「你根本不必我陪件，因爲，我幫不了你。」

「你的意思是：你要離開我？」

「是的。」柳常青道，「坦白說句，我們之間，志不同，道也不合，何必纏在一起？」

「但我喜歡你。」

「那只不過是因爲你太過寂寞而已。你已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一定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像我這種人，決不會目睹你殺人，而不加理會的。」柳常青說得非常坦白。

「那你的意思：你非阻止我不可？」

「是的，如果讓我見到你，我一定阻止你。」柳常青道：「因此，你最好不與我在一起。那麼，我們也還不致會正面衝突。」

「嗯！」

朱芝有些猶豫不決。

她對柳常青似乎有萬種恩情，總是對他依依不捨。

但是柳常青這時候內心却有着另外一種不同的想法。

他並非眞正的希望要擺脫她的糾纏，只是因爲心裏絕對不贊成她的做法，又不忍殺死她。

朱芝心裏想些什麼，柳常青不知道，總之，他們終於也同意分開了。

雖然柳常青的心裏不明白：他不明白的事實在太多。

例如：毒蜘蛛爲什麼不咬他？

朱芝的確很聰明，否則，她又如何能

逐個逐個的把她的仇人殺死？

她不但武功好，而且還學會了各種邪術，例如主使毒蜘蛛去協助她殺人，這正是深不可測的邪門秘術之一。

柳常青只要面對着她，就會爲她而着迷。

現在他離開她了，他眞希望能回復冷靜，因爲他不願看見更多人死去。

× ×

柳常青到了長板鎭。

長板鎭正值墟期，十分熱鬧。

大街之上，人來人往。

柳常青走進一間飯店之內，想找一個位也不容易。

這已經是第三間他到過的飯店。

在此之前，他已到過兩間，兩間都沒有座位，想不到這一間還是沒有。

他實在餓得不想走動了。

忽然有人招呼他：「兄台，如果不嫌棄的，就在這裏吧！」

柳常青回頭一看，是個眉淸目秀的年青人，並非飯店裏面的侍役。

柳常青當然並不認識這個人。

「對不起！」然而柳常青還是坐了下來。

「趕路嗎？老兄。」那年青人搭訕着問。

柳常青苦笑搖頭。

侍役過來招呼他。

那年青人却對侍役道：「這位兄弟所吃的喝的，全算進我的賬裏來。」

柳常青急忙道：「不！不！這怎麼好意思呢……」

「別客氣！」年青人豪氣地說，「這小小數目，算得什麼？一次生，兩次熟，就算我們交個朋友吧！」

柳常青覺得這年青人並不討厭，何況像柳常青這種人，也從不拒人於千里之外的。

年青人很有禮貌也很客氣，親自爲柳常青斟了一杯酒。

柳常青到了這時候，惟有請敎對方貴姓大名了。

那年青人說道：「在下小姓古，古無緣。」

柳常青怔了一怔：「這名字似乎有些傷感——」

豈料此語一出，柳常青便自覺尷尬。

他是冲口而出。

但對方聽來，却似乎有些那個，因爲這到底還是雙方頭一次見面。

柳常青不好意思地說：「對不起。」

古無緣苦笑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名字是家父改下的。」

他呷了一口酒，又說：「他爲什麼要爲我改下這個名字，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正如你所說，這名字聽來的確有些傷感。」

柳常青覺得自己有時的確是太過呆直，爲人也太過心直口快。

可不是嗎，改名本是人家的事，那與他何干？

還好這年青人不見怪，否則，他又可能口舌招尤了。

不過，古無緣很大方，不但不怪他，還頻頻勸飲。

古無緣所點的小菜都來了。不知是由於柳常青的肚子餓，還是怎樣，總之他對每一款菜色都非常之欣賞。

古無緣很喜歡交朋結友，當他知道了柳常青正是江湖上的「獨行俠」劍留情時，對他更加慇懃欵待。

古無緣又力邀柳常青到他的家裏去住幾天。

柳常青突然之間想起了一件事。他順口問道：「請問令尊大人叫什麼大號？」

古無緣道：「家父古冲。」

「噢！是他——」

「怎麼，難道柳兄也認識家父？」

古無緣這一問，問得柳常青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柳常青惟有搖頭苦笑：「只是聽過了他的大名而已。」

古無緣道：「家父有事外出，古堡內環境不錯，倘若柳兄不嫌棄的話，請來作客。也正好讓我們談個暢快。」

柳常青此來正是爲了古冲其人，但聽了古無緣這麼的說，明知其父不在，也來個順水推舟。

古無緣十分喜客，聽柳常青答應了他到家中作客，表現得萬分高興。

× ×

古堡位於一處山嶺之上，形勢險要。

古堡——這是「古」家的「堡」，並非表示它「古舊」，年代湮遠的意思。

古堡離長板鎭不太遠，不足一里。

柳常青此來長板鎭，目的是爲了找古冲，但他却沒有對古冲的兒子古無緣提及，爲了什麼？

因爲他感到難以啓齒，而且，古冲的事，他兒子未必知道。

再說，古無緣是在茶樓飯店這種地方與他相識，他給柳常青的印象極佳，柳常青不想傷他的心。

柳常青找古冲有什麼事？

是爲了「黑寡婦殺人名單」之上有「古冲」的名字。

柳常青於是匆匆趕來，想不到古冲竟然不在這裏。他也難免有些失望。

柳常青跟隨着古無緣回到了古堡。

古堡的確是個好地方，不但幽靜，也建築得非常雅緻。

整座建築物佔地極廣，位於一處山頭之上，俯視着長板鎭，四周山明水秀，風景怡人，有如人間仙境。

可惜柳常青此來是另有一番心事，無心欣賞這悅人美景。

古堡內很靜，人丁似乎不多。

古無緣是古冲的獨子，其父不在，他儼然一家之主，親自吩咐下去，叫下人爲柳常青準備好一間大客房。

這時已是下午時份。

陽光普照，古堡內鳥語花香，青竹樹影之間，彷彿有人影幢幢。

柳常青自問並未喝醉，也不致醉眼紛花。更加不會是白日見鬼。

花叢樹影後面，隱約還有刀光劍影，彷彿有無限殺機。

柳常青心裏一凜，暗念道：這回上當了！

然而當他回頭看看身邊的古無緣，却又不似對他有任何惡意。

柳常青心裏想：可能是管家的，看見有陌生人上了山，於是悄悄作了一些預防性的措施而已。

古冲究竟去了那裏？

柳常青想問古無緣，但自己既然否認與古冲相識在前，又豈可追根問底？那只有令人產生錯覺而已。

古冲很富有，單是看看他家裏的排場，已經知道他的家底很厚。

但在表面上，這裏的婢僕不多，也沒有帶刀荷槍的保鏢。

柳常青總覺得這裏顯得有點不大尋常似的。

他眞想開口問問古無緣，但回心一想：人家又怎會據實相告？

× × ×

晚上，古堡內更靜。

窗外虫聲唧唧，室內的人都睡了。最少表面上每一個人都睡了。

只有柳常青這一位人客，他眼瞪瞪的，一會望向門際，一會又望向窗外。

窗外一片昏暗，雖見不到人影，柳常青總覺得充滿了殺機。

他終於忍不住，悄悄溜出了房外。

忽然之間，他聽到有人說話聲。

那可能是二個下人，都是男人。

「老爺還沒有睡麼？」

「沒有，他担心死了。」

「外面怎麼樣？」

「除了我們的人之外，鬼影也未見過一個。」

「那傢伙呢？」

「可能睡了。」

「老爺一直在埋怨少爺，不該在這個時候，帶個人客回來。」

「聽說他有點名氣。」

「有點名氣又有屁用麼？他像是吃齋拜佛的，不殺生。」

「人家是俠胆仁心。」

「因此老爺覺得他在着，只是碍手碍脚而已。」

「別嚕嗦了，快些到各處巡視一下，被老爺知道，他又罵人啦。」

柳常青聽在耳裏，想在心裏，總覺得事態不妙！

首先是古無緣說古冲不在家——這古堡正是古冲的家。

但聽剛才那人說，古冲分明就是他們口中的「老爺」。

至於二人提及的「那傢伙」，當然也是指柳常青了。

因此，古冲並非不在家，只是不想見客而已。

同時古堡之內，也不是沒有保鏢，只不過都閃閃縮縮地躲了起來。

爲什麼要這麼鬼鬼祟祟的？

從剛才那二人的對話中可以意會得到：古堡之內即將有事發生。

突然之間，柳常青聽到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匆匆而來。

步聲十分之輕微，若非聽覺敏銳，亦難聽到，但柳常青却聽得清楚。

他急忙回頭一望，黑影轉眼之間，消失在昏暗的環境中。

柳常青三步併作兩步似的，匆匆飛奔過去！

就當他竄過走廊的刹那間，有些東西在走廊的地上，差些兒將他絆倒！

他急忙伸手撫摸，是個人。手上感到濕淋淋的。

是一個有血的人，却又動也不動的，他

了。

柳常青大吃一驚。

他抹去了手上的血，正待離開那裏，突然之間，人聲哄動，火光熊熊。

柳常青急忙後退。

但是，後面也有一大隊人持刀執棒，手握火把趕來！

柳常青前進不得，後退又不能，他想找個地方躲起來。

但是，這條走廊之上，並無地方可以供他躲避的。

他呆在那裏。

立即有人吆喝過來，因爲走在前頭的人，已經見到了他。

柳常青覺得事態嚴重，他可能被人誤作殺人兇手。

果然，接着有人叫道：「他在這裏，就是他！」

又有人埋怨道：「我是猜他不是個好人，果然不出所料。」

轉眼之間，前後兩堆人，足足超過三十人以上，團團圍過來。

柳常青站在一具屍體的旁邊，呆若木鷄。

他這時才看清楚，那是一具男屍，從衣着裝扮忖測，他是個家丁。

有個中年人挺刀而上，狠狠地問：「你到底受了誰人主使？」

「我不是殺人者。」柳常青急忙辯道：「我只是……」

他原是想說：追踪一個黑影。

但他沒有說完，已有人自人叢後面衝了過來：「發生了什麼事？」

那匆匆趕來的人，正是古無緣。

古無緣看見柳常青被衆人包圍，也着實吃了一驚。

古無緣問：「爲什麼？」

他瞪住柳常青，但柳常青却不知該如何作答。

那中年人原來正是古冲。

古冲以責備的口吻道：「我沒有說錯吧，你眞是年少無知，引狼入室，還好我早有了準備，否則，我這條老命一定死在你手中。」

「你原來就是古冲先生！」柳常青忽然想起了朱芝提過此人。

古冲却毫不客氣地說：「我並不認識你，你是誰？」

古無緣未待柳常青開口，已替他回答：「爹，他就是江湖上人稱獨行俠的劍留情。」

「柳常青？」古冲緊接着古無緣的話尾說出了柳常青的名字。

由此可見，古冲也知道柳常青的一些來頭。

但古冲却半信半疑地，盯實了柳常青：「你爲什麼帮住她？」

古冲雖未言明，柳常青也不難想像得到，古冲口中的「她」是指誰。

他分明是指「黑寡婦」朱芝。

柳常青道：「我並非帮誰，只是爲了找閣下而來。」

「什麼？你找我？」古冲又是一怔。

「是的，本來我此來長板鎭，目的是爲了找閣下而已。」柳常青說道。

古冲的面上仍有殺氣，他疑惑地問：「你找我幹嗎？」

柳常青道：「你可曾聽過『黑寡婦』這名字？」

誰料古冲一聽之下，面色驟變，柳常青也不禁感到愕然。

古家的保鏢們紛紛散開，劍拔弩張，如臨大敵。

古冲道：「我早就看出了你是他的人，一點也沒有錯。嘿！」

柳常青欲待解釋時，一雙刀劍自人叢中閃電劈刺，來勢急似閃電。

柳常青無可奈何，惟有出劍招架。

古冲看見柳常青動手，也立刻加入戰團，只是急死了古無緣。

古無緣在旁連番加以勸止無效，惟有袖手旁觀。

柳常青明知這是一場誤會，却又無從解釋。

他手上沾了鮮血，雖經抹過了，還是清楚可以見到。因此，他說什麼也無法令人入信。

古家之內，燈火通明。

本來顯得異常平靜的古堡，這時候却擠滿了人。而且每一個人都殺氣騰騰，手拿刀槍。

柳常青被重重包圍，看來人羣之中亦有不少武林高手，並非只是古家的家丁或保鏢那麼簡單。

憑着柳常青的武功，若要殺出重圍，應該是絕無困難的。

但是，柳常青這一生人最大的弱點，却是「不殺無辜」。

他心目中的「無辜」，包括了：不應該死的好人，即使是壞人，但却不至罪大惡極而至於要死的人。

眼前這一班，既然是武林高手，有些還是柳常青認得的，自然更加令他無法下決心傷害對方。

因此，他虛招連發，劍光如電，迅速跳躍，轉眼已跳出丈外。

但是，他沒有立即逃去！

假如他要逃之夭夭，這時候當然可以得心應手，因爲時在黑夜，宅外的古家家丁，根本無法可以制止他。

但是，他不但不逃去，反而獃在那裏，對古冲等人說道：「請大家手下留情，別再動手，先聽在下講幾句話好嗎？」

「哼！你還有什麼話好說？」古冲首先怒氣沖沖地說，「一切有目共睹，你是受了那毒婦的迷惑，企圖來這裏行刺我，若非我機警，及時避過災難，已是你的劍下遊魂了。」

柳常青站立在那邊！

他的武功是高是低，有目共睹。剛才各人已是心裏有數。

因此，追殺他的人，這時也沒有再迫近一步，只有與他遙遙相對。

柳常青道：「不錯，我曾被黑寡婦利用，而且曾數度與她在一起。」

古冲道：「你倒也坦白。」然後又對其他武林中人道：「大家可聽到了嗎？他已親口承認了。」

有些年青人顯得特別衝動，一聲吆喝，已有數人一湧而上！

刀劍交加之際，柳常青人在凌空跳躍，劍如天女散花！

他故意施展了他的平生絕學——「天女散花」劍法。

這是「飄身輕功」再加上「閃電劍法」混合而成的上乘武功。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要練成這種武功的人，既要身形輕巧，輕功要好，劍法更加要快，正是缺一不可。

因此，那幾個年青人不但無法爲難柳常青，反而忙於招架！

他們只感到漫天風雪似的，劍光閃閃，忽東忽西，忽前忽後，而最難應付的，還是來自頭頂之上的威脅。

剎那間，優劣之勢立分。

數名衝動的年青人氣喘如牛，動作越來越慢下來。

反觀柳常青，却是氣定神閒地，雙足輕輕一點，凌空翻了一個筋斗，人又落出數尺以外，屹然站立，姿勢與態度均極之瀟洒。

冷眼旁觀的人之中，有不少是武林中的前輩，這些人自然看得心裏明白，柳常青只不過是故意露了一手。

即使是古冲，也看得清楚，這位他心目中的「刺客」果眞是名不虛傳。

也正是因爲這樣，古冲才更加感到忐忑不安，他恨不得這班武林高手立卽動起手來，將柳常青碎屍萬段。

但是，可惜這班武林中人，却由這一剎那間開始，對柳常青另眼相看。

「獨行俠劍留情」多少年來一直代表了柳常青的正名。

然而，江湖上的人只知道他是個獨來獨往的劍客而已，眞正武功是否一如所傳那麼了得，那就不得而知。甚至有人在懷疑。

武林中人反而知道柳常青到底學過了一些什麼武功，只是眞正見過的，却是不多。剛才他們總算開了眼界。

因此，無論古冲在旁如何慫慂也沒有用，反正就沒有人再衝過去試試。

柳常青也看得心裏明白。

他對各人揚聲說道：「各位，請手下留情，先聽我說幾句話，」在下一向習慣了自由自在，獨來獨往，不喜歡別人控制。黑寡婦只是個女人，想利用我談何容易？以前是我一時不察，但以後我已萬分小心。今天我倒知道她要來殺古冲，所以才趕到長板鎭來。想不到就在不久之前，我突然聽到……」

話未說完，那邊突然之間又傳來了人聲慘叫！

各人無不驚愕！

柳常青也不理各人的反應，首先循聲找了過去！

那是古堡的外圍地帶。

火把照耀下，一名家丁連人帶刀，倒斃在花間小徑上。

他的前額之上，伏了一些黑色的物體——那是一隻毒蜘蛛。

他已渾身變黑。

柳常青半句話也沒有說，迅速飛身下山，沿住唯一山道急竄而去！

各武林高手也弄不明白，柳常青究竟要怎麼樣？

但是，沒有人追上去！

古冲却說道：「他可能就此借故遁去！你們爲什麼不追？」

有人插嘴道：「不必追了，如果柳常青眞的要逃走的話，相信沒有人可以追得上他。不過就憑我所知，他絕非一個拖泥帶水的人。他一定會回到這裏來。」

古冲也知道這班人之中，有不少十分了解柳常青的爲人。

爲了說服這班武林高手到這兒來帮他，古冲也不知費盡了多少唇舌。

但這班武林中人紛紛雲集於此，却並非爲了保護古冲，只是痛恨「黑蜘蛛」嗜殺成性。

由於「黑寡婦」曾揚言要殺古冲，所以各人便埋伏於此，等待她的出現。

想不到今天晚上果然有事發生了。

由於有人懷疑柳常青勾結奸細，想法正如古冲所想的一樣。

但現在，柳常青根本不用解釋，明眼人也看得十分明白。

因爲柳常青當時在衆目睽睽之下，但堡外却有人在慘叫聲中死去。自然不可能是柳常青所施的毒手。

等到各人見到了那隻毒蜘蛛之後，內心已是非常明白：朱芝來了！

各人正在等待着柳常青回來，屋內又傳出連聲驚叫！

各人大吃一驚，急忙返回屋內。

屋內差不多已經是空無一人了，因爲屋外有人被殺，各人都紛紛湧了出去，去看個究竟了。

只有古冲心裏明白，頭腦還算清醒，他記起他那唯一的兒子——古無緣沒有跟他們到屋外去。

那麼，剛才發出驚叫聲的，當然就是古無緣。

當各人湧入屋內之後，反而聽不到半點聲音，四周一片沉寂。

屋內見不到有人。

各人大感驚愕！

突然有人指住屋樑之上大叫：「你們瞧吧！」

各人仰首上望，只見屋樑之上，倒吊着一個人，那是古無緣。

古無緣被懸在屋樑上，動也不動的。

他似乎是昏了過去。

但是，當古冲發覺他兒子的額上也附了一些黑色物體之後，他本人也差些昏倒了過去。

那是一隻黑色的蜘蛛。

在場的人也看得驚心，因爲在此之前，他們才目睹有人因此死去。

人叢中有人叫喊着：「快些把他解下來吧！」

又有人說：「不！他已死了，沒有人被毒蜘蛛咬了一口之後尚能生存的。」

更有人提出警告：「小心！那隻毒蜘蛛還在古公子的額上，牠還會咬人的。」

於是沒有人動手去救古無緣。

驀地門外傳來了一聲驚叫，一名帶刀的古家家丁被人推倒地上，因爲企圖阻止一個人闖入屋內。那人用手推倒了他！

屋內各人正待查察究竟，一條黑影已凌空飛躍，越過了各人的頭頂，朝住屋頂掠過！

屋樑之下原是倒掛住一個人——古無緣，但轉眼之間，人也不見了。

那一邊，有兩個人影雙雙落在地上。其中一個是古無緣，他仍昏迷不醒，另外一個是柳常青。

柳常青把古無緣放在地上，先將他身上的繩子解開。

各人紛紛圍了過來，但沒有人對柳常青採懷疑態度和惡意。

有人忽然之間又發出了驚叫之聲：「小心！瞧那隻毒蜘蛛吧！」

「毒蜘蛛」三個字，彷彿行雷閃電，無論何時何地，都足以令人震驚！

各人循勢望過去，發覺那隻正在蠕蠕而動的毒蜘蛛，正附在柳常青的頸後。

柳常青自己亦一無所覺。

他發覺各人的視綫集中到他的身上來，這才如夢初覺地，僵在那裏。

柳常青可能是爲了救古無緣下來，而忘記了自己本身的危險。

他不知道那隻黑蜘蛛究竟如何會跑到了他的身上來。

沒有人可以救他，因爲每個人的心裏都明白：任何人只須被毒蜘蛛咬上了一口，都會死去。

古堡危機伏　寺院開殺戒

柳常青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所以他只是感到有點愕然——任何人都有可能產生的愕然。

他並不吃驚，所以他開始在冷靜中等待。

他並非等待別人來救他，只是憑他的感覺，等待着那隻黑蜘蛛由他的頸後爬行到較前面的位置。

然後，他用手指放在那蜘蛛的前面，等牠爬上他的指頭之上。

這方法是他從「黑寡婦」朱芝那兒學到的。但他却是頭一次試用。

想不到頭一次試用就有這般效果。

那人自從發出了一聲驚叫之後，所有的人都沉寂下來。

大家的視綫紛紛集中到柳常青的身上，每個人的心情都十分緊張。

直至柳常青把那隻毒蜘蛛輕輕放在地上，各人這才舒了一口氣。

這時突然有人說道：「姓柳的，這一回你是不打自招了！」

柳常青呆了一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嘿！」那人是衆武林高手之中，年紀較大的。他對在場的人說：「大家剛才都見到了吧，黑寡婦的情夫，果然也有一手。」

說到了這裏，不但柳常青明白，所有人也都明白了。

那人提出的指責，分明是與那隻黑蜘蛛有關。因爲牠不但沒有咬柳常青，還很「服從」似的，爬到了他的手上。

坦白說，連柳常青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牠會這麼「聽話」？

但無論如何，在別人眼中，難免會想到「黑寡婦的邪術」那方面去。

提出指責的人，對柳常青來說，並不陌生，他過去曾不止一次的，跟柳常青爲難過，所以柳常青很容易就認得他。

他叫古大龍。

古大龍與古冲有同宗之誼。眼前這班武林高手之中，有不少人也是由於他的慫恿，然後才答允到古堡來助古冲一臂之力的。

古大龍第一次與柳常青交手，是當柳常青帶了朱芝上京之時，半途遇上五個人，結果最少有三個被朱芝所殺。

古大龍僥倖未死未傷，及時遁去。

第二次是上了京之後。

這應該是第三次了。

古大龍的指責，幾乎令到柳常青難以自辯。

古冲也乘機與波助瀾：「是的，姓柳的，我勸你別再裝蒜了！一開始我已經懷疑你不是好人，只不過是黑寡婦的先鋒，想不到你眞的是如此心狠手辣。」

這時候，又有一名年約四十的中年人站了出來，道：「以老拙愚見，柳兄未必是你們所講的小人。他奮不顧身的，顯然是另有他的一套。假定黑寡婦是眞的喜歡了他，教他一些偏門邪術，亦不足爲奇。因爲就老拙所知，黑寡婦並非無情無義的人，只要是她喜歡的男人，她一定不肯殺他！」

但立刻又有人說：「你錯了，據我所知，她之所以被稱爲『黑寡婦』，正因爲她喜惡無常，跟她相好過的男人，遲早總會死在她的手中。」

古大龍突然拔劍在手：「無論如何，我也要將他抓下來！」

古冲也說：「我兒死在黑寡婦手中，他正是唯一的帮兇。」

古大龍又說：「他故意聲東擊西，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

有人附和道：「這倒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若非他故意直奔下山，我們一定派人在堡內把守。剛才正是因爲我們太過相信他，才顧此失彼。」

古冲聽到這裏，更是無名火起三千丈，持刀直衝柳常青。

柳常青就是要解釋也來不及，惟有揮劍自衞。

一班武林好手之中，也分成兩派。以古大龍爲首的一派，就是主張懲治柳常青的。

另一派則持相反立場。

後者却是以霍正義爲首。

這時候霍正義未勸古冲停手之前，先叫住古大龍：「這件事，我們必須主持公道，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古大龍持劍正待衝上，因爲古冲顯然不是柳常青的對手。

就在這一刹那間，那邊又有人驚叫起來。

原來那隻黑蜘蛛已由地上爬向屏風之上，正由高處沿絲下垂。

那搖搖欲墮之勢，彷彿擇人而噬！因此有些人就驚叫起來。

突然之間，銀光一閃！

也不知從何處飛來一枚銀簪。「篤」的一聲，銀簪穿過那隻黑蜘蛛，將牠釘在木屏風之上。

所有的人都呆了一陣。

霍正義瞪住木屏風上的黑蜘蛛和銀簪，登時恍然大悟！

他揚聲喝止各人：「大家不要動手，這隻黑蜘蛛根本無毒，古公子只是暫時昏迷過去而已。」

霍正義此語一出，在場各人又是怔了一怔。

古冲最感悲傷的，只不過是兒子之死，現在他的兒子既然沒有死，那麼，古冲自然也感到意外地驚喜。

他住了手，半信半疑的，走到他兒子的身旁去，蹲了下來。

所有的人也圍攏起來。

霍正義指住木屏風對各人道：「如果這蜘蛛是有毒的，一定會令這枚銀簪變黑，但是現在，你們請瞧吧——」

各人的視綫集中到木屏風之上。

銀簪不偏不倚，刺正了蜘蛛的中心部位。那可怕的小傢伙，這時動也不動的。

霍正義的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古冲也給他提醒了，忙將他的兒子弄醒。

古無緣果然沒有死掉，他只是昏了過去。

滿堂殺氣刹那之間消失了，由於古冲的喜悅，各人也隨着鬆了一口氣。

但是，忽然之間又有人提出了一個引人觸目的問題來。

若非此人提出，暫時很容易就被人疏忽過去了。

那就是：誰放的銀簪？

古堡裏，一班武林人物之中，沒有一個是女人。

古家大堂之上，也沒有女人。

既然個個都是男人，誰將這枚銀簪擊向那隻黑蜘蛛？

銀簪只有女人才有。那是插在髮髻上面的飾物之一。

連柳常青在內，也感到莫名其妙。

問題是那枚銀簪的主人，必然是個武功十分高强的人。

最低限度，她的暗器練得出神入化，絕非平凡之輩所能及。

因爲懂得放暗器的人，亦未必百發百中，何况那隻黑蜘蛛體積又是不大，能一擊即中，而且擊中牠的中心部位，可見厲害。

柳常青終於想通了。

他幾乎要脫口驚呼，但他却强忍着，因爲他知道這裏所有的人，對「黑寡婦」這名字必然反感。所以他索性不提了。

不錯，除了「黑寡婦」之外，還有誰呢？

她顯然仍留在古堡內，還沒有離去。

甚至當各人一湧而入，再次回到古家內堂之後，她也一直在冷眼旁觀。

她爲什麼要這樣做？

其他人也許不明白，但柳常青最明白，那是爲了及時解救他！

若非這一枚飛來的銀簪，誰也不知道將發生一些什麼後果。

銀簪殺死了那隻黑蜘蛛，間接給在場的人證明那是沒有毒的。也等於告訴大家，古無緣只不過是被嚇昏了的。

於是沒有人再去怪柳常青。

各人的注意力被分散了之後，柳常青眼前的困境也成爲過去。

古無緣醒了。

他說出剛才的情形，一條人影自門後閃出，當時他正待衝出屋外，却被那人影攔住了去路。

那是一個黑衣人。

從聲音分辨，她是個女人。

當她以閃電手法將一隻黑蜘蛛放到他的額上時，古無緣不敢再妄動了。

毫無疑問，那女人就是「黑寡婦」朱芝。

朱芝迅速用繩子將古無緣綑綁起來。

那時候，古無緣仍未知驚！因爲朱芝告訴他，只要他不要動，那麼，黑蜘蛛和她都不會傷害他。

但是，當朱芝將繩子的另一端拋上了屋樑之後，古無緣便心知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即將被倒吊起來！

他於是情不自禁地驚叫。

堡外的人，也就是因爲聽到了這陣尖叫聲，才趕來查看的。可惜他已嚇得昏了過去。

危機似成過去。

但是，當各人想到了那枚銀簪的主人時，就不禁再度緊張起來。

各人紛紛四散，展開搜索。

柳常青爲避嫌，也參加搜索。

可惜，各人搜遍了堡內堡外，也無法可以找到朱芝的影子。

唯一可以找到的，是一幅牆壁之上，留下幾個用劍劃成的字：——

「期以三日，取汝性命！」

雖然沒有署名，也可以猜得到，那是「黑寡婦」朱芝的留字。

各人都看過了這些字。然而反應却是各有不同，古氏父子又驚又怒。

柳常青覺得「黑寡婦」朱芝做得未免太過份了，要殺人何不爽爽快快？爲什麼又婆婆媽媽的，再等下去？

三天。是三天之內，還是三天之後？

應該是三天之內吧？

古冲力斥朱芝志在令各路英雄難堪，因爲這是表示她絕不賣各人的賬。

但柳常青却認爲：朱芝的做法，肯定是另有用意的。

她如果想殺古氏父子，最少就可以先殺死了古無緣。

爲什麼她只嚇昏了他？而且，又不向古冲下手，却千方百計的令古冲丢臉。

柳常青認爲這正好表現「黑寡婦」朱芝聰明的一面。

其實道理十分簡單：朱芝就是爲了賞面給在場的武林中人，所以才不與他們作正面的衝突。

但是，這並非表示她害怕他們，故此才有留字於牆壁之上，以及吊起古無緣之舉。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顯示出她來去自如，要幹什麼就幹什麼，無人可以阻止。

柳常青想將自己的想法告知各人，又怕各人反感。

所以，他只有放在心裏，不作聲了。

然而古大龍爲首的一帮人，却挑撥地指出：黑寡婦在示威！

他們如果就此撤離古堡，那豈不是等於認輸？

因此，各人在議論一番之後，決定留在古堡之內，再等三天。

三天之內，如果「黑寡婦」朱芝還不來，那才另作打算。

× × ×

古堡內外，一片陰森。

古冲憑着古大龍的協助，邀得不少武林高手，江湖上的好漢，雲集於此。

他們之中，有不少聲明並非志在帮富甲一方的古冲，只爲武林除害，因爲「黑寡婦」朱芝實在太不像話了。

當然，有些自命江湖好漢的人，背地裏却是眞的爲錢而來。

古冲實在很有錢。

包括柳常青在內，所有人都受到古氏父子的殷勤欵待。

他們每天都在飲宴，彷彿古家有什麼喜事在慶祝一樣。

柳常青想下山離開古堡。

但是，他又怕各人誤會。

他終於忍不住了，找着一個機會，把主人家古冲拉過一旁問個明白。

「爲什麼黑寡婦偏偏找上了你？」柳常青問古冲。

古冲當初也有些爲難，但他終於說了：「說起來可能又是前生的寃孽，我們雙方父母，曾爲我們遣媒說親，可惜，她的八字太不祥。相命的批死她是這一輩子要做寡婦。也就是所謂『命硬、尅夫』，所以，我父母反對我們成親。但我實在喜歡她，所以我兒子出世之後，我故意改了一個名字來紀念她。無緣這個名字即由此而來。」

柳常青道：「想不到古堡主不愧是個多情種子。」

「朱芝的人却不錯，錯在她生壞了八字，也許眞的是命中註定，她的八字無論拿到那一個男子家去說親，都是無法成功的。」

柳常青在朱芝那方面聽到的故事，却不是這樣．

朱芝說她在洞房之夜，被一班來歷不明的人闖入，格殺勿論，因此才會令她守寡．

於是，她花了不少功夫，千方百計，才查出這班「莽漢」的下落．

她又費了十年時間，苦練成功，再學得獨門邪術——控制毒蜘蛛的方法，最後才展開了她的「復仇大計」．

到底這兩種說法，那一樣比較可靠？

柳常青是個相當呆直的人，一時之間，他也不知道應該信誰才好．

但憑一般常理推測，朱芝的說法似乎比較可信．因爲像古冲這麼說，實無理由令到一個像朱芝這麼漂亮的女人，放棄自己的青春，用十多年光陰的代價，換來一個臭名．

柳常青忽然又想「黑寡婦」朱芝提及的另一個名字．

那是「郝追風」．

柳常青以此向古冲查問．

但古冲毫不考慮地說：「我不認識一個姓郝的人，他是誰？」

柳常青不敢說這是朱芝告訴他的。否則，人家又會指他站在朱芝那一邊．

× × ×

柳常青終於無法忍耐下去了．

他要下山去．

他要設法查出「郝追風」究竟在何處．因爲他知道，朱芝這時候一定是先去找那個人，殺了他再來此殺古冲．

於是他趁住晚上，月黑風高之際，悄悄地溜下山去．

古堡內外，高手林立．

他明知自己的行動，可能引來更大的誤會，但他還是非走不可．

他不但要走，而且還後悔自己走得太遲．

因爲，當他找到郝追風的時候，郝追風可能已是一具屍體．

他既然下了決心要走，就任何人也阻擋不了．

然而，他却不希望與各武林中人發生正面的衝突．

他終於悄悄地離開了古堡．

× × ×

的確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沒有人發覺他，他順利地下了山．雖然山道之上有人放哨．

× × ×

柳常青一溜烟的跑到長板鎭去．

這時已是將近天亮的時份，鎭上的街道，人影也不多一個．

柳常青原來想找一處地方，先吃點東西，然後才趕路．

但是，他忽然發覺後面有人跟踪他．

那是誰？

他想設法引那跟踪者現形，可是，對方反而大大方方的，走了上來．

「是你？」柳常青開始明白了，爲什麼自己可以順利下山？

原來霍正義早已看穿了他的心事．

就是因爲有了他，放哨的人才佯作不見．

霍正義走過來說：「對不起，希望你不要介意．」

「不！」柳常青道：「我也知閣下是個名符其實的正義之士．」

「過獎了！」霍正義道：「在下亦與閣下一樣，有個老毛病——愛管閒事．」

「對了，本來這些事情，根本與你我二人無關．但是，坦白說句，我不想再見到有人死在朱芝的手下．包括任何人．」

「你下山，就是爲了訪尋朱芝？」

「不，我要找的，是她打算殺的另外一個人．」

「誰？」

「郝追風．」

「郝追風？」霍正義也怔了一怔．

「你聽過了這名字麼？」

「嗯——」霍正義很吃力地回憶道：「似乎在那兒聽過了，但實在記不起．」

柳常青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希望我們還來得及．」

這時候，小鎭上的街道，已開始有人走動了．

霍正義對柳常青道：「不如先找個地方，喝杯茶，吃點東西，慢慢再說．」

× × ×

霍正義和柳常青可能是這裏最早到的二名茶客．

這是鎭上最早開門的茶樓．

霍正義很相信柳常青，但想起他被古冲和古大龍等人的指責，却又有些懷疑柳常青與「黑寡婦」朱芝的關係．

霍正義問：「你同情黑寡婦麼？」

「同情她是另一回事，我不想再有人被殺，除非，她對我講的故事是眞的．」

「她對你怎麼說？」

「她說：有四個人犯下了滔天罪行．」柳常青於是把朱芝告訴過她的故事，再次重複了一次．

那是朱芝與她丈夫新婚之夜，慘遭滅門之禍的經過．

霍正義想了想，也表示出萬二分的同情朱芝．

但他又說：「像她這麼樣一個女人，我們如何能相信她？」

柳常青道：「難道你信古冲所講的『八字相尅』那一套？」

「不！我也不信他，如果我信他，就決不會當衆帮你一把了．」

「非常感激你．」

「別客氣！目前我想我們應該先去找一個人．」霍正義道．

「誰？」

「大海法師．」

「唸佛的人？」

「不錯，他在無涯山上．」

「爲什麼找他？」

「他可能知得最多．」

「他是出家人，怎麼會理這麼多凡間事？」

「你就跟我走吧，屆時我自會告訴你的．」

柳常青滿腹疑團，但到頭來，他還是跟住霍正義離開了那小鎭．

他們要到無涯山上．

無涯山離此頗遠，所以霍正義先去購備了兩匹馬代步．

× × ×

無涯山高逾千尺，面海一邊是懸崖峭壁，形勢非常險要．

山上有寺院．

寺院建於山頂之上，相信只供修道之用，善男信女一定不會如此神心，跑到那屹立於峯頂上的地方來進香。

然而現在却有個女子犯艱冒險而來。

她聲言要找大海法師。

但是，寺院門前的小沙彌却說：「敝寺的主持有事下山去了。」

「他什麼時候回來？」那女子問。

小沙彌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還有誰知道？」

「請問你有何貴幹？」

「看來告訴你也沒有用。」

那女子手起掌落，小沙彌悶哼一聲，頭顱登時開了花。

那女子並非別人，正是那個「黑寡婦」朱芝。

朱芝不相信她要找的人不在，所以她十分生氣，立施毒手！

豈料如此一來，寺院之內，飛也似的，撲出了幾條人影。

那是幾個年青和尚，他們手執利刀，將朱芝團團包圍。

朱芝態度冷淡，陰沉地說：「好哇！這就叫做佛門弟子了？」

爲首一名年青和尚道：「佛門清靜地，何容你胡亂來此殺人？」

「乖乖的，給我請出大海法師，否則別怪我辣手無情。」

「主持下了山。」

「他在何處？」

「他倒沒有提及。」

「幾時回來？」

「也未說過。」

「去你的！」朱芝按捺不住了，手一揚，劍已出了鞘。

「錚錚」地一連响起了幾聲，朱芝已經氣定神閑的，把劍收回。

幾個年青和尚早已紛紛倒地死去！

「黑寡婦」朱芝顯然不相信他們所說的話。

她直闖進寺院之內，目的只爲了找一個人——大海法師。

但是，裏面除了那一尊尊的佛像之外，鬼影也找不到一個。

朱芝由屋前找到屋後，仍然無法可以再找到一個活人。

她懷疑大海法師可能聞風躲了起來。

那麼，這兒可能另有機關。

所以，朱芝又到處細心地搜索，看看有沒有地下室之類的機關。

但是，就憑她的觀察，這兒並無地下室，亦無隱蔽的禪房。

她難免感到失望。

× × ×

山路崎嶇難行。

柳常青忍不住問同行的霍正義：「你帶我到這裏來幹嗎…」

「山上有間寺院，你可知道有個大海法師？」霍正義反問道。

柳常青搖搖頭：「他又是誰…我才不明白，你帶我來找他幹嗎？」

「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什麼？他就是郝追風？」

「是的，他本來就是郝追風，也正是黑寡婦朱芝所要追殺的人。」霍正義又說：「我與他的認識，完全是因爲他改名換姓。」

霍正義原是武林中較有名氣的人，每年霍氏宗祠拜祖，必有他的份兒。

有一年突然之間被人發覺，多了一族人，他就是霍大海。

霍大海因姓「霍」，被人邀來，想不到因此引起霍正義的注意。

霍正義也只不過因爲對霍大海其人感到有興趣，才追查其族譜。

後來，霍大海却無法交代，自動露出了馬脚。這才被霍正義查出他原來是姓郝，叫郝追風。

郝追風爲什麼要改名換姓？他當時亦無一個合理的解釋。

霍正義也只以爲他是逃避一些什麼，才迫於出此一着而已。

後來，他聽族人說，郝追風忽然看破了紅塵，出了家去做和尚。改名大海法師。而「大海」正是其原名。

× × ×

柳常青聽到這裏，二人已走到了峯頂上。

他心裏想，郝追風躲到這兒來，怪不得「黑寡婦」找不到他了。

「黑寡婦」朱芝做事這麼有恆心，柳常青擔心她遲早也會查到這兒來；但絕未想到她已經在較早時來過了。

他們到了寺院門前，便開始感到不妙，因爲門前有個小沙彌。

那小沙彌倒斃在血泊之中，死狀非常可怖。

霍正義拔劍在手，喃喃地說道：「她竟然找到這兒來，而且她還比我們快了一步。」

二人在戒備中進了寺院。

只見寺院入門處，又是幾具屍骸。

這些人都有刀，可能死前曾經有過一番拚搏。

他們是否死在「黑寡婦」朱芝的手中，霍正義和柳常青雖然不知道，但却不難看得出，他們的對手必然是武功高强的。

否則，這幾個倒斃院庭內的和尚們，決不會傷在要害。

他們沒有一個生還。霍正義和柳常青前前後後的搜索過，也無法可以找到一個活人來，追查出剛才的眞相。

不過，他們曾撫摸過那些屍體，還有些溫暖，由此可見，他們死去了才沒有太久。

亦由此可以推想得到：「黑寡婦」朱芝不久之前才來過了。

甚至他們可能在半途中相遇過，只不過朱芝及時躲避開他們二人而已。

他們目睹寺院內外的慘況，也感到心裏十分不安。

寺院地方原是清靜地，爲什麼弄得屍骸遍地？

「他們都只不過是出家人，何必如此心狠手辣？」霍正義咬牙切齒地說：「縱然有滔天罪行，人已出了家，也正是表示澈底改過……。」

說到這裏，他又仰頭指住寺院門楣上一個匾額，上書：「悔院」。

霍正義又對柳常青道：「由此可見，郝追風是眞的大澈大悟了。」

柳常青也同意霍正義的講法。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能削髮爲僧，躲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來修行，眞不簡單。

但是，他們找遍全院，也找不到郝追風本人的屍體。

到底他去了那裏？

霍正義左思右想也是想不明白。

倒是柳常青這刹那之間，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事似的。

他問霍正義：「你還記得山脚下有一羣牧牛童子麼？」

霍正義不用柳常青說下去，也明白他的意思何所指。

於是二人又匆匆離開了這間充滿了血腥的寺院，飛奔下山。

× × ×

山脚下的草地上，有一羣牧牛童子。

霍正義知道這是唯一必經之地，所以向他們查問由山上落來的人，相信他們多少總會知道。

果然，有人見到大海法師於日前已下山他往。

由於大海法師曾向一名較大年紀的牧牛童查問到陀羅峯去的方向，所以霍正義猜想他一定去了那裏。

柳常青又從另外一名牧牛童口中知道，不久之前，有個女人由山上下來，也是查問大海法師的行踪。

柳常青暗吃一驚，忙問道：「你們有沒有告訴她？」

「當然有。」那牧牛童說。

至此，霍正義和柳常青覺得：他們此番顯然又遲了一步。

朱芝總是走在前面。

他們惟有加緊脚步，直朝陀羅峯方向走去。

× × ×

陀羅峯，高入雲霄。

峯頂有一間石屋，那是就地依山盤成的，嚴格來說，就是一個大山洞。

洞內住了一個老人，沒有人知道他姓什名誰。

曾到過半山斬柴的樵夫，也只知道此人一直住在這裏。

他只是久不久，才會出現的。樵夫們都稱他爲「仙翁」。

那是由於峯頂高插入雲，一年四季，奇寒難挨，若非仙人，如何能居於此？

仙翁有時亦會下山來，否則樵夫們也不知道有人居住。

仙翁雖然時有下山，可是，却從來就不見有人登山去找他，所以樵夫們更加相信他是仙人了。

但是，不久之前，突然來了一個和尚，就曾向樵夫們問路上山。

那和尚正是大海法師。

大海法師登山之後一直未見下山。沒有人知道他有什麼事要上山去找仙翁。

自經此役之後，樵夫們懷疑那位法師亦已經「升仙」去了。

於是「法師升仙」的傳說，很快就傳遍了隣近鄉間。

也因此，人們更相信「陀羅峯」原是「登天之途」。

柳常青與霍正義還未查到來，朱芝已經上了山。

× × ×

大海法師是抱着懺悔的心情而來。

他求仙翁救救他。

大海法師知道，除了仙翁之外，沒有人可以救他出生天。因爲要殺死他的人，已經越迫越近，追查到來了。

他知道對方下了很大決心。一個人不能做錯事，錯了就難以補償。

對方雖則只是個女人，但武功却在自己之上，她要殺他，絕不困難。

於是，他跑來求仙翁打救。

他自動把自己的罪孽，在仙翁面前說了出來。

仙翁聽了，也爲之搖頭嘆息。道：「一個人的確不能行差踏錯，否則，到頭來即使不報應到自己身上，也會落在下一代的身上。」

原來十二年前，有四名江洋大盜，號稱「四大寇」的，其中一人叫郝追風。

他，正是今日的大海法師。

大海法師未出家之前，已改名換姓，叫做霍大海。情形一如霍正義所述。

霍大海顯然已下了決心，改過自新，重新做人。從來沒有人曉得他以前原是一名江洋大盜。只以爲他這一家人是新遷來的。

說也奇怪，霍大海對人很好，也處處樂於助人；但是，不幸的事情，總是全落在他的身上。

霍大海事母至孝，偏偏他的母親却是長病不起，令到他爲了大夫的費用而四處張羅。

人家的耕地從未失收，他却例外。

妻子不甘食貧，帶了女兒改嫁去了。

他生平最愛這唯一的女兒——翠兒，無奈當時自己已實在太窮。

他既要照顧自己，更要照顧母親，那裏還有餘力去照顧翠兒？

就是如此這般，他只好忍痛割愛，讓妻子下堂求去，唯一的骨肉，也被帶走。

也好，反正自己無能爲力，總好過讓翠兒活活的餓死啊！

當時他還年青，可以走上舊路——再過打家刼舍的非法生涯。然而，他父親之死，已是一個可怕的教訓。

他敬愛他父親，但却受不起一班朋友的引誘，跟他們去幹那些喪盡天良的事。

最深刻印象的一次，就是他們「四大寇」，帶了一班烏合之衆，闖進一戶正在辦喜事的人家，驟然將人家的喜事變成了喪事。

所有賓客的金銀珠寶，均被刼個淨盡

，就是參加婚宴的親友們，亦難幸免。

當時最令他感到歡心，現在最令他深感後悔的，就是發生在新房之內的醜事。

那時候他年青力壯，與其他三名志同道合的同伴，闖進了新房之內。

新郎哥當時還未進來，新娘子正在含羞答答地等待之際，却來了四個不速之客，他們不是鬧新房的案兄弟，只是色中餓鬼。

結果，新郎未洞房，新娘已慘遭蹂躪。終至昏迷過去……。

當時郝追風等人亦以爲她死了，故此未加理會。反正這一類傷天害理的事，在他們來說，也不是第一次了。

經此一役之後，「四大寇」分得了不少賍物。

不久，因爲其中一人提出分手的要求，郝追風等三人亦只好同意。此後彼此各奔前程。

郝追風滿以爲及時收山，此後即可安享餘年，豈料天公像是有眼，又似冥冥中有個主宰，合了「不義之財，永無久享」一語。他父母先後患病，化去了他不少金錢之外，自己也感到渾身的不適，無法運勁！

無法運勁，便難以使用刀劍，那又如何能讓他重操故業？

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四大寇」已經拆夥，彼此雖則間有消息互通，也不敢以眞姓名示人，亦不敢舊事重提。

郝追風看見父母如此痛苦，倒也不得不深信「因果」二字。

至於其他三人境遇如何，他早已沒有連絡。

不過，側聞「四大寇」之中，有二人竟然通親——那是石橋與洪羽。

洪羽是「四大寇」之首，武功十分高强。他們四個人拆了伙之後，洪羽即改名換姓。

那傢伙眞有他辦法，他竟然上京做了官。

石橋的兒子，就是娶了洪羽的女兒爲妻。

石橋一家躲在鄉間以農爲業，洪羽則在京中不斷往上爬。

由於洪羽不但有好武功，也夠滑頭。年前已官拜兵部尙書。

原來他並非別人，正是改名換姓的蘇雄。其實他就是洪羽。

「四大寇」的另一人就是古沖。他打從黑道上收了山之後，經之營之，竟然富甲一方。廣結四方江湖人物，與武林中人大打交道，儼然孟嘗君。

儘管如此，郝追風仍不羡慕他們，因爲自己身受其苦，深信與因果有關。

因此，他大澈大悟，毅然落髮出家，躲到無涯山上唸佛去了。

想不到十餘年後今日，消息傳來，昔日「四大寇」之中，已先後死了二人；其中石橋還慘遭滅門之痛。

石橋與其妻固難倖免，其子石蓋天與其媳洪氏，亦同時被「黑寡婦」所殺。

起初郝追風仍未想到「黑寡婦」就是他們「四大寇」蹂躪過的「新娘子」。

等到京中傳來兵部尙書蘇雄被害的訊息之後，他才醒起，原來江湖道上最近出現的神秘人物——黑寡婦，就是昔日的「倒運新娘」朱芝。

朱芝先後令到無辜者死去，亦無非爲了他曾向這些人追查「四大寇」的下落。有些不肯說，被她一怒之下殺了；有些說了之後也一樣被殺，因爲她怕他們走漏了風聲！

總之她的目的只有一個：查出「四大寇」之所在，逐一個殺了他們！

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她的恆心和狠心，令她達到了目的。

她先後費了十年時間去苦練武功，以及悄悄學會了控制毒蜘蛛的獨門邪術。

然後又費了兩年的時間，四處訪尋昔日「四大寇」的下落。

由於「四大寇」先後改名換姓，而且早已拆了夥，因此追查起來，倍感困難。

但是，就憑她的美色和手段，往往令到江湖道上的人無法不就範。

她爲求達到目的，不惜軟硬兼施，不惜犧牲色相。

結果，凡是佔過她便宜的人都要死。

「黑寡婦」這綽號，也是由此而來。

另一方面當然也是由於她放出的毒蜘蛛亦稱爲「黑寡婦」所致。

綽號「黑寡婦」的名氣，反而蓋過了她的眞姓名。

因此，她在江湖上便變成爲一個「神秘人物」。

但身爲「四大寇」的，大都心中有數，惟有處處小心提防，可惜防不勝防，到頭來他們都被朱芝找上門來。

郝追風覺得「報應」在自己和他父母的身上已經夠了，最令他痛心疾首的，還是他唯一的女兒翠兒。

翠兒自跟她母親改嫁後，後父不良，竟然將她賣到妓寨中去，那就是「黑寡婦」朱芝在「春風樓」內所殺的翠花。

這也是朱芝爲了追查翠兒父親下落的無辜犧牲者。

至此，郝追風已猜測得到：朱芝遲早也會找到了他。

現在跪在「仙翁」面前的「大海法師」，亦即昔日「四大寇」之一——郝追風。他一度改名霍大海，所以其女亦改名「霍翠兒」。

他知道只有仙翁可以救他，因爲有人告訴過他，仙翁是個怪人怪物，不但武功好，也懂一些旁門左道的秘術。

因爲郝追風不但受到朱芝的直接威脅，還有那些防不勝防的毒蜘蛛。

「好吧！你先起來！」仙翁終於把大海法師扶了起來，「你的確是罪孽深重，但是，你所身受的痛苦也夠了。只要你以後誠心改過，暫時你就在這裏留下來！」

豈料郝追風高興還來不及，已聽到有人吆喝一聲。

仙翁與郝追風二人循聲望過去，來者正是「黑寡婦」。

郝追風暗自吃了一驚！

反觀仙翁，却是氣定神閒。

他坐在那裏，雙手合什，喃喃地說：

「來者可是秦如珠。」

「黑寡婦」朱芝吃驚地一怔！

在江湖之上，人們只知道她綽號「黑寡婦」芳名朱芝。其實她並非姓朱，只是因利乘便，借用了「蜘蛛」的同音字而爲名。

她的眞姓名正是仙翁剛才叫出的「秦如珠」。

然而，秦如珠這名字彷彿早已在世間消失了。

在朱芝本人來說，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年來沒有聽過有人這麼叫她。

不過，她只是怔了一怔！

然後她表現得十分生氣：「你是什麼人，快快給我滾開！」

仙翁輕輕縱聲一笑：「你師父還要叫我師兄，你猜我是什麼人？」

朱芝又吃了一驚：「師伯陀羅翁？」

「不錯，我正是你的師伯。」陀羅仙翁面色一沉，凜然道：「孽畜，快些放下屠刀，你枉殺無辜，作孽也夠了！」

朱芝表現得十分倔强，她並未理會到出現眼前的是她的前輩，手起劍落，直刺向大海法師的身上。

陀羅仙翁塵拂輕揚，竟聽到「錚錚」之聲不絕於耳，朱芝持劍的手腕，虎口隱隱作痛，急忙後退了幾步。

甫經交手，朱芝心感不妙。

明知不敵，她也無意苦纏下去，急急揚手之際，幾團黑影直撲大海法師的身上來！

那是朱芝放出的毒蜘蛛。

眼看大海法師避無可避，幾道寒光閃爍，陀羅仙翁盤坐在那裏，動也不動一下，這邊已見十多隻黑蜘蛛紛紛跌落。

那是帶着有劇毒的黑寡婦，任何一個人被牠咬上了一口，都挨不了一盞茶時份的。

然而陀羅仙翁放出的銀針，却枚枚擊中此等毒蜘蛛的要害。

毒蜘蛛都死了，所有刺中牠們的銀針，也變了青黑色。

朱芝大吃一驚！

她不敢久留，匆匆下山。

但是，陀羅仙翁却沒有放過她！飄然離座，直追下山去！

朱芝又驚又急，無奈陀羅仙翁的脚步奇快，眨眼之間，已走在她的前頭。

朱芝感到前無去路，可惜那又是唯一下山的途徑！

她猛然回頭，但見黑影一幌。

她想也沒有時間多想一下，一條人影已凌空飛撲而至！

她在吃驚中急忙挺劍迎格！

「蓬」的一聲！一具沉重的身體，不偏不倚，剛好落在她的劍鋒之上！登時鮮血直冒，肚破腸流！

那是大海法師。

他死了？不，還有一口氣。

他流淚滿頰，喃喃地說：「對不起，是我不好。一個人做錯了，即使有決心改過，但內心的責備，因果的報應，往往比刀劍刺心更難受！你剛才在陀羅仙翁面前殺不了我，你一定死不瞑目，但是現在，我送上來了……」

他吐出了最後一口氣！

他無力再說下去！

他只會流淚——懺悔的淚。

縱然他不再說任何話，朱芝總也會明白他想說什麼。

的確，他是「四大寇」之中唯一有決心悔改的。

可惜如他所說，有決心又怎麼樣？

良心上的內疚，往往比有形的懲罰更加痛苦得多。

所以他看通想透了之後，索性死在朱芝的手上。

朱芝只以爲他從後偷襲，絕未想到他是「存心送死」！

在他本人來說，死就是一了百了。

然而朱芝呢？

朱芝並未因此而感滿足！

她還要殺另一個人，那是「四大寇」中最後一人——古冲。

因此，她霍然站立起來，將染滿了鮮血的劍，從大海法師的身上拔了出來！

陀羅仙翁冷冷地說：「跟我走吧，我要帶妳去見妳師父。」

「好的，我跟你去！」朱芝佯作千依百順的，因爲她明知敵不過他。

陀羅仙翁也以爲她殺了大海法師之後，已感心滿意足。

於是二人相繼下山！

豈料剛走到山脚附近，朱芝突然看見柳常青和霍正義一齊在前面出現。

她心裏有數，靈機一觸，大叫一聲：

「柳郎，快來救我！」

她的叫聲既親切，又淒厲！

別人聽來也許沒有什麼，但柳常青却有如勾魂懾魄！

只見他拔劍在手，如飛殺上！

朱芝見計得逞，乘機溜走！

柳常青纏住陀羅仙翁，他也不知道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

他只知道朱芝令他身不由主；他要千方百計令她逃生。

因此，他施展了生平絕學「天女散花劍法」，也曾把陀羅仙翁弄得手忙脚亂！

還好陀羅仙翁功力相當，而且也明知柳常青是個怎麼樣的人；他可能是身不由主，因此再三擺脫他。

無奈柳常青苦苦糾纏！

陀羅仙翁啼笑皆非！

他無可奈何，塵拂一揮，掃向柳常青的氣門。

柳常青只感到一陣痛，捧心跪下，站不起來！

陀羅仙翁立即趁勢逃去，直追朱芝，希望可以來得及阻止她。

萬一追不及，又可能再死掉幾條人命！那是他老人家不願見到的。

× × ×

古堡之內，羣雄畢集。

堡主古冲，正在衆人面前，滔滔不絕。可惜這一班他面對着的人之中，只有一半維護他的。

他說出柳常青「現了形」，因爲他已「偷走下山」去了。

但是，以霍正義站在同一陣綫的一班武林中人，却另有想法，因爲霍正義離去之前，曾將行踪告訴了同道中人。

古冲的說話忽然中止！

在場的人都意會到有事發生。

一個人影飛了入來。

衆人定神一看，那人竟是「黑寡婦」朱芝。

她來得突然，令到在場的人，無不大感錯愕。

朱芝未拔劍，却先對在場的人說：「今日我來此算是冒犯了各位，但是，我只是爲民除害，報一次血海深仇，請各位高手原諒！」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很少這麼「低聲下氣」。

也許是陀羅仙翁挫了她的銳氣！

想起陀羅仙翁，她就急不及待。

因爲她明知柳常青也擋不了那老者。

她只不過利用他阻延一下而已。

因此，話剛說完，劍已出鞘！

在場的人，有人企圖阻止，也有人袖手旁觀。明顯地分成兩派。

古冲急忙應戰！

由於朱芝來勢洶洶，又有言在先，許多人都採觀望態度。

朱芝劍隨身轉，攻勢急如閃電，古冲疲於奔命。

古冲忽然感到頸後一陣的濕膩，忙伸手一摸！

那像是涎沫，也不知從何而來。

好像是由朱芝手中發出的，但無論如何，他已無暇追究，因爲朱芝的劍鋒已伸到了他的頸前！

他急忙一閃，肩膊中劍。

也許全靠那一閃，否則他咽喉也開了一個洞。

現在他只是受了傷！

他忙呼叫！

在場的人之中，有人得過古冲的恩惠，「仗義」衝前。

可惜朱芝劍氣如虹，擋者遭殃！

突然間，有人長嘯一聲，一名老者如飛而至，落入大堂中央！他，正是陀羅仙翁。

朱芝怒道：「你不要欺人太甚。」

話未說完，劍已直刺向陀羅仙翁的前心！

陀羅仙翁不走不避，伸手一夾，捏着劍鋒一彎！

「卜」的一聲，劍折爲二。

朱芝大吃一驚！

外面又有一人飛入，他正是霍正義。

霍正義朗聲道：「請大家住手，我來說個公道……」

衆人正感愕然！

那邊，古冲已是一聲慘叫！

沒有人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

朱芝沒有了劍，當然殺不了他！

但是，衆目睽睽之下，却見他面如土灰，變得十分難看。

古無緣衝過去！想扶起他父親，但却被仙翁一手拉住！

這時各人才看見，古冲頸後有一隻毒蜘蛛伏在那兒。

沒有人知道毒蜘蛛從何而來！

只有朱芝才知道，是她放出的一種液體，吸引了一隻毒蜘蛛由屋樑上沿絲吊下，將古冲咬死。

那隻毒蜘蛛是她進來之前，投上屋樑之上的。

她見目的已達，急忙撤退，但被陀羅仙翁匆匆追了上來。自後一掌，擊得她口吐鮮血，登時身受重創！

仙翁痛心地說：「我本想饒你一命，但你太過急於報仇，妄殺生靈，留你這孽畜在世，也只有爲禍人間而已。今日我代你師父收拾你，也算是替世人做了一件好事。」

眼前昏黑撩亂之際，朱芝彷彿見到了她心愛的人——柳常青。

柳常青也受了傷，雖非致命傷，也舉步艱難。

但他一心掛住朱芝。

也算是及時趕到，總算讓他們見了最後一面。

朱芝死了！

死在柳常青的懷抱中。

死前她才告訴柳常青：她有二種液體，一種抹在他身上，可以防毒蜘蛛噬咬，因此，即使毒蜘蛛附身也不必怕。

她和柳常青的身上都有這種液體。是她偷偷爲柳常青塗上的。

另一種可以引誘毒蜘蛛爬到身上來。就是她剛才潑向古冲身上的另一種液體。

她的大仇報了。

所以，她也死得瞑目。

尤其是她可以死在她心愛的人的懷抱中。

自她丈夫死後，柳常青也是她唯一愛上了的人。

留下的只是一陣惆悵！

柳常青呆在一旁，爲之黯然神傷！

（全文完）

下期預告（巨型小說）

新派俠情 哀艷故事

「黑魔女」

滄海客・著

一個初入江湖的姑娘，作了未婚媽媽，甚至生了兩個孩兒，亦不知誰是孩子的生父，名門俠女，譽滿江湖，又誰知一生屈辱，滿腔血淚。哀感頑艷，令你血脈俱張，文筆栩栩如生，引人入勝。

二期完中篇俠義小說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追蹤（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燕姑、韓飛、紀忠、于琴等四人，星夜向周家莊進發，於深夜三更，已趕到周家莊附近，衆人正待入莊，突見暗陰中竄出兩人，阻擋去路。于琴以彈指飛毒功夫，立斃其中一人。另一人因見于琴手法，知係唐門中的高手，於是便要求于琴不可用毒，願意兩人硬拚，一決勝負。于琴答應，那人即竄了出來，竟然猝放毒霧，幸韓飛眼快，一扇煽開，金燕姑同時施放追風神梭，結果那人性命，衆人再繼續取道前往常州……

魔頭伏正義　大俠慶團圓

金燕姑初出江湖，本來是勇氣萬丈，可巧一出道便遇上專門用毒的門派，使她英雄無用武之地，如今服了于琴的避毒神丹，七日之內不怕任何巨毒，因此豪氣大增，大有巾幗不讓鬚眉之勢，沿着官道直追下去，此時四更左右，好在是仲夏月，夜晚行路反而特別涼爽，她緊走一陣，東方已破曉了，也不知來到什麼地方，但見有河流阻住去路。

金燕姑向左右環視一下，並無橋樑可渡，且河中也無船隻，況這道河流，有三十丈寬，如果以她烟雲十八步的功夫，十數丈河流必可飛渡，只是眼前這條河太寬了，她正急問，忽見上流飄下一隻小舟，約兩丈多長，一個漁夫模樣的人，正在舟尾把舵。

金燕姑叫道：「船家，來渡我一渡，我給你銀子的。」她這樣貫注了內力，連叫三聲，方始見那船家將船向岸邊靠來。

此際風平浪靜，是以那條船來勢甚速，不過半刻工夫，已到岸邊，金燕姑此時才看清楚那老漁夫已頭髮花白，鬍鬚更白，至少也有六十以上了。

金燕姑道：「老公公，請你渡我到對岸去。」

老漁夫發着沙啞的聲音道：「姑娘過河到什麼地方去？」

金燕姑道：「常州！」

「是探親？」

「訪友！」

「江湖道上險難重重，姑娘單身行走，不怕遇上麻煩麼？」

這口氣似有些不大對勁，只是金燕姑剛剛離開師門，毫無經驗，她只是說：「老公公，你只要渡我過河就行了。」

「這地方蘆葦太多，小船無法靠岸，姑娘有本領就請上吧。」

這句話又是不對勁，內中充滿了挑戰的意味，金燕姑仍未聽出來，但見她嬌軀兒一起，如雁落平沙，輕飄飄的落在船上，本來小船離岸也祇有三丈左右，當然難不倒她。

老漁夫輕喝一聲：「好俊的輕功，姑娘既要老漢渡一渡，老漢就渡妳去罷。」

這句話更不對勁，金燕姑一直未能理會到，她實在太嫩了，但聞水聲滔滔，不一會工夫，小船已至河心，離開兩邊河岸皆有十多丈寬闊。

老漁夫冷笑道：「姑娘！你可能已到不了彼岸了。」

金燕姑一愕，問道：「這話是如何說法？」

「因爲閻王老子已下了請帖，姑娘未瞧見妳自己的腳下麼？」

金燕姑低頭向腳下一瞧，原來船板上洒滿了白色藥粉，她心知上了賊船，不由大吃一驚，但轉念一想到自己吃了黑手紅衣于琴避毒神丹，心下一寬，旋冷笑道：

「原來你也是唐門的爪牙？」

「見笑了，老漢在唐門中被列爲三代弟子，爪牙兩字確實不敢當得很。」

「原來你還有一點來頭，你叫什麼名字？」

「毒蝦蟆張天！」

「方明是你的什麼人？」

「師叔！」

「這船上洒的是什麼藥粉？」

「子午溶骨粉，沾上以後子不見午，午不見子，必然化爲血水。」

金燕姑冷笑道：「好啊！我殺不到方明，先殺他的師姪也是一樣。」

張天笑道：「妳就是殺了我也上不了岸，何況妳殺不了我。」

張天「我」字才出了口，但見眼前白光一閃，已穿進了他的胸口，他一聲慘笑，臨死不饒人，身形猛地向後一仰，雙手把着舟尾！竟然硬生生的將小舟翻轉過來，那知金燕姑借着他這一翻之勢，嬌軀已劃空而起，凌空一轉，展開了烟雲十八步，從半空中跨向對岸，她落地之後，又回首看了一眼，那小船船底朝上，在隨流飄泊，已見不到那張天的影子了。

她嘆息一聲說：「江湖險詐，層出不窮，這賊子也死有餘辜，只可惜了我一枚追風神梭，陪他葬身河底了。」

她長長的噓了一口氣，然後又向正南行去，俗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她經過了這一番險難之後，便加小心起來，一口氣行了三十多里，前面看到一個鎮甸，她不知道叫什麼鎮，看起來好像很大，約有數百戶人家，全是磚瓦房，街道也非常整齊，她肚子有些餓了，便走進一家店舖，那是一家專門賣早點的，除去燒餅油條而外，尚有白粥。

金燕姑要了一碗白粥，一碟燒餅油條，正自吃着，突見門外走進一個人來，此人生得不高不矮，四方黑臉，眼現紅絲，腰間還插着一柄板斧，使人一見就知道此人不是善類。

金燕姑低着頭吃粥，故作未見到，那漢子卻偏不自愛，走到她的桌子的側面坐下，雙目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她。

金燕姑眉頭一皺，又換過一張桌子，那漢子也跟着走過來嘻嘻一笑說：「姑娘別怕，別看我這長像，我是面惡心善，妳要是跟我在一塊，保管妳吃不了虧的。」

金燕姑看着他那討厭像，忽然嫣然一笑說：「這位大哥，你貴姓啦。」

那漢子見金燕姑居然開口叫他大哥，不由心花怒放的說：「妳問我麼？我可不是什麼簡單的人物，這數十里地面，提起了黑虎趙沖，沒有人不知道的。」

「看來你的武功一定也很高了？」

「那可不！要不那四川唐門憑什麼會把我收歸門下。」

「原來妳是唐門的人，當眞是失敬得很，看來我要叫你一聲趙大俠了。」

趙沖更神氣了，說：「看啊，這附近武林人物，那個不是稱我一聲趙大俠。」

金燕姑吃完了白粥，笑得更甜了，她說：「趙大俠，我有一件事情想托你辦一辦。」

趙沖一拍胸脯說：「沒問題，妳說，祇要是妳妹子的事，火裏水裏我都去。」

金燕姑故意小聲的道：「此地人多，說話不便，你跟我來。」

趙沖搶着替她會了賬，便一起走出店門，向鎮南走去。

金燕姑道：「聽說你們唐門的人這幾天都集中到這附近來了。」

趙沖粗笑道：「妹子，妳的消息可眞靈通得很，妳知道爲了什麼？」

金燕姑故意搖搖頭說：「不知道。」

「是爲了三當家的。」

「你們三當家的是誰？」

「這個人名氣大得很，江湖上稱他爲毒郎君方明，他的武功高，毒功也高。」

「他也在這附近。」

「往常州去了。」

「到常州去做什麼？」

「聽說是爲了逃避仇家的追殺。」

「他的武功毒功都很高，爲什麼還要逃避？」

「妳不知道，他在常州佈下了陷阱，準備等敵人上鈎。」

「什麼陷阱？」

「當然是用毒了。」

他們邊談之間，已出了鎮甸，趙沖忽然一聲大叫說：「不好啦！我怎麼可以將這些話告訴你。」

金燕姑一笑道：「你放心，我不會說出去的。」

趙沖道：「妳不是要我替妳辦事麼？這裏四下無人，妳可以說了吧？」

「有人殺了我的全家，你能不能替我報仇？」

「是什麼人這樣大的胆子，妹子妳快告訴我，看我不將他碎屍萬段才怪。」

「是毒郎君方明。」

「怎會是三當家，姑娘妳？」

「我是你們唐門的敵人，黑手紅衣的妹妹。」話聲剛了，軟劍已乍閃而出，將趙沖攔腰斬成兩段，出手之快無與倫比。

金燕姑舒了一口氣，她無意中得到這個消息，便一路不停的趕往常州。

常州是個大縣城，不但城池大，房子也大，街道也寬、來來往往的人也特別多。乃爲一縣之首邑，亦即縣衙所在地。

金燕姑進得常州時，天色已黑，萬家燈火，倒也相當熱鬧，她走了兩條街，忽見街右有一家酒樓，上寫「太白居」三個大字，江湖人物，不管是男是女，看到有酒吃的地方，總喜歡進去小飲一番，金燕姑當然也不會例外，何況這已是吃晚飯的

時候了。

她走進酒樓，店夥便領她到門邊桌子坐下，她要了兩樣可口的菜，一壺燒刀子，斟了一杯，正待送到嘴邊，忽聽一陣串鈴，有人叫道：「老漢走遍五湖四海，專醫疑難雜症，一經下藥，莫不藥到病除，那一位要治病的。」

治病的治到飯店酒館裏來了，也眞是天下奇聞，金燕姑停止飲酒，舉目看去，見那人年屆古稀，鬚眉皆白、左手串鈴，右手虎撐，扣着藥箱，直向她面前闖來。

金燕姑微微一驚，心存戒備，放下酒杯。

那走方郎中洒然一笑道：「今天運氣眞壞，從早到晚連一杯酒錢都未混到，姑娘，這杯酒就嘗給我吃了罷。」

金燕姑道：「你要是眞的想吃，坐下來同飲便是。」

走方郎中搖頭道：「不成不成！跟姑娘聚在一起吃酒，脂粉味兒太濃，萬一再遇上酒中有什麼穿腸毒藥，那我這個窮郎中就划不來了。」講着串鈴一搖，發出噹一聲大响，不偏不巧，將金燕姑的酒杯碰翻在地面，酒杯碎了，杯中冒出一縷火光，這酒裏可不是眞有穿腸巨毒。

金燕姑恍然大悟，正要發作，走方郎中向她使了個眼色！一聲串鈴叫道：「專治疑難雜症，不靈分文不取。」虎撐一拐，背着藥箱出門而去。

金燕姑酒也不吃了，隨後跟出，叫道：「郎中先生，我有一些小病，你會不會醫？」

郎中邊走邊說：「姑娘要治的是什麼病？」

「心病！」

「心病還須心藥醫，不知姑娘得的那一種心病？」

「找人找不着的心病。」

「這個病容易，祇要將人找着了，這個病自然就好。」

「可是我現在並沒有找着呀！」

那走方郎中向四週回顧一下悄聲說：「南門外白衣庵。」講完揚長而去。

金燕姑初到常州，不知道白衣庵在什麼地方，她首先辨明了方向，打探了南門的所在，便一逕向南門走去，她一路走一路瀏覽街道的景色，到了南門已初更時分了。她出了南門，眼看一遍蒼野，星星燈火散佈在這遍蒼野之間，她不知道那處燈火才是那白衣庵的所在，正在猶豫間，忽聽有乾咳一聲說：「姑娘若是要燒香還願，請跟我來！」一條黑影在她的面前走過，向斜刺裏飛竄。

金燕姑毫不攷慮的便跟了上去，行行重行行，隨那人影去了約三四里地面，果見前面有一處庵堂，上書「白衣庵」三個大字。

此際那人影在燈光下面回首一笑說：「師姑可還認識在下？」

金燕姑脫口而出說：「你是紀忠？」

「正是晚輩。」

「你爲什麼不早說？」

「那賊子在常州這一帶的勢力很大，晚輩是怕被他們發覺，師姑休怪，現在我們可以進庵了。」

紀忠正待前去敲門，那庵門已吱地一聲開了，一個生得眉淸目秀的十八九歲的小尼師合十說：「兩位請進吧，我師父正在後殿等着呢。」

金燕姑見他們行爲做作！似是早有安排，心下也放寬了，走在紀忠的前面，大步而入。小尼師將他們引入後殿，見一個年近花甲的老尼已迎了出來，她生得臉如滿月，善目慈眉，着淺灰色的僧衣，白襪蔴鞋，手持拂塵，看起來倒的確是個道德高深之士。

紀忠趕忙前去叩見說：「弟子紀忠叩見師伯！」

老尼一擧手說：「施主請起！」

金燕姑一笑道：「大師！我不知應該要稱呼妳什麼？」

老尼一笑道：「佛門無相，一切隨緣，妳既是我師妹于琴新認的妹妹，那麼妳也叫我一聲姐姐吧。」

金燕姑嫣然一笑說：「姐姐。」

老尼開心極了，忙吩咐小尼備飯，三人便在後殿中落坐。

紀忠道：「師叔！」

老尼道：「你不用說，我已全知道了，他們在周家莊便分成三批，金妹妹打中鋒，所以他先到，你師父大約明日午時可到，至於那韓大俠！」

金燕姑插嘴道：「怎麼樣？」

老尼笑道：「大約到明晚戌牌時分，便可到此了。」

金燕姑道：「姐姐怎地知道如得此詳細？」

老尼一笑道：「姐姐在入佛門以前，也是江湖中人，如今雖已出了家，但對自己師妹的事，可不能不管。是以你們一擧一動，我能瞭如指掌。」

此時小尼師已將飯菜送了上來，老尼道：「去備一壺素酒來。」

酒！本來是無葷素之別，吃葷的人叫葷酒，吃素的人就叫素酒。

金燕姑道：「佛門之中也可吃酒。」

老尼笑道：「佛字之本意是什麼都沒有，既是什麼都沒有，那有可吃與不可吃之形象分別，此所以不吃者，乃受了後世戒規所限，但你們並非佛門中人，當然可以吃了。」

原來這老尼亦是唐門中二代弟子，俗名黃英，江湖上送她個綽號叫毒玫瑰，早年亦是無惡不作之輩，中年悔悟而入佛門，取名脫凡，黑手紅衣于琴是她的小師妹，于琴之所以改邪歸正，還是受了她的影響。脫凡師太悟性極高，她雖然受度於佛門，却擺脫了佛門一切的規戒，她認爲心性自在，無掛無慮，才是佛門最高的原理，是以她本身從來不守戒，也從來不犯戒，對於別人她更不會過問了。

此時小尼師已將酒壺提來。

紀忠道：「師伯，在大殿上飲酒這不大好吧？」

脫凡笑道：「吾佛告人不着一切相，若是他也討厭你們飲酒，豈不是連他自己也着了相麼？」

她邊講間，向那小尼師道：「渡因，替你師兄及師姑斟酒。」

原來脫凡有兩名弟子，一名渡因，一名渡果，皆跟脫凡師太學了一身武功毒學，本來唐門弟子武功平平，只是脫凡師太

與于琴及方明等乃唐門二代弟子，久走江湖，感到武功不足自持，便各自下決心苦學，因此每人皆有一身不同的功夫。

渡因斟了酒，兩人便開始暢飲，直吃到二更時分，方才罷手，此時渡因已給金燕姑及紀忠每人準備了一間客房，此時大殿之上突然翻下個嬌小的影子。

金燕姑與紀忠神情一緊，那脫凡師太笑道：「不怕！是自己人。」

原來下來的也是一個小尼師，與渡因差不多大的年歲，生得眉淸目秀，氣質超人。

脫凡師太道：「渡果，先見過師兄師姑，再說妳打探消息的情形。」

渡果見過二人才道：「于師叔目下已抄了近路，直撲常州，以她的脚程，今夜三更可達，韓大俠現在追一名方明的爪牙，也向常州這方向來了，如果有人去接應，五更左右，便可與他會合。」

脫凡師太問道：「敵方有沒有什麼消息？」

渡果道：「方明目前落脚在常州北門口的一家來悅客棧裏，他已在全常州的客棧及酒館茶樓，伏下了眼綫，隨時隨地準備用毒。」

脫凡師太冷哼一聲道：「他這種手段也未免太過份了，要是不會用毒的人，祇要一進了常州，也就難逃他的毒手了，其他還有什麼消息？」

渡果道：「方明對我們這裏已開始注意，白衣庵附近隱伏了他們不少人。」

「這個孽障，連我這裏他也敢派人來監視。」

金燕姑道：「姐姐，乾脆我出去把這些暗樁剪除了算了。」

脫凡師太笑笑說：「不用了，妳從蘇州一路追踪到此，也够累了，先去歇着吧，這兒的事我會處理。」

當下渡因便引金燕姑去休息。

脫凡師太道：「渡果！」

「師父有何吩咐？」

「妳可到北門口的來悅客棧附近潛伏，一有什麼動靜，立時回來報告。」

渡果應聲而去，師太又向紀忠道：「依渡果得到的消息，你師父三更左右便可到達常州，你馬上去西門口迎接，記住！千萬先將他帶來白衣庵。」

紀忠也奉命去了，此時渡因已回來，師太又向她道：「妳先下去休息一下，四更起身去南門口，準備迎接韓飛韓大俠，先帶他來白衣庵。」

渡因也遵命去了，此時偌大的白衣庵，祇餘下脫凡師太與金燕姑二人。

脫凡師太就在後殿的蒲團之上閉目打坐，而金燕姑則在大殿右側的客房中休息，這時已經是三更左右了，仲夏夜，本來有些熱，她打開窗子，讓涼風透一點進來，便和衣假臥，此時突聽到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向窗口逼來，金燕姑此時已有些江湖經驗了，她故作不知，暗中扣一枚追風神梭在手中，此時果見有一個黑衣人上半身在窗口一露，左手向房中便丢。

金燕姑見機不可失，隨手一梭擲出，追風神梭，快若追風，那人欲避不及，一聲慘叫，倒地死去。

金燕姑隨之跳出窗外，收回神梭，向四週看了一眼，但見夜色沉沉，難以辨物，她重又跳進客房，將窗關好，見牀舖及地下全是黃色藥粉，她想：要不是于姐姐的避毒神丹，今晚又難過關了。只是這些毒粉，自己不會處理，祇有去找脫凡師太了。

金燕姑剛出了房門，脫凡師太已迎面走來，說：「出了什麼事？」

金燕姑道：「有人洒毒，房中全是毒粉。」

「妳沒碍事吧！」

「我事前吃于姐姐的避毒神丹，所以還好。」

脫凡師太進房一看，臉泛怒容道：「這些賊子也太大胆了，竟敢到白衣庵來放毒，看樣子不給些厲害給他們看看，他們不會知難而退了。」她講完用很細的掃帚，輕輕的將藥粉掃去，然後又替她換了被蓋，笑笑說：「妳好好休息吧，這兩天可能有大的陣仗，姐姐遁入佛門近二十年未沾血腥，這一次爲妳們的事，可能要大開殺戒了。」

金燕姑嫣然一笑說：「謝謝姐姐，只是這樣一來，有妨姐姐的淸譽了。」

脫凡師太嘆道：「善惡因緣，不可強避，該來則來，該去則去，妳睡吧。」她語聲一了，人已倒縱而出，好快的身法，看情形比金燕姑的烟雲十八步還要高出一籌。

脫凡師太剛剛跳出去，忽聽天井中一陣串鈴聲響，有人大笑道：「二師妹別來無恙否。」

借着窗戶透出的燈光，見院中站着老年的走方郎中，左手串鈴，右手虎撐，一隻小木箱掛着肩頭上。忙說：「原來是大師兄，久違少見，師妹先出去處理一些私事，回來再與你秉燭夜話。」

走方郎中笑道：「妳要處理的私事是不是爲了那幾個暗樁，愚兄的我已經給妳處理了。」

「怎敢有勞大師兄。」

「我們師兄妹多年未見，如今見着了，總得有點見面禮吧？」

「小妹多謝了，請師兄到後殿坐。」

走方郎中朗笑一聲，大步踏入後殿，放下藥箱、虎撐、串鈴，才道：「師妹看破紅塵，入佛知見，想已早證無生了？」

脫凡師太嘆道：「紅塵滾滾，苦海茫茫，小妹罪孽深重，難登大覺之門，倒是師兄多年潛隱深山，對武功藥術，想必已更上一層樓了？」

走方郎中道：「雖有進步，仍難免俗，近來靜極思動想下山走走，不想一下山就遇上你們這檔子事，不能袖手不管。」

「師兄不但武功藥術進步了，心地也比以前進步了，什麼時候起，也討厭邪惡起來？」

走方郎中一聲長嘆道：「愚兄潛隱深山，回首前程，覺得所作所爲，有愧天地艮心，是以決心改邪歸正，多做一些救人救世之事。」

脫凡師太朗唸了聲阿彌陀佛道：「艮知天理，總在人心，如今師妹也改邪歸正，唐門之中，如今已沒有什麼人才了。」

走方郎中道：「四師妹我雖未見到，但我已知她就在這附近，唐門之中第一代

弟子巳無人在世，第二代弟子四人中巳有三人改邪歸正，如今祇剩下方明一人，可惜他作惡太多，這一場仇怨，恐怕難以化解。」

脫凡師太道：「善惡因緣，唯人自招，該來則來，該去則去，何必化解，何況方明積惡太甚，恐亦難逃天理之制裁，依師妹看還是隨緣吧。」

走方郎中默默不語，此際忽聽客房中金燕姑叫道：「是什麼人？」

走方郎中倒退廻龍步，人巳穿出殿外，飛向西偏房，此時見金燕姑持劍而立，怒目圓睜，在她的對面站着個五十以上的黑衣人，頭戴黑色面罩，祇留下兩個眼孔，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右手握着一枝七節亮銀鞭，此時聽他冷冷一哼道：「小娃娃，天堂有路妳不走，地獄無門自來尋，好端端的日子不過，却跑到常州來送死。」

金燕姑也冷笑道：「彼此兵刃未交，鹿死誰手，尚難逆料，倒是你既有胆來此白衣庵惹事生非，也該有胆量報出自己的名號吧？」

黑衣人冷嘿一聲說：「我來此目的祇是取妳性命，至於我是誰這並不重要。」

金燕姑道：「本姑娘與你無怨無仇，你此來必定是受別人差使了，不知差使你的又是什麼人？」

黑衣人道：「這一點恕難奉告。」

金燕姑道：「你不告訴我也知道，是不是那毒郎君方明？」

黑衣人突然一聲大喝，手中亮銀鞭若游龍飛舞，向她腰部打來。

金燕姑倒退蓮花步，嬌軀閃出房外。

黑衣人一鞭旣出，並未因此收勢，就勢手腕急轉，鞭如怪蟒翻身，人也趁勢追出房外。

金燕姑趁他追出之際，一聲嬌叱，身形廻風曲轉，軟劍直削他的長鞭。

黑衣人急將鞭勢一沉，倒拖霸王車，硬將七節亮銀鞭收回懷中，然後蓄勁急吐，鞭如花蛇出洞，直搗金燕姑的胸膛。

他這一招雖然變得很快，但金燕姑却比他更快，就在他一收鞭的時候，軟劍巳進入他的丹田氣海，因此那黑衣人勁尚未吐完，人巳倒地死去。

走方郎中一直在旁邊看着他們過招，此時才走過來說：「妳一招直搗黃龍，姑娘想亦是藝出名門了。」

金燕姑收劍看去，驚叫一聲：「原來是你？」

走方郎中笑道：「姑娘想不到吧，不知是天地太小，還是我們緣份太多了，想不到在這裏又見面了。」

金燕姑道：「從那酒樓中打翻我的酒杯看來，你應該不是敵人？」

走方郎中笑道：「當然不是，如果是的，我就不會旁觀到現在了。」

此時脫凡師太走來笑道：「金妹妹，還不快叫大哥。」

金燕姑一愕說：「我叫他大哥？」

脫凡師太道：「他是妳于姐姐的大師兄，妳不叫他大哥叫什麼？」

金燕姑恍然，這才改口叫一聲：「大哥！」

走方郎中大笑道：「妙！妙！妙！想不到我年逾古稀，尚收了一位小妹子，大哥可沒有什麼好的見面禮，送妳一塊石頭吧。」邊講間從懷中掏出一塊圓形小石。如銅錢大小，色黑而無光，他將這塊黑石送到金燕姑面前。

金燕姑雙手接過說：「這是什麼？」

此際忽聽大殿之上有人叫道：「妹妹，妳可別小視了這塊頑石，此乃北極冰山之下所產的千年寒玉，此石功能不但可避百毒，更可治百毒，實乃千載難逢之物，妳大哥當年依仗此物，縱橫毒門，來去無碍，還不快謝過。」

語聲剛了，從大殿屋頂上落下兩個人來，一個是黑手紅衣于琴，一個是脫凡師太派去接她的紀忠。

金燕姑想不到這塊頑石却大有來頭，趕忙謝了，旋又叫一聲：「姐姐，妳來得好快。」

于琴未及答話，只見渡因巳跑來叫道：「師父！弟子去接韓大俠了。」

脫凡師太道：「見過妳大師伯四師叔再去。」

渡因合十見禮，然後飛身上屋，瞬息不見。

于琴笑道：「多年未見，想不到二師姊的弟子，竟也有如此的功力，想來二師姊的武功要比當年更精湛多了。」

脫凡師太笑道：「出家人終日除去禮佛而外，無事可做，祇有練練功夫，但比起小師妹來，恐還差得太遠呢！我們進殿去坐吧。」

於是那走方郎中，于琴、金燕姑、脫凡師太、渡因五人又一齊進入後殿，各自落坐，渡因給他們每人倒了一杯香茗。

金燕姑道：「我尚未請教大哥的大名呢？」

于琴道：「妳大哥乃唐門二代首席弟子，如今唐門中第一代弟子，都巳過世了，按輩份，他應該是唐門的掌門人才對，因他也姓唐，江湖中人稱他為無影毒手唐彪。」

金燕姑一笑道：「原來是唐大哥！」

唐彪縱聲豪笑道：「什麼糖大哥鹽大哥，姓名不過是代名詞而巳，妳如願意叫我一聲郎中也未嘗不可。」

脫凡師太笑道：「想不到大師兄潛隱深山多年，連心胸也培養得如此豁達。」

于琴道：「韓大俠何時能到？」

脫凡師太道：「據果兒打探的消息，他是追趕方明的一名手下，直撲常州，大約五更左右便可到達，我巳派因兒去接他了。」

于琴道：「等韓大俠一到，我們立時出手，這一次，我們決不能再讓那賊子逃了。」

脫凡師太道：「小師妹，妳這多年的淚跡，對巳往的一段情！一段恨！尚不能忘懷麼？」

于琴嘆道：「如今我對他非情非恨，祇是這賊子作惡太多，弄得天怒人怨，就是我想放手，那韓大俠與金妹妹也不肯罷休。」

唐彪一嘆道：「這就叫做多行不義必自斃，上天雖有好生之德，亦難渡萬惡之人。」

金燕姑道：「我全家皆死於他一人之

手。」接着便將自己的遭遇說了一遍。

于琴柳眉倒豎道：「妹妹，妳放心，就是我不想殺他，但為了妳的事我也非殺他不可。」

脫凡師太嘆道：「令尊摺扇神拳金長天乃一代大俠，生平不知做過了多少扶危濟困之事，想不到竟死在他的手裏。」

唐彪搖頭嘆道：「看來這一場仇恨更無法化解了，不知那韓大俠跟他又是什麼仇恨？」

此際大殿外有人答道：「承蒙下問，在下祇是代友報仇，索還那一家十七口血債。」語聲一了，走進兩人，當前是個中年書生打扮的人，正是那俏書生韓飛，後面是去接他的渡因小尼師。

于琴叫道：「韓大俠來得正好，我們正商量報仇之事了。」

韓飛進殿之後，與衆人見了禮。

脫凡師太叫道：「渡因，妳去那北門口協助渡果打探來悅客棧的動靜，一有變化，立時派一人回來通知。」

渡因應聲而去。

脫凡師太笑問唐彪道：「大師兄，你在那深山大澤之中清靜了不少年，現在也該舒動一下筋骨啦，何況是你四師妹及金妹妹的事，你也不能置身事外。因此這裏事，你得策劃策劃。」

唐彪笑道：「我是專治疑難雜症的，這種打打殺殺的事情，我實在是門外漢，何況强賓不壓主，妳可不能推辭責任。」

脫凡師太道：「小師妹的事情我當然要管，事實上尚有一件大事，我們更不能不管。」

唐彪見她神色嚴謹，不由嗟異的道：「尚有什麼重大的事情非我們管不可？」

脫凡師太道：「我們都是唐門的人，唐門雖以毒功聞名天下，但行為舉止尚算正直，何以自二三代以後，却愈來愈糟，什麼髒事都能做得出來，如今幸好我們三人都巳改邪歸正，祇剩下三師弟方明一人因作惡太多，猶不知悔悟，如今趁韓大俠與金妹妹及四師妹追踪到此之便，名正言順的來清理一下戶口，使我們四川唐門在江湖上武林中能夠重新抬起頭來，免得一輩子見不得人。」

走方郎中唐彪恍然哦了一聲道：「說得是！說得是！這樣看來我們眞的不能置身事外了。」

脫凡師太道：「唐門中第一代弟子巳相繼去世，第二代弟子中你為最大，是以這件事應由你來策劃與調度了。」

唐彪道：「在事理上我是無法推辭，但我多年清閑歲月過慣了，雖未出家遁入佛門，對人世功利，巳無興趣，這掌門之責，我是萬萬不能担任。」

脫凡師太道：「大師兄你錯了，你若能將唐門治理好，壓束後輩子弟不再為非作惡，轉而行道江湖，為民間解除疾苦，此亦莫大功德，與學佛何異。」

韓飛道：「唐前輩能够担此大任，那眞蒼生之福了。」

金燕姑也道：「大哥！我最討厭用毒了，你如果能將唐門清理好，那是再好沒有了。」

脫凡師太道：「你聽到麼？連韓大俠與金妹妹都贊成你這樣做，你總不能推辭了吧？」

于琴忽道：「大師哥，有一件事情我先得說明，那方明可不能用你的門規處置，這個人得由金妹妹處理。」

唐彪考慮一下才道：「好！我們就這樣說定了，現在天色巳快亮了，趁方明仍在客棧之時，我們來個先下手為强。」

韓飛道：「好！在下打前站。」語聲剛了，人巳劃空而起，飛向廟外，緊接着是金燕姑、于琴、唐彪、脫凡師太，紀忠走在最後，一行六人沿着城牆繞旋到北門口，正待進城，忽然渡因巳急急的走來說：「師父，弟子正欲回庵報訊，想不到却遇上了。」

脫凡師太道：「什麼事？」

渡因道：「那方明帶了十數名弟子，巳出了西門，不知向什麼地方去了？」

「渡果呢？」

渡因道：「她巳追踪下去，弟子先回來禀報。」

韓飛道：「常州西門外約五十里地面，有一黑道人物盤踞在那裏，江湖上人稱他為惡虎丁鵬，莫非是到他那裏去了？」

脫凡師太道：「若果眞如此，我必須超前將他們攔截下來，否則一等他們與惡虎丁鵬聯合，事情就比較麻煩了。」

韓飛道：「常州地面在下比較熟悉，從西門外到丁鵬那裏，當中必經過一片森林，那林子叫黑煞林，約有數里地面大小，平常是丁鵬手下利用打刦的所在，現在我們就可以利用那地方來攔截他們，在下知道有一條捷徑可達。」

唐彪道：「那麼，就麻煩韓大俠帶路了。」

韓飛當先行去，唐彪、于琴、金燕姑、脫凡師太，紀忠，渡因等隨後，各展輕身功法，快速前進，好在此時天色未亮，也不致驚世駭俗，何況他們走的全是小道荒徑，更加無人注意，行了半個時辰，果見前面不遠處現出一片黑黑的森林。

韓飛用手一指道：「你們見到麼？那一片森林就是黑煞林了。」

黑煞林全是杉木組成，因年久無人砍伐，樹木皆有三四丈高下，而且枝葉交錯，織成一片樹網，祇有中間有一條官道，為來往行人通過的地方，也不過三四丈寬闊。

林中落葉積了尺多厚，乃蛇虫出沒之所，亦有一些不知名的鳥兒繞林而飛，夜晚則為烏鴉棲宿之所，此時天色巳經大亮，太陽尚未透出地平綫，林中仍是暗暗的，韓飛領着衆人進入林內，便在官道兩邊，各尋隱身之地，埋伏起來。

脫凡師太與唐彪隱身在路左的大樹之上。

于琴與金燕姑隱身在右路側的大樹之上。

紀忠與渡因躲在路左的亂草叢中。

祇有韓飛一人手持摺扇，坐在路邊的青石上休息，他又想起了崔雲娘，雲娘的確是個好女孩，可憐她命運不濟，連遭打擊，這樣多慘事加諸於一個年青的女孩子身上，她如何能受得了。

他又想起了她臨別時在大明湖畔的唱詞！

「嘆因緣，難久待，春曉一刻何時再

，今夜雖相逢，明晨兩丟開，時光留不住，但願重來，但願重來！」

他長嘆一聲：「唉，我怎麼能不來呢？我怎麼能忍心留下妳不管呢？」

他又想起她最後唸的一首詞：「水似眼波橫，山似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雲娘，我現在已經身在江南，可是我並沒有趕上春天，就算是趕上了春天，我也不會留戀在江南，因為我的春天永遠是在濟南的啊！」

韓飛一陣胡思亂想，已忘記了自己身在何方，自古以來情之字擾人最深，但你是才名遍四海，武功蓋山河，也難逃得出情關情鎖。

此際忽聞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將他從夢中驚醒，他猛地警覺起來，立起身形，向常州的路上看去，只看見一行十數人已在森林的官道上出現，當先一人生得短小精壯，鼠目獐頭，穿灰色勁裝，後面的人衣色不一，但都是勁裝打扮。

韓飛並未見過毒郎君方明，心想方明既稱為毒郎君，應該是文士打扮才對，看來這批人可能不是毒郎君方明等人了。

他心裏雖然這樣想，可也不敢疏忽大意，一揮摺扇，踱着四方步，一步一步的迎了上去，口中朗聲吟道：

「不懼王法不愁天，終日林中醉酒眼，行人欲問前程路，捨得金銀便太平。」

那獐頭鼠目灰衣勁裝的矮漢子身形一停，冷冷的道：「閣下是那道上的朋友，何以擋住我們的去路。」

韓飛朗聲一笑，道：「官道廣闊，可容四騎馳騁，何以見得我是擋住你們的去路？」

灰衣漢子道：「我們走的是官道中央，你走的也是官道中央，這不是存心擋路是什麼？」

韓飛道：「官道的中央可以走，兩邊當然也可以走，你們為什麼不偏左或偏右而行，反而硬說是我擋你們的路，這未免太沒有道理了吧？」

灰衣漢子冷哼一聲道：「就算是吧，但你剛才口中唱的歌是什麼意思？」

韓飛一笑道：「那祇是一點小小的意思，祇好每位奉上黃金十兩，可保得太平之身。」

灰衣漢子突然厲笑起來說：「你攔路打刼也不妨事，但你得先打探一下對方的來路。」

韓飛故意的道：「放眼天下，能唬得住在下的武林門派，那是絕無僅有。」

「那一門派？」

「四川唐門！」

灰衣漢子道：「那被你說對了，在下等正是唐門之人，識相的快些讓路，否則你將死無葬身之地了。」

韓飛雙手一揖道：「原來是唐門的大爺們，那真是在下有眼不識泰山了！貴門之中人才濟濟，其中有一人是在下最敬佩的。」

灰衣漢子聽了兩句好話，面色也和氣了些，說：「閣下敬佩的那一位。」

韓飛一笑道：「當然是毒郎君方大爺了。」

灰衣漢子更加高興，大笑起來說：「那是在下的恩師，他大約一個時辰後便會經過這裏，你若要見他一面，可必勿失去這個機會。」

韓飛故作恭謹的道：「原來大爺竟是方大爺的高足，那真是失敬了，不知大爺貴姓大名？」

灰衣漢子道：「在下姓馮名青，江湖朋友稱我毒鼠馮青。」

韓飛暗想，那方明要一個時辰之後才經過這裏，何不趁此機會先將他的羽翼除去，他忽然朗聲大笑道：「原來是馮大爺，久仰，久仰！」霍地一聲打開摺扇，一起手便是追魂十八扇。

追魂十八扇乃是羅剎扇中的精華所蘊，一但施展開來，但見陰風朔朔，寒氣侵人，雖然是仲夏，也將敵人逼得連連後退不迭。

毒鼠馮青面色陡變說：「你這是幹什麼？」

韓飛大笑道：「久聞方大爺武功高絕，早存領教之心，今日方大爺不在，祇有先向他的高足討教幾招了。」

講着摺扇一緊，人也跟踪而上。

馮青大怒罵道：「好小子，原來你在耍老子的狗熊！」雙手倒轉，已取出兩柄飛抓，同時隨來的十數人，也各自抽出兵刄。

韓飛笑道：「馮大爺，比武過招，點到為止，何必那樣緊張。」摺扇一緊，使出追魂十八式中的第一式「餓鬼勾魂」，一扇鈎向馮青的咽喉。

馮青左手急起，抓向敵人摺扇，右手抓反抓敵人的笑腰穴，他這一招應變得不能不算快，那知韓飛這追魂十八式是式式相連，第一式出之時已算定敵人應如何應變，是以第二式也緊跟着而來。

羅剎扇法中追魂十八式的第二式叫無常索命，招式更為勇猛，馮青眼前一花，已閃避不及，被韓飛的摺扇點中了丹田氣海，頓時氣絕而亡，餘下的十數人皆是毒鼠馮青的師弟，此時見大師兄一死，竟然一鬨而上。此際，忽聽一聲嬌叱，數道白色光華，破空而下。立時又有數人倒地死去。

緊接着從大樹上躍下一條綠色人影，竟是那金燕姑，她說：「韓大哥，小心他們放毒！」

其實她這句話說得已經是太遲了，剩下的七八人齊掏出毒粉，向他們洒來，本來金韓二人皆已服了于琴的避毒神丹，七日之內絕無妨碍，但凡事總是小心為上，兩人本能的將身形向上升起，同時金燕姑在騰身的時候，回手又打出幾枚追風神梭，眼看又有幾人倒地死去，餘下幾人見風頭不對，轉身便跑。

韓飛一聲長嘯，身形臨空如劃天游龍，後發先至，手中摺扇使出羅剎扇中的追魂十八式的第三式，幽谷亡魂，搧起一陣旋風，急流盤轉，將數人罩走，同時右腕一振！那股急風立時化為枝枝無形利劍，透入各人腹內，那數人祇感到滿腹冰寒，四肢僵硬，一個個摔倒地面，再也起不來了。

這幽谷亡魂乃是追魂十八式中的一絕，眼不見殺人而人已死，金燕姑看得呆了

，說：「韓大哥，這是什麼招式？」

韓飛一笑道：「這一招極為醜毒，除非對付窮兇極惡之人，絕不輕易使用，因此不說也吧。」

他正說間，眼前紅影幌動，在官道一丈之上空，打了一個迴旋，然後才落將下來說：「這些尸體不如將他化了，免得那賊子見着，起了戒備之心。」原來此人正是黑手紅衣于琴，她借臨空一旋之間，已將化骨丹洒在十數人的尸身之上，轉眼之間，化為一堆堆血水。

韓飛道：「不如將這些血跡掩去，那就更妙了。」手中摺扇急揮，刹時沙塵四起，一片黃霧，將十數具尸體罩住，不過半刻工夫，塵埃落地，蓋去了血水。

于琴道：「韓大俠好功夫，不知這一招叫什麼名堂。」

韓飛一笑道：「前輩過獎了，這一招叫后土藏魂，乃是追魂十八式中的最後一式。」

于琴道：「妙啊，先殺了人，然後再將他埋起來，這追魂十八式創制得如此週到，定是出於一代名匠之手了，不知令師是誰？」

韓飛聞言一愣。

于琴又笑道：「既有難言之隱，不說也罷，我看那賊子也快來了，我們各就原位。」

當下于琴與金燕姑仍退回大樹之上，韓飛仍坐在官道之旁的大石上休息！

脫凡師太及唐彪、紀忠、渡因等四人，自始至終皆未露面，他們似在迴避着什麼，此時太陽已上升三竿，陽光從旁側照進了森林，發出一道道的毫光，看起來極美麗而動人。

他們這樣又等了半個時辰，不但未見到那賊人的影子，連派去釘梢的渡果也未見着，脫凡師太不由有些担心起來，她怕渡果跟踪被敵人發覺，而遭了毒手，師徒如母女，脫凡師太那能不担心呢？

太陽愈升愈高，而且由東偏了南向，算時辰大約是辰末巳初的時候，仍未見到那毒郎君方明的影子。

無影毒手唐彪也有些沉不住氣了，他從自己隱身之處，飛縱到脫凡師太的隱身之處，悄悄問道：「二師妹，妳那小徒兒得到的消息是不是很正確？」

脫凡師太也悄聲回道：「如果不正確的話，他的那羣弟子就不會走到這條路上來了。」

唐彪道：「妳說的也有道理，只是那方明呢？」

脫凡師太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他可能繞了道。」

「他的目的是找惡虎丁鵬，我們乾脆找到丁鵬的家裏去，不怕見不着他。」

「不可能，那方師弟何等狡猾，他既是繞了道，必定已知其中出了問題，既是出了問題，他怎麼還敢到丁鵬那裏去？」

「這樣說來我們不是已失去了方明的綫索了麼？」

「不！目前尚有一綫希望。」

「什麼希望？」

「就是等我那徒兒渡果的消息。」

唐彪點點頭，道：「目前也祇有如此了。」

脫凡師太又道：「除此而外我們在此埋伏的希望仍未斷絕，因為很可能他因事躭擱，晚來一步，因此我們至少要等巳末午初時才能離開。」

唐彪點點頭，不再言語，轉首向常州的來路上看去，但見官道上烟塵大起，有四匹健馬，並排急馳而來，馬身上坐着四個黑衣勁裝的漢子，齊是背插單刀，揚鞭急走。

韓飛此時躲在最前面大樹之上，一看就知道是惡虎丁鵬的手下。

但脫凡師太及唐彪等並不知道。

他們正懷疑間，忽見後面的塵頭又起，晃眼間又是四匹馬飛馳而過，馬上的人仍是黑色勁裝。

此時金燕姑有些沉不住氣了，她凌空躍到韓飛藏身的樹上說：「韓大哥，這是什麼回事？」

韓飛道：「是惡虎丁鵬的人。」

「會不會跟那方明有關？」

「目下很難說，不過可能性很大。」

金燕姑悄聲道：「韓大哥！我……」

韓飛嗟異的問道：「金姑娘，妳怎麼啦？」

金燕姑粉臉一紅說：「我！我想正正式式的叫你韓大哥可以麼？」

韓飛洒然一笑道：「妳已有了唐大哥，于姐姐，還想找一個哥哥麼？」

金燕姑道：「你不願意？」

韓飛道：「我原是個孤兒出身，上無父母，又無兄弟姊妹，這多年的孤零，也難消受，如今有了妳這麼一位天真艷麗的妹妹，我怎會不願意？」

金燕姑喜道：「真的？」

韓飛拍拍她的香肩說：「妳放心，大哥不是說着玩的。」

金燕姑高興起來，如小鳥一般，偎在韓飛身邊。

此際，陣陣鸞鈴聲響，來路上又飛來四匹健馬，四個黑衣漢子，揚鞭催馬急急而去。

韓飛眉頭微皺，好像正在思索一件事情。

金燕姑詫問道：「韓大哥，你在想什麼？」

韓飛道：「妳沒看見那三撥人馬麼？這是江湖上的迎賓大禮，如果我猜得沒錯，等一下尚有更多的馬匹出現，我真想不通，那惡虎丁鵬迎接的，是什麼樣子的貴賓？」

金燕姑道：「會不會方明？」

韓飛道：「若果是他，這個仇就比較難報了。」

「為什麼？」

「他能得江湖人物如此的看重，一定他具有足够的條件，此種人物，最難纏的了。」

金燕姑苦着臉道：「不管怎麼說，我全家之仇是非報不可的。」

韓飛道：「當然，仇固然是要報，但對敵人的勢力、武功、智慧等等，不能不重新估計了。」他停了一下又道：「不好，我得趕快找唐老爺子商量一下。」

他先瞄好了唐彪與脫凡師太的隱身之大樹。

然後，雙臂一振，足下借勢在樹上一

點，人已如金翅大鵬一般，向唐彪之大樹飛去。

此際于琴在另一株大樹上看到了，不由輕叫一聲：「好身法，好功力！」

韓飛飛到唐彪及脫凡師太隱身的樹上，將自己的推測說了一遍。

唐彪沉吟不語。

脫凡師太道：「韓大俠推測的很有道理，若是方明與丁鵬兩人一會合，想報這個仇就難了。」

唐彪道：「韓大俠可有什麼高見？」

韓飛道：「剛才這三撥人馬都是去常州迎賓回來的人馬，如果我猜測沒錯，最後尚有一批更多的人馬，假如他們迎接的是方明，那麼方明也必定會在這一隊人馬之中，這時我們可以仍照原來計劃，中途截殺，若迎接的不是方明，我們可得另尋別徑了。」

脫凡師太道：「這樣一來，我們祇有再等一會了。」

韓飛道：「事情變化太大，我們雖然一路追踪，總未能制敵機先，目下祇有見機行事了。」

唐彪道：「我去知會他們一聲，沒有我的手勢，不准亂動，以免臨時亂了章法。」邊講間，人已彈身飛出樹外，勢若游龍般的飛到于琴的樹上，然後又飛往金燕姑的樹上，最後才通知了渡因與紀忠。

此時韓飛又竄到原來樹上，沒有多久，果見官道上烟塵又起，聲勢比以前要大了好幾倍，但速度方面却比以前要慢了許多。

金燕姑悄聲道：「韓大哥，你認識那毒郎君方明麼？」

韓飛道：「如果他不化裝，我一定可以認得出來。」

金燕姑道：「如果有他你就指給我看，我先讓他嚐一嚐追風神梭的滋味。」

韓飛突然噓了一聲，示意她不要說話，此際在烟塵中現出數十匹馬來，當前有八匹馬，八個黑色勁裝的漢子駕御着，分成兩列，快跑通過森林，後面接着又出現四匹紅色健馬，由四個身穿黃衣的漢子駕御，這四匹馬行動較緩，尤其是在進入林中官道之時，更加慢了下去，四個黃衣人分兩面向四週察看，他們看的範圍很廣，從最高的樹梢一直看到地面的草叢之中，似乎深怕有人埋伏似的。

韓飛與金燕姑皆屏住呼吸，不敢稍動一下，因爲武功高的人，一呼一吸他們都能聽到，馬上這四個黃衣人可能是惡虎丁鵬得力的手下，武功不會太差，所幸韓飛與金燕姑之隱身大樹，枝葉濃密，是以四個黃衣人無法發覺。

脫凡師太與他大師兄無影毒手唐彪，此時竟在樹梢上打起坐來，對眼前的事情，根本沒有去理會。

黑手紅衣于琴以濃密的樹葉蔽住了身形，向下注視，祇要一發現那方明的行踪，她將會立時出手攔截。

此時祇有紀忠與渡因兩人是在地面草叢中埋伏，他們兩人武功低，輩份差，更不敢因出聲而破壞大事，是以一直低低的伏着。

那四個黃衣人，四騎紅馬，緩緩而行，猶如散步一般，邊走邊觀察，凡林中隱密處所，皆逃不過他們目力的搜索。可惜的是裏面潛伏的人皆是唐門中的高手，又豈是他們四個人所能觀察得出來的。

那四個黃衣人過去後，後面又飛馳過四匹快馬，馬身上四個穿藍色勁裝的人，齊是背插單刀，手持布袋，布袋中裝的何物，則不得而知。

這四個藍衣漢子飛騎過後，後面一連又現出五騎快馬，當頭一人約五十上下的年紀，生得一張白俊的面孔，身着白色長衫，右手中亦持着一柄摺扇，左手握韁，後面四騎全是身着紅衣的漢子，背插長劍，看那形勢，好像是前面長衫人的侍從一樣。

此際金燕姑在樹梢上一拉韓飛道：「韓大哥，看這人的打扮，可能就是那毒郎君方明了。」

韓飛悄聲道：「那後面四個紅衣漢子可能是惡虎丁鵬派去迎接他的主腦人物，目下却成了他的侍衞啦。」

金燕姑道：「等他們走近些，我先放追風神梭。」

韓飛道：「不行。」

「却是爲何？」

「萬一此人不是毒郎君方明，這不是打草驚蛇。」

「依你說？」

「若他眞是方明，决難逃過于前輩、唐前輩、脫凡師太的眼睛，因此我們祇要看她們的動靜就可以了。」

金燕姑點點頭，眼看一行五人，各騎健馬由她面前走過，却是按兵不動，這五人行動很快，轉瞬間已到了那黑手紅衣于琴的隱身之處，于琴臨空一聲嬌叱：「站住！」同時人已從樹梢上翻了下來，可惜那白衣人並未因此住馬，反而加鞭急走，他剛跑出未到十丈，前面大樹上也一同落下兩人，攔住去路，一個是緇衣老尼，手持拂塵，一個是賣藥郎中，左手串鈴，右手虎撐，肩掛藥箱。

在此同時，于琴也隨後趕到，恨聲道：「三師兄，山不轉水轉，人不轉腿轉，我們又見面了。」

那白衣人見已走不脫，反而朗聲大笑道：「我打算是誰？原來是大師兄、二師姐，小師妹，我們自從離開師門，這多年來，各爲前程而奔走，久未謀面，實在也應該聚一聚了。」

唐彪嘆道：「多年江湖生涯，使愚兄的淪爲賣藥郎中，二師妹却遁入空門，終年與古佛青燈爲伍，至於四師妹那就更苦不堪言了。」原來那白衣人正是毒郎君方明。

方明向于琴看了一眼說：「四師妹她怎麼了？」

唐彪道：「四師妹她爲情所困，不能自拔，如今情雖然淡了，而恨又濃了，一個整年在情恨之間徘徊的人，她的處境是可想而知的。」

方明道：「四師妹雖多年未見，但芳華猶昔，找一個如意郎君，並非難事，何必爲當年一點私情所苦。」

唐彪道：「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她此恨未消，如何能放得下心來？」

方明嘆道：「我對小師妹確有一份愧疚，但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

于琴冷哼一聲道：「你說得倒是很輕鬆，可是我的感覺並不輕鬆，你應該知道我是一個女子，女子已動的情絲，就是那麼容易收回來的麼？」

方明道：「往事已矣，小妹難道就不能放師兄一馬麼？」

于琴狠聲道：「我倒是很想放你一馬，可是有人放不過你。」

「誰？」

「你的仇家！」她語聲一了，突見十丈開外飛起一條嬌小人影，冲空七八丈高下，然後凌空虛渡，飛走了十數步，在于琴的身邊落下說：「姐姐，交給我了。」

于琴道：「妳只管放心大胆的出手，姐姐替妳掠陣，他如果敢用毒，我就先讓他嚐嚐挫骨揚灰的滋味。」

方明面色大變，說：「大師兄，如今你是唐門中資格最老的一個了，你應該說一句公道話。」

唐彪道：「公道自在人心，這一句話我說不出口。」

方明又道：「二師姐，妳呢？」

脫凡師太合十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因果迴旋絲毫不爽，阿彌陀佛。」

毒郎君方明突然縱聲大笑道：「我明白了，原來你們是佈好的圈套，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你們一齊上吧。」他說完翻身落馬，一揮摺扇，凜立當場，似有恃無恐。

此際四個紅衣人，見方明下馬，也跟着一起下馬，馬無人管，紛紛跑入森林之內，其中一個紅衣人道：「方大俠，你是我們丁首領的貴客，躭擱不得，這裏的樑子由我們四人挑了，你先上馬吧。」

方明道：「不行，你們不是對手，趕快回莊啓上丁首領，就說方某人一個時辰內必至貴莊候教。」

四個紅衣人也怕與毒門中人作對，方才不過是一句場面話，此際聽方明這一說，便同聲應是，各自喚回坐騎奔馳而去。

唐彪道：「他們這一去，必然叫來很多幫手，我們雖不懼，但却多結了一個仇家，不如先將他們截下來再說。」

他左手串鈴一搖，噹……噹……聲起，右手虎撐勾着藥箱，人如天馬行空，幌眼之間，已超在那四匹馬的前面，虎撐一橫說：「四位請留步。」

四人驚於他的身法，各一勒馬韁說：「前輩有何指教？」

唐彪笑道：「指教不敢，祇是想委屈四位一下，待他們恩仇了結之後，四位再回去報告，也不會太晚。」

四人面色一變，各自抽出背上長劍，四道青芒，在半空中交織成一片劍網，其中一人道：「首領之命在身，不敢久留，祇有方命了。」

唐彪道：「我們與貴莊無怨無仇，自不會傷了四位，四位若想動手，那就祇有得罪了。」他剛說到最後一字，馬上四個紅衣漢子，竟然一個個從馬身上摔了下來，昏倒地面，就連四匹馬也同時倒下，不能再動，這當然是他下了毒，但他就竟如何下毒，誰也沒見着。

脫凡師太朗唸了聲阿彌陀佛：「大師兄的無影毒手使起來比以前更精湛了。」

唐彪笑道：「但這多少年來，爲兄的也從未敢傷過一人。」

脫凡師太合十道：「阿彌陀佛，這是大師兄的慈悲。」她邊講間一聲清嘯，聲震林野，伏在草叢中的渡因及紀忠也雙雙走了出來。

脫凡師太道：「你二人分頭封鎖森林兩頭官道入口，若有路人經過，請他們繞道，若有敵人前來援助，可事先通知。」

兩人奉命去了，渡因封住了常州的來路，紀忠封住了惡虎莊的來路，此際那金燕姑與方明已交換了十數招。

金燕姑的一柄軟劍，盡展師傳，使開了成名的霓裳劍法，劍勢配合嬌軀，飛虹迴繞，銀光四照，看起來甚是柔弱，但却暗藏不同的制命招式，凌厲無比。

毒郎君方明久走江湖，但對這套霓裳劍法，尚是初次遇上，剛開始時，着着遇險，十數招一過，已勉强可以應付，要知毒郎君方明自出師以後，自覺武功方面相差太遠，便拜師參研苦練，三十年下來，竟然也給他學得一身上乘功法，並入江湖一流高手之林。

金燕姑的霓裳劍法雖然厲害，但她吃虧在初出道江湖，對敵經驗不够，是以無法發揮霓裳劍法的威力，這樣雙方又拆了十數招，已是日正當中了，兩人身上皆出了汗。

于琴看得有些心急，因大白天在這官道上打鬥，若不速戰速決，萬一驚動官府，這個事情就辦不成了。

此際忽見一人如飛而來，原來是脫凡師太派去跟踪方明的渡果小尼師，她一看見于琴便問：「師叔！師父呢？」

于琴用手一指道：「她不是與妳大師伯在一起麼？」

渡果順她手指處飛去，見了脫凡師太說：「師父！不好了，方明請出了一個厲害的魔頭，正向這森林行來。」

脫凡師太問道：「是什麼人，你知道麼？」

渡果道：「聽說叫什麼吸血人魔常恨天。」

「哼！難怪方明說得那麼有把握，一個時辰內回到惡虎莊，原來他還有後台，大師兄，說不得祇有我們倆去一趟了。」

唐彪大笑道：「賣藥的也有好多年沒有活動手脚了，能跟這老魔頭戰上一戰，也不枉來此一行。」勾起藥箱與脫凡師太兩人大步走向森林之口，見渡因仍在那裏守着，脫凡師太說：「渡因，妳與渡果會同妳紀師兄守住惡虎莊的方向，這裏交給我們了。」

渡因應聲而去。

此際那金燕姑與方明已惡鬥了百多招，仍是平分秋色，于琴更是着急，何况那方明已經來了幫手，正急間，忽聽一聲清嘯，一人由樹梢上飛起七八丈高下，然後左足一點右足面，又升高二三丈，半空中打了急弧，向方明的頭上垂了下來。

此人正是俏書王韓飛，他一直按兵未動，深恐敵人逃走，以便阻住去路，此時見金燕姑久戰不下，心中也急了，這才使出了梯雲縱的身法，準備助金燕姑一臂之力。

于琴叫道：「韓大俠來得正好，你們就合力除掉他，以免夜長夢多。」

韓飛的身形由十丈高空落下，就在臨方明頭上一丈高空時，突然摺扇一展，一招迅雷擊魂，向方明的頭頂上壓下。

這招迅雷擊魂仍是他追魂十八式中的第八式，凌空擊下，風聲呼呼，眞有迅雷之勢。

毒郎君方明大吃一驚，身形一緩，右臂被金燕姑刺中一劍，血如湧泉，他情知今日難逃公道，貼地一滾，手中已多出一隻小瓶，這瓶子約二寸來高，大叫道：「小師妹，妳認識這是什麼？」

于琴大吃一驚，原來她已認出方明手中所拿的瓶子，乃是唐門中的殺手鐧，瓶內有一種極毒的藥粉，叫一體同歸，也就是說此藥一出，不管是敵人也好，自己人也好，祇要在場的，連一個也難逃公道。

毒郎君方明如果眞的存着與敵人同歸於盡之心，在場的人一個也別想活，可惜他想以此威脅對方，以達到自己安全撤退的目的。因此他貼地一翻身掏出小瓶之時，旋又站了起來。

此際韓飛身形猶在空中，對于琴的神色看得非常清楚，心知道小瓶必是極爲厲害之物，因此他借着身形下落之勢，手中摺扇改打爲撥，將方明手中的瓶子撥出掌外，滴溜溜的飛向于琴，同時摺扇一開一合，直取方明的小腹。

于琴見瓶子向自己飛來，大喜接住。

方明反而面如死色，吃驚後退，因他唯一指望逃命的法寶竟然被敵人奪走，如今自己又是人單勢孤，不由大急，一揮摺扇大叫道：「師父快來救我！」

金燕姑向四週一看，那有什麼人影，心想：「這賊子使詐，軟劍一抖，一朵碗大的劍花，向他後背罩去。

前有摺扇，後有軟劍，方明是前後受敵，連閃避的地方都沒有，逼得他雙足一使力，身形竄空而起，約五六丈高下，左手在懷中一摸，旋又臨空一揮，頓有一片黃霧，在空中散開，慢慢的罩將下來，同時他的身形迴空一轉，向常州的來路上落去。

此際于琴大叫道：「這毒氣不要緊，快快追人。」

金燕姑與韓飛各持兵刃，追出僅十數步遠，忽聽那無影毒手唐彪大喝一聲：「回去！」方明的一個龐大身形，竟被唐彪硬生生的擲了回來，原來方明適才臨空逃脫之時，落脚的地方正是唐彪的身邊，因此被唐彪一把又擲了回來。

唐彪與脫凡師太準備應付那老魔頭，吸血人魔常恨天，是以守在此處，而那渡因渡果與紀忠則守住惡虎莊的來路。

此際方明被唐彪抓住臨空一擲，竟將手中摺扇也給擲丟了，不由更急，因他那摺扇之中尙藏着三枝細箭，此乃他自己秘密製成，無人得知，自稱爲「奪命之箭」，不到生死關頭，決不輕易使用。此時摺扇丟去，他那能不驚，身形在半空中一翻復，使了個千斤墜的功夫，將自己墜至地面，擧目細看，但見四週全是野草，一柄小小的摺扇，垂入野草叢中，如何能找得着。

韓飛與金燕姑此時已走至他的身邊。

韓飛冷笑道：「不用再找了，自己的老命且保不住，一柄摺扇能値幾何？」

金燕姑道：「這傢伙狡詐得很，誰知道他在耍什麼鬼花樣。」

毒郎君方明突然又仰首大叫：「師父救我！」

金燕姑以爲他又在耍詐，那知這一次眞的有人答應：「爲師來也。」那聲音好蒼老，竟發自在常州的來路上。

于琴見情形緊急，急叫一聲：「快下手！」

金燕姑的軟劍與韓飛的摺扇，雙雙打出。

方明手無兵刃，也不閃讓，祇將雙手連擺說：「等一下，我有話說！」

兩人不由自主的將兵刃收回，金燕姑道：「有話快說。」

方明道：「人生七十古來稀，我方明已活到五十多歲，死也死得了，但總要死得明明白白的才是。」

韓飛道：「閣下是想知道我們殺你的原因？」

方明道：「假如你們不告訴我的話，我死了以後不是成了個糊塗鬼了麼？」

韓飛道：「告訴你也不妨，十八年前你爲了替徒弟報仇，毒死了一個姓崔的知府全家，可有這回事？」

方明道：「有！」

韓飛道：「我是受崔知府之女托付，爲她全家報仇而來的。」

方明看了金燕姑一眼說：「那麼姑娘妳呢？」

金燕姑恨道：「我父摺扇神拳金長天一生扶危濟困，行俠江湖，你爲什麼要毒死他？」

方明大笑道：「我方明毒死的人數以萬計，如果每一個人都要問原因，我方明得要專門找一個管賬的了。」

金燕姑大怒，軟劍一起，一招仙女舞衣，向他的肩井穴挑去，同時韓飛的羅刹扇使出追魂十八式中第五招，流星追魂，合扇刺向他的背心。

方明大驚，本來以他的功力，獨鬥金燕姑一人尙可應付，如今合鬥兩人，而手中又無兵刃，加之兩人所使的皆是煞手招式，明知鬥下去決無生理，急將身形一躬，向前急竄。

金燕姑氣急，素手急揮，一連三道光華，向方明上中下三路攻去。

方明祇顧逃命，却未想到有人用暗器招呼，再等他發覺之時，已躲避不及，一枚上了頭頂，一枚刺進背心，一枚插入脊尾骨，頓時氣絕死去。

金燕姑追過去收回神梭，見大仇已報，心中也輕鬆起來，向韓飛一笑道：「韓大哥，你是不是要走了？」

韓飛道：「此地事仍未了，豈可撒手不管，我們趕快去接應脫凡師太他們。」

講着與金燕姑、于琴，一起撲向來路，在森林入口處，果見脫凡師太獨戰吸血人魔常恨天。

常恨天乃八十年前出道江湖的黑道人物，六十年前成名江湖，算起年齡來，恐已近百歲左右，生平慣用一枝六尺長短的旱烟管，此人幼年乃係孤兒，無人撫養，到處流浪，到處受同輩們欺侮，養成了一種乖僻的個性，後來被他師父孤鴻客所救，帶回深山，撫養成人，也練成了一身極

好的功夫。

孤鴻客名徐鴻，亦是孤兒出身，他之所以救常恨天，純係站在同病相憐的立場，而傳授他一身武功，後來孤鴻客去世了，常恨天披蔴戴孝，執子之禮，將他恩師下葬，便獨自出山，遊歷江湖，由於他性情孤僻，好惡全憑心性轉移，他就在這種情形之下，才收了毒郎君方明。

常恨天一生之中，很少過幾天好日子，他以爲上天對他太不公平，因此自名爲常恨天，自從收了方明以後，他便將一顆心整個放在方明的身上，他不管方明是做好事做壞事，此時見方明遭了急難，當然也急了，與脫凡師太打在一起，邊打邊叫：「明兒，你在那裏？」

常恨天不知方明已死於金燕姑及韓飛之手，因此，雖無人答應，他仍是叫個不停。

脫凡師太一支拂塵滿天飛舞，不離他的身前身後，冷冷的道：「老魔頭，你那寶貝徒兒早就死啦。」

常恨天大怒道：「妳說什麼？」呼地劈出一掌，這一掌用了十成功力，脫凡師太心知不能力敵，足下一滑，已飄身讓開，但聞砰地一聲大响，她原來立足之處，竟被打下一個三尺深的土坑。

無影毒手唐彪叫道：「好功力！」

常恨天却不理他，口中大叫：「明兒，你在那裏？」

此際金燕姑與韓飛已走到他的身後，金燕姑聞聲冷冷的道：「方明早已死於我們兩人之手，你窮叫什麼？」

吸血人魔常恨天身形一震道：「小娃娃，妳說什麼？」

金燕姑道：「那毒郎君方明早已死於我跟韓大哥之手，你不信是麼？」

常恨天此時突然放開了脫凡師太，雙手互旋，立時推出兩掌，分向他們兩人打來，那聲勢的是驚人。

韓飛與金燕姑正待擧掌硬接，忽聽脫凡師太叫道：「硬接不得，速退！」

兩人聞言急收勢向旁側躍開，但是他們讓得快，雙脚已被指風掃着，有些麻麻的感覺。

吸血人魔常恨天冷冷的道：「你既殺了我的徒兒，我必吸了你們兩人之血，方消心頭之恨。」講着身形向前逼了一步。

韓飛與金燕姑同時退了一步道：「你那寶貝徒兒，做盡了壞事，殺人難以數計，難道他不該死麼？」

常恨天道：「他沒有做壞事，也沒有殺人，他不該死。」

金燕姑冷哼一聲道：「你怎知他沒有做壞事，你怎知他沒有殺人？」

常恨天怒道：「老夫說他沒有做壞事，他就沒有做壞事，老夫說他沒有殺人，他就沒有殺人。」

金燕姑道：「强詞奪理。」

常恨天不再說話，呼地又推出兩掌，韓飛隨着他的掌勢身形高高躍起三丈左右，同時那金燕姑嬌軀一縱，也上升了二丈多高，兩股掌風從他們兩人的足下溜過。

金燕姑就勢劈出一劍，韓飛的摺扇却打出一招烈火焚魂，在他的羅刹扇法追魂十八式中，這是最凌厲的一招。

常恨天却不閃不避，雙手硬向他們的扇劍抓來，那知甫一接觸，突覺抓扇之手，其熱如炙，把劍之手，被劍削了一條血槽，手掌差一點齊中而斷。常恨天一聲慘叫，連退了七八步，眼冒火光，兇性大發，身形急起，向金燕姑的頭上撲下。

韓飛驚叫一聲：「小心！」

金燕姑嬌軀急矮，從他的身下穿過，同時就手打出一枚追風神梭，追風神梭，勢出如風，加之雙方距離又近，老魔頭又在不及提防之下，一梭竟穿胸而過，滑落地面。常恨天慘叫一聲，倒在地上，打了兩滾便死去了。

此時脫凡師太及唐彪于琴也相繼走來，金燕姑道：「沒想到這老魔頭，就這樣輕輕易易的將他除了。」

脫凡師太道：「這老魔頭功力深厚，無與倫比，若非他因徒弟之死，急怒攻心，失去理智，憑你們兩人合力，可能還不是他的對手呢？」

韓飛道：「前輩說得是，嚴格說起來，我們贏得非常僥倖。」

正說間，忽見渡果如飛而至，脫凡師太道：「什麼事？」

渡果道：「惡虎莊方面，有大批人馬朝這方向來了。」

脫凡師太道：「我們大夥兒去看看去。」當下唐彪、于琴、金燕姑、韓飛、脫凡師太等五人，由渡果引路，至另一端的林口，見渡因與紀忠分守官道兩邊，路中有一隊人馬約四五十匹，爲首一人相貌兇惡，黑臉紅鬚，背插單刀，他一見衆人出來，便大聲叫道：「那位是四川唐門的掌門人？」

無影毒手唐彪走到前面道：「在下正是，閣下想是丁莊主了？」

那人雙手一恭道：「不敢，在下丁鵬對貴門心儀已久，是以想請貴門中方老爺子到寨中盤桓幾日，後來聽嘍囉們回報，說貴門中師兄妹相逢，林中敍舊，這本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以後又有人來報說，打起來了，是以我不得不來看看。」

唐彪道：「謝謝丁莊主的關懷，這祇是本門中一點私事，不敢勞動莊主過問，江湖是非多，莊主是明白人。」

惡虎丁鵬在來此以前，已將情形弄得一淸二楚，此來不過是爲了丟兩句場面話，忙說：「承敎……在下就此告辭了。」

唐彪說：「不送！不送！」待他們走遠之後，才將先前迷倒的四個紅衣人弄醒過來，放了回去。

脫凡師太朗唸一聲阿彌陀佛道：「目下大事已了，諸位有興到小庵盤桓幾日，當盡主地之誼，否則我們就此分手了。」

韓飛道：「那麼在下先告別了。」足下一點，身形如脫矢之箭，去得好快。

金燕姑大聲叫道：「韓大哥，你到那去？」韓飛已經聽不到了，她感到有些悵然若失，不由自主流下幾滴情淚，于琴走過來撫着她的香肩說：「妹妹，我陪妳在白衣庵住幾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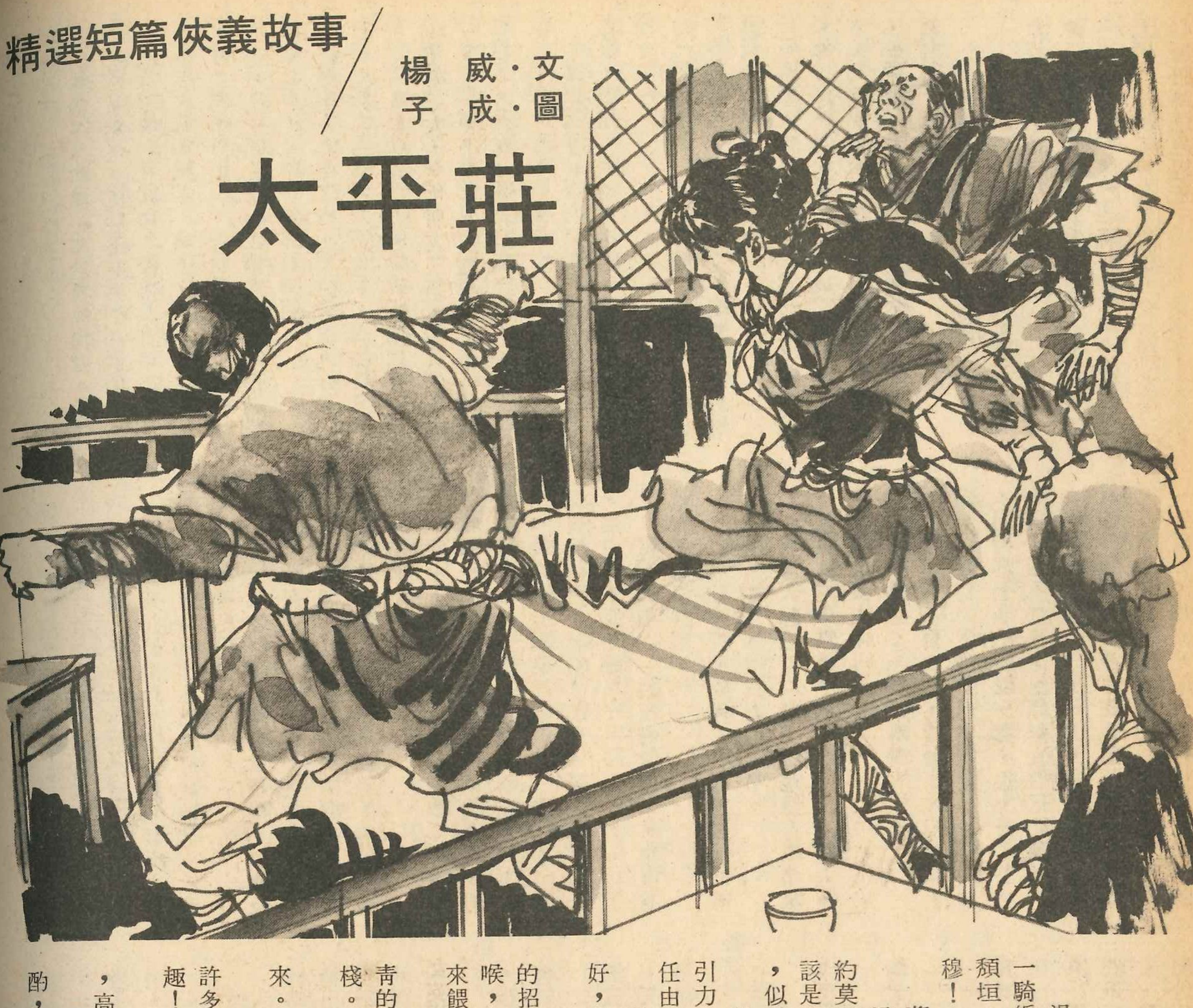
韓飛到了濟南，又見着了崔雲娘，將替她報仇之事說了一遍，雲娘好高興的說：「你到了江南，可曾趕上了春天？」韓飛說：「不但趕上了春天，而且也帶回了春天。」兩人相對大笑，韓飛替她贖了身，以後便不知所終了。

（全文完）

精選短篇俠義故事

楊威・文
子成・圖

太平莊



恩威並濟

漫天風沙，遍山紅葉，夕陽殘照中，一騎緩轡而行。蕭蕭西風，路旁幾處斷井頹垣，加上昏鴉的叫聲，益發顯得蕭條肅穆！

蘭州的燈光，看來越發可愛！

這位騎者，看來有點怪，年紀很輕，約莫二十幾歲；像這樣血氣方剛時候，應該是生氣勃勃，但是，他毫不在乎的任情，似乎感受上也麻木了！

前面的酒樓、客棧，似乎也失去了吸引力，這位年青騎者仍然是有氣無力的，任由馬兒自己走。

雲來客棧是蘭州第一流的客棧，招呼好，設備好；而且酒菜又是最好的！

年青的朋友剛到，伙計立即上前熱烈的招呼：「相公，裏邊請，先喝口酒潤潤喉，上好的客房，清靜舒適；這匹馬讓我來餵！」

熱情、熟絡，叫人不好意思拒絕，年青的朋友微微點頭，翻身下馬，竟走入客棧。

洗過臉後，喝口熱茶，跟着酒菜也送來。

大廳內人很多，也很雜，南腔北調，許多不同地方的口音在談話，倒也相當有趣！

客人愈來愈多，名符其實的客似雲來，高朋滿座。

年青客人仍然有股孤寂味道，自飲自酌，對於大堂內的喧擾，充耳不聞。

綏靖羣惡

突然，有兩名大漢走進來，雙目虎虎生威，站在大堂中間；仔細觀察每一個人的臉孔，就像官家追查賊人；大夥兒給他覷得有點發毛，不是味道。

本來是很熱鬧的場所，雖是南腔北調，氣氛倒也十分融洽，兩名大漢一來，渾身充滿着霸氣，令得所有客人噤若寒蟬，住口不言。

這情況，令得兩名大漢，頗有得意神色。

只有那名年青客人，視若無睹，自顧自吃喝，似乎並未發現堂中兩名大人物存在！

雖然不算什麼，兩名大漢却是心內難過，似乎找到了目標，立刻大踏步走了過來！

托托托，兩座鐵塔般的身軀，走過時，令得地皮都在震動着！

年青朋友仍然快慢有致，自管吃喝。

「喔，小子，你是什麼人？快說個明白！」其中一大漢走近時猛喝道。

年青朋友抬起頭來，仍然有股懶洋洋的味道，好像沉睡未醒神色，愕然望住兩名大漢，現出莫名其妙神色，出聲問道：「兩位問我麼？」

「混蛋，不問你！問誰？」其中一名大漢怒道。

「兩位是官府人呢，還是其它有身份？」年青朋友慢條斯理地問。

「混帳小子，俺二人在蘭州一帶，官

私兩方面，全可以作主，大小通吃王宏、亡命殺手周虎，這兩塊金字招牌，可够份量！嘿嘿，今天我脾氣特別好，才和你費了大半天口舌，如果在平時，哼，只怕你小子骨頭散了很多，怎麼樣，可以告訴我姓名來歷麼？」

「哦，原來是二位大爺，小可于一，到四川訪友，路過蘭州，二位大爺，可否准我在此吃喝住宿？」年青朋友語氣很溫和。

「原本沒有問題，只是最近有人通知我兄弟二人，有位朋友經過，要我們注意一下！」大小通吃王宏道。

「相信我這平常人，總不至於是你們要注意的吧！」年青人于一道。

「這可說不定！」亡命殺手周虎冷冷道。

「既然如此，在下于一如何辦才好，請二位多多指教，免得引起誤會！」

「很好，閣下够朋友，沒別的說，請跟我們一行；只要查明眞象事實，在蘭州包你過得很愉快！」大小通吃王宏大聲道，表現得很有英雄氣概。

「在下想不答應，只怕不方便；再說，生死由命，只好聽其自然了！」于一淡然道。

「好，够朋友，我們哥兒倆沒別的說，一桌上好酒席，算是略盡地主之誼！」大小通吃王宏滿面笑容，比他原來那種兇神惡煞的神態好多了！

「小二！」亡命殺手周虎聲音像雷鳴，孕含着殺氣，令人聽來不寒而抖，小二心驚胆跳急急趕來。

「一桌上好酒菜，快！」大小通吃王宏冷峻道。

「是！」小二只有應聲的份兒。

這一來，堂中客人總算鬆了口氣，這蘭州二霸今日來此，只是找這位外來客人，雖然覺得惋惜，總比找自己霉氣好。

雲來客棧的酒菜，遠近馳名，而兩名殺星在此，厨房打起十二分精神，一端出來，那份香，令人聞之起痰，但大夥兒連望都不敢多望，誰敢來惹這兩位兇神，莫不是壽星公吊頸，嫌命長！

好不容易酒足飯飽，大小通吃王宏及亡命殺手周虎二人，拍拍肚皮，站起來要走。

于一也施施然站起，仍舊是那麼懶洋洋的味道。

「慢來！」這聲音來得突然，而且甜美清脆，令人聽起來，有股振奮精神的力量。

人隨聲現，大家循聲望去，頓時眼睛都亮了！

一位妙人兒，大約十八九吧，外型漂亮，而且是一位難得見到的絕色美人；那股令人心動的神韻更別說了，此時站在堂中，緊閉嘴唇，一副兇霸霸的樣子。

大小通吃王宏有點遲疑，同時反有點不信問道：「是叫我們麼？」

「正是！」大姑娘峻聲道。

「有什麼事？」大小通吃王宏輕聲問道。

「付帳！」小姑娘聲音很大。

「我們已經付過了，你不先去查清楚，還在這裏亂說，豈不太過份麼？」大小通吃沉聲道。

「嘿嘿，你大小通吃會付帳；只怕蘭州城內從未有的事吧；當面說謊，豈有此理！」小姑娘不受欺。

「看來，小姑娘對我們倒蠻熟悉；可否說說來歷，讓我們哥兒倆見識見識！」大小通吃王宏緩緩道。

「蘭州惡霸，遠近馳名，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本姑娘今日碰上了，自不會放過！」小姑娘峻聲道。

「哈哈，俺王老大今天竟然碰上一位女英雄，這是何等幸運，倒要看看，你怎麼叫我付錢。」大小通吃王宏滿臉笑容，在他來說，有位姑娘談談，倒也是一件好事！

「你們決定不付錢？」小姑娘冷峻問道。

「那要看什麼事，小姑娘要嘛，無論多少，我們一定付，而且很高興付；這酒家呢，我們只有叨擾一餐了！」大小通吃緩緩道。

「好，你小心啦！」那小姑娘說時，直走過來。

大堂中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因爲這女孩子出現得太突然，看情況，她深知蘭州二霸的來歷，仍然敢出頭；俗話說得好，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她既然已面向兩名大惡人挑戰，總有她依仗的地方。

大小通吃王宏及亡命殺手周虎二人，橫行蘭州，遠近知名，自然也有他們橫行的條件。

雙方都是强者，那才是眞正好戲，客人們反正不須什麼花費，只要不受波及，誰不想看好戲呢！

小姑娘輕移蓮步，神態從容，似乎充滿信心，每走一步，氣氛更緊張一步。

三五丈遠近，轉眼走過，小姑娘此時距離蘭州二霸竟只八尺，頓時湧出一股凌厲的殺氣，蘭州二霸心內暗自震駭，立時提高警惕。

此時，小姑娘神色微凜，右肩幌處，一隻欺霜賽雪的素手，已印在大小通吃王宏的胸口。

「颼！」大小通吃王宏脚跟猛溜，身形疾退；在亡命殺手周虎全力出擊下，竟然不顧自身安危，才堪堪避開生死邊緣一擊！

所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這女孩子出手快、準、狠，招式老辣，顯然經過高手調教。

此時，亡命殺手周虎十分危急，好在他那套不要命的打法，救了自己一命，但二十餘招過去，小姑娘已完全控制局面，周虎那套打法漸漸失去效用。

颼颼颼，掌風如削，小姑娘連環三招，一招快過一招，一式狠過一式，周虎拚命支撐，想要挽回頹勢，又那裏能够，「砰！」的一聲大响，左胸已中了一掌。

大小通吃王宏疾衝上來，施展三十六路譚腿，拚命進擊。

小姑娘目光冷峻，半步不退；別看王宏身材高大，硬碰硬的，橋馬竟然不是對手。

十招過去，小姑娘不知施展什麼招式，玉腿飛處，大小通吃王宏左腰中了一脚；看上去輕輕一脚，王宏却無法消受，鮮

血從口中噴出，洒了一地。

「嘿嘿，你們二人的酒菜錢可以付了吧！」小姑娘站在原地冷峻地說。

「姑娘，剛才我也有份吃，由我付了可好？」于一此時上前三步，向小姑娘拱手道。

「隨便你吧，本姑娘懶得多說，到你吃苦叫饒命時可別忘了今日！」小姑娘冷冷道。

「多謝姑娘好意！」于一說時，竟自上前，付了酒菜錢，掌櫃雖然再三推辭不要，于一非給不可，掌櫃才勉爲其難收了下來。

大小通吃王宏及亡命殺手周虎，此時委頓不堪，似乎是寸步難移。

于一却走上前道：「二位，我可以扶你們回去，現在就走好麼？」

蘭州二霸今日還眞得了于一幫忙，否則，只怕難逃性命，他們身上很少帶錢；而且，只要伸手，隨時隨地可以拿到，誰敢說個不字，今天倒霉，碰到這位女煞星，武功又那樣高，不當時付酒菜錢，只怕當場就會有麻煩！

誰想到，這于一竟然仗義解囊，才僥倖逃脫大難；但是，蘭州二霸本意，却不是什麼好意的，以德報怨；不知于一是傻瓜，還是其它用意，無論如何，蘭州二霸此時心目中，確有一股感激之意。

「我們走吧！」于一伸手扶起二人，竟望客棧大門口走去，小二巳把馬匹牽來，交於于一之手。

三人離開客棧，往前走去。

「傻瓜！」小姑娘見了，咬牙切齒恨聲道。

「這小子眞傻，他難道看不出，蘭州二霸不懷好意，本來可以借姑娘之手除去大害，他反而出頭救人，眞是豈有此理！」一名客人道。

「福禍無門，惟人自招！」另一客人道。

「好吧，我們也算不幸中大幸，沒有遭殃，巳屬萬幸，大夥兒痛飲三杯，來！乾！」

「乾！」

衆客人七嘴八舌，盡說些蘭州二霸有關之事情，小姑娘聽在耳內，心內似乎很煩！

再說于一相伴蘭州二霸走出客棧，仍然是那副懶洋洋的，毫不在乎神態。

「老弟，今天多謝你啦！」大小通吃王宏由衷道。

「不算什麼，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付幾文酒菜錢，是很平常的事！」于一淡淡道。

「老弟，你平生可有仇人？」大小通吃王宏突然問。

「沒有呀，我與人無爭，何來仇人！」于一愕然答道。

「你想想清楚，眞個沒有，那就跟我們走！否則的話，現在趕快逃命去吧！」亡命殺手周虎道。

看來這二人還算有江湖義氣，于一救了他們，還不算太寃枉。

于一沉吟半晌，露出茫然神色，搖頭道：「我只是一個普通人，從不與人爭强鬥勝，怎會有仇人，二位放心，帶我去好了！」

「既然如此，我們就放心了，否則，到時只怕令兄弟難做了！」大小通吃王宏喃喃道。

「走吧，不要拖延啦！是福不是禍，是禍避不脫；我們何不聽其自然呢！」于一反而催蘭州二霸快走。

一路上，三人停停走走，足足有一個時辰，仍然沒有到目的地。

走着走着，突然來到一處所在，景色十分清幽，三三兩兩農人，在田畝中收割，頗有古意。

于一望着他們，似乎心內有無限的感觸。

「王宏、周虎，你們回來了，還不快進去，主人巳經問了幾次！」一名小童出聲道。

于一定睛望去，這小童只不過十二三歲年紀，對於蘭州二霸，似乎不太客氣，也即是說，以蘭州二霸的身份，在此處可能只是個聽憑遣差的小子而巳，由此可知，這村莊大不平常！

「小心，我們進去吧！」蘭州二霸低聲道，當下當先領路往莊內走去。

外表看去，清幽雅緻，可是一走入莊內，樓台亭閣之間，行列中主客分明，前後有序，無論是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別具匠心。

于一心內暗暗震駭，莊內大有能人，胸中頗有韜略智謀之士，他們在此，不知有何圖謀。

經過三重院落，來到處高大屋子前面，蘭州二霸神色更加嚴謹，連大氣都不敢透，站在門口，必恭必敬站着，似乎有所等待。

于一暗暗奇怪，不知他們到底玩什麼把戲，反正巳來到此處，倒要看個水落石出。

「進來！」廳內突然有人出聲。

「是！」大小通吃王宏伸手推門，低頭不敢仰視，然後步步爲營，輕輕走了進去。

一走進門，頓時感到寬敞、舒適，廳內只有一張桌子和五張椅子，由於擺得好，看上去令人感到順眼。

坐在主位是一名絕色少女，身後站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神態威猛，顯然也是位非常人物，氣度上看來，顯然也是一方霸主的人物，此時却像僕人站在少女身後，由此推想，這少女來歷更不簡單。

「于相公是客，請坐！」那少女突然道。

「謝謝！」于一淡然回答，也就老實不客氣，在右首一張椅上坐下來。

「今日勞煩于先生大駕，請別見怪才好！」少女說時，有名小婢巳端來了兩杯茶。

「能見到貴莊神仙般景緻，不負此行；只是小可一介寒儒，與貴莊素昧平生，未省何事見召，請姑娘見示才好！」于一道。

「于相公大才，正是我們想借重之處，詳情日內自會說明，旅途勞頓，于相公先休息一天，我們再談！」少女侃侃而談，似乎很看重于一才能。

「如此告辭了！」這時候，于一只好站起來告別。

「送于相公到賓館！」少女高聲吩咐道。

「是！」白髮蒼蒼老者應聲走出，對于一道：「請跟我來，老朽雲奇山，于相公日後有事，只管吩咐！」

「老人家好說！」于一心內暗自震駭，這雲奇山，外號九天神龍，是武林中奇材，三十年前縱橫江湖，闖蕩大江南北，關內關外，未逢敵手，爲人孤傲自賞，極難服人，今日怎會來此莊內，做人僕役一樣的工作，豈非難事。

兩人走出大廳，彎彎曲曲，來到處別院，單獨落座在半山上，蒼松翠竹，淙淙流泉，有若人間天上。

別院內有兩名小婢，一名童子，聽候遣差。

于一暗自奇怪，剛出師門，江湖上無人認識，這家人似乎知道自己身份來歷，豈非怪事；師父南山樵子陸淵，嘯傲山林，雖有幾位平生好友，也極少過問江湖事，那麼這家人又如何知道自己來歷！

雖然充滿了懷疑，但由這莊內各種跡象看來，此處不亞於龍潭虎穴，莊內能人極多，像九天神龍雲奇山這樣絕頂高手，也不過做一名普通僕人，可想而知，自己巳走入江湖是非中，想要平安無事退出，恐怕不可能，今日倒要小心應付才好！

但是，一個人負有絕世神功絕學，心內當然也有一股出人頭地的念頭，如果樣樣合乎自己心意，又何嘗不可以施展出平生絕學，爲天下武林做一番事業。

這院落清幽雅緻，藏書極豐，四壁字畫，全是難得一見的精品，于一越來越震駭，這莊主人，必然是一位了不得的絕世奇材，樣樣都是驚世駭俗，別說其它，這些字畫，任何一件都是無價之寶，他竟然隨隨便便掛了許多，僅此巳駭人聽聞了！

晚飯後，正值月色極佳的時光，于一深深爲這月下景象吸引，信步走出門去。

朦朧的山，如詩如畫，清泉松濤，景緻益發迷人，于一不禁看得呆了！

突然，林中傳來一陣極輕微的衣袂帶風聲，于一假作不知，心內暗自奇怪，以這莊內人的本領，總不至於讓人前來監視，而且是這樣低級的監視吧！

「颼！」兩條人影如飛掠來，一男一女，都很年青，見了于一，半句話不說，男的雁翎刀，女的蛾眉刺，猛往于一身上大穴猛撕，全是要命的狠着。

于一身形微幌，在間不容髮之中，避開二人致命一擊，也不講話，想看看二人來歷武功。

三十招過去，兩人似乎沉不住氣了，女的突然道：「用暗青子！」

于一微笑道：「二位到底是誰？一上來就要人性命，未免太狠了點吧！」

「混帳，俺白鳳恨不得寢你之皮，食爾之肉，那怕是同歸於盡也在所不惜！」女的恨聲道。

「我在此處作客，還不知道這是個什麼所在，你們可別誤會了！」于一急急分辯。

「小賊，你別假惺惺做戲，拿命來吧！」白鳳眞個不要性命，連防守的招式也不用了，全力進擊，的確是兩敗俱傷的招式。

于一也不禁心內有氣，不分淸紅皀白，要人性命，也太魯莽了，自己根本未與任何人結仇，剛到這莊內，就來了這對男女，莫名其妙的死纏爛打，要是自己本領稍爲差點，只怕早巳死了！

「嗤！」一根極小飛針，即使在白天，也不易看到，別說是月夜裏，于一聽覺靈敏，趕緊閃身避過！

兩名少年男女，意猶未盡，兩人雙手齊揚，全是漫天花雨的手法，別說是人，只怕連一隻蒼蠅，也不易躲開這密集的飛針襲擊！

于一大驚，當下不暇多想，整個人猛往地下倒去，幾乎是貼着地面上，倒掠飛出，極爲驚險避開了！

兩名少年男女，見于一避過暗器，顯然大出意外，呆在那兒，竟然忘了趁機追擊！

「好黑的心，好辣的手！」于一也不禁有火，怒聲說道，決定要給他們一個厲害。

「嘿嘿，賊子，只要能够做到，無論任何犧牲，我們都願意，只要你的狗命！」女的咬牙切齒道。

「好吧，我要出手了，小心啦！」于一緩步走上前去，準備教訓他們一頓。

「有種的殺了我們，看看白家兒女可是貪生怕死之人，來吧，狗賊，殺呀！」女的咬牙切齒的罵。

于一內心越來越火，道了聲：「小心！」身形平滑前去四尺，伸手就打。

少女蛾眉刺分心扎來，對於于一的手根本不理不睬，那男的雁翎刀橫劈直撕，招式狠辣。

于一不待招式用老，順手往下落去，一指點在少女手背上，蛾眉刺再也拿不住，「噹！」的跌落地上。

雁翎刀看看巳砍中于一身子，只覺人影閃處，巳失去了踪影，男的大驚之餘，正想回身尋敵，又那裏能够，「砰！」的一聲大响，後臀中了一脚，人巳跌出八尺有奇！

二人急急爬起來，絲毫未受傷，彼此望了一眼，又衝上來拚命！

于一再不客氣，揮手間，又將二人打了出去。連續七次，都是一招之間，二人受創，可是于一並未下手傷人，二人心內認爲對方定有陰謀詭計，只是敵人身手太高，根本無法對敵！

「你們不走，再無理取鬧，我就將你二人擒下，交給此處主人處置！」于一嚴峻道。

兩名少年男女此時也知無法取勝，死纏爛打並不能取勝，看于一語氣，眞個這樣做，可不是好玩的，當下二人彼此望了望，心意相通，當下立即往後跑，掠入樹林，轉眼跑了個踪影不見！

于一暗暗好笑，正想回去時，林中突有聲輕笑。

「誰！」以于一功力，竟然未發覺來人藏身之處，不由大驚，立即出聲喝問。

「是我！」人隨聲現，正是莊內所見少女，此時一身雪白衣服，月光籠罩下，當眞是風華絕代，明艷不可方物，于一不禁看得呆了！

「于相公眞個雅人，踏月尋花，好興緻啊！」少女笑吟吟從林中走出。

「原來是姑娘，妳也來賞月麼？」于一吶吶問。

「小妹雲茵，于相公日後可以叫我名字，別姑娘姑娘那麼生疏！」

「于某怎敢放肆！」

「剛才我在林中觀看，于相公好高的身手，只是那白家兄妹太不自量力，碰到個稍爲火氣大的人，只怕他們兩個根本不能回去！」少女雲茵道。

「哦，他們到底是何來歷，似乎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莫名其妙打一場架，好沒來由！」于一道。

「說來好笑，這兄妹二人，大哥白奇，妹妹白鳳，本屬白虎堂山寨，三個月前他們父親突然失踪不見，風雷手白青塵在武林中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竟然莫名其妙失踪，白虎堂山寨盡出好手，四方偵查，未見絲毫蛛絲馬跡，他們也懷疑過我們，但不敢貿然前來，今日大概有人說了壞話，這兄妹二人情急之下，不顧生死，來此尋隙，剛巧碰到于相公，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原來如此，那倒情有可諒！」于一笑道。

「這使用離間計的人，只怕不懷好意，白虎堂山寨此時已墜入陷阱中，看來也不會生存太久！」雲茵淡淡道。

「白虎堂山寨很遠麼？」于一問。

「二十里外，很容易找！」雲茵微笑道。

「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前去探視一番！」于一道。

「哦，于兄難道動了惻隱之心，這是好事，小妹自當成人之美，事不宜遲，這就去吧！」雲茵笑道。

于一有點不好意思，但他內心，好沒來由，對於白氏兄妹寄以無限同情，所以聽到白虎堂山寨有了危險，立刻忍不住想去救援。

二人全是一身武功，輕功更好，雖然並未全力施展，但也非同小可，路上無事，于一忍不住問道：「雲茵，你們莊內，無論那一方面，都是超越常人，我總弄不清楚，你們究竟有何圖謀呢？可否告訴一二！」

「我本來想告訴你，于兄既是我們自己人，自然要了解做些什麼，否則，那成什麼話呢！」雲茵輕輕笑道，神態愈加嫵媚。

于一心頭微動，隨即深深自責，剛踏入江湖，任何事還未做，就沉迷女色，那太對不起師父了！

「我們莊叫太平莊！」雲茵這回說得很嚴肅。

「太平莊！」于一暗自奇怪，江湖上並未聽說過有這號地方，以他們莊內擁有的一切條件，太平莊應是大大有名，怎會默默無聞，豈非怪事！

「我師父一生有個極大願望，爲天下蒼生做件最有益的事——爲萬世開太平！」雲茵莊嚴道。

「好大的志願！」于一叫起來。

「這事決非短時間可以做得成，所以我師父定下長遠大計，或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總之盡力向這目標做去，不惜任何代價！」雲茵嚴峻道。

「可敬的志願！」于一由衷道。

「所以我們也知道于兄心胸光明，志向高潔，太平莊才想聘請于兄助一臂之力！」雲茵說時望住于一，露出希冀神色。

「我輩俠義人士，除强助弱，只不過很少人受益，如果能做到更大的好事，那就更有價值了！」于一道。

「這等千百年大計，本屬極難，我們只好抱着愚公移山心志，盡力做去，也算對得起自己了！」雲茵微笑道。

「很好，做人有這樣的志氣，的確了不起，我于一能投身這樣好地方，不負此生，此生我將盡一切能力，去向這方面做去！」

「多謝于兄盛意！」雲茵由衷道。

于一點點頭，心內又想起客棧中蘭州雙霸，他們的作風太過强橫，太平莊下有這樣的人豈非令人難以置信，但在莊內看起來，又有點像雲茵所說，這是何緣故，倒要仔細觀察才好！

「于兄，」雲茵似乎知道他的心思，當下又道：「蘭州雙霸固然名譽不好，那是以前的事，自歸入太平莊後，氣質已大爲改進，他的外號大小通吃，事實上只在某一地方，像雲來客棧是我太平莊經營，所以他們可以不付錢，至於其它地方，再不會這樣强橫霸道了。」

「原來如此！」于一釋然，但他心內仍然決定，日後好好考察，太平莊是否躬行仁義，然後再決定去留。

突然，前面有數十騎，在山道上疾馳，鐵蹄翻飛，聲勢極其浩大。

二人定睛望去，這批騎士個個身手敏捷，顯然都是武功高强之士，瞧他們啣枚疾走，人人戰意高昂，似乎有所圖謀，不知又向誰侵犯！

雲茵觀察半晌，立即低聲道：「跟着走！」

于一自然不反對，這批人行跡可疑，跟去看看，自然再好不過。

走了一程，雲茵低聲道：「奇怪，他們也是向白虎堂山寨進發，是何道理？」

「反正是順路，查個水落石出，也好決定如何對付！」于一接口道。

當下二人展開絕頂輕功，緊跟在這批騎者身後，往白虎堂山寨馳去。

大約半個時辰光景，這批騎者已來到白虎堂山寨，當先一人伸手揮處，後面人全部下馬，然後往上奔去。

雲茵與于一知道有古怪，看情況，這批騎士似乎對白虎堂山寨不懷好意，不知白虎堂山寨內可有警覺，想到此處，雲茵向山後一指，立刻疾掠而上，于一也不敢怠慢，緊跟在後！

山上戒備很嚴，但像雲茵及于一二人身手，躲過暗卡自然很容易，來到白虎堂前，燭火通明，隱約傳來人聲；二人微一遲疑，立即掠上屋頂，一個倒掛珠簾，往大廳內望去。

白虎堂上此時擺了兩桌酒席，白氏兄妹也在座上，坐在客位上兩名老者，那模樣令人望而生畏，上首那人更加可怕，滿頭焦髮，雙目如電，偏偏身材又高又瘦，活脫像一個殭屍！

下首那人却胖得出奇，渾身像個水桶，上下一樣粗，頭頂上光亮如鏡，粗眉大眼，活脫是個肥猪。

「焦山二鬼！」雲茵心內叫起來。

到這時候，雲茵心內已知大概，焦山二鬼早想在蘭州稱雄，白虎堂山寨固然是一阻力，但太平莊才是他們最顧忌的地方所以他們想用驅虎吞狼計，讓白虎堂與太平莊拚個你死我活，然後坐收漁人之利。

誰知太平莊高手如雲，別說白虎堂山寨，即使與焦山二鬼聯手，也無法得逞，看來焦山二鬼先併吞白虎堂山寨，今晚正是行動。

看白虎堂山寨諸主腦人物，全在廳內，還不知道引狼入舍，猶在那裏大談其聯盟之道。

雲茵想罷，立刻飄身飛下，早已站立大廳上。

「你是誰？」衆人紛紛喝問。

雲茵微微一笑，她人本生得美；這一笑，更現得嫵媚嬌艷，廳上衆大漢不由看得傻了！

「好酒、好菜，可惜白虎堂就要完了！」雲茵自顧自說，焦山二鬼却是有心人，心內大驚，二人彼此望了一眼，急起身，想殺人滅口。

雲茵笑道：「二位怕我洩漏你們的陰謀麼？沒有關係，他們在山下，還沒有上來！」

「你到底是何人？」白奇站起來叱喝問道。

「來報訊的！」雲茵笑道。

「報什麼訊？」白鳳又問。

「這焦山二鬼的人馬，已到山下，你們再不防守，只怕他們就馬上殺上山來；焦山二鬼却在此接應，內應外合，白虎堂山寨今晚毀亡在即，你們猶在夢中，可惜！可惜呀！」雲茵說時連連搖頭。

白虎堂山寨衆高手暗暗心驚，一齊朝焦山二鬼望去，二人神態鎮定，喝酒吃菜，根本不當一回事。

「你們先到外邊防止山下人攻來，焦山二鬼跑不了，再遲不及了！」雲茵道。

白氏兄妹將信將疑，但來人言之鑿鑿，似乎不假，當下立即下令：「傳令各處嚴加防守！」

「是！」十幾名頭目應令而去。

「二位鎭定功夫很好，今天也是你們惡貫滿盈之時，好好準備後事吧！」雲茵微笑道。

「你是什麼人？」無常追命鬼焦七問道。

「我說過，報警的人，同時也是要命的人！」雲茵仍然笑得那樣甜。

白虎堂山寨諸人仍然將信將疑，見雲茵和無常追命鬼對上了，樂得冷眼旁觀，看他們如何發展。

「女娃兒心懷鬼胎，待俺家來教訓教訓你！」無常追命鬼焦七站起身來，搖搖幌幌走入大廳中間。

雲茵仍然若無其事站着，似乎並未把這威震黑道的一方霸主看在眼內。

焦山二鬼成名甚早，今日給這女孩子揭了底，同時給對方如此輕視，心內早動了殺機，表面上仍然平靜如故，暗中已將功力提足到十成！

「出手吧，不要客氣了！」雲茵微笑道。

「好！」無常追命鬼陡地猛喝一聲，右掌倏劈，一陣急驟强勁的掌風，發出絲絲聲，直向雲茵身前襲去。

旁人見了，心內暗暗震駭，焦山二鬼果然名不虛傳，僅此內力已非常人可及，換上在場任何人，恐怕不易接得下人家這劈空掌。

但是，雲茵仍然俏生生的站着，掌風雖然將她身上衣服刮得獵獵作响，但並未傷到她。

無常追命鬼焦七，這下有點受不了，人家年紀靑，到現在還未出手，自己幾十年江湖上混，竟然輸給這麼個年輕女孩子，太豈有此理！

「僅此一招，算不得數，再把你的看家本領施展出來，看能否傷得了我吧！」雲茵笑道。

這話說出，無異火上添油，無常追命鬼焦七陡地猛吸口眞氣，渾身骨骼發出一陣爆豆聲，然後開聲吐氣，運勁三匝，雙掌平胸推出，先頭還不見什麼，漸漸有股黑氣徐徐透出。

「黑煞掌！」衆人叫起來。

雲茵見是黑煞掌，也不敢怠慢，纖手揮出，一股强勁罡氣破空而出；黑氣竟給逼得往回走。

無常追命鬼焦七大喝一聲，人已冲霄而起，雙掌閃電擊出，黑氣漫天飛舞，無論那方面，雲茵只要給黑氣沾了一點，那就是有死無生，情況危急十分。

雲茵當下暗怒，素手微揚，指上突然飛出一股眞氣，嗤嗤聲响，無常追命鬼突然胸口一麻，整個人似乎洩了氣，「砰」地聲响跌下，雙眼翻起，人已昏死過去。

桐油鬼阮忠大喝一聲，衝上前去，伸手就打。

雲茵這時再不客氣，纖掌輕拍，變幻莫測，衆人眼睛一花，桐油鬼阮忠已在地上打滾，看來也是去死不遠。

焦山二鬼，何等威名，片刻之間，給這位絕色少女打得非死即傷，在場衆人不禁駭然！

「嗤！」一道火箭冲霄而起，顯然山下敵人已開始進攻，所以才發出警號。

這時，白虎堂山寨衆人已完全相信雲茵所說，急忙問道：「姑娘，我們怎辦才好？」

「內患已除，現在可以全力對付山下敵人，而且我還有位武功甚高的朋友，諒來已無大碍，事不宜遲，我們一起去吧！」雲茵說時，當先領路。

于一在外邊接應，果然焦山二鬼手下無法得逞，而且在白虎堂山寨高手圍殲下，經已節節敗退，傷亡慘重，眼見就要全軍盡墨！

雲茵及白氏兄妹一趕到，白虎堂山寨人馬，頓時聲勢大盛，而且人手方面也大爲增加，敵方更加潰不成軍，霎眼全軍覆滅！

經此一役，白虎堂山寨無異逃脫一次大難，雲茵無異是白虎堂山寨救命恩人；其中原委經她一說，衆人已全部明白，大夥兒對於太平莊，自是感激莫名，誓言以後一定盡力效忠，不再輕犯！

太平莊的運氣好，雲茵及于一二人，輕而易舉破了焦山二鬼的陰謀，還令白虎堂歸附門下，可說是天大喜事，回莊之後，大大慶祝一番。

衆人正在酒酣之際，突然一陣急驟馬蹄聲傳來，這是從未有的事，大夥兒立即到莊前觀看。

五騎疾馳而來，有如一枝箭，迅速已極，每騎都是高擧火把，在黑夜中益發顯得聲勢赫赫。

五騎衝到莊前，揮手拋出火把，托托托，五枝火把倒插在地上，像一朶梅花，排得十分整齊。

爲首壯漢突然揚聲大叫道：「明日午時三刻時分，恭請太平莊上英雄到焦山赴會！」

九天神龍雲奇山悶哼一聲，人已冲霄飛起，橫掠出七丈有奇，已落在廣場上，伸手抽出兩枝火把，信手揮出，火把迎風射去，又疾又勁，足足飛出五十餘丈，剛好趕在五名騎者前，「撲！」的一聲，火把穩穩插在地上，入石五寸，火把獵獵作响，未曾熄滅。

五名騎者也是武功高强之士，當然知道難處，太平莊高手如雲，像拋這火把的人就不是尋常高手可以做到。

就他一人前去，焦山請來的高手能够與之匹敵的恐怕很難找出三位；試想，怎不令人担憂呢！

僅此霎時光，五騎已馳出兩百餘丈，九天神龍雲奇山揚聲道：「本莊依時赴約！」聲如霹靂，就好像在身邊响起，五騎者幾乎跌下馬來！

恩威並施，是太平莊對江湖上的態度，焦山二鬼經已無力用武，焦山根本不足爲懼，但太平莊的目標是太平，要做到恩的地步，威反而是次要，這才是他們難能可貴的地方！

焦山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山，樹木茂盛，山路狹窄，山上平地很多，宜建房屋及播種五穀，所以羣盜盤踞，極其理想。

九天神龍雲奇山、雲茵及于一三人，依約赴焦山，以他們武功，根本不會把這班跳樑小醜放在眼中，由於太平莊崇高願望，想將這般亡命之徒導入正途，這才是他們眞正感到困難之處！

樹木青翠可愛，山風習習，一切現得平靜。

剛來到半山，路途愈狹，斷壁懸崖，橫亘在前面，三人暗暗駭然，這地方眞個險惡！

「轟！」山上突然有塊萬斤大石滾下，撞在石壁上，散成塊塊碎片，漫天飛舞洒下。

三人護身眞氣立時發出，這些石塊根本無法奈何，羣盜用心可惡，也不過現得他們黔驢技窮而已！

颼颼颼，三人展開絕頂輕功，只有幾個起落，已衝上山頂，驟眼看去，好一個所在，山澗清澈，十幾幢房屋倒也整潔雅觀，廣場上總有五百餘人，此時見三人上來，立即喝罵之聲四起！

九天神龍雲奇山陡地喝道：「太平莊依約赴會，焦山各位朋友，有何見教，當請明示！」

「够胆，够氣派，果然不愧是九天神龍，兄弟回回手胡義在此候教，爲焦山二位當家討還公道。」

「很好，太平莊向來講理，只要我們理虧，那怕是刀斧加身，太平莊的人決不退避！」九天神龍雲奇山道。

「說得好聽，只怕是口不對心吧！」說話的是一名中年漢子，滿臉像塗上一層白蠟，正是黑道上有名的殺星——白面靈君尚彪。

「哈哈，」九天神龍雲奇山朗聲一笑，又道：「尚老弟可以觀看事實，待會自有分曉！」

三人雖然藝高胆大，但焦山目前聚集的全是黑道上巨寇，像雷神李鐵，天猿星何尚清，秦嶺三妖，迷魂倩女周小小……南北十三省的巨寇全到了！

正在此時，一名矮瘦老者，突然站起，看上去像個人乾，但他那雙眼睛，精光四溢，說不出的明亮，令人不敢逼視！

由於他生得矮瘦，又坐在人堆中，所以剛才未看出，此時一站起來，九天神龍雲奇山等三人見了，心內也不禁駭然，天魔手路宇數十年未入江湖，今日也來此，可想而知，羣盜今次集會，顯然決心與太平莊對抗！

「今日之事，口舌之爭解決不了事情，你我雙方，不妨各憑武功決勝負吧！」天魔手路宇道。

「既然如此，劃下道來吧！」九天神龍雲奇山見對方咄咄迫人，當下也懶得多說，先用武功制服對方再說。

「老前輩，待俺回回手胡義先出馬，教訓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

「嗯，小心在意，九天神龍也是個人物，別太自負，吃虧上當可不划算！」天魔手路宇道。

「遵命！」回回手胡義躊躇滿志走出，似乎目空一切，還未把三人放在眼中。

「由我先上！」于一道。

「好吧！」雲茵淡淡應了一聲，三人誰先出手都好，對方人太多，反正有得忙的事了！

「小子，快報姓名受死！」回回手胡義狂態畢露叫道。

「無名小卒于一，請賜招！」于一心平氣和，倒也未曾動了嗔念，確屬難能可貴！

「看掌！」胡義大喝一聲，掌心已到了于一胸前僅只五寸，于一仍然木然而立，絲毫不見有閃避跡象。

旁觀衆人暗暗奇怪，這毛頭小子莫非是個呆子吧，回回手胡義一掌打實，可不是好玩的事！

掌勢强勁，去勢極快，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于一胸腹陡地往內縮了八寸，幾乎是貼着對方掌心，胡義招式用老，竟無法推前半分，當然無法傷敵克勝！

于一微微一笑，望住胡義不响。

這一笑，無疑火上添油，胡義心高氣傲，衆目睽睽之下，如何受得了，飛起一脚，猛踢對方下陰，存心要取于一性命！

這時，于一不想再讓，對付這種心狠手黑之人，只有給他看眞實本領才行，否則，還以爲怕了他呢！

和對方一樣，亦飛起右脚，但去勢却快了兩倍有餘，「砰！」的一响，兩人右

脚相交，胡義只感到大腿一陣劇痛，幾乎站不住脚，微一運氣，還好沒有受傷，但也不能再戰，表面上看不出什麼！

「胡義，你下來！」老魔頭路宇看出眞象，立即命令胡義退下來休息。

白面靈君尚彪緩緩站起來道：「我來會會這小子！」

「小心！」老魔頭路宇低聲道，他已看出了于一深得上乘武功心法，不容易對付，所以囑咐白面靈君小心。

于一仍然笑吟吟的站着，隨隨便便的，全不當一回事，這對白面靈君來說，無異是一種侮辱，當下心內起了殺機，微一運勁，臉上更白，玄冰眞氣運定，朝前輕拍，一股白茫茫的掌氣透出，往于一身上罩去。

于一夷然不懼，揮掌拍出，看上去雖然沒有力，但一絲强勁已極的掌風破空飛出。

兩股掌風相接，發出絲絲聲响，旁人只瞧得驚心動魄，玄冰奇門掌法，中人無救，于一似乎不知其中厲害，揮掌相迎，無疑自尋死路。

雙方勁氣越來越强，响聲又越來越重，情況越來越驚險，看來生死立判！

突然，白面靈君尚彪往後退了一步，跟着又退三步，「砰！」整個人往後倒出，七孔流血，似乎已死去！

「呀！」衆人立即驚叫起來。

「好功夫！好功夫！待老夫來會會當世高人！」天魔手路宇再也忍不住，挺身而出接戰！

「于兄休息一陣，由我來接戰這陣！」雲茵緩步而出。

人生得美，羣盜頓時精神大振，大夥兒似已忘了這是生死大戰，反而談笑風生，指指點點歡笑。

天魔手路宇在三十年前，已經縱橫宇內，一身武功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雲茵竟然敢出頭對敵，僅憑這份胆色已令人佩服了！

「女娃兒，出手吧！」天魔手路宇冷冷道。

「遵命！」雲茵知道對方自恃身份，不會先出手，當下也不客氣，纖手輕拍，在空中轉了兩轉，似乎在做戲！

外人不明，以爲雲茵在亂劃，但天魔手路宇見了，頓時神色凝重起來，極其小心拍出一掌！

雲茵神色不動，右手輕劃，往前伸去，老魔空有一身絕世武功，竟然無法封閉；雲茵那隻手，幾乎是無孔不入，雖是緩慢從容，却在嚴重威脅着老魔的性命！

這一來，老魔大驚，連連怪叫，拚命抗拒，好不容易捱過十招，到後來實在有心無力，胸口終被指尖輕輕點了下！

天魔手路宇面色血紅，蹬蹬蹬，連退三步，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氣，口中喃喃唸道：「蘭花手！蘭花手！」

雲茵微微一笑，輕聲道：「不錯，這是百年未出江湖的蘭花手，你眼光倒也識貨，輸得心服吧！」

「蘭花手實屬玄門無上絕學，天下無敵，老夫雖然一生未敗，仍然不是這手神功的對手，罷了，這裏事看來也只好算了！」天魔手路宇頹然道。

焦山羣盜雖衆，以武功身份來說，向來以天魔手路宇爲馬首是瞻，聽他這麼說，知道來人身負神功絕學，自己這方無人能敵，心雖不服，又有什麼辦法呢！

雲茵微微一笑，朗聲道：「太平莊門戶大開，願與天下英雄爲友，各位只要誠心前來，我們必然竭誠接待！」

羣盜默然不响。

「我們走吧！」雲茵說時，當先領路往山下走，九天神龍及于一緊跟在後面。

剛走下山脚，蘭州二霸急急奔來，神色慌張，似乎發生了什麼事，一見主人，立即叫道：「小姐，太平莊給人炸了很多屋！」

「什麼話？」雲茵叫道。

「你們剛走，林中即有人射來一批火箭，接着又拋很多炸藥，十幾幢房子，以及許多小孩都受到炸傷，我們即趕來報告此事！」大小通吃王宏道。

雲茵一聽，對方如此殘忍卑鄙，心中不由大怒，很想回身上山，將羣盜殺個落花流水！

太平莊的宗旨，令她全力壓制心中怒火！

「算了吧，我們不能忘了老莊主的殷勤教誨，回去吧，衆生本來罪惡深重，我們只要盡了心；忘動嗔念，又和他們一樣了。」九天神龍雲奇山在一旁嚴肅道。

雲茵站立很久，臉色才平靜下來，然後才淡淡道：「回去吧！」

于一深深感動，太平莊的仁慈寬大，他相信，投身在太平莊，這是一個好的選擇。

（完）

下期預告

浣花洗劍錄（新派武俠小說） 古龍 著

本故事經作者與編者再三重新修訂，增删潤飾，簡化濃縮，去蕪存菁，隆重刊出。如讀者們看過電視劇再看本文，保證令你有迴味無窮之閱讀享受！下期刊出，敬希垂注。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紅袍殺手（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藍也白兩年前家園被毀，雙親失踪之後，一直孤獨的闖蕩江湖，希望能找到父母，但一直却沒找到，這回來到太白山，他意外獲得一把玉篁竹刀和飛羽秘笈，他用一年時間習會秘笈後再重入江湖……他來到三橋鎭，不巧背上的玉篁竹刀爲洗劍莊的伍隆所偸，由此引起一連串的打鬥，最後也引出洗劍莊的莊主東方英武等出來迎戰，但洗劍莊的人敵不過藍也白，東方英武只好答應全力搜捕伍隆，以便交回玉篁竹刀給藍也白……

爲情關所困　敵友不分明

趙總管和顏悅色的一笑道：「別忙，伙記，咱們是來找人的。」

店伙道：「趙總管要找誰？」

趙總管道：「藍公子……」

伙記指着藍也白道：「趙總管是不是找這位公子？」

趙總管向藍也白及葛愚打量一眼道：「大概不會錯了，公子可是姓藍？」

藍也白道：「在下藍也白，尊駕有何指教？」

趙總管道：「家主人命在下送一點東西來請公子過目。」

藍也白道：「貴主人是誰？」

趙總管道：「洗劍莊主東方英武。」

藍也白道：「尊駕原來是洗劍莊的，失敬。」

趙總管道了一聲「不敢」隨即向身後三名大漢道：「打開來讓藍公子過目。」

三名大漢應了一聲，立將捧在手中的木盒打開，擺在食桌之前。

藍也白目光瞧向木盒，發覺是三顆血肉模糊的人頭，一股血腥之味也同時衝入鼻際，不由神色一呆道：「趙總管，他們是誰？」

趙總管道：「鐵鷹伍隆的朋友，他們曾被公子斷去一條手臂。」

藍也白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他們，其實只要追回玉篁竹刀就行了，倒不必要他們的生命。」

趙總管說道：「少俠說的是，不過，像他們這種害羣之馬，死了倒免得爲害江湖。」

藍也白道：「事已如此，就不必再說他了。哦，趙總管，玉篁竹刀是否已經追回？」

趙總管道：「還沒有，敝莊正全力追查之中。」

藍也白道：「鐵鷹伍隆呢？是不是也沒有找到？」

趙總管道：「是的，不過敝莊已出動全莊人力，並已通知附近地區的武林同道，他逃不過咱們掌心的。」

藍也白道：「好，請趙總管代在下謝謝東方前輩，在下暫住此地恭候佳音。」

趙總管道：「是，在下告辭。」

當洗劍莊的來人退去之後，葛愚眉峯一皺道：「幹嗎要弄幾個人頭給咱們瞧？當眞使人倒盡胃口！」

藍也白道：「的確令人掃興，不過人家總是一番好意。」

葛愚道：「好啦，我也沒說他們是壞意，喂，伙記，算賬。」

他要店小二算賬，店小二却回答道：「趙總管適才交待過，兩位公子在小店的一切費用，全部都由洗劍莊負責。」

葛愚道：「爲什麼？他欠咱們的？哼，咱們不領情，拿去。」

一片金葉子丟到桌上，少說點也有二兩，店小二目光一亮，忍不住向葛愚瞧過去。

他原先歡迎藍也白跟葛愚，只是因爲他們能够折服洗劍莊而已。像這等身負絕學的少年豪俠，說甚麼他也不敢得罪。

但他决未想到一個要飯的小化子，居然身懷重金，出手又是如此豪闊。

只是他這麼一瞧，却惹來葛愚的怒火，雙眉一挑冷冷道：「怎麼，是假的？」

店小二連忙陪着笑臉道：「不，小的是覺得太多了，一頓飯要不了這麼許多銀子的。」

葛愚道：「那就存到櫃上，待咱們走的時候再一起結算。」

店小二道：「是！」

葛愚又問道：「咱們要的房間呢？在那兒？」

店小二道：「在後院，五號六號相連的兩間，小的帶路，公子請。」

五號六號型式相同，由於時間還早，他們先在五號品茗聊天。

藍也白一嘆道：「一把竹刀，竟傷了幾條人命，我眞的有點不想要了。」

葛愚道：「不，公子，這把竹刀非同凡物，小弟雖是所知不多，但也知道這把竹刀十分重要。」

藍也白說道：「咱們還不明白它究竟是如何重要，但痲煩之事却已接踵而來，唉……」

葛愚道：「公子，你是在何處拾回來的？」

藍也白道：「在太白山……」

於是，他將巧獲玉篁竹刀的經過，毫無保留的說了出來。

葛愚眉峯一皺道：「糟了，公子。」

藍也白道：「什麼糟了？」

葛愚道：「玉篁竹刀雖是一件武林異寶，但它如果牽連上紅袍殺手就痲煩了，那紅袍于逸夫，說不定就是紅袍殺手。」

藍也白道：「是又怎樣？」

葛愚道：「人人都知道江湖上有一個殺手世家，殺手世家有不少紅袍殺手，只是走遍天下，也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是男是女……」

藍也白道：「爲什麼沒有人知道？」

葛愚道：「因爲見到紅袍殺手的，就會立刻變做一具屍體！」

藍也白道：「既然見到紅袍殺手的會立刻死亡，那紅袍殺手四字又是如何傳出江湖的？」

葛愚一笑道：「問得好，這就叫人有失手，馬有失蹄，紅袍殺手也是人，難免不會犯下錯誤。」

藍也白道：「哦，他們犯了什麼錯誤呢？」

葛愚道：「聽說二十年前，他們去殺一位名滿江湖的絕頂高人……」

藍也白道：「他們失敗了？」

葛愚道：「不，他們並未失敗，只是那位絕頂高人沒有立即斃命，他向他的家人說出了四個單字而已。」

藍也白道：「啊，於是紅袍殺手四個字就這麼流傳下來了？」

葛愚道：「是的。」

藍也白道：「你說糟了，是與這個有關？」

葛愚道：「如若那紅袍于逸夫當眞是紅袍殺手，那麼玉篁竹刀及飛羽秘笈必然都是殺手世家的了……」

藍也白愕然道：「果然糟了，紅袍殺手如果找我要這兩樣東西的話，那該如何是好？」

葛愚沉吟半晌道：「公子既已習得飛羽秘笈所載的武功，若紅袍殺手找來，至少也可以應付一下，祇不過他們人多，公子對這項武功又是初學乍練，所以……」

藍也白道：「你這麼一說，我倒想起兩項辦法來了。」

葛愚道：「哦，那兩項辦法？」

藍也白道：「一是隱蔽行藏，讓紅袍殺手不易找到，二是勤練武功，必要時可以應付他們的攻擊。」

葛愚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但願那于逸夫不是紅袍殺手才好。」

葛愚語音甫落，房門忽然響起剝啄之聲。

藍也白道：「誰？」

「公子，洗劍莊少莊主前來拜候。」

答話的是店小二，洗劍莊的少莊主自然是他帶領前來的。

藍也白對洗劍莊沒有好感，只不過別人登門拜訪，總不能閉門不納，於是他示意葛愚將房門打開。

來人是大少莊主東方鷹揚，日間在破廟藍也白曾經見過。

他名叫鷹揚，却是一副忠厚的長相，神態言語，也顯得十分坦誠。

「藍少俠，敝莊門下不肖，使少俠失去異寶，家父與小弟都感到十分不安。」

「少莊主好說，其實賢父子只是對門下管理不够嚴謹，並沒有什麼大錯。」

「多謝少俠金玉良言，小弟當稟明家父，今後對門下弟子應嚴加管束。」

「那很好，少莊主請坐。」

「不了，少俠寵臨敝地，洗劍莊應盡一點地主之誼，因此家父特命小弟專程前來恭迎俠駕，希望少俠能賞給愚父子一個薄面。」

「啊，不敢當，在下疏懶慣了，不便打擾，賢父子的盛情只好心領了。」

「這麼說少俠就太見外了，少俠是祥麟威鳳，愚父子以能親近爲榮，何況玉篁竹刀的出現及失落，可能會爲江湖帶來一場風暴，少俠與敝莊都惹上了這件事，咱們應該同舟共濟，商訂對策，你說是麼？少俠。」

這話不錯，如若玉篁竹刀當眞與殺手世家有關，不只是會惹來一場江湖風暴，而且這場風暴第一個就會找上藍也白。

再說洗劍莊財雄勢大，名滿江湖，有這樣一股力量與自己合作，自是再好不過了。

東方鷹揚見藍也白沉吟不語，再微微一笑道：「藍少俠，你就不要猶疑了，此事咱們合則兩利，愚父子是誠心的。」

藍也白道：「少莊主這麼說在下再要推辭，就有點不知好歹了，葛兄弟，你去跟店家結結賬，咱們這就走。」

東方鷹揚道：「不敢勞動葛兄弟，櫃上的賬小弟已經結了，這是葛兄弟存在櫃上的，請你收下。」

他取出一片金葉子，正是葛愚交到櫃上的。

藍也白還要客套，東方鷹揚硬要葛愚將金葉子收下，盛情難却，他們只好說聲「多謝」。

店外有五匹駿馬，東方鷹揚帶着兩名從人，擁着藍葛二人逕向洗劍莊馳去。

洗劍莊位於斗門鎭的東北，緊靠阿房宮的舊址，它雖是無法與當年的皇宮大內相比，但也是大厦千間，氣象頗爲不凡。

藍也白被安置在一座幽雅的小院之內，他與葛愚各佔一間精緻的臥房，並有兩名清秀的丫環負責服侍。

在洗劍莊的大廳之上，爲他設下了一桌洗塵的筵席。

主人追魂令東方英武親自接待，自然還有一些陪客之人。

東方莊主已經喪偶，洗劍莊的內務是由他的胞妹東方雲瑛所主持。

這位姑娘已經三十出頭了，但還是雲英未嫁，小姑獨處，因而仍能保持嬌美的容顏，及纖柔的身段。

令人遺憾的是她的面色太過冷酷了，像是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態。

她代表女主人，自然也參加了這一宴會。

另外還有東方鷹揚兄弟，及東方天鳳姑娘。

這是家宴，除了至親決不會如此招待的，可見東方英武對藍也白的重視。

席間他們談些武林軼事，以及江湖見聞。

最後東方英武瞅着藍也白道：「少俠，老夫有一個道義之交的至友也是姓藍，不知少俠是否相識？」

藍也白說道：「前輩的友人必然是武林名宿了，晚輩只怕不可能相識，他是誰呢？」

東方英武道：「藍家堡主藍天。」

藍也白啊了一聲道：「正是家父。」

東方英武萬分驚喜道：「你就是藍賢侄！尊父母現在可好？」

藍也白黯然道：「藍家堡已然瓦解冰消，家父母存亡未卜，小侄浪跡江湖，就是爲了尋找家父母。」

東方英武愕然道：「有這等事？不要着急，賢侄，你先說說，此事是怎樣發生的？」

藍也白道：「當小侄探望家師返家，只見藍家堡已經毀於大火，小侄在灰燼中尋找，但只找到五名下人的屍體。」

東方英武道：「你沒有問過附近的居民？」

藍也白道：「問過，他們說敝堡在深夜起火，待他們發覺之時，火勢已十分猛烈，他們雖是盡力搶救，仍無法阻止藍家堡的毀滅。」

東方英武道：「賢侄，洗劍莊就是你的家，歡迎你住到這兒。」

藍也白說道：「多謝伯父，不過，小侄必須尋找家父母，否則小侄會寢食難安的。」

東方英武道：「這是賢侄的一片孝心，應該，不過人海茫茫，江山如此遼闊，你一個人去找實在太困難了，這樣吧，你住在這裏，待伯伯發動全莊人力，並通知伯伯在武林中的朋友代你去找，不是比你一人的力量大得多了麼，一旦獲得確實消息，咱們再趕去也不爲遲，你說好麼？」

藍也白道：「這樣太麻煩伯父了，小侄將難以安心。」

東方英武道：「不，賢侄，你可不能將伯伯當做外人，聽我的話，否則伯伯會不高興的。」

藍也白見東方英武情意拳拳，實在不忍拒絕，再說以洗劍莊在江湖上的威望，由他們代找的確比自己要有效得多，在權衡利害之後，他也就答應了。

他這一答允，葛愚可就出了問題，別人是世交，他只不過是一個要飯的，藍也白不走，他只得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了。

因而他立起身來，雙拳一抱道：「公子，你多保重，葛愚就此告別。」

藍也白一呆道：「葛兄弟，你要走？不行，要走咱們一起走，要麼咱們一起留下。」

葛愚道：「公子，小弟是要飯的，說得好聽一點，是閒雲野鶴，隨興所之，其實是天生的窮命，在那裏也不能長久呆下去！」

藍也白道：「你瞎說，我不信呢。」

葛愚道：「你聽我說，公子，我還有要緊的事情待辦，你縱然跟我一道走也不行，天下沒有不散之筵席，待我辦完事後我會來找你的。」

東方英武道：「老夫眞希望葛少俠能夠留下，但又不敢躭誤你的正事，不過葛少俠辦完正事之後，歡迎你盡快回來。」

藍也白見東方英武這麼一說，他也無法再挽留葛愚了，但惜別之情却很自然的流露出來，只是當着這麼多人，他不便說出來罷了。

葛愚似乎已由藍也白的眼神中領略到這份珍貴的友情，他的眼眶一熱，淚水幾乎要奪眶而出。

他不敢再呆下去了，雙拳一抱道：「打擾東方前輩，公子珍重——」

身形一轉，快步奔出莊去，待藍也白跟踪而出，他已走得沒有蹤影了。

× × ×

遠山隱隱，渭水嗚咽，夜色是如此的凄迷。

藍也白追不到葛愚，在離莊不遠的一個三叉路口停了下來，他的眼角已感到有些濕潤。

忽然——

「夜深寒重，藍哥哥，咱們還是回去

吧！」

身後一聲輕嘆，接着是深厚的關切，與親密的呼喚，他呆了一呆，才緩緩轉身瞧去。

「啊！是妳？」

「是我，藍哥哥，咱們是世交，你不反對我這樣稱呼吧？」

「當然不會，天鳳妹子，只是……只是……」

「別只是只是了，走吧。」

東方天鳳是一個美麗嬌小的姑娘，像一個香扇墜似的那麼可愛。

她偕同藍也白回到莊內，將他帶到另外的一間臥室。

這間臥室是在一幢紅樓的底層，有臥室，有書房，還有起居室，盥洗間等，陳設的精美，不啻王侯之家。

藍也白一怔道：「妹子，這是妳的閨房？」

東方天鳳道：「不，我住在樓上，這兒是替你準備的。」

藍也白問道：「我不是住在那個小院麼？」

東方天鳳道：「你一個人住在那裏太冷清了，搬過來比較方便一些。」

這兒應有盡有，的確比小院方便得多了。

東方天鳳原有四個貼身的丫頭梅蘭菊竹，她吩咐小竹和小菊負責侍候他這位貴賓。

藍也白雖是有點受寵若驚，但以誼在世交，也只好泰然處之了。

東方天鳳十分體貼，一直待到他安頓就緒之後，她才回到樓上，此等關照之情，使得浪跡江湖的遊子，難免生出賓至如歸之感。

翌晨，藍也白盥洗之後，東方天鳳就來陪他共進早餐，用餐是在起居室，由梅蘭菊竹四婢侍候。

藍也白道：「妹子，妳們一家人是分開來吃的麼？」

東方天鳳道：「大哥二哥還未成親，所以陪着爹跟大姑一起吃，小妹嫌人多嘈雜，就一個人吃。」

藍也白道：「原來如此，不過……」

東方天鳳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是爹怕你麻煩，才讓你在這兒吃的，其實你想跟他們一道吃也不行，天還沒有大亮他們就已經走了。」

藍也白一怔道：「妳說伯父走了？」

東方天鳳道：「不錯，我爹，還有兩位哥哥，他們是帶着一批人走的。」

藍也白道：「他們爲什麼要走？」

東方天鳳拋給他一個白眼，說道：「你這人怎麼搞的？昨天晚上的事，今兒就忘了？」

藍也白啊了一聲道：「是去找我的爹娘？」

東方天鳳道：「總算你還不太笨，現在咱們莊上淸靜得多了，先是胡總管帶一批人去找玉篁竹刀，今早爹他們一走，莊子裏就剩不了多少人了。」

藍也白道：「如此勞動伯伯他們，我實在有些過意不去。」

東方天鳳道：「不必放在心上，是咱們莊上的人惹出來的。」

藍也白道：「提起這件事，我總覺得有些奇怪，玉篁竹刀很少在江湖上出現，伍隆他們爲什麼一眼便已認出？」

東方天鳳說道：「你這是在考我了？虧得我聽爹說過，否則，還當眞被你考到了。」

其實藍也白連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敢去考人？只是他不好意思說，因而笑笑道：「就算我考妳吧，妳倒是說說看。」

東方天鳳道：「聽爹說玉篁竹刀的刀把上有兩顆珠子，那不是普通的珠寶，原是由毒龍的龍角中取出，它有避水驅邪的功能，晚上它會發出碧綠的光芒，日間如果迎着日光瞧看，它就會發出奪目的紅光，我想伍隆他們必是暗中迎着日光瞧了，才會下手盜取，我沒說錯吧，藍哥哥。」

藍也白道：「對，一點也沒有錯，唉，說起來眞叫人慚愧，居然叫人在身上盜去東西，我還是毫無所覺！」

東方天鳳微微一笑道：「這回你倒是錯怪你自己了，你可知道下手盜取的人是誰？」

藍也白道：「我早已知道這是鐵鷹伍隆的同夥，別的就不知道了。」

東方天鳳忽然幽幽一嘆道：「這才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決未想到表哥會這樣的。」

藍也白愕然道：「怎麼，那人是妳的表哥？」

東方天鳳道：「你有沒有聽過飛花手楊越？在江湖道上，他可是一個大大有名的人物。」

藍也白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他，果然是一個名滿江湖的人物，只不過他的賊名比他的武功響亮多了，聽說他妙手空空，無往不利，是竊賊中的一個奇材。」

東方天鳳一嘆道：「這個竊賊却是我的表哥，說起來實在叫人洩氣。」

藍也白道：「他是他，妳是妳，這有什麼好洩氣的？不過既是此人所盜，找回來就很難了。」

東方天鳳道：「你放心，爹會找到他的，哦，藍哥哥，我帶你去阿房宮舊址玩玩，好麼？」

藍也白道：「好哇，什麼時候去？」

東方天鳳道：「今日天氣不壞，咱們現在就走。」

於是他們帶着小竹小菊兩名婢女，向阿房宮舊址奔去。

阿房宮是秦惠文王建造未成，秦始皇予以擴建的，它表南山之巔爲闕，覆壓三百餘里，閣道直達驪山，秦人謂之朝宮渭南上林苑。

但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現在只是荒烟蔓草，滿目凄涼而已。

不過那荒烟蔓草之中，仍有不少供人憑弔的遺跡，因而他們盡一日之遊，也不過走馬看花，欣賞一個大概吧了。

東方天鳳腹笥甚豐，對歷史古蹟尤爲偏愛，因而她一路指指點點，爲藍也白娓娓道來，倒也頗不寂寞。

此地隣近長安咸陽，名勝古蹟多得不可勝數，再加上一個博學多才，美艷如花的響導，藍也白自然要樂不思蜀了。

這天他們遊過普仙寺，及周穆王陵，在返家途中，經過紅廟鎭，由於腹中感到

飢餓，就在一家酒店進食。

「啊，小姐，公子，小婢總算找到你們了。」

來人是小蘭，瞧神色，好像發生了什麼大事。

東方天鳳道：「別急，小蘭，是不是老爺回來了？」

小蘭道：「不是老爺回來了，是有人來找老爺。」

東方天鳳道：「我還以爲是什麼大事，妳們就不會說老爺不在家麼？」

小蘭道：「咳，小姐，這可不是一件小事，咱們告訴他老爺不在家，他却不走，結果跟咱們莊上引起一場打鬥。」

東方天鳳道：「是什麼人？居然敢在洗劍莊撒野？」

小蘭道：「來人一共五個，全都蒙着臉孔，咱們問他們是誰，他們不肯說。」

東方天鳳道：「後來呢？」

小蘭道：「後來咱們莊上的武士就跟他們打起來了……」

東方天鳳道：「結果怎樣？快說。」

小蘭道：「結果咱們三死兩傷……」

東方天鳳面色一變道：「他們還在莊上？」

小蘭道：「走了，不過他們說明天還要來。」

東方天鳳道：「藍哥哥，咱們快點回去。」

藍也白道：「好的。」

他們回到洗劍莊，死傷的武士已經處理，但是東方天鳳大發嬌嗔道：「爲什麼任令那五個人撒野？大姑爲什麼不出面担待？」

小蘭道：「咱們找過全莊，却找不到大姑的踪影。」

東方天鳳道：「這就怪了，大姑平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爲什麼偏偏在這個時辰她不在？」

小梅道：「啊，大姑回來了。」

不錯是大姑回來了，她扛着一把藥鋤，提着一隻藥口袋，敢情她是採藥去了。

她瞧到東方天鳳主婢的神色不對，因而詢問：「出了什麼事？」

東方天鳳道：「有五個蒙面人來找爹，莊上的武士跟他打起來了。」

大姑東方雲瑛道：「結果怎樣？」

東方天鳳說道：「咱們的武士三死二傷。」

東方雲瑛面色一變道：「你們爲什麼不出手？」

東方天鳳道：「侄女與藍公子也是剛回來。」

東方雲瑛哼了一聲，一逕向莊內走去，她似乎對東方天鳳與藍也白的漫遊感到不滿，只是沒有說出口而已。

東方天鳳撇撇嘴，瞅着大姑的背影哼了一聲道：「老處女，老怪物！」

藍也白微微一笑道：「好，對長輩不敬，看我不告妳一狀才怪。」

東方天鳳拋給他一記白眼道：「你敢！還想不想我帶你出去玩？」

藍也白連忙抱拳長揖道：「不敢，我只不過說着玩玩而已。」

東方天鳳微微一笑道：「這還差不多，鬼丫頭，妳們笑什麼？藍公子餓壞了，還不快去準備晚餐？」

敢情梅蘭菊竹四婢，都在偷偷的掩嘴而笑，由這一點也可以瞧出東方天鳳與四婢之間，已超越了主婢的感情了。

待四婢應聲奔出去之後，東方天鳳回眸一笑道：「走吧，還在發什麼呆？」

藍也白隨着她走進內院，四婢正在忙碌着擺設晚餐，藍也白道：「鳳妹子；咱們當眞要吃？」

東方天鳳一怔道：「怎麼，吃飯還會有眞的假的？」

藍也白道：「可是咱們剛剛在紅廟鎭吃過，現在還不到一個時辰，如何吃得下去？依我看，待會咱們吃宵夜吧。」

東方天鳳道：「好主意，小梅，妳們幾個吃吧，待會替咱們準備宵夜就是。」

小梅道：「是，小姐。」

東方天鳳道：「藍哥哥，走，到我房裏咱們聊聊。」

藍也白道：「這個……只怕有些不方便吧。」

東方天鳳櫻唇一噘道：「虧你還是跑江湖的，別婆婆媽媽的了，走吧。」

東方天鳳是善意，善意是不容易拒絕的，再說，這位美若香扇墜的姑娘，是那麼逗人憐愛，藍也白又怎能忍心拒絕？

於是他到了她的香閨，兩人天南地北的聊着，這位天鳳姑娘，似乎毫無心機，只要是她曉得而藍也白又想知道的，她就會毫無保留的說它出來。

直到小梅來請吃宵夜，他們這一段愉快的談話才算告了一個段落。

吃完宵夜，夜色已經闌珊了，藍也白也就辭過東方天鳳，回到他的寢處。

翌晨他還在作元龍高臥，就被小菊叫了起來。

「快醒醒，公子，昨天的那五個蒙面人又來了，小姐只怕應付不了，公子快去瞧瞧。」

「哦，妳們小姐已經去了？」

「是的，所以小婢才來請公子。」

「好，我就去。」

他匆匆着上衫，小菊遞來一把長劍道：「他們都有兵刃，公子請帶着這個。」

藍也白接過長劍，奔到莊門外一瞧，只見東方天鳳帶着梅蘭竹三婢，正在與五名蒙面人對峙着，洗劍莊的二十餘名武士，也在劍拔弩張的嚴陣以待。

這五名蒙面人一律黑衫，黑帕蒙面，除了他們的身材及兵刃，幾乎無法對他們加以分辨。

其中一名身材瘦長，手執一對五行輪的可能是他們的頭兒，他正在迫供似的，向東方天鳳大聲叱喝。

「小妞兒，叫你家大人來，躲得了今天躲不過明天，妳再要不識相，那就怪不得大爺不知道憐香惜玉了。」

東方天鳳冷哼一聲道：「好大的口氣，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居然敢在此地撒野！」

瘦長蒙面人道：「洗劍莊，沒有錯吧？姑娘，不要往臉上貼金，洗劍莊嚇不到咱們。」

東方天鳳怒叱道：「你們既然不怕洗劍莊，爲什麼要藏頭露尾？先報上你的萬兒，讓本姑娘秤秤你够不够來洗劍莊找碴的份量！」

瘦長蒙面人道：「只要妳不後悔，够不够份量一試便知。」

東方天鳳見此人無理可喻，除了放手一拚，已經別無選擇，她正待拔劍出招，身後忽然响起一聲呼喚道：「慢來，妹子，讓我來。」

聽聲音就知道來人是藍也白，東方天鳳果然退後幾步，將場子讓了出來。

藍也白走到瘦長蒙面人身前八尺之處，雙拳一抱道：「朋友一再來洗劍莊找碴，必然有一個理由，何不說出來讓在下聽聽？」

瘦長蒙面人道：「要聽理由可以，叫東方英武出來我自會告訴他。」

藍也白道：「東方莊主及兩位公子都外出未歸，閣下如果對洗劍莊有什麼過節，就衝着在下來好了。」

瘦長蒙面人雙目大張，向藍也白由頭至脚打量一陣，忽然哈哈大笑道：「小子；你認爲你是誰？胎毛未乾，乳臭未脫，居然敢這麼不知死活？」

藍也白冷冷道：「那是你有眼若盲，我這個乳臭未脫的小子，都能讓你爬下去，你信是不信？」

瘦長蒙面人大怒道：「大爺原本不想殺你，這可是你自己找死！」

語音未落，雙輪倏分，一左一右向藍也白攻了過來。

此人功力精純，一對五行輪已有二十年以上的造詣，此時一招接着一招的向藍也白展開強悍的猛攻，立將他迫得喘不過氣來。

藍氏門中的天樞劍法，也是當代武林的絕學之一，但天樞劍法精深博大，非數十年潛修苦練，很難獲得其中的神髓，因而雙方甫經接觸，藍也白就落了下風。

瘦長蒙面人可就得理不饒人，雙輪翻飛，招招不離藍也白的要害，只要中上一下，他的小命就會撂在這裏。

旁觀的東方天鳳及梅蘭竹菊四婢大爲緊張，幾張粉頰都顯得十分沉重。

最後小菊忍不着了，吶吶道：「小姐，藍公子他……」

東方天鳳道：「先不要急，藍公子還沒有使出他的絕藝。」

小菊道：「可是藍公子一開始就沒有使出他那凌厲的刀法，此時招架還來不及，他那有時間變換招式？」

東方天鳳道：「這個……啊……」

她們主婢只不過交談了幾句，鬥場上忽然起了驚人的變化。

小菊担心藍也白無暇變換招式，東方天鳳也認爲的確如此，但劍光一閃，五步橫屍，五行輪在地上砸起一溜火花，瘦長蒙面人接着爬了下去。

沒有人看清藍也白使的是什麼招式，只能說那是一記神來之筆。

但這一記神來之筆，却使蒙面人喪失一條生命，也爲藍也白帶來無窮的是非。

適才這一招，自然是飛羽七殺刀法之一了，雖是沒有人瞧出他使的是什麼招式，但他那逐漸消失的霸氣，仍有扣人心弦的威力。

剩下的四名蒙面人全被他的氣勢所懾，一個個目瞪口呆，幾乎不敢喘出一口大氣。

藍也白不爲已甚，冷冷道：「請吧，各位，希望你們不要再來洗劍莊找碴！」

他們的老大已死，自然不敢再來找碴，只是洗劍莊仍有人放他們不過。

「慢一點，朋友，摘下你們的面巾，把話說明白了再走。」

阻止他們離去的是東方雲瑛，她要此事弄個明白。

一名身材矮胖的蒙面人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咱們已經認栽，難道妳還要趕盡殺絕？」

東方雲瑛道：「這麼說閣下就有點不上道了，你們跑到本莊找碴殺人，咱們如果不弄個明白，如何能够向莊主交待？」

矮胖蒙面人微一遲疑，終於與其餘三人一起將蒙面黑帕摘了下來。

東方雲瑛冷冷道：「原來是太原五霸，咱們河水不犯井水，請問游大俠爲什麼要來找碴？」

矮胖漢子名叫游長勝，是太原五霸的老二，他雙拳一抱，長長一揖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是人情之常，東方大姑怎能責怪咱們兄弟！」

東方雲瑛啊了一聲道：「你們是來搶刦？」

游長勝道：「太原五霸雖不敢說十分富有，但還不至做出搶刦財物的勾當。」

東方雲瑛說道：「那麼你們是要做什麼？」

游長勝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洗劍莊獲得到玉篁竹刀之事已傳遍武林，東方大姑就不必裝聾做啞。」

東方雲瑛愕然道：「原來爲了這個，其實你弄錯了，游大俠，洗劍莊並未獲得玉篁竹刀，不信你可以問問它的主人！」

她指着藍也白說是玉篁竹刀的主人，既非栽贓，也不是嫁禍，藍也白自然不便否認。

不過他可以將丟刀之事說個明白，可惜他沒有解說的機會，游長勝已一把抓起他大哥的屍體，逕與其他三人狂馳而去。

東方雲瑛瞧着游長勝逐漸消失的背影，面無表情的冷冷道：「藍少俠，你看這事應該如何善後？」

藍也白道：「這沒有什麼，他們要找也只會來找在下，人是在下殺的，何況適才大姑已經說得十分明白，我想，對洗劍莊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東方雲瑛一嘆道：「少俠似乎將問題看得太過簡單了，這般人固然會來尋仇，但那江湖流言較太原四霸更爲可怕！」

藍也白道：「大姑適才已經說明，在下才是玉篁竹刀的主人，江湖流言也只會對在下不利，大姑就不必害怕了。」

東方雲瑛幽幽一嘆道：「家兄父子爲少俠之事，不辭辛勞，到江湖之上奔走，却將洗劍莊的千鈞重担交到我的手上，東方雲瑛只是一個女流，如若有什麼不當之處，還望少俠原諒一二。」

藍也白道：「大姑言重了，在下也正爲此事感到內心難安。」

東方雲瑛道：「爲朋友兩脇插刀，江湖道上講的就是一個義字，家兄父子辛苦一點倒也沒有什麼，只是洗劍莊這副千鈞重担，我却有點承担不起！」

藍也白見東方雲瑛說來說去，似乎硬要將洗劍莊的安危扣到他的頭上，本來嘛，爲朋友可以兩脇插刀，何況東方英武父子，的確是爲了他而奔走江湖，那麼要他挑起這副担子，應該是義不容辭。

於是他慨然一嘆道：「如若在下能爲大姑盡一點力，大姑就請吩咐吧。」

東方雲瑛向他瞧了一眼，然後點點頭道：「我知道藍公子是一個俠肝義胆之人，我就先謝謝你了。」

藍也白道：「大姑不必客套，有話盡管直說。」

東方雲瑛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只是想請藍公子離開本莊而已。」

藍也白想不到東方雲瑛會提出如此的要求，一時之間竟呆呆的發起怔來。

東方天鳳大爲不滿，櫻唇一噘道：「大姑，妳這是做什麼？就是要藍公子走也得等爹回來以後再說。」

東方雲瑛面色一沉道：「天鳳，妳太不懂事了，想想看，洗劍莊的盛名得來不易……」

東方天鳳哼了一聲，道：「咱們如果出賣了朋友，只怕洗劍莊要被江湖所不齒了！」

東方雲瑛一嘆道：「很多事是難以兩全的，咱們總不能將洗劍莊近二百名的生命做爲賭注，唉……如果是爲了那玉篁竹刀……」

藍也白道：「不必說了，大姑，在下離開就是。」

他回到住處，將衣物拾奪了一下，提着包裹就向莊外奔去。

「等一等，藍哥哥……」

東方天鳳追了上來，無限歉咎的一嘆道：「藍哥哥，洗劍莊對不起你。」

藍也白道：「別這麼說，妹子，大姑是對的，藍某孑然一身，什麼都不在乎，洗劍莊就不同了，她不能不爲全莊的安危着想。」

東方天鳳道：「不，玉篁竹刀丟了，咱們爲什麼不向來人說個明白？」

藍也白道：「如果人家不信呢？」

東方天鳳道：「那就只有各憑手段了，我不相信有誰能將咱們怎樣。」

藍也白道：「別說孩子話，妹子，洗劍莊雖是名震江湖，但不能與天下武林爲敵！」

東方天鳳噘着嘴道：「如果爹在家，我相信他會有辦法應付的，這樣吧，藍哥哥，你暫時住到鎭上，待爹回莊後我就到鎭上接你。」

藍也白道：「好吧，妹子保重。」

東方天鳳由懷裏掏出一只紅綾小包交給藍也白道：「藍哥哥，這裏面有一顆天龍胆，你到鎭上住店後就將它吃下去。」

藍也白愕然道：「天龍胆爲武林異寶，服食之後可以增加半甲子功力，而且今後百毒不侵，這項禮物太重了，我不能接受！」

東方天鳳幽幽道：「藍哥哥：你未來的處境，必然是驚濤駭浪，如果不增加一點功力，如何能夠應付？」

藍也白道：「妹子，多謝妳這樣關注，不過我不在乎。」

東方天鳳一嘆道：「你不在乎我在乎，藍哥哥，如果你不接受我會傷心的。」

她的確會傷心，因爲她現在就已兩頰飛紅，淚珠滾滾，他如是當眞拒絕，她不放聲痛哭才怪。

藍也白氣吞河嶽，刀擱在脖子上也休想要他皺一下眉頭，但他却無力拒絕東方天鳳的贈與，不得不將那紅綾小包接了下來。

「妹子，你叫我怎樣報答？」

「這個麼，待我想到了再告訴你。」

「好，妹子珍重，告辭。」

走出洗劍莊，一逕來到鎭上，在一家長安客棧住了下來。

關上房門，打開紅綾小包，除了一顆龍眼大小的蠟封藥丸，還有幾十片金葉子及一隻晶瑩奪目的白色玉獅。

藍也白呆了，他想不到東方天鳳會給他如此多的貴重禮物。

他呆立半晌，才取出那顆蠟丸，然後將紅綾小包收了起來。

他用指力向蠟丸輕輕一壓，一般異香立即直撲鼻際，他不敢糟蹋這顆武林異寶，只得將它吞了下去。

於是他開始運功調息，以內力幫助藥力運行，兩個時辰之後，這位落拓江湖的少年，與以前已判若兩人了。

當他運功醒來，雙目一睜之際，赫然發現小叫化子葛愚正向他呆呆的凝視着。

「啊，兄弟，我正要找你。」

「哦，我還以爲你樂不思蜀，已經忘了我呢！」

「別這麼說，兄弟，快坐下來咱們好好的聊聊。」

葛愚坐了下來，却面色一整道：「公子，有一件事也許你不會相信，但我不能不說。」

藍也白道：「什麼事？兄弟，請你快說。」

葛愚道：「小弟離開洗劍莊後，曾經跑過不少地方。」

藍也白道：「兄弟一定瞧到什麼，或是聽到什麼了？」

葛愚道：「該瞧到的沒有瞧到，不願意聽到的却聽到了。」

藍也白道：「都與我有關麼？」

葛愚道：「當然有關，否則小弟何須浪費唇舌。」

藍也白急道：「那麼你就快說吧，兄弟。」

葛愚問道：「東方英武父子到那裏去了？」

藍也白道：「東方前輩古道熱腸，替我尋找家父母去了。」

葛愚撇撇嘴道：「你相信了？」

藍也白說道：「這是事實，我怎能不信？」

葛愚道：「你親眼瞧到的？」

藍也白道：「兄弟，聽你話中有話，難道其中別有蹊蹺？」

葛愚道：「公子，有一點小弟要事先說明，丐帮弟子遍天下，而且有一套傳遞訊息的特殊方法，因此，丐帮消息之靈通，天下無人可比。」

藍也白道：「這個我相信。」

葛愚道：「那麼小弟告訴公子，江湖之上，除了一個胡總管，洗劍莊的上上下下，再也沒有第二個人出現江湖！」

藍也白愕然道：「會有這種事？那東方前輩他……」

葛愚道：「追魂令東方英武是武林名人，他決不會喬裝改扮。他縱使喬裝改扮，也逃不過丐帮的耳目，何況他們是父子三人，還帶有一批部屬。」

藍也白道：「這就怪了，莫非他們忽然自天地之間消失？」

葛愚道：「這是不可能的，我想只有一個原因。」

藍也白道：「哦，什麼原因？」

葛愚道：「他們根本就沒有離開洗劍莊！」

藍也白一呆道：「可是東方天鳳却告訴我……」

葛愚道：「所以你就深信不疑？」

藍也白道：「我相信她不會騙我。」

葛愚道：「如果她也被騙了呢？」

藍也白一怔道：「這個……」

葛愚道：「這是小弟應該瞧到而沒有瞧到的。」

藍也白道：「兄弟還聽到了什麼？」

葛愚道：「兩件，一是太原五霸到洗劍莊尋釁，是由胡總管勾結串通而來，二是胡總管出現江湖，並未當眞去尋找玉篁竹刀，他只是在散佈流言而已。」

藍也白道：「他散佈什麼流言？」

葛愚道：「藍家堡的少堡主以卑鄙的手段，殺掉一個病危之人，並獲得一件稀世異寶玉篁竹刀！」

藍也白一懍道：「好毒惡的詭計！」

葛愚道：「也是一個卑鄙的陷阱！」

藍也白道：「今後我將是衆矢之的，四海雖大，却找不到一個容身之地了！」

葛愚一嘆道：「的確是這樣的，不過咱們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給他一個無情的反擊。」

藍也白道：「辦法是好，但是如何進行？」

葛愚道：「咱們也在江湖上展開宣傳，說明公子誤墜陷阱，玉篁竹刀已被洗劍莊所騙。」

藍也白道：「可是，有誰肯相信我的話呢？」

葛愚道：「此事不必公子出面，由我通知丐帮弟子就是。」

藍也白道：「多謝葛兄弟。」

葛愚道：「公子不必客氣，快收拾一下，咱們走。」

藍也白道：「咱們去那裏？」

葛愚道：「暫時去三橋鎭北的那個破廟吧，你如是住在此地，尋釁之人將接踵而來，那時不只是時時都在驚濤駭浪之中，咱們的行動也失去自由了。」

藍也白道：「好，咱們走。」

葛愚說道：「公子先走，小弟隨後就來。」

藍也白道了一聲好，丟下一塊銀錠在桌上，提起包裹，由房後穿窗而出。

他一路閃閃躲躲，不敢讓行人瞧見，選擇荒僻的道路，直向三橋鎭北的破廟奔去。

可惜這是大白天，無論他的輕功如何高明，如何選擇荒僻的道路，走出不足十里，依然被人堵住去路。

那是兩名瘦高條子，却穿着一身寬大的藍衫，兩人搖搖幌幌的往藍也白的身前一站。

不用說，這兩人準是找碴來的，但藍也白仍雙拳一抱道：「兩位，借個光。」

年齡較長的瘦高條子兩眼一翻道：「忙什麼？咱們就不能聊聊麼？」

藍也白道：「咱們素昧平生，有什麼好聊的？」

瘦高條子道：「怎麼沒有？咱們兄弟不遠千里而來，就是爲了跟你聊聊。」

藍也白道：「閣下如此一說，在下倒有點受寵若驚，請問兩位是何方高人？」

瘦高條子道：「河洛雙義就是咱們兄弟，我叫舒建文，舍弟舒建章，憑咱們兄弟的聲望，跟你聊聊不會辱沒你吧？」

藍也白道：「河洛雙義果然是兩個够份量的人物，要聊什麼？兩位請說。」

舒建文道：「自然是聊玉篁竹刀了，咱們兄弟想跟你做一次交易。」

藍也白道：「哦，跟兩位高人談交易，是在下的一份榮幸，只可惜在下已失去談交易的本錢。」

舒建文道：「此話怎講？」

藍也白道：「玉篁竹刀已被洗劍莊騙去，在下拿什麼跟兩位交易？」

舒建文冷哼一聲道：「當眞麼？姓藍的，你要知道欺騙咱們兄弟會是怎樣一個後果！」

藍也白淡淡說道：「在下在三橋鎭，被洗劍莊的鐵鷹伍隆，及飛花手楊越將玉篁竹刀盜去，當時有目共睹，何須欺騙兩位。」

舒建章嘿了一聲道：「少來這一套，姓藍的，不錯，在三橋鎭，玉篁竹刀的確是被飛花手楊越盜去，但東方英武已將竹刀追回交給你，你敢對咱們兄弟撒謊！」

藍也白一怔道：「這話是誰說的？」

舒建章道：「東方英武親口所說，這還錯得了？」

藍也白長長一嘆道：「東方英武吞掉玉篁竹刀，却移禍江東，轉移江湖朋友的視聽，希望兩位不要被他所愚。」

舒建文說道：「你說的也有道理，如果咱們要你去跟東方英武對質，你敢是不敢？」

藍也白道：「在下說的是實話，有什麼不敢。」

舒建文道：「好，你過來。」

藍也白道：「做什麼？」

舒建文道：「咱們先封着你的武功，再帶你去跟東方英武對質。」

藍也白面色一變道：「爲什麼要封着在下的武功？」

舒建文道：「爲了怕你開溜，咱們不能不防着一點。」

藍也白冷冷道：「兩位如若想侮辱在下，你們就打錯了主意。」

舒建文怒叱道：「咱們兄弟言出如山，你不要不知死活！」

藍也白一嘆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人們只爲了一個貪字，不知送掉多少大好的生命，兩位已是成名的人物了，何以還戡不破這一絲貪念。」

舒建文大怒道：「姓藍的，你敢教訓咱們兄弟？」

藍也白道：「不敢，在下只是提醒兩位罷了。」

舒建章道：「大哥，這小子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咱們就不必跟他說廢話了。」

舒建文說道：「好吧，你去叫他乖一點。」

舒建章踏前兩步，嘿嘿一笑道：「小子，咱們爺倆過幾手玩玩。」

他口中說着話，已經一掌拍了出來。

這一掌看似緩慢無力，但臨到接近藍也白的肩頭之際，他忽然速度加快，急如奔雷，而且掌心已逼出一股極端强悍的潛力。

這等陰險的打法，只有河洛雙義才會，因爲他們名爲雙義，實際上只是兩個無恥的小人。

不管他們如何無恥，他們在對搏之時却場場勝利，因爲能够應付他們那突變掌法的人畢竟不多。

也許舒建章今天時運不佳，竟然找上了藍也白。

藍也白年歲雖是不大，臨敵經驗也不能算多，但他智慧極高，是一個見到落葉就會想到秋天的人。

河洛雙義名滿河洛，在江湖道上知名度極高，他們出掌何以會如此緩慢無力，這其中必然另有玄機。

因此，舒建章那雷霆萬鈞的掌力並沒有擊中對方，他的手腕倒送到藍也白的掌中去了。格咯一聲脆响，舒建章的右腕骨已被拗折，同時脅下一陣劇痛，連續噴出幾口鮮血。

他們只是互相攻出一招，這一招的代價却十分之大，河洛雙義的老二竟然賠上一條生命。

這項結果太意外了，舒建文分明瞧到他們老二栽倒下去，他還是有點不信。

藍也白却嘆息一聲道：「我說過，你們不該犯這個貪字，現在……却怪在下不得。」

他在爲舒建章惋惜，一片寒光已然逼體而來。

舒建文幾乎氣炸了，一對吳鈎劍展開了瘋狂的攻勢。

藍也白並不嗜殺，但如果別人要他的命，他就只好殺人了。

舒建文的吳鈎劍造詣雖深，却無法承當飛羽七殺刀法的一擊，但見劍光一閃，這位河洛雙義的老大便已五步橫屍了。

藍也白瞅着地上的一對屍體，感到十分惆悵，殺人並不是一件樂事，他却必須殺人。

現在如此，未來只怕也很難改變，除非他不想活命，否則他就得爲保護自己而殺下去。

在一聲嘆息之後，他想繼續前進，但一聲宏亮的佛號又將他留了下來。

及擧目向出聲之處打量，只見三名僧侶，正由一條山嶺向他飛奔而來。

這三名僧侶的脚程十分之快，刹那之間便已攔在藍也白的身前。

領頭的是一個白眉老僧，看年齡，可能已七十開外。

他身後兩名僧人，年歲約莫五旬上下，身材一樣的矮胖，面相也像一個模子鑄出來的，唯一的分別，是一個留着短髭，一個飄着長髯而已。

藍也白瞧着他的長相，心念一轉，不由暗暗一懍，因爲他想起了江湖中的傳說：「佛門三魔」。

佛門三魔，是三名神化的奇僧，他們既不吃齋，也不拜佛，却經常行走江湖，管一些人間不平之事。

他們功力極高，自行道江湖以來，就從未遇到過對手，而且嫉惡如仇，只要犯到他們的手裏，縱然不死也會被剝下一層皮的。

現在他們居然在此地現身，藍也白怎能不爲之心頭一震。

不過藍也白並不是當眞害怕，只是認爲碰到佛門三魔，是一樁麻煩而已。

於是，他雙拳一抱，說道：「三位大師現身阻路，必然有一番動人的理由了，請教……」

白眉老僧點點頭道：「施主說對了，老衲是想跟施主結個善緣。」

藍也白道：「這是在下的榮幸，大師請說。」

白眉老僧道：「玉篁竹刀是天下至兇至毒的兇器，老衲爲天下蒼生請命，希望施主能够將它交給老衲。」

藍也白微微一笑道：「老禪師悲天憫人的胸懷，在下衷心欽服，只不過這是一件大事，咱們必須從長計議才對，老禪師以爲然否？」

白眉老僧道：「哦，施主之意……」

藍也白道：「譬如三位的名號吧，在下還不知道三位是何許人物，交淺言深，如何能解決問題？」

白眉老僧道：「有道理，老衲白眉，他們是長髯短髭，施主既是行走江湖，就應該對老衲等有過耳聞。」

藍也白道：「原來是佛門三奇，失敬，不過在下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三位不要見怪。」

白眉老僧說道：「不要緊，施主請說吧。」

藍也白道：「聽說三位動輒殺人，兩手血腥，是佛門的叛徒，武林的煞星，所以江湖上又稱三位爲佛門三魔，不知這項傳說是否眞實？」

白眉老僧眉目軒動，眼射殺機，藍也白這肆無忌憚的言語，似乎已挑起他無邊的怒火。

佛門三魔名動江湖，黑道之人固然是聞名喪胆，白道各派也是敬鬼神而遠之，如果有人敢於當面痛加詆譭，當以藍也白爲第一人。

勁厲的山風，掀動佛門三魔寬大的僧袍，發着單調的獵獵之聲。

他們像三尊石像一般，在勁風中像山嶽般的凝立着。

只有一股扣人心弦的殺機，在由他們三人的週身向四外放射，使那獵獵山風，也顯得無比的蕭瑟。

首當其衝的自然是藍也白了，佛門三魔的盛怒，就是他挑起來的。

當今之世，沒有人敢承當佛門三魔全力一擊，只要他們想殺人，幾乎沒有人能逃得活命。

然而，藍也白却面含輕笑，迎風挺立，面對聞名喪胆的佛門三魔，他好像視如無睹一般。

這是無知？還是豪勇？

藍也白適才曾經說出佛門三魔的一切，所以他决非無知。

那麼他是豪勇了。

祇不過他年歲未滿二十，應該是一株才出土的嫩芽兒。

一個如此年少的小夥子，居然具有這等驚人的豪勇，從容談笑，視佛門三魔如無物。

無論佛門三魔的性格如何偏激，行爲如何殘酷，他們那瀰漫山間的凌厲殺機，竟像輕烟碰到狂風，刹那之間，就被吹得蕩然無存。

佛門三魔從不拜佛，但白眉老僧此時却喧出一聲佛號：「施主言重了，江湖傳說焉能相信？」

「好一個江湖傳說焉能相信，那麼三位攔阻在下，豈不是多此一擧！」

「施主責備的是，請恕老衲三人無狀，告辭。」

佛門三魔意外的退走了，這是奇蹟，藍也白兵不血刃，居然贏了一次令人難以相信的勝仗。

他只是呆了一呆，又有幾條人影，由一片樹叢之中走了出來。

來人共有九個，只要一眼瞧去，就知道他們决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走在頭裏的是一個身材中等，腰纏軟鞭的藍衣漢子，第二人臉如鍋底，身材十分高大，他沒有携帶兵刃，但由他雙拳骨節異於常人來判斷，此人的拳脚功夫必然十分了得。

（未完）

中國功夫增進健康

・麥海雲・

喜歡研究健身運動的人，往往想起早上到山林之區活動，做晨運工作，即是說一邊散步，一邊呼吸新鮮空氣，另外一些人沒有時間，或者沒有興趣做晨運，就往往想起睡前打太極拳，舒筋活路，促進血液循環，其實這一類活動就等於中國功夫，不過，形式方面並不顯著而已。至於太極拳，根本就是功夫的一環，太極門分兩派，一派是外太極，用以搏鬥，另外一派就是練習健身强體養顏益壽的內太極，故此，睡前打太極拳，無形中就是投入中國功夫這種門派之內。

以前練習南派的拳脚，師傅教落，朝早起床就要紮馬，往往經過半小時過外的紮馬，而且是四平大馬，然後開拳，打過一套拳之後，整個人血液通暢，有些人先行洗漱然後練拳，另外一些人却是練拳之後才漱口洗面，不管怎樣，早上打拳，或者睡前打太極拳，都是有益身心的，到老仍然可以活得快樂些，最低限度病痛也少，碰着特別緊張的關頭，能够應付得來。

現時在大都市之內過活的人，很容易就會突然奔走，横過馬路之際，忽然看見兩邊汽車洶湧而來，或者站定脚步，或者飛奔到對面馬路去，在這一瞬之間，必須有所決定，如果練習過中國功夫，很容易解決這種困難，反之，平時毫無運動，只是埋頭埋腦的工作，甚至工作過勞，睡眠不足，影响視綫，一旦發生危險，往往弄到手忙脚亂，進而發生車禍，不足爲奇。

有時在馬路上等候巴士，巴士如飛而過，剛剛停下來，便即開駛，你跳上去伸手抓住一條横鐵，還沒有完全進入巴士內，那一輛巴士經巳開出，在這一刹那間，你又要即時決定，或者放棄搭車的念頭，從速跳開，又或者憑着一隻手的力量，把自己拉起來，塞入車廂之內，年輕的時候可以很容易辦得到，如果年紀較長，不妨把左手按在右手之上，雙手同時發力，亦可能順利的進入車廂，不管怎樣，或進或退，一定要即時決定的，打過功夫的人，碰着這種場合，不會發生惡劣變化，因爲打功夫就是隨時要決定攻或守的，習慣了它，便有這種力量應付尷尬的場面。

此外，碰着夜間獨歸，發覺樓梯轉角有些暗影，認爲走上去有問題，立刻停步，隨即轉身，又或想搭電梯，發覺電梯之內僅有一個人，瞪眉突眼，趕快退出，不再踏脚入內，這種決定也是要在一秒鐘之內有所決定的，絕不能够拖延。還有一點，假如隣居失火，就快蔓延到自己的家裏，究竟在時間方面有沒有時間把屋裏的衣物收拾起來逃走呢？抑或必須棄物立刻衝出戶外呢？這一類的場合，也是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決定怎樣做，無疑的，練習過中國功夫，就有很大帮助。

上述的幾種情況是功夫的賜惠，照事論事，練習中國功夫對生理方面的帮忙也是很大的，因爲從小就多做運動的人，血管比較擴張，年紀大了，就算血管變窄，仍有足够的空隙使血脈流通，不易患心臟病，反之，一向只知讀書，絕不運動的人，那就沒有這種優點，專家認爲在開拳踢脚之際，能够做出一些聲响來，震動內臟，兼且使心臟在加强跳躍中能够保持平衡的感覺，不會因爲吸入的空氣太多，沒有吐出，以致發生阻碍，因此，南派拳脚很喜歡一邊打拳一邊喊叫，日本的空手道也是很凌厲的，師傅教落，玩完空手道的拳脚，最好兼練三戰拳，這種拳脚就是「散氣」之用，發拳之際，故意發出宏亮的喊聲來，利用喊叫之聲，使內臟震動，對腸胃和肺部都有所獲益，特別是肺，由於經常震動，使肺黏膜的厚度增加，練習巳久，忽然有人從背後一拳打來，擊中自己，肌肉的反彈力會保護肺部，同時肺黏膜變厚，有足够的抵抗力，不會因此受傷。

一個人到了六十歲過外，腸胃的力量漸趨薄弱，吃多了一點，就會凝聚於小腸之內，隱隱作痛，如果經常打功夫，腸臟轉彎之處仍然暢通，食物不會留在腸內太久，同時不會患大便秘結，那就對整體健康有很大帮助。經常打功夫的人，往往活到八九十歲，原因就在這裏，至於中年或壯年因爲多次搏鬥，傷及內臟，不能享高壽，那是另一問題。

司馬洛傳奇故事

羣魔亂舞（一）

馮嘉・文　子成・圖

刦後餘生

有霧的時候總是沒有風的。風來，霧就會給吹散，也不會成其爲霧了。眞的是一絲風都沒有，空氣靜止着，海面也是靜止着，祇有那些霧倒是在動着的。正在翻騰，不過是很慢的翻騰，而這翻騰對視綫並沒有什麼帮助。這一塊霧騰開了。另一塊霧馬上又補回來，十尺之內，視綫就完全透不過去了！

連那些海鳥也似乎感到無所施其技，不知道躲到何處去了，但是也許祇是霧把牠們包藏住而看不見吧了。也許在霧中牠們也是有覓食的本領的。

看不見什麼動態，連海鳥的飛翔都看不見，就似乎特別靜了。連海上都沒有浪，海水祇是輕輕地舐着岸邊。

漁村喋血

跟着，忽然石破天驚地「隆」的一聲。雖然霧是那麼濃，也隱約可以看到橙黃色的一團光一閃。

那是爆炸。在爆炸的地方，那些霧一定是會給炸力沖開了，但是也祇是限於爆炸那個地方而已，在周圍，再遠一點，那些霧還是遮擋着視綫。

坐在海邊那個年輕的女郎給這突然而來的爆炸震驚了，垂進了水中的雙脚也下意識地縮了起來！

她似乎在此之前曾經聽到過有一艘船的馬達聲。爆炸既然是來自海上，那麼唯一的解釋似乎就是海面上有一艘船爆炸了。她跟着就是戒備地跪了起來，盡可能用力向霧中望出去，但是仍然望不見什麼。

假如是一艘船在霧中爆炸，那就很危險了。船上的人生還的希望會比較微。什麼都看不見，就是出去救也無從救起的。

她也不是有能力出去救人的人，她祇能够關心地看着。

她隱約再看到那些橙色在閃動，知道那是火光。一定是那艘船爆炸了之後現在正在着火焚燒了。是的，她可以看到更高的地方，那裏沒有什麼霧（霧總是聚在比較低的高度的），黑烟正在向天上升去。

她遲疑着四面望望，岸邊又沒有船，她不能够撑船出去試試看，而她的家離開這裏又太遠了。假如她跑回家去，再叫人來，那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在另一邊的海灣才有船，船要走很遠的路才能繞過來。在這樣的霧中，有人肯開船去救嗎？很可能還找不到那艘着火的船，自己就已經先在礁石上撞了。

她還在遲疑不決的時候，就聽見水响。那是游泳的聲音。她是可以憑經驗分辨出這個的。跟着她也果然看見了一個人正在霧中向岸邊游過來。最遠祇是看見一團影子在動，但是漸漸就可以看到那是一個男人，正在向岸邊游過來的。游得很慢，相當乏力似的。

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她匆匆退後，退進了一叢密密的小樹裏面，躲藏起來。那叢小樹是把她的身子完全遮住了。不過當她蹲下來望出去的時候，她則是仍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外面的情形！

她看見這個男人到達了岸邊，爬上了岸邊的岩石上，一隻手中，還拿着一隻包裹。

身上還是穿着一件骯髒而帶着機械油污的白色長袖汗衫，油污在海水中一時是沒有那麼容易洗脫的，不過血則是在一下水的時候就會給沖掉以及變稀了的，所以這個人在剛剛爬上岸來時，身上似乎並沒有血，但是當他在岸邊的石上跪起來之後，沒有了海水的冲淡作用，便可以看到他的身上有些地方有血冒出來，把那件內衣染紅了。

這個人祇是跪了一跪，就仆倒下來，似乎這一番的游泳是已經使他的氣力用完了，他有心，而沒力氣，不能够行走，於是就向岸上爬，仍然帶着那隻袋子。

他一直向這個女郎躲藏着的這座樹林爬過來。

這個女郎吃驚地退後，而那個人就像以她爲目標似的，一直向她爬過來，爬進了林內。

她正要轉身逃走的時候，他的身子一軟，就伏在那裏，動也不動了。於是她也停下來，小心地看着他。這個人似乎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到達了一個他可以藏身的地方，然後便放棄了。他的手也把那隻膠袋放掉了。

她畏縮地上前一步，看清楚一點，那個男人流血的地方似乎是傷得並不嚴重的

——起碼在可以看見的地方是如此。手腕上有兩條橫的傷痕，似乎是給什麼擦破了皮肉而造成的。她低低地咳嗽了一聲。那人沒有什麼反應。似乎那個人是暈過去了。或者是睡着了。

她蹲下來，小心地伸手出去把那隻包裹拿起來，發覺相當沉重，雖然外表看來像是一件裝在灰色塑膠袋內的塑膠雨衣似的，實際的重量則顯示那裏面的乃是金屬的東西。

她把這隻膠袋上的一顆鈕子解開來，看看裏面的東西，眼睛就張得大大的了。因爲他看見這膠袋之內是另有一隻透明膠袋的，而這隻透明膠袋內放着一把手槍以及幾隻彈夾。這就解釋了那沉重了。

那內面的一重膠袋還是防水的，膠袋之內的手槍和彈夾都沒有濕。

這是一個不尋常的人，而這亦是一件不尋常的事。

這個女郎再通過小樹林的縫隙之間向海面上望去。

在濃霧之中，橙黃色還是在若隱若現着，而黑烟也仍然是正在升上天空，那艘船還是在燃燒，而且火燒得很旺。假如船上還有人的話，他們是來不及離開船上，或者離開了船上也不知道什麼方向是陸地了。

×　×　×

那霧接連兩天才散去。這是一個相當罕有的紀錄了。因爲要接連兩天都沒有風才行的。而一散去了之後，天氣就變得很好，昨夜還是一片濛瀧，而這一天大清早已經是風和日麗的了。

這時就可以看見那艘船了。

那船還有船頭的部份尖尖地突出在水面，已經燒成焦黑，再稍遠一點則是扭曲的桅桿斜斜地伸出水面。似乎船沉的地方水並不太深，或者那裏的水底是剛剛有一大片礁石，船並沒有機會完全沉下去。

不過也沒有什麼東西剩下來的了。爆炸之後假如海面是有碎片分佈着的話，在這兩天時間之內，這些碎片一定也都已給一漲一退的潮水冲走了。

這裏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雖然附近有人居住，却是連警察都沒有的。他們與警方的往來極少，有什麼事情也是自己處理，因此他們沒有報警的習慣，這件事情發生了，也沒有人記得去報警，祇是在霧一散掉了之後，就有人駕着一艘小型的摩托艇到這現場來看看情形。

一個老人，一個青年人，和一個小孩子。

他們把船開到那沉船的旁邊，視察着，看看周圍的海面，看看附近的岸邊，覺得沒有什麼事情是他們能够做的了。假如有生還的人，他們是看不到了，而且生還的人一定是不會仍然浮在海面上的。

那個青年人是一個强壯而結實的小伙子，皮膚給日光晒得黑黑的，身上祇有一條極短的牛仔褲。他側着頭向水裏窺望了一陣，自然就這樣是很難看到水底的情形，於是他說：「讓我下去看看有些什麼吧！」他就這樣從船上一跳跳進了水中，直向水底潛下去。

由於海面上是陽光普照，太亮了，强烈的對比使人從水面之上望下去看不到什麼，但一到了水底就不同了。有充足的陽光從上面透下來，所以水底下是顯得特別光亮的，他可以看到那艘船果然就是擱在水面之下的一大塊礁石之上。假如是在別處沉沒的話，就可能連一點遺跡都不能從水面上看出來了。他可以看到船身是毁爛得相當厲害的，有兩個大洞，而且船身的中段幾乎拗折了，這是一艘相當殘舊的貨船，不算大，不過當然是比較他們開來的那艘摩托艇要大得多了。

他潛入船身的一個洞裏看看。由於經過焚燒，所以裏面也沒有什麼可浮的東西給困着，似乎可以浮的東西都已經給燒掉了。也許不能浮的東西也是難逃火刦吧？他初步看不到屍體。幸而上面陽光是那麼充足，不然的話，船內就會陰暗到什麼都看不見了。

他不能够再詳細地看下去，由於他是祇憑着肺內的一口氣支持的，而這口氣不能够用得很久。他約略一下，就要再鑽出去，升上水面換氣了。他得換一口氣再下來，然後從另一個部份進去看看，要逐步下去才能够看清楚。

他升上去的時候一羣游魚就給他驚嚇着，而銀光閃閃地逃走了。船內並沒有魚。顯然剛剛燒完的船還帶着一股不好受的氣味，海底的生物還沒有進駐的打算。

他冒出水面，老人和小孩子的那兩張臉都留意地看着他。老人問道：「有看見什麼嗎？」

「還沒有！」那個年輕人說。

他一轉身又潛下去了。

這樣一上一下地潛了幾次，他雖然還沒有全部看清楚，却也相當失望了。似乎這船是有充份的時間燃燒過之後才沉下去的。

火的破壞力是最强的，很少東西可以祇怕水浸而不怕火燒，而火燒得壞的東西水未必能够浸壞。那亦即是說，假如這船是沉得早一些，在沒有燒透之前就沉下去了的話，也許還有一些東西剩下來。

當這個年輕人再一次升上水面的時候，途中他就發現情形有點不同了。本來他祇是看見他們自己的船的船底而已，現在他却可以看到另外一艘更大的船的船底正在接近。當他升出水面的時候，他就發現來的是一艘白色的遊艇。有兩個身材高大的人正站在船邊。其中一個人是穿着襯衣的，高而且瘦，不像是在船上工作的人，主要是因爲他有很白晳的皮膚，而且他身上穿的襯衣顯得很名貴，又是穿着一條白色的長褲。這些都不像是在船上工作的打扮。他倒像是擁有這條船的。站在他身邊的一個則是像得多了。那人穿着一件橫間條的T恤，一條褪色的藍牛仔褲，T恤是短袖的，露出兩條黧黑而肌肉虬結的手臂。這人兩手放在腰間；這倒是相當適合的姿勢，因爲他的肌肉是那麼豐富，假如他把手臂垂直，那姿勢就不大舒服了，穿着襯衣的那個人兩手則是插在褲袋裏的。

那個青年人對那個穿T恤的人馬上有了一點戒心，因爲那人還有一張老虎狗似的臉。這是一個打手型的人物。至於那個穿襯衣的人他則是看不透了，由於這個像是城市中人，而他對於城市中人是沒有經驗的。

「唏！」那個穿着襯衣的人叫道：「你們在幹什麼？」

那個青年人顯然認爲他不要白白答覆什麼問題，所以他反問道：「你們在這裏幹麼？」

「我們聽說這裏有一艘船失事了。」那人說。

「你看得見的。」那青年人說。他心裏倒有點奇怪這遊艇怎會來的。這遊艇一定來自很遠的地方，遊艇上的人怎麼知道消息呢？

「找到什麼嗎？」那穿着襯衣的人問道。

「沒有。」那青年人搖搖頭。

那人微笑着，手從褲袋裏抽出來，拿着一疊鈔票，說道：「我是出得起錢的。你找到什麼東西，可以賣給我們呀！」

「我們沒有找到什麼。」那個青年人說。這次他是很誠懇地回答，因爲他很可惜沒有找到什麼，不然就可以賣到錢了。

「那讓我們來找找吧。」那人說，「我們有潛水的用具！」

「等一等！」那青年人抗議地道：「是我們先來的！」

那人微笑，從那疊鈔票中抽出兩張來，說：「那你們把這權利賣給我如何？」

那青年人遲疑了一下，點點頭：「好吧！」他相信也不會找得到什麼的了，這權利倒是不怕出讓的。

「你們上來吧！」那人招招手。

老人把快艇划近遊艇的旁邊，三個人沿着繩梯爬上去了。

老人和孩子都好奇地看着遊艇上的設備。雖然不是一艘簇新亦不是一艘豪華的遊艇，但是比較他們那艘小小的摩托艇是差天差地了。那個年青人則是現實得多的。他看的是那個穿襯衣的人手中的鈔票，假如面貌是可以代表爲人的話，這個青年人也並不是善男信女了。他有一隻鷹鼻子，一雙細小但是老是閃爍着，不能定下來的眼睛。

那個穿着襯衣的人把那兩張鈔票交給他。他馬上收下了，却塞進他那條濕了的短褲之內，老人的眼睛貪婪地看着那張鈔票失踪。他可能希望這兩張鈔票交到他的手中，但是他並沒有指出這一點。

那個穿襯衣的人從襯衣的胸袋裏取出一包香烟，又從褲袋裏取出一隻名貴的黃金打火機，背着風把香烟點上了，打量着這老少三個人，問道：「這兩個是你的兒子？孫兒嗎？」

「不，」那老人搖搖頭，「我們祇是住在一起的。我叫林阿六，這是阿球，這個小孩子，人家都叫他做小猴子！」

那個人好像沒有聽見老人家的回答，也像忘記了自己問這個問題了。他正回過頭去望後面。阿球也是正在找尋那個大漢的下落，因爲當他們登上遊艇的時候，他們已經看不見那個大漢了。現在那個大漢又出現了。他已經在背上揹了一副黃色的氧氣筒，脚上還穿上了蛙人的膠鰭。阿球羨慕地看着，他知道那是昂貴的潛水用具，可以讓一個人在水底逗留很久的，而且也可以潛得更深。假如他有這樣一套東西的話，剛才他就用不着上落那許多次了。

阿球羨慕地看着那人背轉身從船的另一邊落進了水中了。

那人啣着香烟轉回來看着阿球，好像剛剛記起一件並不重要的事情似地說：「你有找到屍體嗎？」

「沒有。」阿球搖搖頭。

林阿六覺得這個人並不是來找尋生還者的。

「沒有找到什麼，連屍體都沒有？」那人問。

林阿六覺得這個人應該說明白自己的身份，或者起碼講出自己的名字，但也許這個人是忘記了吧？

阿球說：「沒有，這船是燒得乾乾淨淨才沉下去的，我看什麼都燒掉了。」

「人是不容易完全燒掉的，」那人噴出的烟迅速被清勁的風吹走，「骨頭也起碼會剩下來一副吧！」

「我還沒有機會完全看清楚，不過——」阿球聳聳肩。

「不要緊，」那人說，「我的人下去，就會看得很清楚了！」

「死屍是會浮的，」林阿六插嘴道。

「你們有看見屍體浮過嗎？」那人又問。

「這倒沒有了。」林阿六說。

那人又回頭望，這一次是望着遠處海面突起來的一排礁石。他說：「假如有屍體浮起來，怕也不容易沖走吧？」

林阿六覺得這人雖然不像水上人，對海倒不是毫無所知的。

這一片海面的確是與別不同，有一列珊瑚礁成爲環狀把它環抱着，船也要很小心才可能够從那珊瑚礁的缺口駛進來，浮着的東西，沒有那麼容易流出外面去了。屍體是不會自己游泳的，因此就要相當大的巧合才能够從那個缺口流出去了。

老人說：「是的，我們並沒有看見有屍體。不過，時間並不是過了很久，假如屍體還沒有發脹的話就不會浮起來了。」

「那就要看天氣了！」那人說，「現在是很熱的天氣，什麼都是容易發腐的，你們要吃點東西嗎？」

連阿球都搖起頭來了。他們剛剛提到屍體發腐的問題，現在却談吃東西。他們都沒有胃口。那個人也許並沒有眞正的誠意，所以，並沒有提出邀請，他祇是走到船邊去望着海中，而林阿六三個人也跟着他到船邊去。但實在在船邊是看不到什麼的，那個大漢是在深水之下活動。他們祇是可以看見那大漢呼吸噴出的氣泡升上水面，有時在這裏，有時在那裏，沒有固定的位置，祇是大略可以知道那個大漢是在水底下的什麼位置而已。

大約過了半小時之後，那個大漢終於上來了。他爬回甲板上，脫下面罩，和卸下氧氣筒。那個穿襯衣的人走到他的身邊說道：「找到什麼嗎？」

「什麼都沒有。」那大漢說，「你以爲可以找到什麼呢？就是不給火燒掉了，也會給水溶掉了！」

林阿六奇怪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可以給水溶掉的。當然不會是黃金珠寶之類了。

「那麼！」那個穿襯衣的人還是把最重要的問題放在最後，「有發現屍體嗎？」

「沒有。」那個大漢搖搖頭。

「這眞奇怪！」穿着襯衣白褲的人說

，「船上的人到那裏去了呢？」

「我怎麼知道？」那個大漢說。

「也許胡家的人來過吧。」阿球忽然說，「不過，他們不可能比我們來得更早吧？他們也不可能在我來之前就走掉了。不過，他們又不會遲到現在才來呀！」

「什麼胡家的人？」那個穿着襯衣的人轉問阿球。

「我們這裏沒有多少人住着的。」林阿六解釋，「祇有幾戶人家。」

「爲什麼特別提胡家呢？」那人問着，當他得不到回答的時候他又微笑着，「我看，你們對胡家的人似乎不大好感，是嗎？」

「那是阿球的事情吧了！」老人說，「不過也只有胡家有人能够潛下水底找東西。」

「那爲什麼他們沒有來呢？」那人問道。

「這個……」阿球說，「也許他們看見我先來了，就不敢來了。他們不敢犯我，怕給我打一頓！」

不過阿球說起來則並不是顯得信心十足的。

聽的人可以相當明顯地猜得出這是一句挽回自己的面子的話。但是爲什麼要挽回自己的面子呢？除非他是吃過胡家的虧，假如那人也猜出這一點，他是沒有講出來了。

「眞可惜我們找不到什麼，」那人說，「不過不要緊，我說過買就是買，就當是賭一賭吧。賭是總有輸贏的。」

他又掏出那疊鈔票，也給林阿六和小猴子每人一張。林阿六幾乎認爲這是很公平的，但是小猴子則似乎很勉强地才接受了。甚至林阿六和阿球都沒有注意到，當那個穿着襯衣的人提到胡家時，小猴子就顯得渾身不安的，眼睛也望到別處去了。那人却注意到了。

「我們還是走吧。」那人說。

林阿六和阿球都準備離開遊艇，而孩子更是一馬當先。但是那個穿襯衣的人說：「不必了！你們在這上面玩玩吧，我們拖着你們的船走就是了。」

孩子又顯得很勉强，不過林阿六和阿球則樂於如此。他們覺得這不會令他們有什麼損失的，那人既然已經把鈔票給了他們，似乎不大可能會忽然改變主意取回的。但是留下來呢，說不定還可以哄到更多的鈔票。而且他們也無從反對。遊艇開動了，拖着他們的船慢慢地向那珊瑚礁所形成的環的缺口駛去。

這一次，那人倒是眞的搬出了酒和點心來了。他們在遊艇的甲板的椅子上坐下來進食。林阿六和阿球對那些點心和酒都大感興趣，也不客氣，但是孩子則是不會喝酒的，而那些點心，他也是勉强下咽而已。對於一個孩子而言，那當然是不尋常的。一個孩子應該是什麼都喜歡吃的。

「我是一個花得起錢的人！」那人冷靜地靠在椅子上，淺淺地呷着那杯酒，自我讚揚地說，「我喜歡的東西我就買，買得起的東西我就買。唔，林阿六，剛才你說，這裏是一個很小的地方，沒有多少人住的？」

「是呀！」林阿六說：「不過祇有四家人住吧了。」

他用不着那人再問就說出這裏的情形。四家人住在這個荒凉的地方，都是靠打魚爲生的，幾乎與外界隔絕了，最接近的一條村子也是在二十里之外，又沒有車子，要就是走路去，要就是開船兜一個大圈去，都是要花差不多的時間了。

「爲什麼你們住到這裏來呢？」那人問。

「我們不是住到這裏來。」老人說：「我們祇是沒有辦法搬走。這裏本來有很多人家的，但是在外面有辦法的都一家一家搬走了，祇有我們沒有什麼地方好去。」他吃吃笑着，「這裏空屋子倒有不少，人是愈來愈少了！」

「不過胡家的人却是兩年前才搬來的。」阿球補充。

「爲什麼他們會搬來呢？」那人問。

「不知道，」阿球說，「他們倒像是很有辦法的。他們出去打魚也是自己吃吧了。」

「他們是什麼人？」那人問。

「一個老頭子，一個兒子，還有一個臭丫頭！」阿球說。

「一個臭丫頭？」那個穿着襯衣的人顯得迷惑地看着阿球，顯然不大明白他的意思。

林阿六在旁也格格地笑起來。解釋道：「他們是一家三口在那裏，老人是父親，有一個年輕的兒子和一個年輕的女兒。其實不是什麼臭丫頭，不過是阿球喜歡人家，人家不喜歡阿球吧了！」他哈哈笑個不停。

阿球憤怒地瞪着他。

那個穿着襯衣的人似乎並沒有興趣去追問這家姓胡的人了。他又把話題再改變，說道：「這裏既然人不多，假如有人從這船上逃了上岸，你們也不會不知道？」

「我們並沒有聽到有人上岸！」阿球說。

「你們既然是跟姓胡家的人不和好的」，那人說：「假如有人上岸，而躲到胡家去，你們就不會知道了。」

「這個——」阿球忽然看看那個小孩子，「問他就知道了，他是常常到胡家去玩的！」

這個孩子簡直要整個人跳起來似的。好像有人把他一件什麼不名譽的事情揭發了。他訥訥着說：「我沒有看見有人呀！」但是孩子多數是不善於說謊的，而他亦不是屬於少數的其中之一。不過那人也沒有表示什麼。那個孩子又補充說：「而且岸上有不少空屋子，假如有人上岸，可能在其中一間空屋子裏躲起來的！」

那個人祇是呷着酒微笑着，阿球則轉向那孩子，詫異地說：「爲什麼要躲起來呢？」

「我祇是這樣說說吧了。」孩子連忙補充一個解釋：「說不定那些人已經走掉了，又不是沒有路離開這裏的。」

「但他們要步行了。」那個人用兩隻手玩弄着他那隻酒杯，「這麼長的路，幾時才走得完呢？而且總應該向這裏的人問路吧？」

「我們都沒有聽過這種事情。」一孩子說。

「我看也許是沒有人生還登岸了。」那個人微笑着說：「也許屍體是還沒有機會浮起來吧！」

他這樣說着的時候，孩子忽然整個人跳起來，而在他能夠張開咀巴吐出一聲叫喊之前，大家都聽到了，那遙遠的「轟隆」一聲。林阿六連忙和阿球向沉船的地方望過去，而孩子則是用不着望的，由於他正是面對着那個方向，他是最先看到了。

他看到那沉船的地方忽然水柱向天直衝，跟着才是爆炸聲，因爲光的速度是比聲音高的。林阿六和阿球回過頭去看的時候，就看見那水柱正在散開而降落下去，夾雜着一些碎片。之後水面很快又恢復平靜了。

突出在水面那隻船頭不見了，那枝桅桿也不見了。

林阿六和阿球及孩子都是處於驚愕狀態之中。好一會，阿球才問道：「那邊——究竟發生了什麼？」

那個穿着襯衣的人顯然是知道發生了什麼的，由於爆炸聲響的時候他並沒有回過頭去看，而且在爆炸聲過去了之後，他也還是沒有回過頭去看看後果如何。

他得意地吃吃笑着，這時眼中就露出一種令人接觸了會感到心寒的光芒。他說：「我們放一些炸藥，把這船炸掉了！」

「爲什麼？」阿球問道。

「這樣露出來一截，很不好看！」那人說「把風景破壞了，不是嗎？現在就不同了，很順眼，是不是？」他第一次失去控制的哈哈大笑起來。

「假如我們走得慢一點——」老人林阿六恐怖地說。

「所以我才這樣急着先走呀。」那人說。

這時連林阿六和阿球都覺得不願意繼續在這船上逗留下去了。他們都很想離開了。

阿球說：「我們現在可以走嗎？」

「在船上吃晚飯吧！」那人說，「難得相敍，我們交個朋友好了！」

「呃！我不舒服，」孩子說，「我暈船！」

那人又笑起來：「怎麼你剛才坐在小船的時候又不會暈船呢？」

「這是大船！」孩子說，「我坐不慣呀！」

「那你到裏面去睡一陣好了！」那人說，「我們這裏有很舒服的床！」

三個人面面相覷，覺得這似乎已經不是邀請，而是命令了。他們祇好在船上留下來。

他們吃晚飯的時候才看見船上還有另外兩個人。

這兩個人是一直留在裏面沒有露面的。所以，他們進裏面吃晚飯的時候才有機會見面了。

這兩個人是沒有睬他們，而那個穿着襯衣的人，也沒有爲他們介紹，到那時爲止，三個人就祇知道那個潛水下去的人叫野猪。這也是一個混號而已，這個人姓什名誰，還是不得而知。那個穿襯衣的人是這樣稱呼他的。至於野猪，則是稱呼這個人爲「老板」。這也不是一個名字，而祇是表示這個人是在這個船上作主的。

至於這兩個後來露面的人，也是令人心寒的。其中一人穿着一件上裝而沒有結領帶，另一個則是穿着一件寬闊的夏威夷恤。他們雖然並不是樣貌兇神惡煞的，但是也並不是和善的。他們並沒有笑容。

他們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腰間有一塊隆起的東西。雖然衣服是寬闊的，有時也是遮不住。這塊隆起的就是手鎗。這並不是猜出來的。林阿六他們根本不會猜這個，他們是看見的。那個穿着上裝的人偶然移後一點，就可以看到一把鎗的鎗柄在腰間露出來。

這些究竟是什麼人呢？他們是有鎗的。他們似乎不是警探了，因爲警探來調查一艘船沉沒的事情，不會最後才問及船上生還的人。而且他們所問的問題，也不像是警探會問的。

那位「老板」的問題問得最多，而他的三個手下，祇是在旁邊聽着而已。林阿六到底是一個老人了，在這個世界上活了這許多年，人生經驗當然是相當豐富的。他覺得這位老板是懷疑有人逃到了岸上，而假如有的話，他想把這些人找到。林阿六也是這樣想的。怎可能是一艘船爆炸燒掉了而沒有發現屍體的呢？不過在這一點上，林阿六的確沒有什麼辦法帮忙的，因爲這可能是一個賺錢的機會。他甚至願意到岸上去看看。不過，那個人並沒有作這樣的提議，而林阿六想過了之後，也認爲最好不要自告奮勇了。這些人是並不好惹的。

當那位老板終於讓他們回家的時候，林阿六總算舒了一口氣。無論如何，他們總算賺到了一點錢了，而且，他也吃到了一頓好久沒有吃到過，將來亦不知道會不會還有機會吃到的晚餐。他們開着摩托船回到岸上去的途中，並沒有討論這件事情。顯然阿球和小孩子都覺得遊艇上的這些人是不好打交道的，既然分手了，也就算了。

那艘船的馬達咳嗽了兩聲，忽然停了。阿球咒罵起來，用脚去踢。林阿六嘆一口氣：「不要踢了，這東西差不多跟我一樣老了，你再踢兩脚，說不定要散開來呢！還是等明天拆開來看看吧。」

「現在我們得把船划回去了。」阿球說。

「有什麼辦法？」林阿六說，「難道我們游泳回去嗎？」

他們在黑暗中把小艇划回岸邊。這當然是要花較長的時間了。不過不會不到達的，他們熟悉這個地方。

不錯，他們祇是回去慢一點而已，他們還是回得到家的。他們的屋子是在近海的地方，而那裏的岸邊有一座破舊的小碼頭。

阿球把船縛在小碼頭上，還是在咒罵着那副馬達，而且再踢一脚。林阿六吃吃笑着：「你有那許多錢，明天你可以去買一副新的了。」

「我？」阿球說，「假如要買的話，那我們合份去買好了。」

「但你拿到的錢比我們多呀。」林阿六說。

「那是我自己的本事。」阿球說，「東西是大家用的，爲什麼要我一個人出錢

呢？」

「這件事情我們待明天談判清楚了。」林阿六說，「目前我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睡一覺，眞疲倦，而且還喝了不少酒呢！」

他們回到他們那間簡陋的屋子，大家都匆匆洗了一個澡，便上床睡覺了。小孩子似乎是最先睡着的，然而當林阿六和阿球都眞正睡着了之後，小孩子却爬起床來，悄悄地走出屋子的門口。他們的屋子是沒有關門的。在這裏，誰會來偷東西呢？他們這裏有什麼可以偷的東西呢？

孩子出了屋子之後，就急急地奔跑着。天上月光已經出來了，所以並不很黑暗，很容易辨認路程。

那個地方也果然有不少給空置了的屋子。他經過其中一間屋子的時候，屋子旁邊忽然跳出來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野猪，在夜間，月光之下，野猪似乎更加高大了。

野豬說：「小孩子，你這樣急，要趕到什麼地方去？」

「我——祇是出來走走吧了。」小孩子慌張地說。

「哼，」野豬冷笑着說：「我看你是趕着到胡家去通風報訊吧了。」

孩子忽然轉身就走，但是後面，那兩個有槍的人也出現了，三個人把他包圍住，他不得不停在中心。

「你們——你們把我們的馬達弄壞了，」孩子指控地說，「這樣你們就可以比我們更快上岸。」

「也許吧。」野豬說着，又狡猾地笑着。

孩子忽然又發足逃走，要從他們中間的一條縫隙衝過去，但是他們並不是動作笨鈍的大人，其中一人的手掌忽然一揮，就擊在孩子的面頰上，把孩子打得整個飛起來，打了一個滾，才跌在地上。

野豬說：「你有什麼話講，你對我們講好了，何必跑得那麼遠，難道我們的耳朶不配聽嗎？」

「救命！」孩子尖聲叫起來。

「誰會聽見你叫？」野豬說。但是一隻脚還是踏在孩子的咀巴上，使他叫不出聲來。

× × ×

胡家三個人所住的屋子也是一間被人棄下來的屋子而已，不過正如林阿六所講，他們的環境似乎是相當好的，這間屋子給翻修過，而且，屋中的日用品也是相當多。

胡家的確如林阿六所言是有三個人，一個是年紀相當老的人，另外兩個則是像他的兒女，一個年輕男人，不到三十歲，高大而强壯，不過那種强壯又不同阿球，是城市中人的强壯，而那個女的則是大約二十歲剛出頭，柔順而美麗，她就是那個在海邊發現有人游上來的女郎。她也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城市人，雖然皮膚已經因爲經常接觸陽光而變得相當深色了，但是仍然沒有那種久歷風霜的質地，她穿的也是城市人的衣服，一件橫條紋的T恤，一條剪短的牛仔褲，那個游上岸來的人却不在屋中。那個老人靠在一張籐椅上，拿着一隻小型的原子粒收音機，却不是在聽，也不是在睡覺，那兩個年輕男女正在對桌下棋，但他們也是顯得心不在焉的，似乎注意力並不是集中在棋盤上，他們好像正在等着什麼。

終於，他們聽見屋外有脚步聲。

老人的眼睛張開來了，首先踏進屋子來的就是野猪。

「什麼事情？」那個年輕男人站起來問。

野猪沒有回答，也沒有看他，眼睛在屋內四面掃視着。

「什麼事情？」那個年輕男人再問一次。

這時那二個槍手也進來了，他們說：「我們從窗口看過了，房間裏沒有人。」

「那個人在什麼地方？」野猪問。

「什麼人？」那年輕人問。

「有一艘船在那邊的海上沉了，」野猪說：「我們聽說有人上了岸，到你們家裏來了，我們想見見他。」

「哦，那個人，」那年輕男人說：「他已經走了。」

「什麼時候走的？」野猪問。

「今天早上，」年輕人回答：「我們聽見那船給炸掉，那時他就說要走了。」

「今天早上，」野猪說：「那他在你們這裏逗留了很久了。」

「逗留到今天早上，就是這麼久了。」那年輕人說。

「他怎會到你們這裏來的？」野猪問，「爲什麼他不到別處去呢？」

「是我在海邊發現他的。」那女郎說：「他受了傷，我把他救回來了。」

「那他一定很感激你了，」野猪說：「你們又有那麼多時間談話，他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那女郎說：「他沒有講。」

「他也沒有對你講過出了什麼事嗎？」野猪問。

「沒有。」那女郎又搖搖頭。

野猪露出不屑的表情，他並不相信，他說：「這樣長時間在一起，你們都沒有話講，不悶一點嗎？」

「他睡了一天一夜，」那個女郎說：「他需要休息，而且有些事情我們也是不好問人家的。」

野猪伸出手，其中一個槍手就把一隻手提無綫電對講機遞過來，野猪把無綫電扭開了，對裏面說：「他今天早上走了，」他聽見我們把船炸掉，船炸得太早了，這是一個錯誤！」

那邊的人的回答也是從那隻無綫電對講機之中傳出來的那把聲音說：「不要緊，又沒有車子，他要步行，他雖然是今早就離開，但是也不會走得很遠的，你懂得怎樣做了吧？」

「對了，」野猪說：「我當然懂得怎樣做的，我去吩咐他們好了！」他把那隻無綫電對講機扭動，改換了一個波段，對裏面說：「羅拔，羅拔，我要車了，那人從這裏離開了，但他逃得不遠的，你們開車來把路口截住，他今天早上才離開的，」頓了一頓，「假如他抵抗，把他殺掉好了。」

他把無綫電扭熄，那個老人就忽然從

椅子上跳將起來。人雖然老，但是是一個強壯的人，而強壯亦使他的動作敏捷，對於一個老人來說，他一拳擊在野猪的肚子上，野猪叫一聲，連那隻無綫電對講機都丟下了，但是野猪也不是一個等閒人物，當他中了一拳的時候，暫時失利，他就知道應該怎樣做了，他馬上就向前仆，而把老人緊緊抱住，老人叫道：「動手。」

那個年輕人也動了，還是在老人開口叫他之前就動了的，他抓起一杯水來潑向其中一個槍手的面部，而那個女郎也把椅子向另一個槍手一推，他們都是很快的，那兩個槍手在老人一動手的時候就伸手拔槍，經過這阻滯是慢一點了，臉上給潑了水的人眼睛一時看不見東西，就不敢亂放槍，而另一個給椅子撞了一下，手也離開了槍柄，不過看來還是沒有用的，給潑了一臉水的那個人用衣袖把眼睛上的水迅速一揩，第二個槍手則再以第二下動作把他的槍拔了出來。

老人正在繼續揮拳向野猪擊打，而野猪則死命地把他抱緊，使他的拳頭不能够發揮怎樣強大的力氣。

那二個槍手巳經開始恢復了，而野猪叫道：「殺他們！」

槍聲一連串地響起來了。

但是並不是那二個槍手放槍，槍聲是來自屋子的門口之外的，那二個槍手，以狠狽的姿勢向前仆倒，把手中的槍也丟掉了。

野猪顯然以爲槍是自己人放的，於是他更得到了精神上的鼓勵，雙手移到老人的喉嚨上，緊緊捏着，老人咳嗽起來，雖然現在巳經不是給野猪抱着，却也因爲頸子受到抑制而拳頭變得軟弱無力了。

那個年輕人和那個女郎都想趕過去解救，然而他們給桌子擋住了，其中一個槍手仆倒的時候，把桌子推到他們的路上去，另一個則倒在地上，他們得繞過桌子，還要踏過另一個槍手，這都需要寶貴的時間。

門口一個男人的聲音叫道：「好了，你！放手。」

野猪驚詫地震了一震，這把陌生的聲音使他知道情形不大妙，剛才的槍也許並不是他那二個槍手所放的，他的手一鬆，老人就在他的胸膛上擊了一拳，這一次把他擊得打着轉跌開了，不過他並不企圖支持平衡，而是讓身子靠到牆壁上去，讓牆壁支持着他的背，手則向腰間的槍摸去。

他的手摸着了槍柄，但是並沒有機會把槍拔出來。

門口的槍聲又響了兩次，野猪的身上出現了兩塊紅色，身子一時就像給撞得黏住在牆壁上似的，然後他就慢慢地沿着牆壁滑下來。

那個女郎轉身看着門口，門口就是那個從海上游上來的人，他手中的槍還是在冒着烟，她驚訝地說：「怎麼，你——不是巳經走了嗎？」

「還是先看看你的爸爸吧！」那人說道。

驟眼一看，就知道野猪和那二個槍手都巳經死掉了，即使他們沒有死，他們也暫時不可能有什麼抵抗之力了，不過那個人還是不肯冒險，他把他們的槍都收起來了。

那兩個年輕的男女這時則巳經趕到了老人的身邊，把他扶着，那老人的臉色很難看，身子在抽搐着。

那個年輕人叫道：「爸爸，爸爸！」一面搖着他。

那個女郎則顯得手忙脚亂，連忙轉身說：「我去斟一杯熱茶！」

那個開槍的人走過來說：「我們還是把他扶到床上吧。」說着就與那年輕人合力把老人抬進裏面的房間裏，放在床上。

那個年輕人按摩着老人的心臟，老人的眼睛閉上了，呼吸似乎恢復正常。那開槍的人說：「他的身體有什麼不妥嗎？」

「他的心臟，」那年輕人担心地說：「一直都有問題！」

「有藥嗎？」那人問。

「沒有，」那年輕人回答，「我們到了這裏，我以爲他可以休養一下，沒有需要用藥的機會——」

那個女郎拿進來了一杯熱茶，在沒有藥的時候，一杯熱茶，也算是聊勝於無的治療了，他們向老人的咀巴裏灌進了兩口熱茶，老人嘆着氣，還是閉着眼睛。

開槍的人低聲向那年輕人問道：「究竟有多嚴重？」

「相當嚴重，」那年輕人說：「不然我們也用不着躲到這個地方來了。」前一句話解釋了老人現時的狼狽情況，不過後一句話則似乎不能算是什麼解釋了。一個人的心臟既然相當嚴重，那爲什麼要躲到一個這樣偏僻的地方來呢？似乎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把他搬到一個能够迅速找到醫生的地方，在這個地方，要急着找到醫生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病一發作，就要聽天由命了。

但那人也沒有空追究這一點了。

老人張開眼睛，四面望望，看到那個開槍的人，他淡淡地微笑，說：「你把他們都殺掉了。」

那人點點頭。「他們都死了。」

老人又說：「你有名字的嗎？」

「我叫司馬洛。」那人回答道。

「我沒有聽過這個名字，」老人說：「不過你是一個好手，你的手脚眞快。」

「你還是不要講話了，」司馬洛說：「你需要休息。」

「不要緊，」老人搖頭，「我的年紀巳經老了，身體又不好，日子也不會很長了，而且假如沒有了我的拖累——」

「爸爸！」那年輕人緊執着他的手。

「爲什麼你要動手呢？」那個女郎埋怨着說。

老人還是半閉着眼睛，微笑着：「你沒有聽見他講什麼嗎？他當着我們的面下令殺死一個人，你以爲他們是打算讓我們活下去的嗎？」

「他說得對！」司馬洛說：「看來你們也是內行的人，你們看得出來。」

「是的，」老人說：「少輝，你將來把我們的事情告訴他吧，這位司馬洛先生是一個好人，你們是可以成爲朋友的，以後……你把我燒掉好了。」

「別這樣說。」少輝說着，把老人的手執得更緊。

那個女郎的眼睛裏滲出眼淚來，但是

她並沒有哭出聲。

「我很抱歉，」司馬洛說：「假如不是爲了我。」

「這件事情祇是遲早吧了，」老人說：「不是他們，也會是別人了，但你不是走了嗎？怎麼你又會回來的。」

早上，當司馬洛聽見爆炸的時候，他就說他非走不可了。他也告訴他們不要隱瞞，發生了什麼，就告訴他們什麼好了。然後他就走了，但是現在他又出現了。

「我不放心，」司馬洛說：「這些人的手段是很殘忍的，我就怕他們會施辣手，」頓了一頓，「他們巳經把小猴子殺掉了。」

那個女郎把一隻手放到咀巴上，就像要制止自己叫出來似的，她的淚流得更多了。

「我聽到叫聲，」司馬洛說：「但我找到去的時候巳經太遲了，這是使我不放心的地方，他們那遊艇把小猴子那幾個人載去了一整天，小猴子是常常來探你們的，雖然你巳叫了他不說出去，我就怕他保守不住秘密，我通常是不肯就這樣開槍殺人的，但是相信我，這些人，你不能够給他們機會。」

「可憐的孩子！」老人說。

「我很抱歉，」司馬洛說：「這件事情都是爲我而起的。我是盡了我的能力的，祇是運氣——」

「阿球和林阿六呢？」少輝問道。

「我還沒有時間去調查，」司馬洛說：「不過我猜他們現在可能還是在夢中，這些人大概打算回頭去殺死他們的，他們的運氣很好，小猴子顯然是要跑到這裏來警告我們的。」嘆一口氣，「有許多時候，壞的運氣就是偏偏要降到好的人身上，而好的運氣則倒轉過來。」

「你說得對。」老人說：「這種事情，我也見得多了，但是，司馬洛先生，那船上究竟是有些什麼呢？」

「裝了一批私貨，」司馬洛說道：「也許是世界上最值錢而又是最惡毒的私貨了。」

「海洛英？」老人問道。

「是的。」司馬洛說。

老人的眼皮張開了一點：「你跟這批私貨又有些什麼關係呢，司馬洛先生，你所扮演的又是怎樣一個角色？」

司馬洛的咀角閉得緊了一點，他說：「並不是如你所猜的，我也是貨的一部份，我這是一件肉貨，我給縛在那艘船上，船上巳經沒有了人，有人會來把我與那批貨一起接收，我及時脫身，把船炸掉了，大致就是這樣，在這之前是還有一個很長的故事的，不過我恐怕要遲一點才能够講了！」

「是的，」老人說：「我明白，他們是隨時還會再派人來的，他們有那艘遊艇，還有車子派來！」

事實上在外面，那隻無綫電對講機也正在發出「必必」的響聲了，有人正在對野猪召喚，野猪沒有回答，對方很快就可以猜出是出了事的。

司馬洛說：「我就是在担心這個。」

「少輝會帮你的忙的，」老人說：「少輝，把槍拿出來，把燈熄掉吧，我們要等他們來，我們最好就是在黑暗中等。」

司馬洛奇異地看着少輝從床底下拉出一隻箱子，從箱中取出幾隻油布包，那裏面有長短槍和槍彈，司馬洛說：「看來你們也是很有來歷的。」

「是的，司馬洛先生，」老人說：「我們的故事，少輝也是要等有空的時候才能告訴你了。」

「加上他們留下來的槍，」少輝說：「我們的火力可以說是不錯的了。」

「但是人手却不很够！」司馬洛說。

「我也可以拿槍的。」那個女郎說。

「你？佩碧？」司馬洛大感意外地看着她。

「我沒有殺過人。」佩碧說，「但我的槍法是不錯的。」

「我教過她！」少輝說。

「我知道殺人是需要很大的胆量的，」佩碧說，「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相信我是會有這胆量的。」

「很好，」司馬洛說，「你們的故事，有空一定要告訴我！」

「現在出去，把燈熄掉吧！」老人說，「我得睡一陣。」

少輝遲疑着。司馬洛說：「你們兩個留在屋裏守着吧，我在對面山上看着好了，用不着聚在屋裏，也不好全都到外面去。」主要的理由還是讓他們兩個人與老人在一起。在這樣的時候，這是需要的。

「很好！」少輝說着把燈熄掉了。

司馬洛拿了槍，在黑暗中離開了屋子，走到對面的一座小山坡上，躲在竹林之中。那裏是一個最有利的地方，有人從任何一個方向來都可以看到的。他就躲在那裏面等着。一個不屬於這個地方的人。即使他身上是穿着這樣殘破的衣服，他仍然是一個英俊的男人。假如他加意打扮，出現在夜生活的場面裏，他會被人視作一個花花公子，尤其是女人們，一定會感覺到他是有着無可抗拒的吸引力的。但他又不是那種弱不禁風的人，假如出現在網球場上，他也會是顯得很配合的。他祇是不配合這樣一個荒凉的地方。但是，胡家三個人也是不配合的。

司馬洛好像一架機器似的在那裏守望着，忘記疲倦，也壓抑住一切的感情。目前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存。

他這裏甚至可以看到海面上，尤其是有月光。

他看不見那艘遊艇。那艘遊艇不知道何處去了，假如還是在等着的話，一定巳經在水平綫之外了。

他很想吸一根香烟，但這是不行的，香烟會有火光，這就會暴露他的所在了。而且他也並沒有香烟。

時間拖着緩慢的脚步過去了，後來，司馬洛相信天也快要亮起來了，還是沒有什麼動靜。他低聲咒罵起來。這個情形實在很尷尬，他們是應該離開這裏的，尤其是應該趁着黑暗離開這裏。可惜老人又不方便走動。

等到白天，對方就會來得更容易了，而且不知道會來多少人。但是，有什麼辦法？

佩碧從屋子裏出來了。她四面望望，然後直向司馬洛那裏走過來。她知道司馬

洛在什麼地方。她是先來這裏的，她對這裏的地勢當然也很熟了。

司馬洛等着她走過來。槍拿在她的手中的手勢果然是很純熟的，起碼她並沒有顯出嫌這是一件太重的東西。不過她的步姿看上去則是顯得弱小而可憐的。

她到了司馬洛的身邊，坐下來。

司馬洛問道：「怎麼了？」他在她進入黑影中之前已經看到她的臉上有淚珠。

「他已經死了。」佩碧說。聲音倒是平靜得出乎意料之外，沒有哭，也沒有嗚咽。

「我很難過，」司馬洛說，「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他說把他在這裏燒掉，」佩碧說，「跟小猴子一起。他說最無辜的是那個小孩子。他想跟他在一起。」

「我看目前衹有這樣做了。」司馬洛說，「我們總不能夠把屍體也帶走的。」

「他也是這樣說，」佩碧說，「他說我們應該早點離開這裏，不能夠逗留太久。以後有機會，我們才再回來埋葬他的骨灰。他也是要撒在海裏就行了。他本來也是從海裏來的。他死了，他也要回到海裏去。」

「那我們去做吧。」司馬洛說。

「不，」佩碧搖搖頭，「少輝可以做，我們在這裏守望着，我們不能夠放鬆的。他們可能摸黑而來。」

「我們？」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她，「你不應該跟少輝一起做嗎？他是你的父親呀。」

「他不是我的父親，」佩碧又搖搖頭，「他衹是少輝的父親，我跟少輝其實並不是兄妹。」

「噢！」司馬洛說。他覺得這三個人倒是眞複雜的。

× × ×

林阿六與阿球果然是幸運得多的兩個人。他們並沒有死，他們還可以看到第二個早晨。林阿六本來是最早起的一個，但是因爲昨夜喝了酒，他不是常常有機會喝那麼好的酒的，他喝得特別多，而酒意也使他忘記醒過來了。所以第二天早上還是阿球把他推醒的。

林阿六醒過來的時候就感到天旋地轉，頭痛得要命。

「快起來！」阿球推着他說，「胡家那邊起火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這話倒使林阿六清醒了一半了。林阿六呻吟着爬起身，讓阿球把他拉出屋外。向胡家的屋子那邊望去，果然看見一縷灰烟正在向天上升上去，幾乎是垂直的，因爲並沒有風。今天天又陰下來，天上密雲低壓，天氣與昨天又有了很大的不同。林阿六揉着眼睛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我不知道，」阿球說，「我們還是過去看看吧！」

林阿六說：「等一等！」他走到井邊，從那裏一隻塑膠水桶中用手捧了水潑在臉上，帮助他清醒，然後才讓阿球拉着他走。不過走了兩步他又有所醒覺，說道：「小猴子呢？怎麼不見了他？」

「我不知道，」阿球說，「我一醒過來就不見他了。也許他已經跑到那邊去了。他不是喜歡到那邊去的嗎？」

「但是假如有事，」林阿六說，「他也應該叫醒我們，叫我們一起去帮忙呀！」到底是多活了許多年，有着豐富得多的處世經驗，他馬上就可以看出事情矛盾的地方。

「別管了，」阿球說，「讓我們去看看再講吧！」阿球到底是年輕人，他是贊成以行動爲上的。

兩個人匆匆趕到胡家的屋子。

在相當遠的距離之處，他們就看到已經太遲了，他們已經不能夠帮什麼忙了。那間屋子已經不存在了。

那是石頭建成的屋子，現在石頭的牆壁已經塌下來了一大部份，把屋裏一切都蓋住了，烟就是從那堆焦黑的石頭裏升出來的。不論屋子裏放着一些什麼，都已經給火燒掉了。

「老天！」阿球驚愕地說，「他們都已經……」

「我看他們是走了，」林阿六說，「這不是普通的火。他們得把他們存着的汽油淋遍了屋子再點火，才能燒成這個樣子的。除了屋頂之外沒有什麼可燒的東西，牆壁是石頭砌的，又不惹火。我看他們是臨走時燒掉的！」

「但是爲什麼？」阿球問道。

「也許他們是給船上那些人帶走了。」林阿六說。

「也許他們根本就是跟船上那些人有關的，」阿球說，「他們都不是好人，我早已看出來的。」

林阿六聳聳肩，四面望着。

「但是小猴子並不在這裏，」阿球說，「他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得去找找他！」

「也許小猴子也給他們帶走了，」林阿六說，「他不是一向都喜歡跟胡家的人在一起嗎？假如他沒有走的話，他自己會回來的。」當然他衹是猜對了一半。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阿球問。

「我們沒有什麼好辦的，」林阿六說，「這是一件我們管不着的事情。」

阿球遲疑着。林阿六說：「你聽我講吧，阿球，我比你在這個世界上多活了幾十年，我見的比你多，懂得的也比你多，有些事情是我們不好管的。我們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我們是窮人，窮人是不能夠與有錢的人鬥的。」

阿球聳聳肩：「鬥什麼呢？我都不知道那些人究竟是誰，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們！」

「這樣想就好得多了，」林阿六說，「這樣才是實際的想法。而且我們也最好不要把這件事情講出去。」

「對誰講呢？」阿球問。

「山後面還有幾家人的！」林阿六說，「當他們問起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要說不知道。他們不知道，我們也是不知道的！」

阿球聳聳肩：「爲什麼呢？」

「我衹是覺得應該這樣做，」林阿六說，「這是經驗之談。你雖然比我年輕力壯，但是我的經驗却比你豐富，所以最好還是相信我！」

阿球嘆一口氣：「好吧。我們還是去看看那艘船的馬達能不能夠修好吧。」

他並不知道這間屋子的廢墟裏面是埋着好幾個人燒焦了的屍體的。

假如林阿六知道的話，林阿六也並不打算對他講出來。

老人到底是有經驗的，他知道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

林阿六轉過頭來望望天，嘆口氣說：「眞討厭，剛剛晴了一天，又來了！」

——未完——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段廣清妙平爭論

清同治時候，段廣清爲浙江鄞縣令，以廉潔聰明爲大家所稱道。

有一天段廣清偶然出巡，遠遠看到一大堆人，聚集在一米店門口，大家七嘴八舌的吵着，像在辯論什麼似的，段廣清內心懷疑，叫兩個捕快上前問淸情形，不久捕快即帶回兩個人，二個人跪在轎前，一個說是米店老板。鄉下人，一個說自己是個鄉下人，一個說是米店老板。鄉下人說：「我父親病了，我到城裏來請大夫，不小心踏死了米店老板的一隻小鷄，他要我賠九百，但我只有二三百枚銅板，不够償還，因此與他爭論起來。」段廣清問這鄉下人說：「小鷄才價值多少？竟要你賠錢九百？」鄉下人又答道：「米店老板這種鷄是特別的品種，養了幾個月，可有九斤重，以現在的市價一斤鷄肉一百，九斤九百，所以我必須賠九百，我也不知該怎麼與他辯。」段廣清問米店老板說：「他所說的，可都是眞的？」店東答道：「是眞的。」段廣清答着說：「要人賠九百的事，並不太過份，你這鄉下人走路不小心，踏到人家的鷄，有什麼話說，應該照賠才對。」鄉下人說：「小人不是不賠，只是所帶的錢不够，我怎麼賠？」段廣清說：「你可以將衣服拿去當，還是不够的話，我替你補足。」鄉下人沒辦法，只得將衣服拿去當，當得了三百，段廣清再出三四百湊成了九百，由鄉下人拿去還給米店老板，這時在旁邊看熱鬧的有好多人，都罵段廣清糊塗，竟判鄉下人以九百賠償一小鷄，實在太沒道理，但是因段廣清名氣大，心中不平却也不敢說出來。

米店老板拿了錢，十分高興得意，向段廣清叩謝之後，拿着錢站起來要走，段廣清突然將他召回，二人又跪在轎前，段廣清說：「我剛剛所下的判決，還有些地方不公平，你這老板的鷄，雖然養了幾個月可以重達九斤，但現在實在是不到九斤，俗語說：『一斗米可養肥一斤鷄』，所以養鷄一斤要米一斤，現在鷄已經死了，不用再養，可省下九斗米，死了鷄可以有償欵又可省米，這事太便宜了，你應拿九斗米還給鄉下人才是公平。」店東一時無話可答，只得付了九斗米給鄉下人，當時米價很貴，而鷄價很便宜，一斗米的錢可買五六斤鷄，鄉下人所獲的米爲所賠的錢的數倍，當時圍觀者，都說段廣清判得十分公正巧妙。

店東賠了鷄又賠米，而且換來了隣人的冷嘲熱諷，都說他太貪心狡猾，而對段廣清更是敬佩不已。

陸雲巧破奸案

晉朝時候，有一對兄弟叫陸機、陸雲，兩人才識極高，頗有文名，又因爲他們的祖先陸遜的父親陸抗曾任東吳及晉初的有名大將，所以他們兄弟兩人倍受當時的士林尊崇讚賞。

陸雲在浚儀（今河南開封）當縣長時，城中有一名中年男子被人殺害，因兇手不着痕跡，所以要查出兇手十分艱難，幾乎要成爲一件無迹可尋，沒法追查的命案了，每位官員都束手無策。

陸雲派人查詢死者生前是否與人結仇，以致被殺死，吏役偵查結果，回稟陸雲說：「死者生前勤儉樸實，更不曾有過任何冤家，更沒有與人結過仇。」

陸雲知道了沒有仇殺的可能後，苦思之下，終於想出一良策，命手下至死者家中將其妻拘捕入獄，關了約十幾天，都不曾升堂審問過她，又命獄卒將她釋放回家。

在釋放其妻回去之前，陸雲挑選了一個心智靈巧又善於化裝易容之術的吏卒，要完全不透風聲，不露痕跡的跟踪那婦人，在她出城之後定有和任何人會晤，必定將其會晤之人立即逮捕，送回縣府結案。這個吏卒依令行事，化了裝，便暗中跟隨這婦人行走，果然在離城不到十里的小道旁的小亭內，見到一位男子在亭內，這婦人疾步上前，兩人皆未發覺有人跟踪。吏卒於是偷偷潛至涼亭旁，出其不意的將這男子拘捕回衙了。

陸雲見已將這男子逮回，便升堂提訊審問，那男子只好供出行兇動機與實情。原來這個死者生前只顧好好做人，而冷落了其妻，在市場內他與這婦人便勾搭上了，二人相姦已有一段時候了，這婦人即動歹念嗾使他殺夫，以便將來二人成婚，他們趁死者不注意時合力將他殺害。在婦人被關期間，這姦夫又隨時託人在縣署打聽消息，當他知道了這婦人已被無罪釋放後，心裏十分高興，怕如果在城中相見，會引起別人疑心，乃約好在城外約十里處的小亭會面，沒想到還是被查出來了。

這本來是十分棘手的公案竟然如此迅速偵破了，縣中的吏目百姓無不佩服得五體投地，因此沒有人不稱讚陸雲明察若神，對他更是崇敬有加。

反謀殺（三）

雌虎狂龍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石勇根據綫索，率領大批武裝、便裝探員及姜玲玲、姜小明姊弟，一同到天台上的木屋區去辦案。在一間木屋內，這時正有一班人圍攏着一張床，床上有一對青年男女正在表演色情動作，原來這些人是在拍小電影，突然有人暴喝一聲「走鬼！」所有的人聞聲，即狼竄豕突，紛紛逃跑，警方人員便分頭追捕。而床上那對活寶——男的狼狽萬分，女的則懵然不知，姜玲玲上前將她扶起，竟是失踪的午茱廸。由於天台早已被警方包圍，所以無一人漏網。

醫院施毒手　石屋佈血腥

午茱廸總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

要不是姜玲玲和石勇等人的努力，牠可能仍未清醒過來。

她和許多無知青少年一樣，根本沒有想到迷幻藥的害處這麼大。

石勇自問已做得十分周到，警方把所有的有關人等都抓到了。

但是，沒有人肯承認是這玩意的主持人。

有六個人承認化了五十元一人的代價，被人帶到該處天台看「眞人表演」。

另外又有三個人承認化了一百元，除了「參觀」之外，還可以拍照留念。

一個打燈光的，另一個是「男主角」兼「導演」。總共就是十一個人，以及一個「女角」——午茱廸。

另一個在木屋外做「天文台」（放哨）的，卻是個吸毒者。

至於大頭蝦所講的「白先生」，竟然無法在這堆人之中找到。

還有動手擄刦去午茱廸的數名大漢，也不在這班人之中。

他們——負責燈光的孫邦和「男主角」靚仔權，還有放哨的道友麥等，都承認受僱於一名中年人「白先生」。

「白先生」到底是誰？他們並不清楚，只知道他出的代價很高。

以上三個人都只不過是無業流氓之流，能有人化錢請他們，正是除了好事之外，什麼也肯做。

他們又供出是分別在酒吧中結識「白先生」的。當時也只以為「白先生」是一名專撈偏門的大撈家而已。

但現在回憶起「偶然相遇於酒吧」的經過，以及「收費，代價」等等，連靚仔權他們，也感到有點事不尋常。

靚仔權對石勇道：「坦白說，我個人已收了一千元，如果憑每人只交一百幾十就可以上來參觀，那位白先生豈不是要做虧本生意？」

「沒有人肯做虧本生意的。」石勇道，「會不會是連開幾塲？」

「不！聲明只演一場。」靚仔權又說，「但我們一直都以為他收的入場費十分之貴。」

燈光的孫邦也說：「是的，我也收七百。」

道友麥道：「我只有三百。」

「那就是說——」靚仔權在計數，「我們三個人的酬金已化了他二千大元。試計計，三個拍照的一百元，即共收三百。六個五十元的，又是三百，也只不過合共收了六百大元而已。」

石勇立刻提醒他們：「可能白先生計錯了數，他以為一定有許多人喜歡看這種色情表演。結果却無法招徠。」

道友麥立刻插咀道：「不！最初由我到街上拉客。假如不是他說：『够了，我們上面地方不大，不能招太多人。』我想我還可以再拉幾位觀衆。由此可見，他眞的不稀罕。」

「他不志在金錢，究竟目的何在？」靚仔權靈機一觸：「大概他有偷窺狂！如果我沒有猜錯，他可能就躱在隔離一間木屋。」

一名探員道：「不！我們搜查過了，那一列天台木屋快要拆了，原有住客早已獲得政府的安置。除了你們之外，沒有其他人。」

石勇一邊聽，一邊想。

聽到這裏，石勇已是心中有數。但他沒有把他的想法告訴各人。

他只叫被捕的有關人等，簽了現金担保，留下姓名地址之後，還要留下相機底片，然後就可以離開警署。

石勇只留下三個有相機的人，對他們進行了個別問話。

「你叫什麼名字？」石勇首先問。

「勞大雅。」

「職業攝影師？」

「不！業餘的。」

「跟其他二人認識麼？」

「算是認識。」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一齊參加過業餘攝影比賽。」

勞大雅又說：「也參加過模特兒沙灘造型等等，每次大家都見過面，就是不知對方的姓名。只知道大家都喜歡拍照。」

「那麼，你們如何知道天台木屋上面有眞人表演？」

「是這樣的，那天在一次電視台舉辦的藝員造像攝影會上，有個人向我兜搭，問我有沒有興趣拍裸照，如果有的話，就給我一個地址，只須依時前往該處天台木屋就可以滿足我的興趣。結果，我就依時找到那處去。」

「你所講的人，是怎麼樣的？有沒有姓名和特徵？」

「只知道他自稱姓白。由於當時他也胸前掛有一部名貴相機，我以為他是同道中人，所以樂意與他交談。」

「多大年紀？」

「四十幾，最多不超過五十。」

「如果再能見到他，你認得他嗎？」

「嗯——」勞大雅想了想，「相信認得吧！他外型很慈祥。」

「那麼，請你先到拼圖室去一次。」

勞大雅於是由一名探員帶了出去。

另一名探員又把霍平帶了入來。霍平是第二個有相機被扣留的人。

霍平也接受了石勇同樣的問話。

石勇最後又問了第三名有相機的人——黎沙。

石勇發覺，他們的答案大同小異。

× × ×

在醫院裏，午茱廸已經接受過例行治療。

這個都市裏面，幾乎每天都有因服食迷幻藥發作，被送來治療的新潮男女。

偏偏政府對此視若無睹，反而只提供了「免費治療」。

有些新潮男女被送入醫院的次數，已令到醫生，護士甚至巡邏警車上的警員們也熟到隨便叫出他們的名字。

若然說這是政府的「慷慨」，倒不如說「只是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吧！這也難怪財政司次次開會都喊破喉嚨，大叫「加稅」了！

香港政府，就是這樣的。

姜玲玲一直在陪伴着午茱廸，目的無非等她清醒過來。

午茱廸的父母——午時富夫婦亦聞訊趕來。但警方和醫院方面，仍不准許他們進入病房中去。

姜玲玲却守在病榻旁邊，因爲警方希望能以第一時間去了解午茱廸的遭遇，盡快把「白先生」拘捕歸案。

但是，當茱廸清醒過來之後，她竟然說，連「白先生」是怎麼樣的也不知道。

她從未見過「白先生」。

她承認常常和一些新潮青年男女去跳舞。至於服食迷幻藥，亦已不是頭一次了。不過這一次的「藥力」似乎是份外厲害而已。

姜玲玲不斷用旁敲側擊的方法，測驗她說話的眞實性。玲玲發覺茱廸雖然任性，但仍然很善良。要怪只能怪她父母管教不周，被壞朋友引誘壞了。

她被人强行擄去，但是那幾名大漢以前她從未見過。

後來她只喝了一杯汽水，她感覺得到：汽水中已有了迷幻藥的成份。

因此，當她喝了那杯啡色的汽水之後，便感到飄飄然。

以後他覺得很衝動，也很滿足，對一切印象模糊。

姜玲玲相信她所講的全是事實。

那「白先生」可能是個化名，但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石勇也匆匆趕到醫院來。

趁住午時富夫婦獲准進入病房之際，姜玲玲却自茱廸的病房退了出來，與石勇交換意見。

石勇先把從警署中獲得的口供，約略告訴了姜玲玲。

玲玲沉吟道：「那個『白先生』究竟是什麼人？會不會是勒索者？」

石勇道：「他的眞正目的，的確令人懷疑，首先是攪這類色情玩意的收支不平衡，證明他另有目的。」

「還有午安達，會不會也在他的手中？然則，我們又可能投鼠忌器。」

「他的目的既非爲了賺錢，却又要勒索午時富，動機已經令人生疑了。」

「他閃閃縮縮，又若隱若現，究竟是個人行動，或者是個非法集團？」

「如果是個人行動，一定是基於他與午時富的個人恩怨。假如是個有組織的非法集團，目的應該在乎錢。」

石勇和玲玲儘管討論，却沒有結果。

這時候，病房的門又打開了。

午時富夫婦正由裏面出來。他們透過走廊，面帶愁容。

尤其是午時富，他覺得這一次給他的打擊實在太大了。

他是名流、紳士，但現在他的唯一的女兒茱廸却服食迷幻藥，演「生春宮」，供人拍照、參觀。試問他還有什麼面子？

香港的報紙從不說謊，記者們即使立場有別，却一向忠於事實。要想用金錢收買他們，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只要天亮之後，只要早報出版了，全香港的人都會知道這件羞人的醜聞。

一想到這裏，午時富就眉頭皺皺。

他正垂首沉思，與妻子沿住通道口走過的時候，有個人碰了他一下。

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因爲這是公共醫院，那邊又是急救室，人來人往，十分繁忙！在通道上擠碰一下，任誰也不會太留意。

即使一直追隨左右的，負責保護他安全的一名便衣探員，也沒有留意到當時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直至到午時富看見石勇和姜玲玲站在通道盡頭處交談，他欲待舉起右手向他們打個招呼時，立即就感到不妙。

他的右臂不知怎的，竟然無法高舉。隨即又感到整條右臂麻木了。

他的妻子首先感覺得到：「你怎麼樣啦？時富。」

午時富彷彿醒覺了，立即回頭張望。

但是，跟隨在他背後的，只有那名警方派來保護他的探員。

通道上仍有一些人走動，都是穿上白色的制服的醫療人員。

他終於記起了，剛才碰撞了他一下的人，也是一名穿制服的人。

那人手上似乎捧住一些針藥，匆匆地掠過他的身旁。

當時他彷彿感到手肘麻痹了一下。但他仍不以爲意。

許多時手臂上的麻穴都會給無情力輕輕碰了一下之後，就感到有些麻木。不過那陣感覺剎那之間就會消失。

想不到這一次——

後面那名探員也够機警，他看見午時富的舉動不自然，又回頭張望着通道的另一邊，就意味到發生了什麼事。

他揚聲招呼了石勇一聲，隨即往後飛奔而去。

石勇已看在眼中，聽到耳裏，和姜玲玲匆匆由那邊過來。

「你怎麼樣了？午先生。」石勇扶住他，又回頭向玲玲示意道：「快些叫醫生來。」

剎那問，整條通道上都忙了起來。

由於石勇的揚聲示意，駐在醫院的警務人員紛紛採取行動。

有人過來協助石勇，將午時富摻扶到急救室去。

也有人封鎖醫院所有的通道，以及出口處。

一時之間，如臨大敵。

也有人通知了警方總部，加派人手前來。

然而各人只有各人忙個不了，絕大部份的人還未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 × ×

午時富正接受急救手術。

他的右臂被人刺了一針。這一針可能是一種劇毒的針藥。

針鋒必然十分鋒利，否則無法刺破外衣和衣服的衫袖。

手臂上的皮膚，仍留有明顯的針孔。

但醫生一時之間也不知道這是何種針藥。

唯一知道的，就是午時富的右臂已然麻木不仁，微絲血管可能巳經爆裂。

負責保護他的便衣探員回來了，他留住數名男女護士——那是曾經通過那條通道上，穿上白色制服的人。

但是，他們都否認曾經碰撞過午時富，甚至不知道午時富是何許人。

醫院裏也不是全部穿了白制服的人員，有些護士穿上粉紅、粉藍制服的；有些員工則穿上黃斜衣服。

無論如何，警方巳把所有出入口都加以封鎖。雖然被各方面埋怨。

埋怨也是無可避免的，這是十分繁忙的公共醫院。急症啦、意外受傷啦，自殺啦，洗胃啦……等等，都整夜不停的，被送到這裏來。

午時富由於當時正垂首沉思，連那人的身型、面貌也記不起，自然更不可能用認人的方式去找出那疑人是誰。

經警方和醫院方面商議後，只有把一些可疑的人留下。

這些人都是穿白制服的。因爲午時富夫婦都記得那是一個穿白衣的人，當時匆匆掠過他們的身旁。

此外，又把一些針筒拿去化驗。

由於醫院的工作太過繁忙，當局不可能爲了一個人的受創而影响大局。於是封鎖也迅速解除。

× × ×

「他是殘廢定了！」石勇由急救病房走了出來。

姜玲玲問他：「醫生怎麼說？」

「微絲血管爆裂，加上精神剛剛受過打擊，可能終生半身不遂。」

「死不掉？」

「不，他沒有性命危險。」

「我還以爲那針藥是山埃。」

「如果我是他，我寧願那是山埃，起碼不必半生受苦，死也死得痛快。」

石勇和姜玲玲相對苦笑，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對方的目的究竟何在？」石勇忍不住又喃喃自語。

姜玲玲分析道：「肯定是個人恩怨。如果志在金錢，決不會下此毒手。」

「但他什麼都不肯說。」

「如果我是他，我也不會說。」

「爲什麼？」

「因爲我是名流、紳士，過去的底子，怎可以公開？」

「結果還不是累死自己麼？如果早說了，『白先生』可能巳落網了。」

「你也以爲這與神秘人物『白先生』有關？」

「肯定是他。」

「何以見得？」

「你瞧！」石勇自口袋中取出了一張字條，「這是在午時富口袋中找到的。」

字條用膠袋套住，目的亦非爲了保全上面可能留下的指紋。

「他太太說，這不是他的筆跡。」石勇把字條遞給玲玲看。

字條上單單的寫住：——

「留着你的性命，看着其他人的收場，讓你利用有生之年，好好的懺悔吧。」

沒有「抬頭」，也沒有「署名」。

玲玲喃喃道：「這是什麼意思？」

石勇聳聳肩：「天曉得。」

石勇將字條收回，交給身邊的助手：「交到化驗室去，要查指紋和筆跡。」

助手小心地，把字條取去了。

姜玲玲道：「果然是涉及私人恩怨，證明我的看法沒有錯。能查出午時富過去的底細，對一切難題也會事半功倍。」

「嗯——」石勇沉吟道：「現在我也同意了你的見解。但是，我們如何着手去查？表面上他是名流、紳士。稍不小心，就會吃官司。」

「我不是警方的人，這件事交給我去辦好嗎？」玲玲說。

石勇感激地瞪她一眼：「你眞是我的最佳女助手。」

姜玲玲却另有感觸：「午家一家五口，有四個人留在本港，結果一家三口出了事，兩個人臥在病榻之上，一個傷心欲絕，另一個不知生死；唯一留在美國的——」

「那是午時富的長子。」

「他能平平安安，當然最好。」

「你担心他什麼？」

「我感覺得到：幕後人與午時富有十寃九仇，否則不會出此毒手。」

× × ×

布列警司把石勇探目召到他的辦公室裏去。

石勇早有了預感，一定又有一些不尋常的事發生了。

布列見了石勇就問：「昨晚是不是由你處理那三個業餘攝影師？」

「是的。」石勇道。

「三個人的三架相機都封存了？」

「是的，警司。」

「你瞧！」

布列把一疊彩色照片往桌上一扔，散開了，全是茱廸的裸照。

石勇呆了呆：「被捕的每一個人都接受過搜身，不可能有非林外洩。」

石勇又問：「這是那裏找到的？」

「報館以及午時富的親友們，都是先後收到這些照片。」

「我明白了。」石勇道，「可能未公開讓人參觀之前已有人拍下這些照片。無論如何，這只證明了玲玲的看法不錯。」

「你女友怎說？」

「她懷疑這是個人恩怨。有人存心要令午時富身敗名裂。無地自容。從他口袋中的字條，巳可證明一切。」

「這是他個人的私事，但找出罪犯却是我們警方的責任。」

「但是，假如我們能知道他的往事，也許輕而易舉地找到罪犯。」

「無論如何，你要盡快把午安達找回來。爲了這件事，我們警方受到了各方的責難。今天就有一張報紙質問我們：爲什麼警方保護中的名流，也會被歹徒有機可乘？」

石勇沒有反駁他的上司。事實上那是防不勝防的事。

× × ×

酒吧之內，人頭湧湧。

在沒有人留意的一角，却坐着一雙男女，女的是這兒的陪酒女郎蘇絲。

表面上，那男的是人客。外人會以爲他們在調情。

但是，現在他們却很認眞地，喁喁細語，絕對不是談情。

「你不該在這時候來找我。」蘇絲埋怨着她那跛足的丈夫。

原來那男人正是阿志。

阿志道：「你以爲我有很多錢可以隨便跑到這兒來嗎？」

「他怎麼樣了？」

「他後悔，想致電報警，後來還好給我及時發覺，將他制服了。」

「現在呢？」

「綁住在房間裏，由我堂弟看守住。」阿志又說，「我看，我們很難依計行事了。」

「是的，他父親出了事。」蘇絲沉吟道，「看來，我們惟有向他母親下手。他對我說過，他母親非常疼愛他。」

「我正是爲此趕來找你商量。」

「嗯——」蘇絲小心地想了想，又很愼重地說，「你先回去，叫他寫一封信給他父母，切不可再打電話，否則會被警方查出綫路。」

「我明白了。」

「信的內容大致是：要他母親避免警方的懷疑，盡可能不去銀行提欵，只可以向親友籌措，以及動用私蓄。只要錢到手，我們立刻放人。信寫好了，打電話到這裏來給我，我會在電話中教你怎樣做。」

「好吧！」阿志說，「我先走了。」

「有錢結賬嗎？」

「沒有。」

「唉！下次有事你最好打電話，別累我破產。」蘇絲無可奈何地，從胸前摸出了一疊鈔票，塞了一些在阿志的手中。

那是熟客給予她的小賬。她沒有口袋，順手放在胸前。

阿志感激地說：「蘇絲，你對我這麼好，叫我如何感激你？」

「別嚕囌了，你再坐多一刻，只怕你手上這點錢也不够付賬。」

阿志想吻她，忽然發覺那邊似乎有一雙眼睛在偷窺他們。

阿志只好走了。

× × ×

阿志巳經非常小心翼翼，他一直留意着，以免被人跟踪。

他所居住的郊區不遠，但阿志也轉了幾種交通工具——隱道車、巴士以及新界的士。

最後，他才步行上山。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他彷彿感覺到有人在後面跟踪他。

這是晚上。

不會是有鬼吧？

阿志自問一向很大胆，他一直獨個兒住在那山坡上的小石屋之內，左右都沒有隣居。除了間中得蘇絲回來陪陪他之外，大部份時間只有他獨自一人住在那裏。

他下意識地回過頭來。

沒有人！但矮林後面彷彿有人影在移動着。

他急步奔向山上。

從山坡上居高臨下，仍然是什麼也見不到。

於是他對自己說：何必作賊心虛？

回到了家門，應門的是他信任的一位堂兄弟阿德。

阿德本來住在山下另一間農舍之內，但很多時都來此與阿志聊天。

「他怎麼了？」阿志一入門就非常關心房間裏的人。

「睡了。」阿德告訴阿志。

他們所談論的，自然是心目中的「財神」。

那就是午家二公子——午安達。

阿志走進房內，亮了燈。

午安達雙手雙脚被綁，睡在床上，非常不舒服，但也睡了片刻。

現在，燈光却把他弄醒了。

「解開他，阿德。」阿志說着，自己却去找來了紙筆。

午安達手脚都感到有點痲木。坦白說，現在就是叫他走，只怕他也走不動了。

阿志示意午安達坐到桌前來：「乖乖的依我說話寫一封信，我說一句你寫一句；我會讓你今晚睡得舒舒服服。否則，你可不要怪我難爲你了。」

午安達觀察過形勢，阿德很壯健，他腰間經常插了一把刀。很鋒利，要制服他可不容易。

經過了那一次交手之後，午安達也不敢小睹阿志。

阿志雖然跛足，却孔武有力。

他伸縮着手指，因爲綁住雙手那麼耐，至今仍覺得痲痺。

他執起了阿志那支封了塵的原子筆，幾乎無法運勁。

手仍在發抖，那是血液循環不正常的現象，再加上了心理和環境的影响。

但是，他還是逐個逐個的寫了。

每一個字都依足了阿志的口述去寫。

直至阿志認爲滿意爲止。

突然之間，有異聲自門外傳來。

阿志警覺地，向阿德打了一個眼色。

阿德立即拔刀在手。

屋內三個人的眼睛，都望向大門。

三個人却懷着兩種迥然不同的心情：一是喜，一是驚。

喜的自然是午安達；驚的當然就是阿志和他的兄弟阿德。

有人拍門。

「誰？」阿志壯着胆子，揚聲問道。

「開門吧！」門外一個陌生的男人揚聲說道：「你們逃不了的，我們是警方人員。」

阿志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急忙向阿德打了一個眼色，立即往後面撤退。

後面沒有後門，却有窗口可以讓他們爬出去，然後逃往後山。

午安達担心他們逃之夭夭，於是揚聲喝止。

門外人用脚踢門。

「轟隆」一聲，門終於倒了下來。

衝進來的只有一個人——一個中年人，但他手上沒有槍。

午安達也感覺得驚奇，如果對方眞的是警探，一定有槍在手。因爲警探應該知道要對付的不是等閒之輩。

但是，午安達還無閒分析，屋後已傳來兩聲慘叫。

他認得出：那是阿志和阿德兩兄弟的悽厲慘叫聲。

午安達立刻感到不妙。

他是大學生，自然明白到警探不會隨便殺人的，何況一殺便是兩個？

而且還未聽過一聲槍响，却傳來了二聲慘叫；這表示了什麼？

這表示兇手用刀殺人。

警探絕對不會用刀殺人；只可以在迫不得已之時用槍。

但是就憑這刹那間的感覺，午安達連一聲警告的吆喝也未聽過。

也就是說：老早有人埋伏在屋內，阿志和阿德絕未知情。

他們死得不明不白。

三名大漢繞向正門入來！他們的手上都染滿了鮮血。

可以想像得到：那是阿志和阿德二人的血。

午安達面對着的中年人，面無笑容，冷冷地問：「你可是午時富的兒子？」

午安達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作答才可以令對方滿意。

如果他面對的是警方人員，那當然要坦坦白白的答了。

但是，眼前這四個人，絕不可能是警務人員。

那中年人終於見到了桌上一張寫了字的信箋——那是午安達剛寫好了的。

他冷冷地說：「你死後不要埋怨我，應該埋怨的是你父親。」

午安達終於忍不住問：「你到底是誰？我從未見過你。」

「你想知道我是誰，只有一個辦法。」中年人猙獰地笑了：「就是——死！」

只見刀光一閃。

午安達悶哼一聲！彎腰捧腹，倒了下去。

× × ×

陳九是石勇探目的一名助手，也是一名好警探。但現在他却在做「賊」。

他明知石勇不會同意他這種做法，所以他悄悄約了姜小明來合作。

這是蘇絲的香閨。

陳九爲什麼會摸到這裏來？

原來他心有不忿。

這裏大厦看更明明白白看見午安達進來之後未離去，爲什麼那次的搜索却沒有結果？

陳九越想越感到不值。

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事——那是當他搜

索蘇絲香閨中的衣櫃時，彷彿有些男人的衣服。

當時陳九因爲目標只在乎「人」，一時之間却疏忽了。

後來他想想：既然大厦看更未見過午安達離開過那兒，午安達究竟又去了何處。他絕對不可能會隱形的吧？

至此，陳九恍然大悟：對方一定是化了裝，然後才離去。所以他和大厦的看更人，都輕易被瞞騙了。

然則，這是什麼性質的案件？

午安達自動化裝離去，還是被迫？

被迫似乎不可能。既然自動離去，又沒有回家，這又表示什麼？

陳九終於想通了，這是午安達與蘇絲的串謀。

過去這一類案件也不止一次地發生過，不屑兒子綁架自己，騙老父的錢，就是如此這般。

陳九於是先去求證。

他悄悄帶了姜小明，趁住蘇絲在酒吧上班之際，偷入她的香閨，目的是衣櫃內那些男裝的衣物。

陳九也明知這是犯法的事。但是，如果要循「正常手續」去做，只怕更難。一則上司未必批准，二則時間也必然遲了許多。

陳九和姜小明於是用百合匙開門入來的。

他終於在衣櫃之內，找到了那套男裝衣物。

陳九本來打算找到了這些衣物之後，先去向午太太求證，看看是否她兒子安達的東西，然後才採取行動。

但是，當陳九無意中發覺那男裝外衣之內有一份證件時，他就連午太太也不用見了。

那是午安達的學生證。

× × ×

蘇絲有點心煩意亂。

因爲她忽然之間想起了一些事情，想去撥電話給她丈夫阿志。

但是，郊區她家中的電話却沒有人接聽。

一次還可能偶然弄錯了號碼，但兩次三次之後，就值得懷疑了。

到底石屋之內發生了什麼事？

蘇絲心裏想：即使阿志未返抵石屋阿德也不致熟睡如猪。

爲什麼沒有人接聽電話？

她終於按捺不住了，匆匆向領班的告假，佯稱突感不適！

然後，她截了一輛街車，先返家中。

她打算先更了這一身鮮艷的衣服，然後才再趕往郊外的石屋去。

但是，當她回到大厦去的時候，還未進內，就感到有些不妙！

首先她發覺大厦看更人的奇異目光，她從未見過這種目光。

無疑現在時間過早，還未到午夜。但過去她也試過很早就回來，有時身邊還拖住一個男人，但看更從未以這種目光注視過她！

回到家門，她發覺鐵閘的鎖匙孔有被撬過的傷痕。

她再開了大門，大門上的匙孔也有異狀！

她感到不妙，十分害怕！

返抵家裏，直闖房內，一切看來又無異狀！只是衣櫃內少了一些衣服。

當她想起了少去的衣物是屬於午安達的，她就渾身不安。

她急忙撥電話到郊區石屋內。

但是，對方仍無人接聽。

她不知道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她只關心那跛足丈夫的安全。於是她匆匆地離開了大厦的香閨。

這裏雖然可以令她住得舒適，却也令她感到委屈。

她愛她的丈夫。如果她不愛他，她就不會跟阿志結婚。

但是非常的不幸，他們結婚不出一年，阿志在工作中受了傷，令到足部不良於行。

爲了生活，她試過做許多種不同的工作，賺錢回來維持他們的生活。只有目前這種工作可以賺較多的錢。

最近她只租了一間房，因爲方便她在市區上班，否則就須要花費大筆交通費。

後來她發覺一些「姊妹」有個更好的賺外快的方法，那就是帶一些熟客回家上床。

她僥倖有幾分姿色，男人們都樂意爲她奉獻金錢。

但是，每次所得有限。因爲市區的租金貴，生活水準又高。

她一直都希望，只要有機會，不管是用什麼手段，也要大大的撈一筆大錢，然後與她丈夫阿志遠走高飛！

阿志儘管跛了，畢竟也是她唯一眞心相愛的男人。

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這個機會，看來午安達的父母一定肯付出五十萬元的贖金。只要這筆錢到了手，她的願望就可以達到了。

但是，那邊爲什麼沒有人聽電話？

她截了一輛街車，聲明要到新界去，但司機却不肯去！

她十分焦急，也非常生氣，聲言要找警察。其實當時如果眞的見了警察，她也會感到有些作賊心虛。

但是，那個司機却因此而向她「投降」了。

司機只把她送到新界邊緣，讓她轉乘新界的士。即使如此，也爲她省了不少時間。

× × ×

爲了要明白家中發生了什麼事，蘇絲萬二分心急！

她一口氣衝上山坡！

即使在黑暗之中，她的脚步也是沒有停過。

她擧手叩門。

但門却開了。

裏面一片黑暗，也一片沉寂！

「阿志！」她吃驚地叫了一聲！

但沒有人應她！

她伸手到處亂摸，去找燈掣。

這是她原來的家，但心慌意亂之際，她竟然忘記了燈掣所在。也許，她太耐沒有回到這兒老家來了。難免一切都感到陌生。

她摸黑前進，突然踢着了一些東西，令她跌倒地上。

她不由自主地伸手摸摸那大堆東西，濕濡濡的，還隱約嗅到了一陣血腥味。

再摸多一把，是一具屍體！

她情不自禁地，揚聲高叫！

她早該想到了，這裏若非有事發生，又怎會這麼靜？

燈光突然放亮！

出現在她眼前的，包括了地上的屍體，以及兩個人。

那兩個人本來一直追踪她，只是她沒有發覺而已：若非她的一聲驚叫，這兩個人也不會這麼快就入來。

他們並非別人，正是陳九和姜小明。

他們在市區之內，剛要離開蘇絲香閨之際，想不到蘇絲就在那個時候回去。

於是他們迅速退上梯間。不久，又再見到了蘇絲匆匆外去，所以他們才決定追踪她。

想不到，蘇絲入屋之後却尖叫起來，迫使他們非提早入來不可。

然而入來之後更加令他們吃驚不少。

首先是客廳中的屍體。

蘇絲一度以爲是她丈夫的屍體，及後看清楚了，雖然不是阿志的，也令她嚇得魂不附體。

那是午安達！

陳九立即致電報警。

在黑暗中，當時他們還不知道屋後還有另外二名死者——阿志和阿德這一雙堂兄弟。

但是，當大批警方人員來到了現場之後，一定會發覺的。

陳九和小明都想不到有此意外的收穫。只可惜，他們找到的，却是午安達的屍體而已。

儘管如此，他們已終於找出了午安達失踪之謎。

同時從桌上留下的一封信——午安達依了阿志的話，寫給他父母的信，就不難猜想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 × ×

大批警方人員開到了現場。

水銀燈把這石屋內內外外，照得如同白晝。

三具屍體已先後被發現，但沒有人知道這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最大的收穫還是蘇絲已告原形畢露，她在萬分惶恐之中，供出了他們如何串謀勒索午時富的詳細經過。

警方終於明白了：原來這宗綁票案，首先是「假」，然後才變成「眞」。

那麼，誰把「肉票」和「綁匪」都一齊非法地「處決」？

警方固然莫名其妙，就是蘇絲也百思不得其解。

這可能也是蘇絲肯和盆托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她希望警方找出殺死她丈夫的眞正兇手來！爲阿志和阿德報仇！

× × ×

石勇正在研究：午茱廸的裸照，到底怎麼會落入歹徒手中？

那些彩色攝製的一男一女造愛照片，簡直不堪入目。

這是有計劃的行動，目的無非令午時富難堪，所以照片才會分別寄給各大報社，以及午氏家族的親友們。

還好香港一般報紙的編輯都很有道德，收到此類照片後，立刻轉交給警方。

照片中雖然出現了一男一女，但也只見到午茱廸，男的只見到背影。

石勇對此等「劇照」不會感到陌生，因爲他已看過三位業餘攝影家所拍出來的非林底片。

他查過了用火漆封存好的非林底片，沒有被人破壞的痕跡，自然沒有非林底片被偷的可能。那麼，此等照片的底片，到底是事前拍下的，還是內裏另有文章？

石勇決定派人去把那三名業餘攝影家再找來問明白。

石勇在他自己的辦公室裏剛分配好下屬依址去找那三名業餘攝影家，案上的內綫電話又响了起來。

是布列警司召見他的電話。

石勇知道一定又有事發生。

由昨夜到現在，石勇睡不上三小時。

唯一的收獲似乎是午安達有了下落，但人却死了，表面上解開了其中一個謎底，實際上反而將案情弄得更加複雜。

石勇正給弄得頭昏腦脹之際，布列警司又帶給他一個來自遠方的消息。

原來警方鑑於午家慘變，担心午時富遠在美國的長子——午平達有事，特別與美國警方取得連絡，希望他們一方面通知午平達，另一方面設法保護他的安全。

但是，根據剛接到的消息，午平達已不知所踪。美國警方也無法找到他。

布列警司同情地說：「萬一午氏長子也在美國遇害，這件事我才不敢想像。」

石勇不敢把較早時姜玲玲的想法告知他的上司，因爲他知道布列與午時富私交甚篤！

他只說道：「午先生會不會跟某人結怨甚深？看情形，那個未露面的神秘人物白先生，一定有什麼跟他過不去。」

布列也看過那張字條。

那字條不知何時，被人放入午時富的口袋中，之後就是令到午時富半身不遂的針藥。

這種變相謀殺，比開槍殺人更毒。

布列看過了蘇絲的口供。

他說：「蘇絲的口供令人懷疑，她可能就是白先生的女助手。」

但石勇却說：「我反而不會懷疑她，因爲現場證據已證明她的說話，午安達死前的信，證明他們弄假成眞。假如她是白先生的助手，白先生一定一不做二不休，沒有理由只殺她的丈夫，却把她留下。她才是最重要生口。」

「無論如何，這件案一定要全力偵破，我們所受的壓力越來越大！」布列東着雙眉，顯得很不開心。

石勇自然明白，不但是午時富是布列的朋友，還因爲這宗案牽涉的人命太多。

假如憑那張字條忖測，可能還有人繼續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石勇也希望早些找到「白先生」，查出他究竟是誰？

× × ×

業餘攝影家黎沙，因爲接到一名行家的電話，匆匆開車到山頂的露天茶座。

那電話是行家勞大雅打來的。

當時勞大雅只在電話中道：「黎沙先生，你可認得我嗎？」

黎沙很少聽到這個人的聲音，所以表示認不出對方是誰。

「你是誰？」

勞大雅却哈哈笑道：「我們經常見面，只是很少聚談而已。」

「勞大雅啊！」

「噢，勞老兄，老前輩！」

「別客氣。有空嗎？」

「有什麼指教？」

「指教則不敢，不過有件事找你商量商量。」

「什麼事？」

「昨天晚上的事，你當然記得。」

「天台木屋的事？」

「不錯。」勞大雅又說：「我記得當時你曾經帶兩架相機前去，爲什麼交給警方存案的，却只有一架？」

「嗯！老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相信你一定明白，警方十分重視此案。如果你有空的話，我們最好立刻見一次面，相信對你總有好處的。我們半小時之後，在山頂的露天茶座見面好不好？」

「好吧！」

黎沙現在就是帶着一股難以形容的心情，前往赴會。

到了山頂。黎沙停好了汽車之後，步入露天茶座去。

他放眼四望，見不到勞大雅。於是他先找個座位先坐了下來。

他的態度雖然悠閒，內心却想着許多複雜的問題。黎沙摸出了一包香烟，只有抽烟才可以令他鎮定神經。

勞大雅終於出現在他的面前。

這傢伙鬼鬼祟祟的，竟然由橫門入來，從他面上的表情看，就知道他是不懷好意。他毫不客氣地，在黎沙對面的座位上坐了下來：「對不起，我似乎來遲了。」

黎沙道：「可是你到底還是來了。」

「今天，我收到一位報館朋友的電話，原來他收到一叠春宮彩照。無論從角度，手法，我敢肯定是閣下的傑作。」勞大雅開門見山地說：「其實，昨晚在警署一齊落案時，我已發覺你少了一架相機。因爲我記得你本來掛着兩架相機到天台木屋去的，怎麼只交出一架？還有一架呢？」

「你記清楚了，只有一架，還是兩架？」黎沙故意神秘地笑一笑。

「兩架。」

「那麼，你以爲我的另一架相機，去了何處？」黎沙又問。

「當時我也奇怪，因爲相機那麼大架，要收起來可不容易，是不？」勞大雅正想說下去，侍者却在這時候走了過來！

他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待侍者走開了，他才繼續說：「後來我終於想通了，你和白先生原來是有默契的。」

「你怎麼知道？」

「很簡單，白先生邀約我們參加天台攝影會，眞正的目的，並非爲了賺錢，他反而賠了本。到底爲什麼？」

「你以爲他爲什麼？」

「很明顯，爲了讓午家那位小姐出醜，讓午時富無地自容。」

「你很聰明。」黎沙笑道：「你現在想知道我另一架相機如何處置麼？」

「木屋後窗對住後巷，那兒可能有一條長長的繩子，白先生事前一定約好你，把你的另一架相機，由那兒吊下去。如此一來，他就不必出現在現場，也一樣可以接收底片。」勞大雅又說，「我記得中途你曾離開過木屋一次，表面上去小解，其實就是爲了將拍攝好的底片，交給白先生，我說對了嗎？」

「你都說對了。」

「那麼，白先生一定給閣下不少好處了。」

「一些金錢的代價而已。」

「難得你這麼坦白。」

「彼此份屬行家，怕什麼直說？」

「然則，你可知道，爲什麼我不在警官面前說出這秘密？」

「因爲你知道那樣對你並無好處。」

「對了，告訴警方，對我並無好處。」勞大雅輕輕一笑，「相反，現在我總應該有一些好處了吧？」

「你想要多少？」

「你以爲這份秘密，值得多少？」

「坦白對你說，我只收了白先生二千元，最多給你一千元。」

「太少了。」

「難道要我賠本？」

「沒有理由要你賠本，只希望你設法通知一聲白先生。」

「你要我對他怎樣說？」

「就說我知道了這秘密，除非他給我十萬元，否則——」

這時候，侍者又把一杯咖啡送上，勞大雅立刻頓住了。

侍者走開。黎沙也站了起來：「讓我先去撥個電話，失陪一會兒。」

「別客氣！」勞大雅得意洋洋地，喝了一口熱咖啡，滿足地笑了笑。

× × ×

勞大雅並不知道警探在家裏等着他。

他只帶着興奮的心情，開車落山。

黎沙打完那個電話之後，表示「白先生」答允給他十萬元，唯一條件就是不要將此秘密告訴任何人。錢回頭會由「白先生」交給黎沙送到他家裏去。

他明知這是十分有把握的事，否則他不會單刀直入，也不會把這份秘密保留。

車子沿着山路蜿蜒而下！

突然間勞大雅感到有點頭暈眼花！就像喝醉酒一般。

但是今天他並未喝過半滴酒。

爲什麼他會這樣？是因爲山路又曲又彎麼？還是咖啡作怪？

然而，他也不是第一次開車上山，更不是頭一次喝咖啡。

車子正在急急下衝，他極力把持着，也極力保持清醒。但是，他却身不由主，腦子彷彿要爆炸，視綫亦開始模糊。

他終於失去知覺！他無法在他失去知覺之前將車子制停！於是車子越衝越快！

「隆」一聲！

車子撞出路邊，衝向山下！

山下是百多尺高的山坡！

車子像滾球，一連打了幾個筋斗！

油箱終於着火了！

「隆」然一聲，變成了一團火球！這條山路並不寂寞，許多駕車人仕都目睹慘劇的發生，只是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們只有目瞪瞪地呆在一邊！

× × ×

石勇探目派去找勞大雅的一名探員，正在勞家帶着他回去。勞太太說：她丈夫剛有電話回來。不久之後，就會返家來。

石勇派來的探員只有等下去。但是等了差不多一小時，勞大雅連人影也不見。

探員不耐煩，撥了一個電話回總部。總部剛得到一個消息，那就是：剛證實不久之前墮落山崖的汽車，是屬於勞大雅的。被燒成焦炭的駕車人，也可能是勞大雅本人。探員只好把消息向勞太太傳遞。勞太太差些兒昏倒過去！

探員本來是奉命來找勞大雅回去問話的，現在反而要陪勞太太到殮房去認屍，而所認者，却又是他要找的人。

× × ×

勞太太哭成一個淚人。那失事汽車，毫無疑問，正是她丈夫的。從遺物中辨認，那死者也肯定是她丈夫勞大雅。

勞大雅的汽車怎會失事墮崖？是否又是「機件失靈」？這正是警方正要作進一步檢驗。不過據目擊者稱：他的車子當時有如「舞龍」一樣，有經驗的駕車人都認爲死者當時可能喝了太多的酒。

勞大雅的屍體雖然已燒成了焦炭，但警方深信終能查出其中眞相。

石勇和姜玲玲聞訊趕到，看見勞太太滿面淚痕，也覺心有不忍。姜玲玲問她：

「你丈夫約了什麼人上山喝茶？」

「我只聽他說，約了一個行家，却不知道他到底約了誰。」勞太太道。

「行家？」姜玲玲回頭問石勇，「你不是說過，三個業餘攝影師中，只找到霍平一個人麼？還有二個是誰？」

「一個是死者，另一個——」石勇呆了一呆，「黎沙。是的，去找黎沙的探員，也說無法可以把黎沙找到。」

「死者會不會就是約了黎沙？」姜玲玲轉過身來問勞太太：「你丈夫生前有沒有提及一個叫黎沙的人？」

勞太太認眞地想了想，道：「今天他出去之前，似乎打過一個電話給姓黎的，我只彷彿聽到他稱呼了一聲黎先生，却不知是不是黎沙。」

「嗯！九成是黎沙。」玲玲對石勇道，「他們爲什麼在這時候有約？會不會是你找他們的消息外洩？」

「不會吧，因爲稍後他們還要向我們警方報到。」石勇說。

「石勇，我看事情可能有些不妙。」姜玲玲站了起來，却把石勇拉過了一旁。石勇也明白玲玲的意思，道：「你可是担心黎沙也出了事？」

玲玲點點頭：「我們快些想辦法去找他！」

（下期續完）

鬼眼梁誘殺肥仔二

嚴霜

練武之人，即使心腸如鐵，至親骨肉之情，仍然十分重視的，故此，黃飛鴻在他的第二個兒子死於意外之後，就覺得心情灰冷，以後他很少再有那麼濃的興緻授徒了，至於黃飛鴻次子喪生之事，並非意外身亡，實在是慘遭暗算的，值得寫在這裏，作爲茶餘酒後之談，兼使練武之人看做警惕，切勿誇耀自己的武功，隨意跟別人搏鬥。

黃飛鴻有幾個兒子，長成之後，各自出外經商，並非全部喜歡武功，黃飛鴻亦非把洪門正宗的武藝教授給他們，眞正能够承受黃飛鴻武藝的只有一個人，就是次子，因爲他的身型較爲健壯，皮膚白嫩，態度和藹，似是商場裏面的人，不像拳師，故此一般人稱他做「肥仔二」。

黃飛鴻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兒子，從小就讓他紮馬開拳，早晚練習正宗洪拳的招式，而且化剛爲柔，並非經常打沙包或者拳擊木樁，因此之故，肥仔二伸出手來，沒有一般拳師必具的「枕」，其實他的武藝出衆，就算黃飛鴻也讚他幾句，認爲將來能够把自己這個門派的功夫發揚光大，幾個兒子當中，只有他一個。

有一天，一名知己朋友從梧州來，姓林，單名一個讚字，林讚係黃飛鴻二十多年的朋友，一向深交，因爲當時治安欠佳，由廣州的西江搭船入廣西，必經梧州，故此省梧輪經常客滿，船主就是林讚，爲了護航，必須聘請武林高手，另有護衞，帶槍在身，由於林讚跟黃飛鴻一向深交，他親自拜訪黃飛鴻，懇求飛鴻拔刀相助，那時黃飛鴻正在想替肥仔二找一條出路，揚名立萬，稍爲考慮，便即答應，於是肥仔二就奉命踏上省梧輪做護衞的副隊長。

當時護衞隊的隊長姓梁，綽號鬼眼梁，這傢伙一向自命不凡，以爲自己的槍法天下無雙，拳脚方面也是第一流的高手，故此他用一般拳脚的目光去看，似乎覺得肥仔二白白淨淨，不似精通技擊，早就輕視他三分，有一晚，省梧輪已經開航，一般護衞吃過晚飯，在船上高談闊論，鬼眼梁乘機談到技擊，請肥仔二發表意見。

肥仔二一時不察，隨意說：「技擊這件事情看來似乎簡單，實則不然，一定要身心相應，然後能够有高度的成就，高手過招，贏輸只是極短的距離，如果心躁氣浮，就算拳頭硬過石，雙脚快如風，未必能够打贏，愈是有眞功夫的人就愈加在險招當中獲勝，看見別人一拳一脚，急急忙忙的閃避，這種拳脚只是花拳綉腿而已。

當時肥仔二不過順口談及拳脚，並非賣弄本領，其實這番話也不過是武林中人經常談的，亦非過份誇張，沒有半句涉及洪門的拳脚，不知如何，鬼眼梁聽了渾身不舒服，說：「肥仔二，你能否把自己的說話作爲示範表演給我們見識一下呢？」

肥仔二說：「我剛才說過，高手過招，只是在很短的距離定輸贏，如果單獨表演，何從看得出高低之分呢？」

肥仔二當着鬼眼梁面前說出這種話來，實在有些不妙，鬼眼梁心胸狹窄，聽了更加不滿，說：「如果肥仔二哥不吝賜教，請你跟我過招，隨意玩玩，點到即止，

一來我們兩人互相切磋武藝，有所皆益，二來船上的朋友看了也知道眞功夫和僞功夫的分別，你的意下如何呢？」

肥仔二一向胸無城府，聽了點頭，說：「好的，但請梁兄緊記在心，我們只是爲了切磋武藝，並非眞的交手，或輸或贏，切勿記掛在心。」

鬼眼梁聽了這句話，欣然點頭，說：「就是這樣決定好了，我們不分先後，一齊發招。」說完，鬼眼梁退後三步，使兩人之間有十多尺的距離，同時船上的守衞紛紛退後，留出較多的空位讓兩人過招，當時肥仔二十分天眞，以爲對方跟自己眞的研究武藝，便即準備手勢，向前走了兩步，剛剛交手，立刻退後，表示禮讓。

鬼眼梁的功夫有限，以爲肥仔二確是口裏講得出來，手上却沒有斤兩，大喝一聲，拳脚突變，忽然向前衝出，先以連環火箭拳出擊，打到埋身，把右拳由下邊抽到上邊去，進馬發拳，這一拳對準肥仔二的下頰仰攻，叫做霸王敬酒，打得又快又毒，怎料肥仔二確有功夫，中上門非常緊密，拳來不避，左右兩手一齊擋格，竟把鬼眼梁的右臂握住，那時他要是眞的搏鬥，一脚就把鬼眼梁踢倒，或者左右兩手改用鐵門閂的手法，上邊壓落，下邊托上，鬼眼梁的右臂就會折斷，不過，肥仔二只是想玩幾招助慶，並非眞的打鬥，故此他把對方的右臂抓住之後，跟住鬆開。

鬼眼梁發覺霸王敬酒這一招給對方擊破，而且右臂給人握緊，非常緊張，使勁搖動右手，還把左手由下邊兜上，撞擊對方手臂，借此解圍，剛巧對方鬆手，他的右臂擺脫，發生錯覺，以爲自己果然擺脫對方的束縛，退後幾步，擺好架式，跟住展開攻勢。

肥仔二發覺鬼眼梁再度撲攻，非同小可，招招俱是向自己要害出擊，不是插眼就是抓陰，看了也覺得驚異。既然交手，決無畏縮之理，只好見招破招，不過，練習拳脚多年，碰着有機可乘，自然會出擊，肥仔二亦無例外，剛巧鬼眼梁打到埋身，一個右肘向他的腰間撞擊過來，肥仔二把兩手化爲虎爪，一擒一抓，捉住鬼眼梁的手踭，自動起脚，一脚就把鬼眼梁踢倒，跟着鬆手，於是鬼眼梁退後三步，跌在艙板上面。

其實鬼眼梁以霸王敬酒這一招出擊的時候，肥仔二已經可以起脚踢他，只是心裏不忍，那時鬼眼梁變招出擊，受制於人，這一脚就逃不過，如果他有自知之明，跌了一交，便即站起，跟着握手言歡，那就不會發生慘變，不過，鬼眼梁此人十分好勝，且又恃着自己身爲隊長，竟然給隊副打倒，太過丟臉，故此他由地上站起來，立刻搶攻，連發幾脚俱是撩陰腿，雙脚落地之後，便以連環插手，抓眼封喉，來勢極兇，那時肥仔二一再閃避，被迫連續退後，退到一個艙位的前面，退無可退，迫於發招，一出手就用短拳，由對方兩手之間穿過，擊中鬼眼梁的人中穴，即是口鼻中間之處，鬼眼梁一陣劇痛，不由自主的退後兩步，剛剛張口，還沒有說話，已經有兩隻門牙吐出來，他登時臉色一變。

肥仔二看在眼裏，連忙賠罪，拱手爲禮，說：「小弟一時不愼，打落兄台兩隻門牙，敬請原諒。」

聽了這句話，鬼眼梁更加憤恨，却又無可奈何。只好陪着笑臉，說：「二哥確是名不虛傳，有了你在船上充任隊副，看來沒有匪徒斗胆在船上打刧了，那是我們護衞之福，脫了兩隻門牙，算得甚麼呢？大家開懷痛飲，忘了剛才一場打鬥吧！」

鬼眼梁雖然是隊長，但却屬於陰險小人，他跟肥仔二過招，被他打落兩隻門牙，當然是懷恨在心的，他却笑容相向，顯然是有些陰謀，不過肥仔二跟他並非深交，不懂此人的性格，以爲他所言屬實，本來兩人交手過招，聲明在先，贏輸不成問題，大概不會因此就變成深仇大恨。一方面蓄意報復，另一方面却毫不防範，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是有問題的，何時爆火，只是時間上問題，遲早而已。

不久之後，護航的人彼此逐漸熟識，鬼眼梁逢人稱讚肥仔二的功夫精湛，不愧是黃飛鴻的兒子，兼且對他極力討好，經常請客，飲酒食肉，視如知己一般，肥仔二更不防範，再者，肥仔二武功壓一，加上腰間插着短槍，就算明爭暗鬥，亦無所懼，故此他就更加沒有戒備的心理。

半年之後，省梧輪照常來往於廣州與梧州之間，到了中秋之夜，該船在梧州灣泊，客商已經離船，貨物亦搬運一空，沒有接載新客，那晚月明如鏡，江天一色，船員開懷痛飲，鬼眼梁早已在街上購備鷄鴨鵝回來，劏鷄殺鴨，更爲歡暢，所飲的酒當然是有名氣的酒了，照理肥仔二就算酒量淺薄，多喝兩杯，充其量不過醉倒，殊不料鬼眼梁立心報復，敬酒之際，故意把他所吃的呂宋烟的烟灰彈在酒中，這是一種陰謀詭計，但有呂宋灰烟落酒，喝了它之後，不止飲醉那麼簡單，還覺得血液發滚，雙眼變紅，判若兩人，逐漸帶着狂性，那時肥仔二就是如此，多飲幾杯之後，臉起紅筋，雙眼變紅，頻頻站起，似乎作狀想打，鬼眼梁知道呂宋烟灰加酒的藥力發作，便即吩咐各人扶他歸寢，愈快愈妙，那些護衞不知是計，依言行事，怎料他們分別靠近肥仔二的時候，肥仔二忽然大喝一聲，連發兩拳，各人倒地，跟住肥仔二拔槍向天發射，登時槍聲卜卜，守衞嚇到撲水逃生，鬼眼梁也乘機跳上石級，離開那一隻船，當時船主看在眼裏，大吃一驚，他跟着鬼眼梁以及護衞等在石級上密談，鬼眼梁說：「我的槍法如神，衆人皆知，請船主借槍給我，瞄準他的右手，一槍打去，他的手槍必然打落，到時我們就合力制服他，否則，他的狂性愈來愈加犀利，或者縱火燒船亦未可料。」

聽了此言，船主更加驚慌，只好借槍給他。鬼眼梁此人心懷不軌，他本來有槍，却不帶在腰間，一定要向船主借槍，就是想把船主拖下水中，船主不察，爲了保護輪船，毅然借槍給鬼眼梁，怎料鬼眼梁並非向肥仔二的右手瞄準，而是瞄準肥仔二胸膛射去，肥仔二中槍倒地，慘叫幾聲，便即流血昏迷，急救無效。

肥仔二是這樣喪生的，各人看在眼裏，都以爲他酒後發狂，很少人知道他中了鬼眼梁之計。

事後黃飛鴻非常傷心，索性閉門謝客，不再教授武藝。

（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幽靈四艷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木道長認爲五龍會屬下的水三、林大、林二等人已背叛了五龍會，並已和仙女門勾結在一起，但桑木又找不出任何證據，岳湘提出要桑木以會長的名義對其屬下下一道圍襲仙女門的命令，看他們是否執行，以證實他們是否叛離五龍會，結果當桑木和岳湘在一艘帆船上遇見水三時，水三叛意已明，直說他們已加入仙女門，水三讓三位金刀武士出手，想置桑木於死地，但岳湘的無影劍一出手，已結果了兩名武士，另一個武士也被桑木幾招之下把他刺死了。

片語激羣豪　挽救武林刦

水三道：「最怕的是他們一些女人殺手。」

岳湘道：「哦！」

水三道：「我們和她們動過一次手，只過一刻工夫，她們已搏殺了我們二十多人。」

岳湘道：「水兄走過仙女門中的玄女殿麼？」

水三道：「走過。」

岳湘道：「玄女殿上，四個仙女形像，水兄可曾見過？」

水三點點頭，道：「見過，那幾個女子殺手，就和他們一樣。」

岳湘道：「你船上這些人，都靠得住麼？」

水三道：「船上有一十八個人，都是我的心腹，只有這三個不是，却已被你們殺了。」

桑木道：「他們三個是那裏來的。」

水三道：「仙女門中，派來的金刀武士。」

岳湘道：「我們殺了他，會不會給你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水三道：「不要緊，這三個人狂妄自大，住在我這艘船上，有如老爺一般的難以伺候，不但是我，船上的人，都早已對他們有了反感，不過……」

桑木接道：「怎麼樣了？」

水三道：「兩位離去之後，在下立刻要把三人被殺之事，呈報上去。」

桑木道長道：「會不會因三人之死，使仙女門對你生疑？」

水三道：「在下據實而報，我相信不會引起他們懷疑，因爲，到目前爲止，他們還讓我們暫時保有着五龍會的身份，而你是五龍會中的長老。」

桑木不由問道：「他們早知道了五龍會？」

水三笑道：「也知道你的身份。」

桑木說道：「唉！這麼說來，我們在仙女門中的一切舉動，都在他們監視之下了。」

水三道：「不錯。」

岳湘道：「送我們上岸吧！」

水三下令，把船靠近了江岸。

岳湘和桑木下了帆船。

下船之後，桑木突然有一種茫然的感覺，笑一笑，道：「岳少俠，看來，貧道當眞是老了。」

岳湘道：「道長不用如此氣餒，需知，還有很多的高人，在帮忙咱們。」

桑木苦笑一笑，道：「岳少俠，水三，究竟在打的什麼算盤？」

岳湘道：「他們眞的受到了一種威脅，投入了仙女門中，如若沒有人拉他們一把，他們就很可能就會永遠淪入了仙女門中。」

桑木道：「岳少俠，揚州地面上的事全權委託你了，貧道要暫時離開一下。」

岳湘道：「什麼意思？」

桑木道：「江湖上烏雲蔽日，貧道總不能不想一個辦法。」

岳湘道：「什麼辦法？」

桑木道：「找人，我希能請幾個息隱少林的高人出來，挽救這次災刦，時機迫促，已經不足一月了。」

岳湘道：「道長，要來的，他們自己會來，不來的，你也無法請到他們，照在下的看法，關鍵還在四大幽靈的身上。」

桑木道：「哦！」

岳湘道：「最好的辦法，還是從她們四個人身上着手。」

桑木道：「岳少俠的意思是……」

岳湘接道：「青蓮子命在旦夕，最好也不過拖上個三五天，如若這二三天內，不能解去她身受之苦，對我而言，將是一件大爲遺憾的事，不論如何兇險，我必須盡力一試。」

桑木道：「你要從何處着手呢？」

岳湘道：「四大鬼女身上。」

桑木道：「貧道想不明白，她們連表達自己的意識，都無法順暢，如何能够救人呢？」

岳湘道：「她們應該是最通達這詭異武功的人，不過，正如道長所說，她們意識，受着一種控制，如若她們能從控制中解脫出來——咱們立刻可以瞭解仙女門這個神秘門派的全部內情。」

桑木道：「可是，如何才能使他們解脫呢？」

岳湘道：「我不知道，我想，連創造她們四個人的人，也未必完全明白。」

桑木道：「這要從何着手呢？」

岳湘苦笑一下，道：「我去試試看，能不能摸索出一條路來。」

桑木苦笑一下道：「岳少俠，你已經試過了這機會不大。」

岳湘道：「我知道，不過也得試試，因爲，我們只有這一條路走。」

桑木道：「貧道如何能够帮忙呢？」

岳湘道：「回徐家大宅去，我想，仙女門中人，暫時不會找上那裏，因爲，他們還沒時間顧到那裏，他們很輕視我們。」

桑木道：「好吧！你幾時回去。」

岳湘道：「我想少則三日，多則五天，如若五天後我還不回去，那就永遠回不去了。」

桑木道：「你……」

岳湘接道：「看上去，我是個玩世不恭的人，但在某些事情上，我很執着，我救不了青蓮子，但我先她而去，道長，等我五天，五天後，我還不回去，想法子勸風塵三俠離去，這件事，他們已無能爲力，白白的送了命，太不值得。」

桑木道：「如若天下盡入了仙女門的掌握，江湖之上，那裏還會有安身立命的所在。」

岳湘道：「走遠一些，西崑崙，海外仙島，都還可以容身，能多走一個人，就替武林中，多保存一份元氣。」

桑木道：「貧道遇上的年輕人，你是最有成就的一個，要走，應該你走，告訴我應該怎麼作，我去找四個鬼女，……」

岳湘笑一笑，接道：「不行，這件事，除我之外，大概還沒有別人可以勝任，再說，有些事情，你也不會作。」

桑木道：「好！我回徐家大院去，等你五天。」

岳湘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見到他們之後，最好不要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他們。」

桑木道：「爲什麼？」

岳湘道：「道長，現在盡量使他們保持鎮靜。」

桑木點點頭，道：「貧道明白了。」

× × ×

岳湘重回到仙女廟去。

仙女廟中有了很大的變化，但表面上看去，什麼也瞧不出來。

仍然有很多的香客到廟中進香。

岳湘繞到廟後，那裏景物依舊，仍然是一片荒凉。

他已熟記這地方的形勢，稍爲留心一下，已然找到了地下密室的入口。

那地方已經有了一些改變，但岳湘却輕易的行了進去。

密室中的屍體，都已清除，看上去寬大了很多。

岳湘運氣戒備，直行向四大鬼女的住處。

四大鬼女，竟然都坐在房中。

四大鬼女相對而坐。

看上去，四個人像是在對坐聊天，事實上，四個人妳望着我，我望着你，一直在靜靜的坐着。

對岳湘的突然而至，四大鬼女，都微現驚愕之色。

一陣驚愕之後，四大鬼女突然微微一笑，站起了身子。

站起來的意思，就是表示歡迎。

四大鬼女會表示對一個人有歡迎的意思，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岳湘更增强了信心，也有些喜悅，但他仍然盡量在控制着自己。笑一笑，道：「四位姑娘，都好麼？」

四大鬼女沒有人回答，但她們却領着微笑。

她們的表現，已經是充份的領受了岳湘的意思。

岳湘心中一動，暗暗忖道：「看來，如若不用些特殊手段，只怕無法使他們就範了。」

心中念轉，舉步向外行去。

四大鬼女，忽然間，流現出驚奇的神

色。

沒有人阻止岳湘，但八隻眼睛，却怔怔的看着他。

行到了室門口處，岳湘忽然轉過身子，和四女目光相接。

他又感到一件事，四大鬼女對他確實十分關心。

岳湘閃身到門外後面，高聲說道：「秀秀，妳出來。」

秀秀穿着一身白衣，緩緩行了出來。

岳湘又證明了一件事，幽靈四女已知道了自己的名字。

她們已能分辯自己和別人。

岳湘掩不住內心中一股喜悅。

由於幽靈四女的智識漸開，提起了他不少的信心。

秀秀行近了岳湘。

岳湘輕輕吁了一口氣，心中暗暗忖道：必須在三兩天內，解決這件事情，無法再緩緩進行了，勢必要採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才行。

所謂激烈的手段，就是刺激四鬼女的人性。

不管是利用四鬼女也好，借重四鬼女也好，這件事都必須早有一個結果才好。

一下子使事情有個決定時，必須要有些霹靂手段才行。

咬咬牙，暗中作了一個決定，緩緩伸出手去，抓住了秀秀的右手。

秀秀沒有閃避，任從岳湘抓住。

她臉上沒有羞意，也沒有喜色，但却有一點微微的激動。

細細體會，岳湘又感受到一件事，這些美麗，而又異於常人的少女，也具有一般女人的特徵。她們也有着一種男女之情撞擊的感覺。

岳湘緩緩加强了臂力，輕輕一拖，把秀秀拉入了懷中。

這就像去抱一個裝滿了火藥的木桶一樣危險，美艷的少女，却有着出手就是致命的能力。

沒有人能够瞭解她們，幾時會出手殺人。

岳湘冒了極大的危險。

秀秀沒有殺人，而且眉宇、眼神中，也不見一點殺機。

只見她微閉着雙目，依偎在岳湘的懷中，若有所思，又像在享受着什麼一樣，神情間洋溢着一種歡悅之色。

岳湘又有了一種進展，這些幽靈般的鬼女，竟然不排除異性相吸的感覺。

求證至此，岳湘倒是有些茫然了，他想不出下一步應該如何？

他不是心存偸覷四女的美色，只是想征服她們。

目下江湖上，似是已找不出一股力量可用，這四大鬼女是岳湘心中所寄的大希望。

一陣輕笑聲，傳了過來，也驚醒了岳湘。

抬頭看去，只見倩倩和鶯鶯，燕燕，都已行了出室門，三個人，瞪着六隻眼睛，望着兩人。

笑聲，就由三女的口中發出來。

秀秀抬起了依偎在岳湘胸前的臉兒，回顧了三女一眼，嫣然一笑，反身行近三女。

倩倩突然開了口，道：「來，來，我們……」

岳湘心中有一股狂喜，倩倩分明是在叫他。

大步行入了室中。

秀秀突然轉身而去。

岳湘茫然的望着秀秀的背影，想出聲呼叫，但却爲倩倩所阻。

秀秀很快回來了，作了一個手勢。

三女都已領悟了那手勢的意思，但岳湘不懂。

倩倩道：「你叫岳湘。」

這四個字，他說的很辛苦，但却很清楚。

岳湘道：「對，我叫岳湘，倩倩，妳們……」

倩倩皺起了眉頭，想了很久，才說道：「我們是人，但却又不是人。」

這句話很迷茫，但岳湘明白。

岳湘道：「現在妳們還在恢復了。」

秀秀道：「你帮了很大的忙。」

岳湘瞪大了眼睛，說道：「妳們已明白？」

四女同時點頭。

倩倩突然冒出了一句話，道：「我們喜歡你，喜歡和你在一起。」

岳湘呆了一呆，道：「妳們四個人都喜歡我？」

四個人都點點頭。

岳湘的心中好激動，緩緩拉過倩倩，在她的櫻唇上親了一下。

倩倩笑一笑，神情間全無反應。

秀秀，鶯鶯，燕燕，都睜大眼睛看，但却沒有特殊反應。

不過，三個人，都在望着兩個人笑，好像那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看上去，岳湘的動作，有些輕浮，近乎玩世。

但事實上，岳湘的內心中，却是沉重得很，他想盡速恢復四人的人性。

可是，恢復人性的法子，就是給她們一種能够感受到的刺激。

岳湘經過多種的刺探之後，發覺了她們目下情況，最敏感的一件事，就是給她們一種激發感情的刺激。

而且，這種感情上的刺激，還必需要四個人，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

岳湘拉過秀秀，也在她櫻唇上親了一下。

然後是鶯鶯，燕燕。

四女一樣，每一個人，都被他親了一下。

對四大鬼女來講，這是一種很新奇的刺激。

所以，在感受上，四女都有着一種很濃烈的興趣。

但很顯然的是，她們都沒有表現出羞怯，也沒有什麼强烈的反應。

只是引起了她們的興趣。

倩倩突然伸出雙手，抱住了岳湘，送上來長長的一吻。

這一吻很長，很長。

岳湘用心觀察，發覺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倩倩忽然有了一種反應。

她的目光明亮了，臉上也泛起了一種

激情的紅暈。

她開始扭動了幾下細細的腰兒。

秀秀忽然跑過來，推開了倩倩，自己却學起倩倩來。

初時，她們都是一種好玩，但是，經過了一陣的深吻之後，都有了一種激動的反應。

鶯鶯，燕燕，她們依樣葫蘆的推開了秀秀。

四女都有了相同的反應。

當燕燕被岳湘推開時，他發覺了情形上有了很大的不同。

四女的臉上，却泛起了一層紅暈，呆呆的望着他出神。

倩倩突然嘆了口氣道：「好奇怪？」

岳湘道：「奇怪什麼？」

倩倩說道：「我好像突然知道很多的事？」

岳湘道：「什麼事啊？」

倩倩道：「我也說不上來，我感覺到，好像很多事，都不一樣了。」

岳湘道：「秀秀，妳呢？」

秀秀道：「我好希望你陪着我。」

鶯鶯、燕燕點點頭，道：「我們都是這樣想，希望你和我們常在一起。」

岳湘笑一笑道：「我是會常常的陪你們，不過，有些事，妳們可曾想過？」

倩倩道：「什麼事？」

岳湘道：「如若有人要殺我，你們要如何對付他。」

倩倩道：「哦！」

秀秀道：「誰會殺你？」

岳湘道：「你們的主人。」

秀秀凝目思索了一陣，道：「倩倩，我們好像聽一種奇怪的聲音之後，我會去殺人，對麼？」

倩倩道：「有一種力量，在背後壓迫着我們。」

秀秀說道：「唉！如若要我們去殺他呢？」

倩倩道：「咱們都不會殺他的，咱們都對他很好。」

岳湘心中很高興，四個女娃兒，都有了一種相當程度的覺醒。

她們已開始瞭解自己是人。

岳湘安心留下來，和四女週旋。

他帶她們玩樂、遊戲，盡量啓發她們的感覺，使她們對自己多一些瞭解。

岳湘也想到一種强烈的肉體刺激，也可能使她們有着突然的轉變，但他却不敢嚐試。

她們有四個人，岳湘只有一個。

四個幽靈般的少女，在他全力的帶動之下，慢慢的活潑起來。

她們眞的在復甦人性。

應付四位姑娘，還要她們不生爭執，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岳湘費了不少的心血。

四大鬼女雖然都在轉變，但岳湘却發覺了倩倩的進步最驚人。

天色入夜了，岳湘有些累，同時，一個青衣女婢行了進來，送上晚餐。

看到岳湘和四女混在一起，幾乎丢了手中的餐盤。

岳湘忽然飛身一躍，擋住了那青衣女婢的去路，道：「放下餐盤，我有話要問你。」

青衣女婢緩緩放下餐盤，一面說道：「你是什麼人？怎會跑到這裏來？」

岳湘道：「在下岳湘，姑娘可曾聽說過。」

青衣女婢搖搖頭，道：「沒有，我不認識你，不論你是誰，都不該跑到這裏來的。」

岳湘笑一笑，道：「事實上，是你姑娘不該來的。」

青衣女婢道：「哦！我不該來？」

岳湘道：「是呀！姑娘來了，只怕很難再出去了。」

青衣女婢人已鎭靜下來，望望四大鬼女，道：「你可知道，她們是什麼人？」

岳湘搖搖頭，道：「不知道。」

青衣女婢說道：「我可以要她們殺了你。」

自己對四大鬼女，有多大的影响，岳湘也希望有一個瞭解，笑一笑，道：「那很好，姑娘何不可下令試試。」

青衣女婢霍然向後退了八尺，和四大鬼女站在一處，她的口中發出了一種低沉的異嘯聲。

岳湘很用心聽，但仍然聽不出她說些什麼。但却看到了四大鬼女的反應。

秀秀的臉上，突然泛起了殺機，直向岳湘行了過去。

岳湘立刻提氣戒備。

這是一次嚴酷的攷驗，對岳湘的關係太大了。

秀秀逼近了岳湘。

岳湘一直靜靜的站着未動。

雙方的距離很近，近到一伸手，就可以觸及到對方的要害大穴。

四目交注，相互凝視。

秀秀雙目中的殺機，忽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迷迷茫茫之色，忽然張開雙臂，撲向了岳湘的懷中。

但岳湘却不能不小心戒備，接着秀秀撲來的嬌軀時，右手已按在了秀秀的要害之上。只要他稍一用力，立刻可以使秀秀失抗的能力。

那是一般武林高手而言，但對秀秀這樣一個人物，會有些什麼結果，岳湘並無把握。

幸好，不用岳湘出手。

因爲秀秀並未出手，返把小巧的櫻口送了上來。

初嚐情滋味，四大鬼女似是對這件事，有着一種偏嗜。

青衣女婢楞住了。

四大鬼女和常人之間，還有很多的距離。不知羞怯，是她們的缺點之一。

那青衣女婢的臉紅了，望着這種熱情場面，心中又羞又急。

幸好是羞意深長，冲淡了她心中不少的畏懼。

岳湘突然間，有了另一種感受：那就是秀秀除了送上櫻唇之外，嬌軀也像蛇一樣，纏到了岳湘的身上。

青衣少女也看得呆了，靜靜的站在那裏，不知如何應付這個局面。

這是她從來沒有遇上的局面。

岳湘緩緩推開了秀秀，望着那青衣女婢，冷冷說道：「妳看到麼？」

青衣女婢道：「看到了。」

岳湘道：「看到了什麼?」

青衣女婢道：「奇怪，也很害怕。」

岳湘笑一笑，道：「不用怕，你還有很多的選擇!」

青衣女婢道：「選擇?」

岳湘道：「選擇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還可以好好的談談。」

青衣女婢點點頭。

她心中有太多的疑問，完全想不通，怎會有這樣的事情。

在她記憶之中，這四大鬼女，並不是正常的人。

不是正常的人，難道也會有情，而且是男女間的戀情。

岳湘說道：「姑娘，和她們四位有關麼?」

青衣女婢道：「沒有，我只是奉命替他們送飯，照顧他們生活的人。」

岳湘道：「但姑娘，你却知曉指揮他們的訊號!」

青衣婢女道：「是!這是主人傳給我的。」

岳湘就是要等這一句話，當下說道：「那位主人，是男人，還是女人?」

青衣女婢搖搖頭，說道：「不能告訴你。」

岳湘道：「那麼姑娘也不準備離開這裏了。」

他很想出手，但他又担心，出手一戰時，會不會引起四大鬼女的反應。

在感情上，他雖然已接近了四大鬼女不少，但她們動手相搏的反應如何?還是很難預料。

青衣女婢說道：「不行，主人還在等我。」

岳湘冷冷說道：「那是妳姑娘的事情了。」

青衣女婢道：「我明白了，你想留下我。」

岳湘道：「在下正有此意。」

青衣女婢回顧了四大鬼女一眼，道：「你和他們相處的很好。」

岳湘道：「不!姑娘如若想利用她們對付我，那就白費心機了。」

青衣女婢道：「很奇怪啊!主人告訴我的方法很靈，怎會突然不靈了呢……」語聲一頓，接道：「你可知道，她不是正常的人麼?」

岳湘點點頭，道：「所以，我才能和他們處的很好。」

青衣女婢吃了一驚，道：「難道你也是……」

岳湘臉色一沉，道：「妳未免問的太多了一些。」

青衣女婢四顧了一眼，突然向前衝過去。

岳湘早已有備，右手劈出了一掌，攔住了青衣女婢的去路。

那青衣女婢指點，掌拂，竟然很輕易的把岳湘的攻勢給封住。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兩人交手幾招，岳湘已感覺到這青衣女婢，不是個可以輕敵的丫頭，立刻全力搶攻。

四大鬼女呆呆的望着兩人動手，臉上是一片茫然。

顯然的是，她們知道應該帮助一個人，但却不知道應該帮助那個。

打到二十個照面以上，岳湘才找到一個機會，一指把青衣女婢點倒。

這時候，忽有一陣輕微的嘯聲傳了過來。

四大鬼女聞得那聲音之後，立刻向外奔去。

但每個人在離去的時候，都忍不住，回頭向岳湘看了一眼。

片刻間，四大鬼女走的一個不剩。

幽密的地下室中，只餘下了岳湘和被點中穴道的青衣女婢。

岳湘略一沉吟，改點了青衣女婢的四肢穴道，笑一笑道：「姑娘，現在，我可以殺了妳，而且，別人不會知道。」

青衣女婢搖搖頭，道：「老主人看不到我時，他會派人來找我。」

岳湘道：「等他找到妳的時候，妳已經變成了一具屍體。」

青衣女婢道：「唉!你如是一定要殺我，我就求你一件事。」

岳湘道：「什麼事?」

青衣女婢道：「給我一個很痛快的死法。」

岳湘道：「不行，我還要問你很多的事，所以，我必須要慢慢的問你。」

青衣女婢說道：「我不會回答你什麼的!」

岳湘道：「所以囉，我只好慢慢的拷問妳了，我要用分筋錯骨法，錯開妳的關節，如果妳還不肯說，我就一刀一刀的剮了妳。」

青衣女婢道：「你敢?」

岳湘道：「我爲什麼不敢，現在，咱們就來試試。」

青衣女婢臉色大變，道：「我知道的不多，你要我說什麼啊?」

岳湘心中明白，話雖曲折，但事實上，已經是答應了，當下說道：「妳那位老主人，是下是仙女門眞正的主人?」

青衣女婢沉吟了一陣，道：」大概是吧!」

岳湘皺眉頭，道：「你是不是他很親近的人。」

青衣女婢道：「我伺候他，但他的臥室，却不許我進去，每次，他自動打開房門時，我才能進去替他整理一下房間。」

岳湘道：「妳沒有見過他麼?」

青衣女婢道：「見過，他是留着花白鬍鬚的老人，黑黑的，就像一般鄉下的老農一樣，一點也不特殊。」

岳湘道：「哦，只有這些麼?」

青衣女婢道：「我知道你不會相信，但我只知道這些，他傳了我一種指令四大鬼女的辦法，那是要我來照顧她們，送食用之物給她們。」

岳湘道：「我相信妳的話，妳現在走吧!」

青衣女婢呆了一呆，道：「你眞的放了我。」

解開了青衣女婢的穴道。

岳湘道：「對!我相信妳不會告訴他這件事情。」

青衣女婢道：「他如知道了我告訴你這些事，一定會殺了我。」

岳湘道：「看來，妳是個很聰明的姑娘。」

青衣女婢道：「你也很仁慈。」

岳湘道：「你去吧!我也要走了。」輕輕拍拍青衣女婢，轉身而去。

他很英俊，那種叫女人動心的英俊。

青衣女婢輕聲道：「我叫小蓉。」

岳湘道：「小蓉兒，再見了。」

事實上，岳湘並未離開，隱身在暗處，看着小蓉兒離開。他等的很耐心，足足有二個時辰之久。

四大鬼女出去了兩個時辰之久，定然是去辦事了。

天色入夜時分：才看到秀秀回來。

而且，只有她一個人。

岳湘忽然現身。

秀秀笑一笑，緩步向岳湘懷中偎去。

岳湘親了她一下，道：「跟我走。」

他牽着秀秀行去。

他在冒險，但冒險很成功。

借夜色掩護，他竟然把秀秀帶入了徐家宅院，而且，帶入了青蓮子的臥室中。

現在，岳湘的困難是，如何讓秀秀爲青蓮子療治傷勢。

大出岳湘意外的是，表達過程，並非是十分困難，秀秀竟然領悟了岳湘的用心，竟然替青蓮子療治了傷勢。

岳湘無法確知：秀秀是否療治好了青蓮子的傷勢，但見她雙手伸動，在青蓮子的傷處，撫摸了很久，才停了下來。

停下的同時，秀秀神情，忽然大變，臉上一片迷茫，和冷冷的殺機。

她緩緩站起了身子，舉步向前行去。

岳湘一直示意，不讓人阻止她。

秀秀直行出徐家宅院，岳湘緊隨她身後而出，一面暗作戒備，準備應變。

直到行出了大門，岳湘才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傳入耳朵。

秀秀加快了脚步，疾奔而去。

心懸青蓮子的安危，岳湘並沒有一直追下去，匆匆轉回徐宅。

青蓮子竟然清醒了過來，而且痛苦消失。

陪在青蓮子身側的女婢替月，數日來一道愁眉不展，此刻却是滿臉歡悅神情，見岳湘行入房中，識趣的快步而去。

望望岳湘，青蓮子道：「替月告訴了我大概的情形，你怎麼能支用她們?」

岳湘道：「我在賭運氣，不過，我們的運氣，還不算太壞。」

青蓮子目光中無限的溫柔，無限的感激，臉上有着淡淡笑意，呆呆望着岳湘。

岳湘道：「蓮兒，你是不是有很多的話要問我。」

青蓮子搖搖頭道：「我心中確然有很多事要問；但我想，還是不用問了。」

岳湘道：「爲什麼呢?」

青蓮子道：「因爲，有些事，我不知道該不該問?」

岳湘笑一笑，道：「不問也好，好好的養傷吧!事實上，不用你問，我也會自己告訴你了。」

青蓮子點點頭，道：「岳湘，我想養息兩天之後，改扮一下。」

岳湘道：「改扮什麼?」

青蓮子道：「也許他們現在很忙，沒有空找我，但我相信，他們絕對不會放過我，岳湘，面對死亡的時候，我並不害怕，但這次大傷痊癒了，我忽然感覺到生命很美麗，我要盡量逃避死亡。」

岳湘說道：「對!我也要妳好好的活着。」

青蓮子嫣然一笑，道：「我記得，我學了不少的武功，但却一直很少去用來殺人，現在我要好好的想想這些方法了。」

岳湘道：「對!拚命才能保命，面對敵人時，一旦心軟，你就很可能會被人殺了。」

青蓮子點點頭，吁一口氣道：「我想問你幾句話?又怕問錯了，你會誤會。」

岳湘笑一笑，道：「不妨事，你盡管問吧!」

青蓮子道：「你怎麼和她們處下去的，而且，又能用她們替我療傷?」

岳湘道：「她們本來都是很聰明的人，但却被一種力量，封閉了靈智，只要把封閉他們的力量給揭開了，他們就會逐漸恢復清醒。」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你已經找到了這種辦法麼?」

岳湘道：「我還在試，秀秀會替你療治好傷勢，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和證明。」

青蓮子道：「她們已經脫離了那種控制?」

岳湘道：「沒有，秀秀突然的離去，就是被一種聲音所誘走，那種低微，神秘的聲音，控制着她們四人，如若有一個人，能够瞭解那種聲音，我想，就可以揭發出更多的隱密。」

青蓮子沉吟不語。不知她想什麼!但是她想的却似很入神。

岳湘未再驚動她：悄然出室而去。

那捕捉一剎的靈機，受不得任何的驚擾。

風塵三俠和桑木道長等都在大廳上等候岳湘。徐家宅院，已經是對抗仙女門的一片主要所在。

鐵大鵬有些迫不及待的說道：「岳兄，那個丫頭走了。」

岳湘道：「秀秀走了。」

望了桑木道長一眼，接道：「老前輩，可曾把我們目下的處境告訴了他們?」

桑木道：「沒有，這是很震動人心的事，貧道覺着該和岳少俠商量再說。」

岳湘道：「告訴他們吧!五龍會已經不算什麼秘密了。」

桑木苦笑一下：道「：岳少俠，雙方的實力很懸殊，咱們只有幾個人……」

岳湘接道：「我知道，但現在咱們已騎上了虎背，與其等他們準備好，找上門來殺咱們，何不作一次，拚命的突襲。」

桑木道：「孤注一擲?」

岳湘道：「死裏求生。」

鐵大鵬道：「對!如若已經到了非拚不可的時候，在下倒是贊成主動突襲，和他們放手一戰，敵來找我，不如我去找敵了。」

桑木道：「問題在我們要去找誰?」

鐵大鵬瞠目不知所對。

岳湘接道：「擒賊擒王，要拚命，當然是要找值得拚的人，所以，咱們去找仙

女門，找出那一個幕後主持人。」

桑木沉吟了一陣，道：「好吧！貧道先把咱們目下的處境，敵我情勢方面，說個明白，然後，諸位再作一個決定。」

岳湘道：「道長，目下處境，我們是風雨同舟，生死與共的局面，我希望道長在說明的過程中，越清楚越好。」

桑木很仔細的說明了經過。

鐵大鵬聽得十分驚愕，整個的江湖情勢，變化的如此厲害，像風塵三俠這樣的人物，竟然是如此被蒙在鼓中。

岳湘道：「目前的處境，就是這麼一個經過，覆巢之下無完卵，咱們既不能有一個完美的計劃，扭轉江湖大局，只有想法子選擇一個值得拚命的機會。」

鐵大鵬道：「好啊！岳老弟有什麼打算，那就說出來吧！咱們三兄弟，全力支持，水裏水裏走，火裏火中行。」

岳湘道：「在下覺得，今夜，咱們要突襲仙女廟。」

李三奇道：「對付四大鬼女?」

岳湘道：「四大鬼女，已不是咱們這些武功，能夠對付得了，咱們要找出，暗中操縱江湖變局的人。」

青蓮子道：「他在仙女門中麼?」

岳湘道：「我無法肯定他是不是眞的主持人，也許是一個替身，但很重要。」

這時外面突然傳入了一陣吵鬧之聲。

岳湘忽然離座而起，直向外面奔去。

風塵三俠，緊隨而出。

只見一個青衣小帽，形如販夫的人，已衝到了二門之後。六七個徐宅武士，正在堵截，但那青衣人十分滑溜，左閃右避，一下就越過了幾人的攔截。

岳湘冷冷說道：「住手。」舉步向青衣人迎了上去。

青衣人突然一拉帽沿，低聲道：「我是水三。」

岳湘突然一伸手，扣住了水三的右腕脈穴。水三想閃避，竟然未能閃開。

岳湘帶水三直入大廳，才鬆開了右手，道：「水兄多原諒。」

水三苦笑一下道：「岳兄高明啊！」

岳湘道：「水兄來此，有何見教。」

水三道：「兄弟有要事，來通知桑木道長。」

桑木道：「請說吧……」

水三打量了風塵三俠一眼，道：「此事機密……」

岳湘接道：「在這大廳中的人，都是我們生死與共的朋友，水兄有什麼事，但說不妨。」

水三道：「仙女門在十五日後，有一聚會，如若那個聚會很成功，他們就將宣佈，正式出現江湖。」

岳湘道：「哦！」

水三道：「這一次集會，我相信可以看到仙女門眞正的主持人。」

岳湘道：「他一直很神秘?」

水三道：「對！老實說，到現在爲止，我們還不能確定，是否見過他。」

岳湘道：「閣下找我們打算是……」

水三接道：「聽說，這一次，大會之中，有很多江湖中門派首腦參與，這是一次大會，也是一場大搏殺，在這一場聚會中，如若不肯屈服在仙女門勢力之下的，都將會身遭屠戮。」

岳湘道：「哦！」

水三道：「聽說，在下冒險前來，通知諸位一聲，告辭了。」說走就走，轉身一躍，人已到了院落之中。

岳湘望水三的背影，輕輕吁一口氣，道：「道長，有何高見。」

桑木道：「貧道覺得，應該參與這場聚會。」

岳湘道：「在下也是這麼一個想法，這是一個冒險，也是一個轉機。」

鐵大鵬道：「只可惜，那水三沒有說明開會的地方。」

青蓮子突然開了口，道：「那不困難，那地方，有我來找。」

岳湘道：「妳……」

青蓮子接道：「我過去太軟弱一直很怕他們，現在，我不再怕了，其實，我們武功，有着相當的成就，就算和第一流高人相對，也可以打上幾招，只是我心裏害怕。」

岳湘微笑道：「現在不怕了?」

青蓮子道：「對！現在，我已經想通了生死的事，我好像已經死過一次了，有些事，用不着害怕了。」

岳湘道：「你能有這樣想法，對這次反抗仙女門的事，有很大的鼓勵作用。」

青蓮子道：「眞有如此大作用麼?」

岳湘道：「不錯！不管如何，你是仙女門的門主，妳如背叛了仙女門，不但對他們是一個打擊。而且，一種精神上的號召，可以激發起仙女門很重要的變化。」

青蓮子微微一笑，道：「我眞有那麼大的作用麼?」

岳湘道：「是的，蓮兒，不可妄自非薄。」

桑木道長輕輕吁一口氣，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岳湘道：「不論水三告訴咱們的事，是眞是假，咱們都得去試試！」

桑木點點頭。

× × ×

仙女門召開大會的地方仍是仙女廟。而且是在夜間。

是一個無月之夜，繁星滿天。

仙女廟中從不開放的玄女殿，今夜開放了，點着一片燭火。照的滿殿通明。

岳湘等得到了水三的通知，而且收到了八張請帖。

憑柬入場，八張請帖，自然是不算太多，岳湘只能安排八個人參與盛會。

八個人是桑木道長，風塵三俠，岳湘，青蓮子和黃鎮山，九陰鬼母。

水三的意思，是要他們改扮一下。

八個人，都經過了簡單的易容，八件黑色長袍，完全改變了八個人的形貌。

黑色的衣服，代表了莊嚴，但也表現出了恐怖。

如時赴約，已經天到二更時分。

仙女廟百丈內，就開始森嚴的戒備。

幸好，八個人，都有請帖。八張請帖，使八個人很順利的進入了玄女殿。

認帖不認人，防守人並沒有仔細盤檢岳湘等一行的身份。

玄女殿中佈置的有如一座會議的大廳一般，到處擺滿了桌椅。

岳湘目光一轉，略作估算，大廳中有五六十個座位。那是參與這場大會的人數，並不很多，但都是武林中重要人物。

在玄女娘娘的供台前面，擺了五張木椅，想來那是仙女門中的出席人數。

岳湘走在最前面，直行入自己的坐號中。每人手中的請帖上，都已經排好了坐次號碼。

岳湘等手中的編號，都是連起來的。

他們的坐位，倒數第二排，如若編號坐次，代表着客人的身份和重要性，那麼岳湘等一行，也不是很重要的客人。這情勢對岳湘來說，自然是很好，就目前他們的舉動而言，自然是越不引人注意越好。

這時，玄女殿中來的客人還不多，不過二十多人。

但這二十多人中，桑木道長已經認識了三個。

一個是和尚，是來自少林寺中長老之一，清雲大師。一個是丐帮的江南八府總舵主楊衡。和丐帮長老千里追風劉太極。

就在桑木道長打量全場情勢的時刻，客人已陸續入座。這個約會很守時，只不過片刻工夫，已經坐滿了位置。

但使岳湘觸目驚心的，有一個人，竟也到了會場。那人是劍叟易平。

易平雪白長髯，飄飄青衫，仍然是那麼洒脫出塵。他是很受重視的客人，位置在第一排上。

不知道玄女殿中的人，有多少人認識易平，但他的到來並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連一個起身和他打個招呼的人也沒有。

忽然，黃幔後面那座玄女神像，射出了兩道燈光。那是兩隻眼睛。

雖然在場的都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但也爲那驟然間亮起的兩道目光吸引。

就在羣豪分神之間，供台突然冒起了一縷如雲如霧的白烟。烟霧散盡之後，那面對羣豪的五個坐位，已然坐了五個人。

五個身着黃袍，留着長髯的人。

五個人衣着一樣，臉形一樣，連長髯也是一樣。岳湘運足了目力，也瞧不出這五個人有什麼分別。

玄女殿上一片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居中的黃衣人，突然微微一笑，道：「諸位都是江湖上門戶首腦，一方雄尊，誰能率領諸位，就算主盟了江湖……」

目光烱烱，掃掠了全場一眼，接道：「諸位都知道了江湖上有個仙女門，但諸位對仙女門却是瞭解的太少，我們五個人，是仙女門中的五老，擁戴着仙女門主，統率江湖，今夜中仙女門正式公諸江湖，也就是統治了江湖，各位如有心中不服，不願接受仙女門領導的，不妨說明……」

劍叟易平接道：「仙女門主何在，五位長老，是否代門主，主持這次大會。」

居中黃衣人冷笑一聲，道：「諸位看到了那座玄女像麼?看到她兩側站的那四位隨侍的仙女麼?」

易平道：「看到了，那只是五具木刻神像?!」

居中黃衣人冷笑一聲，道：「你立刻會受嚴懲。」

易平道：「就憑那五具神像，還是五位出手呢?!」

居中黃衣人道：「易平，你好大的胆子!」

易平道：「如是在下的胆子很小，在下也不敢來了。」

居中黃衣人怒道：「好！好！不讓你見識一番，你也不會心服了……」

易平接道：「慢着，老夫心中有很多疑問，最好能讓我說出來，再行動手！」

居中黃衣人道：「成！你說完之後，再讓你一開眼界。」

易平道：「你們自稱仙女門，至少該有個仙女作門主?!不知道門主何在?!」

居中黃衣人道：「那高居神案的玄女，就是本門門主。」

易平道：「她是活的?!」

居中黃衣人道：「你立刻就可以證明了。」

易平道：「那很好，那五位又是什麼身份呢?!他們四個人，爲什麼不肯說話，是不是，他們易容的方法不算太高明，一開口，會露出馬脚。」

居中黃衣人冷冷說道：「易平，你想證明什麼?!」

易平道：「不是證明，是揭穿，你們本是五個不同的人，但却用易容術，把自己化粧成一般模樣，這等淺陋的障眼法，也用了出來，足見仙女門的虛浮。」

居中的黃衣人道：「你該死。」

原本閉上雙目的玄女之像，突然間也睜開了，兩道目光，直射向易平。

易平一面運功戒備，一面高聲說道：「我知道諸位都有若干苦衷，但如諸位不能振袂而起，聯手抗拒，天亮時候，整個武林，都將淪落在仙女門統制之下了，這一切障眼手法，都不過故示神秘，諸位都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想來，也不會被這點場面唬住……」

這時，忽見白芒一閃，由神幔後射了出來，飛向易平前胸。

易平右手一揮，接住了白芒。

那是一柄柳葉飛刀，難道泥塑木雕的神像，也會發出飛刀不成。

岳湘低聲道：「時機已到，易老前輩出了面，咱們不能讓他孤立無援。」

霍然站起身子，飛落在易平身側。

青蓮子，風塵三俠，也隨着發動，霍然站起。會場中立刻引起一陣騷亂。

岳湘縱聲大笑，道：「易老前輩，我相信神像不會發出飛刀。」

易平道：「你是什麼人?」

岳湘道：「晚輩岳湘。」

易平道：「很好，神像不會殺人，也不會用刀，所以，能發出一把飛刀來，因爲那神像後面藏了一個人。」

岳湘道：「玄女神像兩側的四大神女不是木雕塑像，而是四個活生生的人。」

易平道：「哦！如若那神像之後的人，就是仙女門主，老實說，他這發出飛刀的手法，並不是太高明。」

岳湘冷冷說道：「這證明了仙女門並不是很可怕，在座的人，只要能奮起抗拒，我們有九成的致勝把握。」

這一番話，使得騷動的場中，突然又靜了下來。但聞一陣連綿不絕的波波之聲，傳入了耳際，玄女殿四週的門窗，都忽然關了起來。

九陰鬼母高聲道：「迷心香，諸位請

閉住呼吸。」

玄女神像之前的香爐中，正有一陣臭臭的白烟，向上升起。

居中黃衣人突然站起，冷冷說道：「想不到諸位之中，竟還有如此之多的冥頑不化之人，那就休怪本座手下狠毒了。」

鐵大鵬冷冷說道：「你小子的口音好熟，究竟是什麼……」

九陰鬼母接道：「不要說話，當心毒香。」

鐵大鵬閉上嘴吧，但那人却撲向了那居中的黃衣老者，一掌劈出。居中黃衣老人揮掌一接，兩個人立刻動手打了起來。

青蓮子脫下長袍，抹去了臉上的易容藥物，站在木椅上，高聲說道：「我識人不多，但諸位如若到過仙女廟，應該都見過我，我就是仙女廟的主持，也是仙女門主，但現在，我却是仙女門中，必予搏殺的人，這個組合，很神秘，很詭異，一直在幹作借刀殺人的勾當，我是他們從小培養的人，但現在爲止，我還不知道那個人是眞正主腦的身份。」

突然飛身一躍，行近供案之前　一手抓起香爐，翻按地下，道：「迷心香使人心迷，但它生效很慢，這是他們訓練殺手時常用的藥物。」

塲中羣豪，大部份都被易平，岳湘，青蓮子說服，心中恐懼之念消退了不少。

李三奇，任天豪，桑木道長，黃鎭山，也跟着出手，攻向另外四個黃衣老人。

他們心有成算，每人認定一個，不讓他們攪混在一起。

這時羣豪都紛紛退到屋側，而且大都順手清理了排列的坐椅，使得玄女殿前，空出了一大片位置。但却仍然沒人出手。

易平和岳湘也未出手，他們一直目注神幔後的變化。

忽然間，玄女神像兩側的四個侍女，開始移動，慢慢的走下了神壇，她們躍落而下時，輕若無物，衣袂飄飛。

居中的玄女神像，却發出了一種尖厲的聲音，道：「殺！一個不留。」

明亮的燈光之下，岳湘已看清楚了，四女正是秀秀、倩倩、鶯鶯、燕燕。

四女落下神壇後，本是直向易平行去，但岳湘和易平、青蓮子站在一處，四女對着岳湘嫣然一笑，突然繞向兩側行去。

她們動作由慢轉快，快的像四道閃電一般。大殿中立刻傳出了慘叫之聲，同時，寒光閃動，刀劍出鞘。

原來躲在殿邊、壁角的羣豪，被四大鬼女出手一陣追殺，迫的亮出兵刃拒敵。

劍叟易平，目睹四女身手如此了得，心中亦爲之震駭，緩緩解下一柄軟劍，低聲道：「岳湘，看四女如此武功，老夫也無制勝把握，我去抵擋一陣，你設法大開門戶，招呼他們逃走吧！」

岳湘道：「不！晚輩對付四女，老前輩監視那玄女神像，不管如何，那五個黃衣人不能放走，也許這玄女殿中一戰，可解去了江湖之危。」

易平奇道：「你去對付四女，可有制勝把握麼？」

岳湘苦笑一下，道：「今夜局勢，已很明顯，如不能對付了四女，仙女門霸業可成，讓晚輩去試試吧！」

這時，四大鬼女，已大開殺戒，掌指到處，濺血橫屍，大殿之上，已橫屍二十餘具。岳湘突然大聲喝道：「秀秀，倩倩，鶯鶯，燕燕，妳們住手。」

正在殺的性起的四女，聞聲竟然停住了手。

大殿上突然靜了下來。

岳湘對自己這聲大喝，如此收效，也有些意外之感，呆了一呆，盡量使自己的聲音平和，道：「你們過來。」

四女八道目光，盯住在岳湘的身上，緩步行了過去。

九陰鬼女低聲道：「我想起來了，她們怕水，把她們帶到船上去，就可以留住她們了。」

岳湘望望青蓮子。

青蓮子道：「海枯石爛心不變，我會去找你的，快帶她們走吧！」

一個頭戴毡帽的黑衣人，快步行了過來，道：「江邊有船，我帶閣下去。」

是丐帮的江南八府總舵主楊衡。

青蓮子，九陰鬼母打開了殿門。

岳湘牽着四女向外行去，他的神情莊嚴，一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

四大鬼女的神情很不安靜，但她們沒有激烈的反抗岳湘。一艘白帆，載着四大鬼女和岳湘，航向江心。

玄女殿中，雖然減去了四大鬼女，但五個黃衣人的反擊之力，却突然加强。

風塵三俠頓時有着應接不下之感。

幸好，四大鬼女的屠殺，驚醒了羣豪的投降之夢，紛紛出手。這些雲集的江湖高人，每個人都是一流高手，合力出手，立刻制服了五個黃衣老者。

不過，五老被除去了易容藥物之後，使桑木大爲驚訝，五老之首，竟是五龍會中的丐帮長老劉太極。從劉太極的口中招出了一個更驚人的內幕，躲在神像之後，竟是五龍會首腦之一的渡月師太。

但渡月師太却已逃走。

仙女門的起因是，渡月師太找到流入在中原持有天竺奇書的人，閱讀之下，竟然入迷，竟和他合作，訓練幽靈殺手，四大鬼女的成功，使她動了爭霸江湖之念，殺了同伴，自主其事。她以兩種身份，才運用自如，使仙女門暗中坐大。

在劉太極指點之下，找到了被囚的千拙大師和江南大俠韓鳳樓。

五龍會的首腦，兩個被囚，兩個主持仙女門，只有一個桑木道長獨自任事，自是難免處處受制。

千拙大師和韓鳳樓，自願追尋渡月師太，兩人也有信心能找到他。

及時揭發內情，阻止了一塲殺刦，林大，林二，水三，爾四，也停下了行動。

五龍會中眞正的主力，被渡月師太安排在四人的統制之下。四個人，都是渡月師太的心腹，但四人的良知並未泯滅，大局已明朗，立刻遣散了人手。

但岳湘的行動却成了謎，一艘大帆，載着他和四大鬼女離去，竟是下落不明。

青蓮子恢復少女身份，但她對感情，有一種强烈的執着，帶着替月，開始在江湖上走動，天涯海角去追尋岳湘。她下了決心，生要找到人，死也要見到屍……。

（全文完）

長篇俠情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幽禁金鳳剪　驚見白如雲

金風剪伍天麒爲了故示不在乎，還乾笑道：「沒關係！沒關係！」

遂只覺耳旁疾風呼呼，似騰雲駕霧一般的不時起伏縱躍着，他內心不由暗道：「龍勻甫這一身功夫，可眞是太難得了，女兒能嫁此人，此生也是無憾了！」

他想着，不由咧着嘴道：「賢婿！我們這是往那去呀？」

白如雲哼了一聲道：「先下去，我們再說。」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突然想起一事，口中哦了一聲道：「你可知我遇見誰了？孩子！」

白如雲心中一直在想着處理這老頭子的方法，對他的話並沒有回答。

伍天麒哼了一聲又道：「說出來你一定不信……那失蹤武林好幾十年的琴魔哈古弦，竟會在這裏出現了。」

白如雲不由一驚，心想：「這老東西怎麼會到這裏來了！」

當時不由皺了一下眉，說道：「有這種事？」

伍天麒嘿嘿笑了一聲道：「我騙你幹什麼？……他還有個閨女，倒和萍兒長的差不多，也怪標緻的……」

白如雲怔了一下道：「他們人呢？」

伍天麒在白如雲腋下搖了搖頭道：「你和白如雲正在打的時候，他們爺倆還在崖邊上看呢！這一會也不知上那去了？也許還在上頭呢！」

白如雲哼一聲道：「你和他們說話沒有？」

伍天麒乾着嗓子笑了聲道：「怎麼沒有？他說的……那哈古弦自認不凡，居然不跟我說話，倒是他那女兒，叫什麼……小敏來着，她還有點禮貌，告訴我說，她和萍兒是結拜的金蘭之交，我正想再好好向她打聽一下萍兒的下落，不想他父女雙雙走到崖邊去了。」

白如雲不由心內自語道：「如此說來，那龍勻甫是沒有死了。」

當時不由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金風剪伍天麒頓了頓才又道：「這白如雲小子，可眞有辦法，看樣子那哈小敏對他也挺鍾情，一口一個小雲哥的叫喚……一個勁爲他担心……唉！誰又會想到，他竟會有這種下場，這也只怪他作惡太多，才有今日下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如雲救回伍青萍後，兩人暗生情愫，但伍知自己早有秦晉之盟，爲免兩雄相鬥，逐黯然留詩他去，另方面，伍天麒心念愛女，偕婿龍勻甫向白要人，但此間的白如雲爲了逞强鬥勝，要求在山之巓以內、外、輕三功較量，龍碍於情面，毅然答允。於是兩人各展師門絕學，作殊死戰。搏鬥間，失踪卅年的琴魔哈古弦偕女兒出現，偷窺白、龍的比武。另方面，伍天麒心念愛婿的安危，也坐立不安。此間突聞峯頂傳下一聲長嘯，一條人影由千丈石峯直墮下去……

白如雲這些日子裏，最怕聽到的就是哈小敏的名字，每一次聽到這名字，總會令他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又像是有無限的內疚。

他腦中不由默默的想着：「青萍也走了……姓龍的生死未明，我却把這老傢伙帶到那去呢？」

「唉！白如雲呀白如雲！你狂傲一生，自認每行一事都有深意，此一刻恐怕連你自己，也不明白你是在作些什麼了？」

「你是變了……變得心軟了……」

他似有一種莫名的傷感，突然他把抱在伍天麒的那隻右手的中指一緊。

伍天麒方自張嘴想說些什麼，却打了一個呵欠，竟自沉沉睡了過去。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幽幽的醒了過來，却覺得自己，睡在一個非常舒適的軟榻之上。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吃了一驚，連忙翻身坐起．敢情天已經大亮了。

他不由奇怪．爲什麼自己會睡在一座陌生的竹樓之上？

伍天麒搥了一下頭，跳下地來嚷道：「怪呀！這是什麼地方？」

只見自己所睡的房間，全是純綠的青竹編成，略一走，即發出「吱吱」之聲，連連顫抖不已。

再看房內擺設，床椅几案，全是一色翠綠，看起來十分爽目。

左面牆上懸着一把胡琴，一枝竹簫，還有一隻漆黑的大葫蘆。

翠綠如玉的平滑案上，置着精緻的文房四寶，尚有一五弦瑤琴，平置案上，並有一形質奇古的三足小鼎，此際由鼎內正自幽幽的飄散着一股清香的檀香味兒，青烟嫋嫋，顯得十分寧靜。

金風剪伍天麒是一武夫，那裏見過如此情調，不由怔了一怔，心說：「這是什麼地方呀？好精緻！」

由不住又走了幾步，四下又看了看，竹案旁邊是一個竹根的大簫筒，其內斑管如林，靠牆一長排書架上典籍平列，縹緗千帙。

窗前一綠竹小桌，上有茶具，旁列四翠色石鼓，另一寶物，有四尺方的樹根雕成的矮桌，設圍棋，綫格就劃在桌面之上，並有二細竹絲編成的小簍，盛着棋子，子分黑白二色，俱是光華閃閃，想知是上好美玉。

伍天麒打了一下嘴，心說：「妙呀！妙呀！」

不由又走了幾步，見湘簾高捲，竹門半啓，不由信手推開，立刻撲面吹來了一陣桂子香味。

目光及處，四週竟是一片湖澤，碧波紋紋，方圓範圍何止百千丈。

湖澤盡頭，繞栽着盡是高可參天的翠竹，微風之下，吱吱連響，水面上倒影嬝嫋，景緻之佳，生平僅見。

伍天麒這才發現，自己處身這座竹樓，竟是位處湖心，和四岸並無堤橋可通。

老爺子吃了一驚，心說：「勻甫這孩子怎麼把我弄到這麼一個地方來了？地方是眞好！只是怎麼來的呢？……」

金風剪伍天麒，皺着兩道的白眉毛，不由踱出了門外，見正樓門前，懸有一方翠匾，上書：「碧月樓」。

三個斗大的字，抹以朱紅，頗有古意，兩旁支柱上，尚刻有一副對聯寫的是：

「崇山峻嶺茂林修竹
晨烟暮靄春煦秋陰」

字體作龍蛇飛舞，筆法蒼勁，古意盎然。

伍天麒雖是粗人，可是平生却喜書法，手下尤其是寫得一手好魏書，看到此不由嘆了聲：「好字！好手勁兒。」

不由又走近了一步，低頭仔細的端詳了起來，這一注視，才看出了柱上字體，每一筆都深及寸許，並非一般雕鑿，分明是用內家指力書畫而成，伍天麒口中喃喃道：「好指力……這是誰寫的？」

可是當他目光再一下轉，頓時驚得目瞪口呆，觸目處，敢情還有三個小字在下頭呢！那是：「白如雲」。

金風剪伍天麒口中低低地啊了一聲，心想：「原來是白如雲寫的……我怎麼會在這地方來呢？」

諸君一定對這座小樓不會陌生吧？這正是白如雲昔日用以幽禁伍青萍的那座竹樓，如今佳人已杳，燕子樓空，却想不到又用來幽禁她的父親了。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忙走近室內，推開了另一扇門，有扶梯可攀而下。

伍天麒再也顧不得一級級而下，只一飄身，已落在了樓下，竹樓發出了吱吱一陣響聲，搖幌了半天，足見此老輕功是差點勁！

樓下擺飾似較樓上尤有過之，只是伍天麒可顧不得品評了。

他匆匆的由一條翠綠的細窄地氈上走出，來到樓邊，想找一條可通岸邊的路。

可是他失望了，非但沒有一條堤可通四岸，就連一條飛索也沒有。

伍天麒狠狠地又跺了一脚，心說：「奶奶！我又不會水，這可糟糕透了，龍勻甫這小子也眞糊塗，把我弄在這地方，怎麼他自己也不來？」

想是這一脚用力太猛，這小竹樓劇烈的搖幌了起來，伍天麒嚇得趕快扶着牆。

一個人皺着眉，發了半天愁，最後嘆了一口氣，心說：「光愁也沒有用！我還是上去吧！」

這一次他再也不敢逞能了，小心一步步上了樓，忽然他心中一動，暗想：「我愁什麼？這地方挺舒服的，龍勻甫既把我安置在這裏，那會不管我：說不定這一會他是去找萍兒去了，一會他就帶着萍兒來了……」

這麼一想，他不由又樂開了。

當時推開門，走進室內，見一邊桌上有茶具，就手倒了一杯，一仰脖子，咕嚕一聲喝了個乾淨。

一個人又走到門外，怔怔的看着白如雲寫的那副對聯，心中却在想道：「唉！可惜了這孩子，文武全才……就這麼就死了……」

他不禁又搖了搖頭，一個人背着手，這裏看看，那裏望望，只覺目光及處，幾乎是無處不美，湖面上風光絕妙，就似「海市蜃樓」一般！

金風剪伍天麒愁懷一去，也不禁發了些雅興，口中嘖嘖連聲，還連打了幾下嘴，這才想起了一首詞，只見他歪着脖子，喃喃唸道：「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最後吐了一口氣，心情像是鬆快多了……不管這首李清照的如夢令，是否和此時觀感相襯，反正他就會這麼一首，任何時候，只要雅興一發，他就會順口唸了出來。

誰說人家是粗人！人家會唸詞！

金風剪伍天麒這一想開了，倒也不憂不愁，把這碧月樓四週走看了一週，這裏翻翻，那裏看看，消磨了不少時間，看看日上中天，並沒有一個人來。

這一來，這位老爺子可又急了，心想：「勻甫這孩子這件事做的可是太糊塗了，見了面我是得說他幾句，那有把我老人家擱在這，連個人來問也不問一聲……」

當時一賭氣，又往牀上一倒，睜着眼看着天花板，心說：「這好！女兒還沒嫁過去呢！已經待我如此了，要是眞嫁過去了，那還得了：」

看看近晌午了，也該吃飯了，老鏢頭從昨晚到現在是水米不打牙，由不住肚子裏咕嚕嚕叫了起來，伍天麒長嘆了一聲道：「也該吃飯了……唉！勻甫這孩子！」

當時一翻身，下了牀，又走到窗口往外望了望，水面上金蛇跳躍，那有一個人的影子。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苦笑了笑道：「這好！沒死在白如雲手裏，倒要餓死在龍勻甫手裏了，他可眞孝順我！」

想着一對八字脚，走到了竹案邊，一屁股坐了下來，見案上有一古琴，順手摸了一把，發出了一陣錚琮琴弦之聲。

伍天麒把袖子一捲，正想彈它一曲「雨打芭蕉」，不想手方往弦上一攏。耳中却聽到了一陣水響之聲，不由心中一喜，忙自站起身來，跑到窗口，向外一看，果見一葉小舟，由不遠處柳蔭之下，分着浪花兒，直向這邊駛來。

那小船可說是小巧已極，兩頭尖兒，分拂着柳絲直朝這邊划來，隱隱似聞得嘩嘩水響之聲。

老鏢頭手搭涼棚，向那小船仔細一看，才看清了船上一前一後，立着兩個白衣少年，因距離稍遠，又有柳絲遮住，並沒有看清二人是誰？

須臾，小船漸漸駛近了，伍天麒不由心內一動，咦了一聲，又揉了一下眼睛，仔細又看了看，自語道：「這不是那兩個小畜牲麼：怎麼會……」

原來目光望出，來者正是白如雲赴會的隨身一雙小僮兒。

伍天麒心中自然吃了一驚，但是他仍然細細觀察一會工夫，二小的船已駛近到這竹樓之前，約有五丈左右時，小船在水面上打了個轉兒，竟自停住了。

金風剪伍天麒心說，原來不是來我這裏喲！

方想把窗子關上，耳中却聽見，那船頭僮子回頭高叫道：「北星！就在這裏停下罷！」

那被叫北星的小僮兒，噗通一聲，把一枚鐵錨推落到水中，却學着那船頭僮子的口音道：「南水！就在這裏停下罷！」

他說完了這句話，却皺着眉毛，往碧月樓看了看，伍天麒一時好奇，倒想要看看這兩個小鬼攪些什麼鬼，遂見那南水，由船板上提起了一個小竹籃，回頭對北星道：「我們過去吧！你可要記住，在生人面前不要丟人！」

他說着話，只微微一彎雙膝，竟施出輕功中的上乘身訣「海燕投礁」，嗖！一聲，已落向了那座碧月樓，那竹樓連一些聲音都沒有。

伍天麒不由張大了眼珠，心說：「這白如雲眞了不起，連他手下一個小僮兒，就有這種身手，看樣子定是來找我了！」

想着又見那北星呆呆的看着南水後影，吞吞吐吐的大聲說着：「我們過去吧……你！你要小心記住，在……生人面前不要丟人！」

伍天麒不由一怔，心說：「這小子是怎麼回事！」

正想把窗子關上，却見那北星，吞吞吐吐說完了以上的話，却伸出右手，在自己後腦上拍了一下，臉紅脖子粗的哼道：「我……我不丟人……我不丟人！」

遂見這北星，也是一拱背，並沒有見他上肩有什麼動作，却如同一枝水箭也似，直縱向了「碧月樓」下。

伍天麒忙把窗子一關，轉身又到牀上躺下，心中由不住暗暗奇怪道：「這兩個小東西，好好到這裏來幹什麼？……他們一定還不知道白如雲已經死了吧？……」

一念未完，却聽見門外有人輕輕的敲了兩聲，道：「老先生起來了沒有？」

伍天麒方口中哦了一聲，却又聽得另一個低啞的口音，小聲重覆道：「老……先生，起……來了沒有？」

金風剪伍天麒口中道：「起來了！起來了！門外是那位，請進來吧！」

接着竹門「呀！」的一聲打開了，進來了兩個白衣小童，正是南水、北星。

二人進來之後，爲首的南水朝着伍天麒略微彎了彎腰，說道：「你老人家的飯來了！」

他說着舉了一下手中的竹籃，不想身子一歪，似乎被身後的北星推了一下，跟着北星却從他身後搶了出來，對着伍天麒鞠了一躬。

伍天麒不由怔了一下，北星抬起頭來，見伍天麒正盯着視着自己，不由面色訕訕，吃吃道：「你……飯來了！飯來……了！」

說完了這句話，又退後了幾步，站在南水身後，臉色微紅的左右看了看，樣子顯得十分忸怩不安。

南水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這才把手中竹籃小心的放在桌子上。

金風剪伍天麒奇怪的看了二小一眼，點了點頭道：「二位是白如雲的管家吧？咳！咳！其實你們沒有什麼罪，今後放心，好好在這裏住下去，老夫翁婿決不會虧待你們！」

他說着走到桌前，很自然的把竹籃打開來，一面又捋着唇邊短鬍道：「是龍少爺叫你們送來的吧！他現在在那？找着青萍沒有？」

北星南水不由怔怔的對看了一眼，俱都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

南水點了點頭道：「是少爺叫我們送來的……早上我們來的時候，你還沒起，把飯放在桌子上！」

他說着用手在一邊桌上指了一下，不想一回頭，却見北星嘴皮子正囁囁欲動，知道他老毛病又來了，不由重重在北星背上拍了一下叫道：「北星你看誰來了？」

北星不由一驚，當時忙轉過身來，却沒有看見一個人，不由回過頭來吶吶問道：「誰？你說……誰來了？」

南水咧着嘴笑了笑，並不答話，只把目光轉向了伍天麒。

金風剪伍天麒，眼見二小諸般怪異，不由也弄了個莫明其妙，見南水笑，他也嘿嘿的傻笑了兩聲，一面心中却大大懊喪，自恨自己眞笨，方才不注意一下，白白餓了一上午。

他還以爲南水口中所謂的少爺，是指

的龍勻甫，當時聽過了還點了點頭。

揭開了那竹籃，見其中四色佳餚，一碟火腿冬瓜丁，一碟黃炆栗子鷄，一碟辣子肉丁，還有一碟醋拌小黃瓜，一小瓷罐鷄汁冬菇湯，另有一大盤花捲兒，還熱騰騰的冒着熱氣。

伍天麒不由嚥了一口唾沫，當時也顧不得再說話了，慌不迭一屁股坐下，伸手拿了個花捲兒，一口咬了一半，一橫眼，却見南水、北星，正自以奇異的目光，看着自己，不由臉一紅，嘿嘿笑道：「你們都吃過了麼？一塊坐下吧……」

南水這才驚覺，笑了笑道：「我們吃過了……老先生請用吧！」

北星少不得又照樣學了一遍，金風剪伍天麒不由瞇着眼看着北星笑了笑，北星被他看得十分張惶，一張臉，更是紅透了頸。

伍天麒見狀不由哈哈大笑，連連點頭道：「你叫什麼名字？」

北星更顯得忸怩不安了，嘴皮動了半天，才訕訕道：「我……北星……」

老鏢頭咬了一口花捲哼了一聲，咧牙一笑道：「北星？……嗯……沒事愛學個人？有意思！有意思！」

他又喝了一口湯，轉過臉來問南水道：「你呢？」

南水彎了一下腰，說道：「小的叫南水。」

他說這句話時，為恐北星又學，一面狠狠地在北星腿上扭一下，不想北星負痛，一時脫口大叫了起來，金風剪伍天麒不由一怔，慌問道：「怎麼啦？怎麼啦？」

南水忍着笑說道：「他抽筋是老毛病了？」

北星紅着臉用手一指南水道：「什麼啊？……你……」

南水連連施着眼色，北星到口的話，竟是不好說下去，心中不由在想：「南水這傢伙攪什麼鬼？等會出去，得給他點厲害看看！」

當時翻着白眼直看着南水，伍天麒不禁也被逗得直樂，心想白如雲收得這兩個小鬼，倒是滿有意思，當時因肚子太餓，也顧不得再看他們，逕自狼吞虎嚥了起來，一口氣吃了四個花捲，方自拿起第五個，正要向口中咬去，無意間，却見二小正自虎視眈眈地看着自己，滿臉吃驚稀罕之容。

伍天麒不由臉又一紅，乾笑了兩聲道：「嘿嘿，我是餓了一點，……二位要是沒有事，就請便好了。」

南水用手扯了北星衣服一下，雙雙朝着伍天麒行了一禮，南水轉過身來，把早上送來的食籃拿在手中，向伍天麒道：「那麼我們就走了，少爺說，這裏藏書很多，老先生要是悶了，可以看看書，消遣，消遣！」

伍天麒嘴裏哼了一聲，北星又照樣說了一遍，不想方說了一半，已被南水拉了出去。

隱隱尚聞得二小在外爭論的聲音，又過了一會，伍天麒耳中聽到了一陣嘩啦水響，不由到窗口一看，二小竟自划船而去，二小在船上，尚似仍在爭吵着，尤其是北星結結巴巴，指手劃脚的在說個不休，南水却是飛快的用竹篙點船而去。

伍天麒看到這裏，不由嘆息了一聲，搖了搖頭道：「這眞是一對怪人，和白如雲一樣的怪。」

想到了白如雲，老鏢頭又少不得發了一會怔，心中由不住嘆道：「白如雲死得也太慘了，這麼一個文武全才的年青人……唉！」

可是轉念一想，白如雲這人也是太狂太驕傲了，心又狠又毒，自己眼見他殺死那麼多人，他竟是一點惻隱之心都沒有，想到這裏，老鏢頭不由咬着牙，狠狠說道：「死得好，該死！」

然後他又走到桌前，繼續吃他的飯，一盤十個花捲，被他吃了一清光，四個碟子也都見了底，還喝了大半罐子湯，這才摸了摸肚子道：「差不多了。」

於是，整整一下午，又在這小樓上消磨過去了。

金風剪伍天麒夙日是個好動的，脾氣又沒有耐性，這短短一下午，可已經把他蹩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心中暗恨自己眞傻，中午南水，北星送飯來的時候，怎麼竟忘了問他們，為什麼龍勻甫要叫我住在這裏，我又不是罪人，怎麼不能出去走走？

當時愈想愈氣，更暗恨龍勻甫沒有禮貌，一整天都不知來看看自己。

這麼一個人，一會躺躺一會坐坐，氣起來罵幾句，看看又到了黃昏時光。

夕陽西下，紅霞漫天，水面上萬紫千紅，那柳紅斜陽深處，更給人以綺麗的幻想。

時有微風，飄送些野火和桂子的香味，獨處在小樓之上的伍天麒，也有些飄飄之感，更不禁長袖引風，有了幾絲寒意，仰皺着眉暗想：「天又黑了，莫非龍勻甫那孩子，把我忘了麼？怎麼他不來看看我呢？」

想到此，他再也沒有興緻去觀賞湖面譎麗綺妮的風光了，把小窗關上了一半，走到那列書架之前信手抽出了一本書，只見書面上寫着「水月吟」草。

四個精勁的草書，寫在鵝黃的紙籤上，再貼在一張布面書皮上。

伍天麒坐下去，隨便翻開一篇，只見內中並不是木刻的，竟係人書寫的。

那似乎是一首歌詞，寫的是：

「悠悠天地心
悽悽斷腸人
我有千里仇
世人皆我敵
悵望白雲處
回首恨依依」

伍天麒心中一動，不由把書面翻過來看了看，果見有一行小字，寫着「白如雲手著」。

金鏢頭心中不由一驚，暗想：「這白如雲倒還是眞是一個雅士呢？別的不說，只這一筆小字有多麼俊！」

他又翻回到那首歌，仔細唸了一遍，忖道：「由這首歌詞中看來，這白如雲似眞無限悲恨，因之大有憤世之慨，他一定有一段極令人同情的身世……否則他不會寫出這種歌詞來……」

想着又隨便翻了幾張，見是些詩句，細一辨讀，無不激昂慷慨，擲地作金石之

鳴，豪情逸興發揮盡緻，就連伍天麒一介粗人，也不禁都看呆了，不由一篇篇讀了下去，唸到妙處，忍不住嘖嘖有聲。

最後一闔書本子，閉上眼低低道了聲：「這白如雲，是鬼才？」

不想這一闔書，却覺得由扉頁內，輕飄飄飄下了一物。

伍天麒低頭一看，原來是一張素箋，上面寫滿了字蹟，伍天麒拾起來一看。

那箋上却是一筆桃花小篆，和白如雲手筆逈然有異，伍天麒不由眨了眼，放遠了距離，再一細讀，這一下可把老人家嚇了一跳。

只見他呼拉一下由位子上站了起來，睜大了眸子，驚疑道：「什麼？……是萍兒寫的……」

原來那是一首七言絕句，寫的是：

「白雲深處曾為客，
青萍隨波任浮沉，
多情自古空餘恨
長憶天邊一抹紅。」

伍天麒扣了一下頭，細細的又辨讀了一番，黯然點了一下頭忖道：「一點不錯，這是萍兒的字……她的字是這一體的，我認得……」

「她怎麼會寫這麼一首詩的呢？這孩子……」

老鏢頭一時可糊塗了，再看這張素箋，似被團握過，又小心打開來，所以皺得一塌糊塗，看起來十分吃力！

伍天麒喃喃的又唸道：「白雲深處曾為客，青萍隨波任浮沉……」

一時忍不住重重地在桌子上擂了一拳，氣得哼了一聲道：「這白如雲不是指的白如雲麼？……為客，居然自以為是客人，好糊塗的丫頭！」

伍天麒一時臉都氣白了，又重重的在桌面上拍了一巴掌，發出了「拍！」的一聲。

他又順腿踢翻了一張桌子，氣虎虎的恨聲說道：「青萍隨波任浮沉……好丫頭，妳就捨着淸白的身子去浮沉去吧？他娘的！」

罵到恨處，這伍天麒連髒字也順口而出了，通！一脚把一張桌子，又踢飛了。

一剎時這老鏢頭火可大了，只氣得臉紅頸子粗，頭上青筋暴露。

他似仍然怒氣未消，順手把這張素箋握成了一團，一轉身，就想把它丢在水裏去。

可是一轉念，他却把它收在懷裏。

他臉上帶着一陣冷笑，望着窗外喃喃自語道：「這丫頭要是眞的和白如雲有什麼曖昧之情，……哼，她就不要活着見我了，我們伍家，可不能出這種不要臉的敗類……」

想着，又找回了那本書，仔細的翻了一遍，並不再見任何紙片，順手丢在了一邊。

這一會，他腦中簡直是亂得一塌糊塗，長嘆了一聲，又坐了下來，順手又掏出了那紙團兒，打開了細看了看，這一次，那臉色果然好了。

他細細的低聲唸道：「多情自古空餘恨……」

於是他心中不由又想道：「看這最後兩句，這丫頭似還明白……雖對那白如雲有了感情，倒似明白大體，也許不致作出什麼丟人的事情來……」

想到此，恨恨的嘆了一口氣，不管如何，女兒既有這一番心意，根本就不能原諒，老鏢頭一手握緊在左掌重重的迎擊了一下，忿忿的想道：「哼，哼！見了面我非教訓她一頓不可，好糊塗的東西，妳也不想想妳爹和妳未婚的丈夫，為了妳都急成孫子了，嘿，妳倒在此談情說愛……好丫頭，妳可眞氣死我了……」

他吹了一口氣，又想道：「這首歪詩，幸虧是落在為父我的手裏，要是落在龍勻甫手裏，丫頭，……那可好了，娘的，你們婚也別結了，眞是糊塗極了！」

老鏢頭想到這裏，不禁打了個冷戰，當時暗暗慶幸，幸虧自己無意中發現了，要是落在了龍勻甫的手中，那簡直是不堪設想了。

當時忙把這張素箋揣在了懷中，又把白如雲的那本「水月吟草」，放回原處，經此一來，他那裏還有心情再去看書。

金風剪伍天麒站起來，在屋子裏走了一轉，緊緊皺着兩彎濃眉，忽然他想到，在「一賢廳」，見到白如雲時，白如雲曾說自己女兒走了。

如今再由女兒這首詩上看來，似乎是眞走了。

這麼一想，他不由又吃了一驚，怔怔的想道：「她會上那去呢？她要是走了，那我們在這裏還找個屁呀！」

當時愈想愈覺有理，不由暗想等會龍勻甫要來，就告訴他，趕快離開這裏，青萍一定不在這裏，她走了，說不定已上雲南去找我去了。

想到此，不由一心只盼望龍勻甫快點來，果然他耳中又聽到一陣打槳之聲。

伍天麒忙又跑到窗口，却見中午所見的那艘小船又來了，只是船上只站着南水一人，想是又為自己送飯來了，伍天麒不由失望的嘆了口氣！

却聽見那南水，一面操舟，一面唱着小曲子，口中唱的是：

「打槳操舟我在行，
日出日沒各一趟，
要問哥兒名和姓，
南水午夜放光芒，
……」

聲調婉轉，却是十分高吭，從南水口中順口唱出，更是娓娓動聽。

金風剪伍天麒見他那種幽閑的意態，不由十分感嘆，暗忖：「看人家一個小僮兒，已是如此不凡，怪不得主人是人中之俊了？」

南水順口唱出了自編的小調，又在原處把小舟定了住，伍天麒不由揮了揮手叫道：「喂，小哥兒，唱得不錯！」

南水一抬頭，見伍天麒正憑欄看着自己，不由臉一陣紅，尷尬笑道：「老先生你不要笑我了……我又給你送飯來啦！」

他一面說着，一面至後面拿起了一個小籃子，舉了一下。伍天麒不由赫赫一笑道：「北星沒來？」

南水搖了搖頭，道：「我們忙得很，我來送飯，北星還得侍候少爺，他沒有來了。」

伍天麒點了點頭道：「你爲什麼不把船划過來呢？」

南水似怔了一下，搖了搖頭道：「我也不知道，少爺大概是怕你老人家逃跑吧，反正他關照，船要在六丈以外停下！」

他說着，身形微微向下一矮，已如同一縷青烟也似，突然拔空而起，跟着一抵足尖，已輕飄飄的落在了樓角之下。

他一面抬頭對着老鏢頭一笑道：「我就上來了！」

說着提籃而入，金風剪伍天麒此時可笑不出來了，原因是南水那句話把他說怔了。

「怕我逃走？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勻甫這孩子還要把老夫軟禁起來不成？……這是爲什麼？他爲什麼要對我這樣吧？……」

伍天麒可是愈想愈糊塗了。

正自緊鎖着一雙濃眉在發楞，南水已經推門進來了，笑嘻嘻的把小籃子一放，道：「你老快乘熱吃吧，蟹黃燙麥角，小米稀飯，包保對你合胃口……」

說着一面把中午的食具略一收拾，鞠了一躬，轉身就要走。

伍天麒不由咳了一聲道：「南水！你先別走，我有話問你！」

南水回過身來，露出了一雙小酒窩，笑嘻嘻道：「老先生有話請說！」

老鏢頭猶豫的摸着下巴道：「少爺找着青萍姑娘沒有？」

南水似頗驚異的搖了搖頭道：「青萍姑娘已經走了好幾天了……少爺今天前後山轉了一天，也沒找着。」

伍天麒啊了一聲，見南水說了話，轉身又要走，不由一伸手抜道：「你先別走，我還有話！」

南水又笑咪咪轉過身來，老鏢頭皺了一會眉，只見他臉色紅暈暈的，半天才道：「你這會回去，見得着你們少爺不？」

南水點了點頭，答道：「當然見得着囉！」

伍天麒微微冷笑的點了點頭道：「很好！很好！南水！你見了他，煩你告訴他一聲，你就說老夫要見見他。」

南水搖了搖頭道：「恐怕不行，他很忙！」

伍天麒不由眼一瞪，雙手拍了一下，恨聲道：「很忙？很忙也叫他來一趟！」

他聲音很大，似乎很生氣的往起一站，大聲對南水道：「你就對他說……」

或許是他又發覺不該生這麼大氣，遂又把嗓門壓低了，作出一種和藹的表情道：「你就對他說，老夫有事給他談談……叫他無論如何來一趟，說是有關小女青萍姑娘的事，叫他來一趟，知不知道？」

南水揚了一下俊眉道：「是關於青萍姑娘的事？」

老鏢頭沒好氣的哼了一聲，南水不由喜道：「好！我就替你老說一聲，可是少爺來不來，小的可不敢担保！」

老鏢頭本已平下的大氣，聽了這句話後，不由立刻又旺了。

他一拍桌子道：「一定得來，你就說這是我的命令，你還要代我問問他，老夫犯了什麼罪，要把我關在這裏？這是他用來對未來岳父的態度嗎？嗯？」

南水見他發起火來，眉髮皆立，不由嚇得一連後退了好幾步，皺着眉鞠了一躬道：「你老別動氣，小的就照着你老的話傳上去就是了，他來不來，可不是小的管得了的了！」

說完這句話，連忙轉過身子，下樓而去。

金風剪伍天麒等南水走後，尚似餘恨未消，忿忿的說道：「那龍勻甫要是不來，明天我可眞要罵他了，大不了女兒不嫁了！」

一個人氣虎虎的坐了半天，這才稍微把氣消了一點，鼻端聞到一陣香噴噴的味兒，老鏢頭擠了一下鼻子，肚子可不爭氣，又咕嚕的叫了一聲。

老鏢頭一生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餓，肚子一餓，什麼也都不要談了。

此時肚子一餓，可就顧不得生氣了，把籃子一揭開，端出了兩大盤燙麵角，香噴噴地冒着黃油，伍天麒已經好幾年沒有吃過這種東西了，不由嚥了一口唾沫，心中却想：「想不到這深山野居，竟能吃到這種東西……」

遂見籃邊一横格內，尚有一小瓷壺，伍天麒心想：「這要是一小壺酒，可就好多了！」

想着端過鼻端一聞，竟是一壺上好花雕，金風剪伍天麒不由咧嘴一笑，嘴對嘴，先來了好幾大口，長噴了一聲道：「好酒……好酒！」

心中可不由想道：「這龍勻甫雖然辦事欠通，可是對老夫的飲食一道，却是十分注意，侍候得很週到……」

想着不由心情歡悅，遂一口口大啖了起來，一口氣吃了四十五個蟹黃餡的燙麵角，喝了三小碗小米稀飯，又喝了一小壺酒，這才醉薰薰的走到窗口。

只這一霎那，天可已經大黑了，一輪明月如玉盤也似的高懸天空，洒下如雪如霜的月光，水面上銀蛇亂顫，眞是好一番夜色。

老鏢頭已七十多了，夙日酒量並不大，今日想是喝過了量，又吃湖風一吹，不由有些醉眼闌珊，此時眼見如此絕妙景緻，不由心胸豁然開朗，雙手一托頷下銀髯，引吭高唱道：「金烏墜……玉兔昇……黃昏時候……嘆，光陰一去不回頭……」

方自唱得來勁，却見遠處水面上馳來一葉小舟，竟是奇快無比，一刹那，已駛近樓前。

老鏢頭不由一怔，也不唱了，却見船尾船首各立着一個白衣童子。仔細一看，老鏢頭認出了那是南水，北星，二小各着一身雪白長衫，被夜風吹得前後飄揚，船尾尚似立着一個儒衣少年，只是此時正在回首說話，伍天麒沒有看清此人面貌。

隨着那小船，竟在湖心停住了。

老鏢頭不由張大了一下眼睛，當然酒也醒了一大半，心中不由一動，忖道：「莫非是勻甫來看我了麼？……只是爲什麼又好好的停在湖心做什麼？」

心中方自奇怪，却見那儒衣少年，倏地拔身騰起，用「巧燕竄天」的身法，竟自拔起了四五丈高下，目光之下，直如一隻凌霄大雁。

最奇是，這人並不是落向船頭，却自

向水面上直落了下來。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口中哦了一聲，心說：「這可糟！」

却見那騰空之人，在空中一折腰軀，雙手向兩外一張，發出了呼嚕嚕的一陣疾風之聲，竟是輕飄飄地仍向水面上落了下去。

伍天麒不由一瞪雙眼，心說：「好傢伙，這是人是怪，竟敢往水面上落！」

想像之中，那人已落向了水面，只見他雙手平伸，身形一高一低，竟是在水面之上浮飄不已。

伍天麒眼都花了，心說道：「這一定是龍勻甫了，別人誰會有這種功夫？好小子，無怪他打敗白如雲，敢情竟有這麼一身好輕功，眞是難以令人置信！」

那人在水面上立了一回，試了試勁頭兒，才見他猛然轉過身來。

新月之下，伍天麒見這人，竟是面上帶着一方純白的人皮面具，只聽他口中叱道：「你們守在這裏，我去去就來。」

遂見他雙足在水面上一陣划動，竟是快如箭矢，直向碧月樓邊飛馳而來。

金風剪伍天麒幾乎看傻了，武林之中，輕功各有奇異，水面上施展的也有好幾種，如「登萍渡水」「蜻蜓點水」「海燕掠波」「八步凌波」「燕子三抄水」……等，最奇異的是「達摩老祖一葦渡江」，都可算是極上乘的輕功絕技了。

可是這些功夫，不是只能穿越短距離，再就是借助於水面浮物，憑一口丹田廻轉之氣，只能一氣施喚，已是很難能可貴了。

可是眼前這人，竟能在水面上作長距離踏波而行，這要不是眼見了，簡直是從來也沒聽過的奇事。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驚出了一身冷汗，一時張大了嘴，幾乎都合不攏來了。

其實，這渡水少年，並非神人，足下也有借頭，只是一節節極小極細的枯枝而已，少年手法逈異，深夜裏更不易爲人看出罷了。

伍天麒方自觸目驚心，只覺得當空衣襟飄閃，那人已如一隻大鳥也似，輕飄飄落在了樓前横欄之上。

金風剪伍天麒，這一近視此人，愈覺其長身玉立，英氣蓬勃，一雙眸子，神光四射，身上那件湖綢長衫，被夜風吹扯起老高，那種飄然意態，眞彷彿是畫中仙人一般。

伍天麒不由大吃一驚，方要出聲喝問，却見那人人皮面具下俊口微啓，哂然一笑，露出如貝的一口細齒，朗聲道：「伍鏢頭見召，後輩敢不從命，不知有何急事，在下洗耳恭聽！」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大吃一驚，一連後退了幾步，叱道：「你是誰？是勻甫……麼？」

這人雙手一拱，嘻嘻笑道：「在下白如雲，爲你老人家請安！」

金風剪伍天麒不由打了一個冷顫，只覺得頭皮子一陣發炸，那剩餘的一些醉意，全部醒了一個乾淨，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好幾步。

只見他用着抖顫的手一指白如雲道：「胡說……白……如雲……已經死了……你是人還是鬼？」

這人向前走了一步，冷月之下，這人那方人皮面具閃閃放着陰濛濛的光采，再加上那一雙灼灼的光瞳。更是形同鬼魅一般。

伍天麒別看是夙日胆力驚人，可是到了此時也不禁髮根發炸，全身起了一陣鷄皮瘩兒，脫口大吼道：「你……站着！」

白如雲哈哈一笑，笑容一歛道：「老鏢頭不必害怕，晚生正是白如雲，朗朗乾坤，何曾有什麼鬼？」

金風剪伍天麒眨了一下眸子，又後退了一步，臉上變色道：「你……你不是死了嗎？你……」

白如雲哈哈一笑，又向前走了一步，不想那老鏢頭，突然厲聲叱道：「站住，你要是再走近一步，可怪不得老夫要無禮了！」

這老人說着話，竟自揹着，把後背上的那一對金剪撤了下來，左手往剪柄上一搭，叮噹一聲脆响，已把一雙金剪分了開來。

可是他臉色一片蒼白，全身陣陣的冒着冷汗，確已是嚇了個不輕。

第一是，他親耳由龍勻甫口中聽說，白如雲已翻落澗底了，那是萬無活理。

第二，方才白如雲水面展技，已令此老心中疑爲神鬼，再加上星月之夜，就連這位胆力驚人的老鏢頭，也不由了嚇個魂飛魄散，雖經白如雲解釋，也難以令他確實相信了。

此時老鏢頭雙剪在手，胆力似乎大了一些，他目光灼灼地在白如雲身上一轉，厲聲道：「老夫在武林縱横一世，可從來不相信什麼妖孽鬼魂……你究竟是什麼玩意？還不快快與我退下！」

白如雲見伍天麒竟自一口咬定自己是死了，不禁弄了個啼笑皆非。

當即哂然一笑道：「不是鏢頭叫我來的麼？何故又要教我退下？」

伍天麒抖瑟了一下，道：「我是要見龍……龍勻甫，可不是要見你……你到底是誰？」

白如雲冷笑一聲，用着冷峻的口音道：「實在告訴你吧！那龍勻甫已經翻落岩澗，如今生死未卜，你老要見他，可不容易了！」

伍天麒怔了一下，斥道：「胡說，掉在澗底的是白如雲，怎麼會是龍勻甫？」

白如雲狂笑了一聲道：「好個不明事理的老鏢頭，你旣一口咬定是我死了，我倒要現出面目來給你看看了！」

他說着，伸出手往面上一揚，立刻現出了英俊的面容，伍天麒不由口中啊了一聲，差一點雙剪落地，那張老臉，更是一陣發青，冷汗涔涔而下。

白如雲揭下面具，那張俊逸的面容之上，却是沒是一些笑容，此時冷笑道：「伍天麒，實在告訴你吧，那救你回來的是我，可不是龍勻甫……」

他說着話，臉色更是肅然，自有一種神威，伍天麒身子一動，白如雲却又用着冷峻的口音道：「你認爲是龍勻甫，那是我學他的口音……」

金風剪伍天麒這才突然大悟，不由一陣急怒，氣得口中厲哼了一聲。（未完）

八仙鬥八魔

尋幽探勝覓雪蛟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韓劍平何可人用金蜍換得鍾離秦加盟「武林八仙」後，二人續乘坐神梟追蹤呂慕容等向羅浮山飛去。途中，發現一荒山絕壑，冒出五色彩烟，好奇驅使下，竟給他們發現天下罕毒的「雞冠彩練化骨蟒」和「吸血星蜓」的殘殺奇景，殘殺殆盡，二人發現「內丹」，豈料有人比他們捷足先登，何、韓追前，奈何無所獲，復返，發現受傷的呂慕岩與白牡丹，正被四名武林高手苦戰圍困，情勢頗爲危急，由於韓何二人遽然的出現，於是雙方展開了一場勢均力敵的拉鋸戰，打得人影難分……

不空大師神態自若地，唸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這番教誨之言，老僧謹記在心，下次相逢，定當厚報。」

說完，合十一禮，便自轉身走去。

白牡丹見韓劍平竟把不空大師放走，不由急急叫道：「平哥，這和尚臉厚心惡，放他不得。」

韓劍平道：「無妨，這種無恥之人，料他難成大事，由其悔悟去吧！」

此時，不空大師身形業已隱入梅林，一閃不見。

呂慕岩走將過來笑道：「剛才救我的，是八妹麼？怎不見她出來」

只聽何可人笑聲應道：「我若出來得早，恐怕他們嚇得紛紛逃竄，五哥便殺敵不成。」

笑語聲中，人已分花拂葉，從香雲海中，姍姍步出。

兩隻狗梟見主人現身，遂抓着狄長青和衛遠謀的身子，飛了過來，擲在地上。

羣俠仔細一瞧，見這兩個黑道兇人，肩骨盡碎，爪傷深入內腑，業已氣絕斃命。

何可人好生懊喪地道：「可惜這兩隻狗梟，剛剛收服，還未能完全聽命，不然的話，留個活口問問多好。」

韓劍平指着跌坐在地上的「鐵掌」劉濤，笑道：「此人大概還活着，有話何不問他？」

衆人走過來看時，只見「鐵掌」劉濤雙睛怒突，形容慘厲，口外鮮血好大一片，業已嚼舌自盡。

何可人無可奈何，遂進入林中將一干受制的黑衣大漢，拍開穴道，命他們掘個大坑，埋葬六具屍體，並對其諄諄誥誡，放走重作良民去。

諸事處理了當，呂慕岩方向韓劍平，何可人問起，怎麼來得這樣湊巧？

韓劍平遂把在武夷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白牡丹聽完，喜心翻倒笑道：「八妹收服了狗梟眞好，少時我也要嚐試一下遨遊碧落的神仙滋味。」

何可人笑道：「我以爲只有他們男子漢才會使壞，不想丹姊也……」

白牡丹這才想起乘梟時，勢須與呂慕岩依偎同騎，不禁玉頰微紅，岔開話題地，伸手解下腰間一個革囊，遞向何可人，含笑說道：「八妹請看，這是不是『千年綠蕚梅花蕊』？」

何可人打開革囊一看，果然不錯，且有大半革囊之多，遂連連點頭笑道：「難爲你們採集了這許多，想必費了不少工夫哩！」

白牡丹笑道：「這谷中千年以上的綠蕚梅爲數頗多，我們來得又恰是時候，所以說實在話，賞梅的時候還比採蕊的時候多呢！」

四人又說笑了一會，略進乾粮，便分乘兩隻狗梟，起在空中，望北飛來。

韓劍平與呂慕岩這才是眞正得與心上人雙飛雲漢，縱未雙宿，其銷魂滋味已不在話下。

由羅浮到衡山這段路程雖然遙遠，但四人與高采烈之下，祇覺狗梟飛行的速度，似乎特別的迅快，彷彿轉眼之間，祝融峯便已在望。

四人駕着狗梟，飛近峯頂，遙見張太和，曹長吉正停在近頂處一片凸出的平巖上面，不時向峯下眺望，遂齊地催動狗梟，斂翼下降，

張太和與曹長吉乍見兩隻巨大怪鳥從天而降，一時還以爲是強敵臨門，霍地身形一分，蓄勢相待。

韓劍平等人見狀，俱禁不住齊聲大笑，騰身飛離梟背，飄落地上。

張太和，曹長吉見了不由大喜，雙雙迎上前來，同聲笑問道：「瞧你們這副喜洋洋的樣子，敢情東西已到手了？」

何可人笑道：「幸不辱命，『雲霧野茶』及『千年綠蕚梅花蕊』均已採集了不少，足夠應用的了！」

張太和仰首望了兩隻狗梟一眼，笑問道：「這兩隻罕見的怪鳥，又是從甚麼地方弄來的呢？」

何可人笑道：「說來話長，且先到大哥新居去略進茶水再談。」

張太和轉身領路，一邊走一邊笑道：「我那三間破茅屋，本來就不值得幾何，八妹這一故弄玄虛，也未免太破費了些。」

何可人笑道：「大哥怎地這般肯定就把賬記在小妹頭上了？」

張太和微微一笑，穿過一片疏林，三間新蓋的瓦屋便映入眼簾，那龍庸聽得笑語之聲，已自奔出門來迎接。

一行人進入當中堂屋，分別落座後，張太和便吩咐龍庸送上茶水。

何可人潤了潤喉嚨，遂將武夷之行的經過，以及在羅浮適時援救呂慕岩和白牡丹等情節，詳細說了一遍。

張太和靜靜聽完，拈鬚沉吟說道：「八妹智服鍾離秦，且有辦法把他那冰冷的心腸換過，當然是天大的一樁喜事，但如果那一顆『吸血星蜓』的內丹當眞被鍾離漢得去時，未來的情況就頗爲堪慮了。」

韓劍平皺眉道：「那東西究竟厲害到甚麼程度，使得大哥也看得這般嚴重？」

張太和道：「那『吸血星蜓』的內丹，性質甚爲奇特：一方面，其毒性之烈，可令人頃刻間消滅於無形，但如服食得法，却又可使人功力倍增，百毒不侵，幾成金剛不壞之身，所以倘若落在鍾離漢手中，則不論是拿來對付我們或是他自己服食，都是一個重大的威脅。」

韓劍平默然半晌，望了何可人一眼，道：「八妹曾說過，天生一物，就必有一物相尅，這難道普天之下就沒有尅制『吸血星蜓』內丹之物了麼？」

何可人笑道：「我也有這想法，反正天無絕人之路，到時候再看吧！」

話聲微頓，轉眼望着張太和，笑道：「李二哥他們呢？還沒有回來麼？」

張太和憂形於色說道：「按理說早就該回來了，我和二弟每日都到峯頂眺望守候，却是半點消息都沒有，我眞擔心……」

說到此處，忽聽門外響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隨見一男一女，搶進堂屋裏來。

羣俠目光觸處，俱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這搶進堂屋的一男一女，正是羣俠方自念及的「鐵拐酒仙」李玄和施雯姑娘。

令羣俠吃驚的不單是李玄和施雯的倉惶神色，而是施雯的懷中，竟然抱着昏迷不醒人事的藍啓明。

李玄剛剛跨進門檻，一眼瞥見何可人，臉上的焦急倉惶之色登時一鬆，一個箭步衝到她面前，一伸手，氣喘吁吁地急聲叫道：「快把解藥拿出來！」

何可人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一頭霧水，方自反問道：「甚麼……」

只聽得「蓬」的一聲，那施雯姑娘，此際業已「噗」地跌坐在地上。

白牡丹趕忙上前攙扶時，李玄又已急急催促道：「解藥！解藥！快拿出來！」

何可人目光一注，道：「二哥！瞧你急得這樣子，先定一定神好不好！到底是甚麼解藥，總得說清楚才行。」

這時，白牡丹已將施雯扶起，並由韓劍平把藍啓明接抱過去。

李玄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抬手一拍額頭道：「慚愧慚愧！我當眞是急昏了頭了！」

話聲微頓，目注何可人，滿懷希望地問道：「你是不是有一粒『百草小還丹』？」

何可人聽得一怔，點頭說道：「不錯，二哥怎會知道的？」

李玄喜道：「那就好了，你快把它拿來，因爲小六子中了劇毒，如無靈丹解救，恐怕祇有半個時辰……」

此際，羣俠都已圍攏過來，聞言，俱不禁又是一驚！齊向藍啓明望去。

祇見他軟綿綿地搭在韓劍平的臂彎裏，面如死灰，雙目緊閉，氣若游絲，當眞似是去死不遠。

但何可人却展顏一笑道：「請大家放心，六哥既然還有半個時辰，就沒有關係。」

話聲一頓，轉對張太和說道：「大哥這裏有沒有靜室？」

張太和一愕，道：「你……」

眼珠一轉，連忙點頭道：「有一間。」

何可人遂對韓劍平道：「那就煩勞五哥把六哥抱進去便了。」

當下，張太和在前，領着韓劍平及羣俠走進左首一間靜室，把藍啓明放在一張木榻上。

何可人這才伸手入懷中，取出一個白玉小瓶，遞給施雯道：「瓶裏的就是『百草小還丹』，請你用本身眞氣，把它度進六哥腹中，然後……」

李玄伸手一攔道：「雯妹三日三夜水米未沾牙，又經過千餘里長途奔馳，眞氣恐已不濟，我看另外找一位比較妥當。」

何可人瞧了李玄一眼，搖頭笑道：「不妨事，因爲祇有雯妹的眞氣才是與六哥的一樣，別人無法代勞的。」

施雯此際雖然的確如李玄所說又飢又渴，四肢發軟，但她對藍啓明關心的程度，却比任何人都深切得多，聞言，遂毫不猶豫地將白玉小瓶接過來。

可是，她到底是個女兒家，怎好意思當着許多人面前，嘴對嘴地把丹藥度給藍啓明？是以接過玉瓶之後，不禁粉臉飛紅，反而猶猶豫豫起來。

何可人當然看得出這位小妹的心理。

因此，玉瓶遞過去後，跟着便對李玄笑道：「二哥此刻恐怕也是飢渴交加了，且到堂屋去，請大哥代你把五臟廟修補一番便了。」

羣俠退出靜室，張太和遂吩咐龍庸準備飲食。

何可人獨自留在靜室，把一切應注意的事項告訴施雯，然後離開，進入堂屋時，祇見李玄已在據案大嚼，不由嬌笑道：「大哥囘到這新居才沒幾天，從前的風鷄臘肉都燒光了，新辦的粮食不多，二哥可要咀下留情才好。」

羣俠聽了，都禁不住哄然大笑。李玄一口喝乾了碗中臘酒，恨了一聲，道：「八妹不提臘肉也還罷了，提起這東西，我今生今世，恐怕再也不吃的了！」

何可人詫道：「怎麼？莫非二哥把這東西吃傷了？」

李玄搖了搖頭，苦笑道：「我們這次施家堡之行，幾乎全軍盡墨，也可以說有一半原因是爲了吃臘肉所致，怎不教我恨之惡之呢！」

何可人失笑道：「這倒是一件奇聞，二哥不妨說來聽聽。」

李玄又喝了一碗酒，方才抹抹嘴唇，說道：「當日我們在雪峯山分手，一路疾行，傍晚時分便抵達益陽附近的一處小鎭，遂在鎭上唯一的一家客棧歇脚，準備次日渡湖北上……」

話聲微頓，挾了一箸塞進口中，續道：「這家客棧規模雖小，但頗爲雅潔，尤其是簷下掛滿了風鷄臘肉，遂令雯妹食指大動……」

何可人接口笑道：「難道二哥和六哥的食指就不動了麼？」

李玄怪笑道：「湖南臘肉雖頗負盛名，但我和小六子在湖南混的日子也不少，吃過多次以後，就對它那種濃濁的烟燻味道，不感興趣，而雯妹却是來自北方，在嚐新的情形下，自然食指大動了。」

何可人不解地問道：「你和六哥既不感興趣，怎又會……」

李玄「哼」了一聲，望了靜室一眼，氣道：「祇怪雯妹一面吃，一面讚，害得我和小六子也順着她的高興挾了兩塊來吃，誰知，一吃之下，發現這家客棧的臘肉，竟然與衆不同，甘香腴美，可口已極，完全不帶半點烟火味道，於是……」

何可人笑道：「於是你兩個難兄難弟也就食指大動，大快朶頤了，是麼？」

李玄嘆了口氣道：「這一頓臘肉風鷄，雖然吃得痛快，唉！唉！可也就吃出毛病來！」

何可人失笑道：「甚麼毛病？莫非把肚子吃壞了？」

李玄「恨」了一聲，咬牙道：「正是，當天晚上，我們就一齊拉起肚子來了。」

張太和忍不住挿咀道：「練武之人，瀉瀉肚子有甚麼要緊？」

李玄「哼」聲道：「我那一瀉，可就與衆不同，一夜之間，直瀉得頭昏眼花，四肢無力

，才感覺情形不妙……」

何可人「哦」了一聲道：「莫非臘肉裏有毒，唉！二哥精明一世，早就應該看出來才對，怎地……」

李玄搖頭道：「臘肉中若是滲有毒藥，我豈有看不出來之理？」

何可人惑然不解道：「然則那又是甚麼原因？」

李玄恨恨道：「當時，我和小六子雖然覺出不妙，但還研究不出毛病在那裏，直到那賤婦出現……」

羣俠聽得一愕，齊聲問道：「賤婦？是那一個？」

李玄咬牙道：「施小萍！」

羣俠齊口「哦」一聲，道：「是她？但她又怎會趕在你們的前頭，佈下這圈套呢？」

李玄搖頭道：「那就不得而知了，她現身之後，先對我們嘲笑了一番，說甚麼若是臘肉裏放了別的毒藥，一定瞞不過我們，但她這特製的巴豆臘肉，却是神仙也看不出毛病……」

羣俠這才恍然道：「原來是放了巴豆，難怪看不出來了。」

李玄恨恨道：「她把我們嘲笑够了，便欺我們已瀉得四肢乏力，無法抵抗，就要下手，那知道我和小六子感覺不妙之時，已然勉强聚集一口眞氣準備應變，四掌齊揮之下，那賤婦幾乎當場現彩，弄得狼狽而逃。」

何可人笑道：「既然如此，你們也不算吃甚麼大虧，又怎會在施家堡落得幾乎全軍盡墨呢？」

李玄「哼」了一聲道：「那賤婦雖然被我和小六子拚命嚇跑了，但我們也沒有多餘的力量去追趕，尤其是雯妹這小妞因爲吃得最兇，瀉得也愈厲害，足足在那小鎮上將養了三天，才恢復體力繼續上路……」

說至此處，不由唉聲一嘆道：「也就在這幾天的耽擱，才給施不施這老賊有時間安排圈套，使我們大上其當。」

何可人不以爲然地接口道：「這種緩兵之計，難道二哥沒有想到，怎會輕易上當呢？」

李玄道：「還不都是小六子不聽話，硬要露一手，幾乎使我喪在施家堡！」

張太和微笑道：「總算你的幾根老骨頭還不曾扔掉，還是快點將吃虧經過說出來，讓大家參考參考便了！」

李玄默然半晌，這才將施家堡所遇，詳細說了出來。

他與藍啓明憑着一口眞氣，將施小萍嚇走了以後，在小鎮上調養了三天，恢復體力後，這才動身朝鄂北進發。

沿途居然不再有麻煩事情發生，安安穩穩地就在正月十四日那天的晚上，抵達了桐柏山，李玄和藍啓明舊地重臨，自然輕車熟路地帶了施雯，來到施家堡外。

三人剛剛穿過堡外的樹林，目光觸處，俱爲之愕然一驚，齊將脚步停住。

原來這座施家堡此時不但到處張燈結綵，裏裏外外照耀得如同白晝，並且堡門大大敞開，門楣紮上了個巨大綵牌，牌上寫着「歡迎三手大俠藍啓明蒞堡獻醜」等一排徑尺大字。

奇怪的是燈光雖然燦爛輝煌，但全堡却聽不見半點聲音，也不見一個人影，靜悄悄地彷彿是一座無人居住的空堡。

三人駐足觀望了一會後，李玄搖頭一哼，道：「這種空城計，我才不去上當，我們且退到谷外，尋個地方睡它一晚，明日大白天再堂堂皇皇的來拜會施不施，擺明索取那『柴達木河靈泉』便了。」

藍啓明「哼」了一聲道：「我今晚要是不進堡去偷他一個落花流水，那就不用在江湖上混了！」

李玄怪眼一瞪，低喝道：「胡說！你小六子難道沒有看出來這是個激將的圈套麼？怎還要睜起眼睛去鑽？豈不是自討苦吃？」

藍啓明搖頭道：「在這情形之下，就算明知是個火坑，我也得跳下去！」

李玄「哼」了一聲道：「我可沒有興趣陪你去跳，你要跳就自家去好了。」

藍啓明冷冷道：「你讀過兵法沒有？」

李玄也冷笑道：「大概又是甚麼『實者虛之，虛者實之』那一套？」

藍啓明接口道：「不是，這次叫做『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李玄怪眼一翻，嘿嘿冷笑道：「但人家明明是故意有備，你又如何出法？怎樣攻法？豈不是瞎說一通麼？」

藍啓明冷笑一聲，神色一整，道：「不錯，如果在正常的情形下，我們是不是要按兵不動，或是全師而退，另尋別的途徑？」

李玄點頭道：「當然，這是個最正確的做法。」

藍啓明冷笑道：「如果這樣的話，就完全如對方所料了，是麼？」

李玄點了點頭。

藍啓明低聲道：「假如我們不這樣做，豈不是完全出乎對方的意料了麼？」

李玄聽得一怔，道：「這個……」

藍啓明得意地笑道：「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二哥想通了吧？」

李玄想了想，覺得這見解也頗有道理，遂搖了搖頭道：「也罷，就算你有歪理，但是你打算怎樣進去，據我看來，說不定還有人在大門口列隊歡迎呢！」

藍啓明略一沉吟，笑道：「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是從大門進去比較合適了。」

李玄怪笑一聲道：「反正我是捨命陪君子，走吧！」

話完，鐵拐一撐，當先朝堡門走去……

藍啓明伸手一攔，說道：「且慢，人家歡迎的是我，二哥還是殿後的好。」

於是，改作藍啓明在前，施雯居中，李玄殿後，大搖大擺地直達敞開的施家堡大門。

三人脚步稍停，閃目向堡內望去，祇見裏面空蕩蕩地，並未如李玄所料有人列隊歡迎。

藍啓明朗聲一笑道：「主人既不親來迎接，我們就不嫌怠慢了。」

舉步走進大門。

穿過了廣闊的前庭，來到第一進大堂，仍未見有任何動靜，三人也毫不客氣地進入堂中，目光四下一掃，明亮如晝的燈光之下，依然不見半個人影，但當中的一張八仙桌上，却擺了三碗熱氣騰騰的香茶。

藍啓明冷笑一聲，理也不理，當先穿過了大堂，走過那懸燈結綵的院落，進入第二重花廳。

這一間精雅的花廳，也是燈光燦耀，空無人跡，但當中却擺了一席豐盛的酒肴和三份杯箸。

藍啓明依然不加理會，脚下更未停頓，但李玄却冷笑一聲，叫道：「且慢！」

藍啓明停步回頭道：「甚麼事？」

李玄冷笑道：「你這樣一直往裏闖，是不是已知道那『柴達木河靈泉』的存放地方？」

藍啓明一怔道：「這個……」

李玄怪笑一聲，道「我看總得找個人來問問才行，不然的話，這樣瞎摸也不是辦法。」

藍啓明點頭道：「二哥說得不錯，但主人既不露面，又怎麼找人來問呢？」

李玄怪笑道：「我李老二自有辦法。」

話聲一落，手中鐵拐一揮，竟朝那桌盛筵

掃去。

「乒乒乒乒」一陣亂響，整桌佳餚美酒登時四下紛飛，砸得稀爛！

可是，竟大出李玄意料之外，筵席雖然砸了，但依然不見有人出來。

李玄不由大怒，揮動鐵拐，又待向廳中的傢具掃去。

藍啓明雙手攔住道：「二哥不要白費氣力了，主人既是不敢出來，你就是把這座施家堡拆了也沒用，還是繼續往裏面去瞧瞧便了。」

李玄想想也對，祇好忿忿收回鐵拐，和施雯隨着藍啓明繞過屏風，走出花廳，目光掃處，俱不由一愕！

燈光燦耀之下，只見迎面立着一塊木牌，牌上寫着：「欲取靈泉，由此路進」八個大字，下面畫了個箭頭，指着右首邊一道廻廊。

藍啓明愕了一愕之後，便回顧李玄，笑道：「如何？二哥剛才那一拐掃出，豈不是多餘了麼？」

李玄冷笑道：「你以爲牌上所說的是眞話麼？」

藍啓明笑道：「依二哥之見呢？」

李玄抬手一指，道：「我認爲應該朝這箭頭相反的方向走，才是正道。」

藍啓明搖頭笑道：「二哥難道忘了兵法有云……」

李玄「哼」了一聲，接口冷笑道：「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我的想法，完全符合你這個原則，又有甚麼不對？」

藍啓明連連搖頭道：「不對不對，二哥當眞食古不化，須知道，實者既然可以虛之，但有時候，實者又何嘗不可以實之？所以，我認爲這箭頭指的方向，絕對不會有假。」

李玄哼了一聲，道：「好吧！你既認爲不會有假，那就請吧！」

藍啓明微微一笑，轉向右首廻廊走去。

這道廻廊曲曲折折地穿過一座廣大的花園，盡頭乃是一間巨大的石屋，門戶洞開，門口又有一塊木牌，木牌上寫着「靈泉就在屋中，敬候入內獻醜」兩行大字。

藍啓明停步回顧李玄，笑道：「如何？」

李玄搖頭道：「如何不如何，我總覺得其中大有文章。」

藍啓明笑道：「有沒有文章，入內便見分曉了。」

言罷，舉步走入石屋。

在這情形之下，李玄也無可如何，只好暗地囑咐施雯，凝神戒備，一左一右隨後進入房中。

只見這石屋裏面，空蕩蕩地僅有一張石桌擺在當中，桌上放着一隻形式古雅的銅瓶，銅瓶上貼了張標籤，寫着：「柴達木河靈泉」。

藍啓明看了一會，忽然搖頭嘆了口氣。

李玄詫道：「一切都如你所願，怎又嘆起氣來了？」

藍啓明搖頭道：「如此簡單，我覺得反而不够刺激，沒有甚麼意思！」

李玄怪笑道：「小六子，你且慢得意，我看你哭的還在後頭呢，現在看你怎樣下手去取呢？」

藍啓明略一沉吟，繞着石桌走了一轉，道：「我知道事情絕不會如此簡單，剛才的話兒，不過輕鬆輕鬆而已，二哥和雯妹且爲我守護，待我試它一試便了。」

說完，緩步朝石桌行去，李玄和施雯左右開去，與藍啓明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各自運聚功力，準備應變。

藍啓明走到石桌前面，見沒有動靜，於是暗運眞氣護身，功凝掌指之間，探手向銅瓶抓去。

那知，這隻銅瓶看去祇有尺許高低，數寸方圓，估量最多也不過十來斤重，但五指觸處，竟然紋絲不動，彷彿有千斤之重。

但這一來，却反而增加了藍啓明的信心，因爲他知道「柴達木靈泉」，水質特異，比一般山泉之水重逾十倍，如今這銅瓶這般沉重，足證瓶中所盛必是眞正靈泉無疑。

當下，更不猶豫，雙手齊出，緊捧瓶身，用力一端。

那知，他這一端之下，陡聽「沙」的一聲，耳中同時傳來李玄和施雯的一聲驚呼！

不由心頭一震，忙掉頭一看，登時大吃一驚！

原來，就在這一瞬之間，李玄和施雯竟已不知去向。

「二……」

那知，他這一張口叫喊，竟然叫不出一點聲音來，這才知道連自己也中了暗算，不由又驚又怒，身形一幌，便待奔出石屋。

那知，他身子才一移動，竟發現雙脚已不聽指揮，渾身軟綿綿地使不出一點力氣，「噗」地跌坐在地上，動彈不得。

就在這時候，突然一聲刺耳的冷笑，門口人影一閃，慢吞吞地走進來滿臉得意獰笑的施不施。

他走進屋中，站在藍啓明面前，又復得意地冷笑了兩聲，緩緩說道：「藍小偷兒，這一下够不够刺激？有沒有意思？」

藍啓明口不能言，祇氣得眼中冒火，狠狠瞪了施不施一眼，便索性閉上眼皮不理不睬。

耳中又聽施不施「嘿嘿」獰笑道：「你想不看就可以死得痛快是嗎？老夫偏要你看。」

隨着話聲一落，便聽一陣「軋軋」之聲過處，耳中竟傳來李玄的厲聲怒喝道：「施不施，虧你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竟使出這般卑鄙下流手段，難道不怕貽笑武林麼？」

同時，也聽見施雯潑口大罵之聲。

藍啓明不由心頭大震，忙張目望去，祇見在身前丈許之處左右各豎立着一具鐵籠，李玄和施雯竟然陷身籠中。

這兩具鐵籠不但用粗逾杯口的鐵棍打造，並且極爲狹小，李玄和施雯困在裏面，整個身子被緊緊箍住，直僵僵地無法動彈，是以空有一身功力，却是施展不出來。

施不施待李玄罵完，便獰笑一聲，道：「李老化子，我早就說過，祇要你再度落在我的手中，我就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烤乾你的血肉，你再罵也是枉費氣力，還是乖乖等死比較好些。」

李玄怪目一瞪，喝道：「就算你要報那一碗髒酒之仇，也應憑眞功夫較量一番，怎可用這種卑鄙手段？」

施不施獰笑道：「這是你的寶貝兄弟自己動手，請君入甕的，與我何干？難道我有現成便宜不檢，反去和你拚命不成？」

李玄怪笑一聲，道：「難道你把我關在這籠子裏，就能奈何得了我麼？」

施不施獰笑道：「我也知你的『先天無形罡氣』，頗有幾分火候，所以我準備餓你們個十天半月，然後再請你嚐一道『生烤化子鴨』的名菜，讓你大快朶頤，死而無怨。」

話聲微頓，轉對施雯陰惻惻地說道：「瞧你把老夫罵得這樣兒，想必與我有甚麼深仇大恨，但老夫與你素昧平生，看來，你可能是老夫手下寃鬼的後人了，這是你自己送上門來讓老夫斬草除根，又怎能怨我呢？」

施雯眼中噴火，嘶聲罵道：「老賊！萬惡的老賊！你殺我父母，毒死我爺爺，我生不能食你肉，死了也不饒你！」

施不施陰森一笑，也不理睬，轉過來瞧着

藍啓明獰笑道：「小偷兒，你看清楚了吧?如今老夫且將你怎樣死法先告訴你，讓你有點準備。」

話聲微頓，獰聲一笑，續道：「那隻銅瓶上面，塗了老夫特製的劇毒，凡人沾上一點，三日之後，便從感染的地方開始潰爛，一寸一寸地蔓延開來，直至全身肌膚爛完，露出骨骼內臟爲止，但你可放心，那時候你雖然成了一具骷髏，但因藥力神妙的關係，使你頭腦及內臟仍然保持着活生生的狀態，要等到七天七夜以後，知覺才完全消失，嘿嘿！那種滋味如何，你不難想像到的。」

這一番話兒，藍啓明情知不會有假，這種皮肉消化，內臟潰爛的慢性痛苦，自然是難以忍受，但心念一轉，暗忖好在還有三日期限。

說不定在這三日裏，可能有奇跡發生，於是，又復把眼睛閉上，不去理睬。

可是，他雖然想得不錯，但施雯却嚇得花容失色，脫口尖叫了一聲，幾乎昏了過去。

施不施見藍啓明泰然不理的樣子，不由心中有氣，一聽施雯叫喊，頓時又起了惡念，當下，獰笑一聲道：「原來你這小偷兒居然還有人這樣關心，這就好辦了！我且讓你先欣賞一幕火烤美人的好戲，心痛一陣再說。」

話聲一落，厲聲道：「拿柴火來！」

藍啓明聽說要用火來燒烤施雯，不禁又急又怒，再也忍耐不住，睜目瞧去，祗見兩名黑衣大漢已應聲抱了大綑乾柴走進屋來。

施不施吩咐兩名黑衣大漢將乾柴堆在施雯週圍，回顧藍啓明，獰笑道：「這幕火烤美人的好戲，百年難得一見，你可不要把眼睛閉上了。」

話完，轉頭對兩名黑衣大漢喝叫道：「點火！」

話聲一落，陡聽「轟」然一聲巨響過處，震得石屋一陣搖撼。

這一聲巨響，並非兩名黑衣大漢而發，却是從外面傳來，而且接二連三，「轟轟」之聲一時震耳欲聾，顯然石屋外面業已發生巨變。

就在這時，又有一名黑衣大漢匆匆奔了進來，對施不施慌慌張張地行禮道：「啓禀老爺，堡中不知來了多少敵人，到處投擲極厲害的火器，震毀無數房舍，並有多處起火，姑奶奶已率人攔截，並請老爺趕快出去接應。」

施不施怔了一怔，揮手命那黑衣大漢退下，目光一掃藍啓明等人，獰笑道：「這種調虎離山之計焉能瞞得過老夫，就算你們的同黨把我施家堡炸爲平地，我也要先把你們斃了！」

喝聲一落，正待催促手下點火，突聞房外一聲清叱，「呼」的一聲，射進一道紅光，直襲他的後背。

施不施冷嘿一聲，頭也不回，反手劈出一掌。

「蓬」然一聲，那道紅光登時被强猛掌風震得掉頭倒飛回去，斜斜撞在石牆上面，「轟」的一聲巨響，爆炸開來，竟將石牆炸塌了一堵。

施不施不禁愕然一驚，「咦」了一聲，道：「這是『聖火神君』趙老兒的獨門火器，怎會」

話猶未了，祗聽「呼」的一聲，第二道紅光又復電射而至，當下，他再也按捺不住，身形一掠，讓過這道紅光，大喝一聲道：「是甚麼人?」

疾掠出門而去。

那第二道紅光，直從藍啓明頭上飛過去，「轟」然一聲，又轟毀了一堵石牆，屋中登時砂石紛飛，硝烟瀰漫。

那兩名正待點火的黑衣大漢眼見情勢不對，顧不得甚麼老爺的吩咐，雙雙奪門而出，那知……

他們未到門口，祗見一條細小人影迎面飛掠進來，同時一縷勁風當胸襲到，頓覺心脈一震，祗吭了半聲，便齊地翻身栽倒氣絕斃命！

那條細小人影更不停頓，直入屋中，右手在腰際一探一揚，撒出一道青光，快如閃電，繞着李玄，施雯身外的鐵籠上下盤旋一匝。

祗聽一串細密的金鐵交鳴之聲過處，兩具鐵籠登時支離斷裂，散落地上。

那人毀了鐵籠，不等李玄有所動作，迅快無比地塞了張紙條入李玄手中，身形一閃，飛掠出門而去。

容得李玄定一定神之時，那人業已消失不見，只好把紙條展開，凝目瞧去，祗見上面寫着「速尋何小姐，討『百草小還丹』」一行潦草的炭筆小字。

李玄看罷，那敢怠慢，忙吩咐施雯將藍啓明抱起，衝出石屋，但見施家堡已成了一片火海，到處人聲嘈喧，亂成一片，當下，更不停頓，手橫鐵拐，在前開路，冒着火勢，乘亂往堡外衝去。

這時候，施不施和施小萍已不知去向，堡中之人都忙於救火，是以李玄和施雯竟然毫無阻攔地便闖出了虎穴龍潭。

出了桐柏山之後，李玄一想，紙上所說的何小姐，自然是指何八妹，她和韓劍平到武夷採藥，如果順利的話，這時可能已到衡山祝融峯，於是，和施雯替換着抱了藍啓明，連夜盡展平生之力，往衡山奔去。

羣俠聽李玄說完經過，俱不由眉頭一鬆！

半晌，張太和才開口道：「老二，這次失敗的原因，雖然是六弟太過大意輕視，但以你的經驗來說，實在是不應該縱容六弟這般任性的。」

李玄怪眼一翻，叫道：「大哥怎能怪我，只怪……」

韓劍平忙勸道：「算了算了！事情已經過去，多說無益，倒是那個出手相救之人，二哥沒有把他留住，却是一大失着。」

李玄冷笑道：「老五說得倒輕鬆，須知那時候屋中烟火瀰漫，並且事出突然，那人身法又奇快絕倫，如何能把他留住?」

呂慕岩接口道：「那麼，二哥留不住這出手相救之人，難道連他的相貌都沒有看清楚了麼?」

李玄想了想，道：「看是看得不大清楚，彷彿那人年紀甚輕，相貌頗爲俊秀」

韓劍平心頭一動，揷嘴道：「二哥可認得他?」

李玄搖頭道：「從來未曾見過，後來我問雯妹，她也不認識」

說到此處，忽聽有人接口說道：「我認識他。」

衆人掉頭瞧去，只見藍啓明彷彿大病初癒似地，由施雯攙扶着緩步走進堂屋來。

李玄怪聲嚷道：「小六子，你可把我老二害慘了！快過來對大家說說，這次失敗的責任，是我負還是你負。」

施雯扶着藍啓明坐了下來，星目一瞪李玄，嗔道：「二哥就是這張嘴巴太壞，如果不是你老愛和他抬槓，他會不聽你的麼?還好意思說哩！」

李玄「啊呀」一聲，怪笑道：「好呀！小媳婦兒未曾過門，就帮着他罵起我來了，這還了得！」

施雯粉臉一紅，啐他一口，說道：「老沒正經，我才不睬你！」

衆人聽了，俱不由哄然大笑。

何可人關切地瞧着藍啓明，說道：「六哥，你還記不記得我送你那塊小石，上面所鐫的

一切話兒?但望你今後把這喜歡逞能的脾氣改過來才好。」

李玄怪笑一聲，目注藍啓明說道：「小六子，聽到沒有?『上得山多終遇虎』，這一下該沒話說了吧?」

藍啓明軒眉一笑，振聲道：「二哥不要幸災樂禍，日後碰上機會，我不把施不施這魔頭打個落花流水，就不……」

張太和一擺手，接口道：「算了算了，這不是賭咒的時候，剛才你說認得那位縱火相救之人，是麼?」

藍啓明點頭道：「不錯。」

話聲微頓，望了韓劍平一眼，續道：「那人就是與我們曾有一面之緣，『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手下的『金童』。」

衆人聞言，俱不由一怔！

韓劍平忙道：「六弟沒有看錯了?」

藍啓明目光一掠李玄，冷冷說道：「那時候，我雖然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眼睛却沒瞎，怎會看錯?」

李玄怪笑道：「這有甚麼稀奇，我……」

張太和忙搖手截口道：「好了好了，你們不要再鬥嘴了！」

轉頭目注何可人，笑道：「如今事實已非常明顯，那諸葛飛瓊與我們是友非敵，甚至可以說她實際上已和我們站在一起，八妹你說對麼?」

何可人含笑點了點頭，認爲他所說的話有理。

張太和又道：「可是，由於二弟他們這次失敗，以致我們煉藥對付『方外三魔』的『銷魂化魄百毒魔功』的這個難題解決不了，不知八妹可有其他的辦法麼?」

何可人略一沉吟，藍啓明已搶先開口道：「小弟願討一支將令，再往施家堡跑一趟，好歹也要把那瓶『柴達木河靈泉』弄回來。」

李玄冷笑一聲，道：「施家堡這時恐怕已成了一堆瓦礫，還有什麼好偷的?」

藍啓明冷笑道：「但施不施這個魔頭可沒有死。」

李玄怪眼一翻道：「你要去就一個人去，我可沒有胃口奉陪了！」

藍啓明冷冷道：「二哥難道以爲我不敢一個人去麼?」

何可人搖手笑道：「六哥稍安毋躁，施家堡是不能再去的了！」

藍啓明軒眉道：「難道這煉藥的事就罷了不成?」

何可人笑道：「自古道：『邪不勝正』！我相信蒼天有安排，說不定會有奇蹟發生，使這難題迎刃而解。」

藍啓明搖頭道：「八妹這話未免太過玄虛了，我不信……」

話猶未了，突聞一陣「得得」蹄聲，奔上峯來，直抵竹籬外面，戛然而止。

衆人方自一愣，不知來的是什麼人，正打算出外瞧看之際，只聽一陣急促腳步聲響處，龍庸已慌慌張張地急步闖進來，高聲叫道：「師父是驢子！師父是驢子！」

張太和笑喝道：「混帳！你才是驢子，這大年紀，連話都說不清楚。」

龍庸定一定神，急急說道：「不，不！是師父的驢子回來了。」

羣俠聽了，不由又是一愕。

張太和一瞪眼睛，道：「你沒有看錯?」

龍庸急道：「沒有沒有，師父要是不信的，出去看看好了。」

張太和道：「是什麼人騎來的?」

龍庸搖頭道：「沒有人，是牠自己回來的，並且背上還馱着二師叔的大酒葫蘆哩。」

張太和拈鬚沉吟道：「這就怪了。」

望了衆人一眼，道：「這情形恐怕其中另有文章，我們不妨出去瞧瞧，但大家須得留神才好。」

羣俠點頭會意，各自凝神戒備着，一齊出了堂屋，穿過院落，走出柴扉，目光觸處，果然見那頭青色俊驢，這時正靜靜的站在門外。

李玄那隻朱紅色的大酒葫蘆，四平八穩地擱在驢背上面。

李玄乍見心愛之物無恙歸來，不禁喜出望外，鐵拐一撐，飄身上前，伸手便待把酒葫蘆取過來……

張太和忙揚聲喝道：「且慢！」

李玄縮手回頭，怪笑道：「爲什麼?莫非大哥認爲這葫蘆上面有毒?」

張太和點頭道：「鬼蜮之心不可防，還是謹愼一點比較好。」

說完，轉對藍啓明道：「六弟把那『辟邪玉佛』拿出來，試試這個葫蘆是否有毒。」

藍啓明一面從懷中取出那隻盛裝「辟邪玉佛」的小匣，遞給張太和，一面笑道：「幸虧施不施不知這寶貝在我身上，否則就眞個偷鷄不着蝕把米，怕不已被他摸去了。」

張太和接過小匣，取出「辟邪玉佛」，在葫蘆週圍磨擦一遍，見無異狀，含笑說道：「二弟這下大可放心，物歸原主。」

李玄伸手抓住葫蘆一拿，竟然感到沉重異常，不由大爲奇怪，微一用勁，拿起來搖了搖，呵呵大笑道：「妙！妙！敢情裏面還盛滿了好酒，這位借去葫蘆的老兄，倒是個頗爲風趣的人哩。」

藍啓明冷笑道：「二哥且慢高興，恐怕葫蘆裏裝的不是陳年美酒，而是穿腸毒藥哩。」

李玄「哼」了一聲，也不理睬，自顧將塞子拔開，用鼻孔湊近葫蘆嘴嗅了嗅，登時笑容一斂，抬頭朝藍啓明把怪眼一瞪叫道：「小六子，你的嘴巴當眞是烏鴉變的，說好的不靈，說壞的可眞靈。」

藍啓明詫道：「二哥莫開玩笑！葫蘆裏眞的是毒藥麼?」

李玄搖頭道：「不是，不是，都是一葫蘆清水！」

張太和皺眉道：「這就怪了！二弟不妨倒一些出來看看！」

李玄聳聳肩，道：「我這葫蘆從來不裝水，不用大哥吩咐，也是要倒掉的。」

說着，便將葫蘆倒轉過來，那知……

他剛把葫蘆一側，便見一股銀白色的液體，從葫蘆嘴裏流瀉出來，落到地上，只聽「噗」的一聲，這股液體竟似實質一般，將堅硬的地面撞開了一個小洞！

何可人接過來，伸手一托，將葫蘆托住，嬌聲道：「且慢！這正是『柴達木河靈泉』，不要糟塌掉了。」

衆人聞言，俱不由又驚又喜，尤其是李玄更是不大相信地瞧着何可人，道：「眞的?」

何可人道：「我幾時騙過二哥?」

李玄想了想，似乎有點恍然，點點頭道：「原來那位老兄是借故把這頭青驢和我的酒葫蘆弄去，到青海柴達木河源頭裝運靈泉的，不過……」

話聲微頓，却又有點不解地抬手搔了搔頭上的亂髮，道：「但那時他又怎會未卜先知，曉得『方外三魔』在修練『銷魂化魄百毒魔功』，又怎會預料到我們必須用這靈泉來製煉解毒的藥物呢?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位老弟究竟何許人?爲什麼要暗地帮助我們?……」

話聲又復一頓，然後目注何可人，苦笑道：「八妹！妳的心竅比我玲瓏，這些疑團，可否替我解一解?」

何可人嬌笑搖頭道：「二哥素來也不笨，為何卻來問我，我又去問誰呢？」

李玄窘道：「這個……」

張太和笑道：「不要這個那個了，只要靈泉拿來，煉藥的問題便告解決，反正不久便會知道的，快端進屋去準備動手吧。」

何可人笑道：「大哥之言有理，但不知石爐石鼎等物，大哥三哥業已造成了沒有？」

張太和笑道：「這份苦差事，可把我和老二弄慘了，八妹不妨進去看看，是否合用？」

當下，衆人簇擁着李玄，進入堂屋，走到右首的那間內室，何可人注目一看，石爐石鼎以及炭火等物俱已備妥，就將煉藥的方法告訴了張太和，一面吩咐龍庸生起火來。

何可人待爐火燃得極旺，石鼎的溫度巳夠，這才將「柴達木河靈泉」，緩緩注入鼎中，約莫倒了半葫蘆便停止傾注，然後次第放入「千年綠蕚梅花蕊」及「雲霧野茶」。

呂慕岩看得有些不解，道：「八妹為何不把靈泉完全倒將進去？」

何可人笑道：「這靈泉本來只需一瓶便夠了，如今倒了半葫蘆，足可使靈效大增，再多就糟塌了，剩下來的還有其他用處，我們正好一人分一小瓶，以備需要時之用。」

呂慕岩「哦」了一聲，道：「不知這靈泉除了拿來煉藥以外，還有什麼其他用處？」

何可人道：「這靈泉能撲滅一切邪火，尤其對練功之人走火坐僵，更具復體之功。」

說完，便吩咐龍庸搜集幾只小小玉瓶，裝靈泉分給衆人。

諸事停當，張太和便命龍庸看守爐火，然後同了衆人回到堂屋，擺上山蔬野味，共進飲食。

飯罷，張太和目光一掃羣俠，神色鄭重地說道：「那天晚上我們在雪峯山頭所討論的三個難題，如今總算巳全部解決，可是，由於一顆『吸血星蜓』的內丹，不知是落在鍾離漢手中，弄得節外生枝地憑空多了一個難題，不知大家有沒有想到解決的辦法？」

李玄翻着一雙怪眼，道：「什麼『吸血星蜓』的內丹？這是怎麼一回事？」

韓劍平笑道：「二哥最後回來，難怪你不知道。」

當下，又將武夷山「雲霧野茶」，何可人賭贏了鍾離秦，以及在九連山山中，何可人如何擊斃「吸血星蜓」，但內丹却被鍾離秦或是鍾離漢搶去的經過，詳細說了。

李玄聽罷，想了一會，目注張太和，道：「大哥說那『吸血星蜓』的內丹，奇毒無比，能殺人於無形是麼？」

張太和點頭道：「不錯！」

李玄怪笑道：「問題十分簡單，我們只須找到專解這種奇毒之物就行！」

張太和笑道：「二弟說得倒輕鬆，你可知道什麼東西能夠解得了這種奇毒麼？」

李玄一怔，搔了搔頭上的亂髮，艾艾道：「這個……這個……」

張太和笑了笑，又道：「不但如此，倘若奪去內丹之人是鍾離漢，而他却拿來配合藥物服食的話，試想，他的功力本來就有相當火候，這一來，我們又有誰是他的敵手？」

這一番話，不但李玄答不出半個字來，其餘之人，也都面面相覷，無計可施。

何可人望了望衆人一眼，沉吟道：「自從『吸血星蜓』內丹被奪以後，我就晝夜苦思，把讀過的奇書秘笈，逐篇逐句地回憶，適才居然記起有一樣生長在萬載玄冰以內之物，名叫『雪蛟』，乃是『吸血星蜓』的尅星。」

李玄大喜道：「既然有了尅制之物，我們就趕快去找。」

何可人搖了搖頭，目光一掃，緩緩說道：「小妹有幾句話，早就想對諸位兄長說，請大家聽了不要見怪才好！」

張太和道：「自家兄妹，有話盡管直說，那有見怪之理。」

何可人神色凝重地說道：「在過去這一段不算太短的日子裏，諸位兄長東征西討，雖然勝多敗少，但却很少與八魔直接對壘，到最近才算是發生了幾次直接的搏鬥，據小妹觀察所得，雙方力量實在相差無幾，來日之戰，敗固未必，但勝也不見得有多大的把握。」

何可人頓了一頓，又道：「所以小妹愚見，認為諸位兄長最好在這段煉藥的期間內，閉門潛修，增強本身的功力。」

張太和點頭道：「八妹之言甚為有理，但尋找那尅制『吸血星蜓』內丹的『雪蛟』一事，八妹又打算怎麼安排呢？」

何八妹略一沉吟，說道：「那『雪蛟』既是生長於萬載玄冰之中，所以我打算同五哥乘了狗梟，飛往北天山絕頂冰河一帶搜索，如有所獲，那是最好，倘若尋不着時，順便採集些解毒靈藥回來，也不無用處，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張太和連連點頭道：「八妹這樣安排，想必已成竹在胸的了，妳準備什麼時候動身？」

何可人道：「事不宜遲，大哥如無其他吩咐，我想馬上就走，至於登山應用之物，在路上再辦好了！」

張太和點了點頭，轉對韓劍平道：「五弟沒有意見？」

李玄怪笑接口道：「他還有個屁的意見！他的一顆心這時怕不巳飛上天去了！只可憐我們乾耗在這裏作守驢童子，司火道人，眞是划不大來。」

韓劍平尷尬一笑，道：「二哥既然不願在家中練功，這趟差事就讓你去便了。」

李玄怪眼一翻，笑喝道：「去你的！口不應心，謹防要遭雷打！還不快跟八妹比翼雙飛去。」

羣俠不由哄然大笑！當下，簇擁着何可人與韓劍平出了大門，張太和莊容說道：「但願五弟和八妹一路順風，馬到功成。」

韓劍平與何可人肅然領受，雙雙迎面長嘯，將兩隻狗梟招來，齊地騰身飛上梟背上坐好朝下面揮手作別，然後比翼往西北方向飛去。

一路上，二人為了爭取時間，是以不敢十分躭擱，除了必要時下來採辦乾糧及登山應用之物外，就是駕梟疾飛，晝夜也不停。

饒是這樣，也足足飛行了十多天的時間，方才抵達西北邊陲。

天山起自帕米爾高原，橫亘回疆，主峯回語名叫「騰格黑山」，高達二萬餘尺，山巓氣候酷寒，終年積雪，亘古不化，為人跡罕到之地。

幸得韓劍平與何可人均有一身上乘功力，巳達寒暑不侵之境，那兩隻狗梟又是天生異種，在冰天雪地之中，亦能飛翔自如，絲毫不受影響。

可是，二人在天山絕頂的冰原上，有時乘梟，有時步行地，窮搜了幾天，除了觸目盡是又冷又硬的玄冰之外，却是毫無所獲。

韓劍平不由好生失望地對何可人苦笑道：「八妹，這一趟我們恐怕要繳白卷了。」

何可人玉手一指那無際的冰原，嬌笑道：「五哥怎麼說出這般喪氣的話來？我們就算毫無所獲，但能一睹這冰原奇景，也就不虛此行了。」

韓劍平瞧着何可人，笑道：「能與八妹壯遊萬里，窮幽探勝，在我來說自是求之不得，可是……」

說至此處，神色一凜，沉重地說道：「如今魔氛未消，來日任務仍難，倘若尋不到那『雪蛟』時，不知八妹尚有什麼補救辦法？」

何可人沉吟道：「這個……目前我也不知道，不過……」

語聲一頓，也自肅容道：「我總是相信天無絕人之路，邪惡終會在正義之下消滅。只要我們有這信心就成了！」

韓劍平點頭道：「妳的話固然很對，但光憑信心，恐怕……」

說到此處，何可人忽然搖手，示意他傾耳靜聽。

韓劍平訝然住口，凝神細聽。

在這高接雲漢的冰原上，那砭骨裂膚的寒風，自古以來就從不停息地咆吼着，這幾天來，二人業巳聽得十分習慣，不以為奇。

可是，這時候，那尖銳的「呼呼」風聲之中，竟然滲着一種極為奇怪的聲音，在這空際激盪廻旋。

不！這奇怪的聲音應該說是由兩樣聲音混合而成才對。

一樣是「嘶嘶嘶嘶」地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噴氣的聲音。

一樣是「哎唉……」地彷彿有人在忍受着極大痛苦而發出的呻吟。

這兩樣聲音混在一起，令人聽來是十分刺耳的。

韓劍平聽了一會，詫道：「八妹！這到底是什麼聲音？妳以前聽到過麼？」

何可人搖了搖頭，道：「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見的最難聽的聲音！」

韓劍平矍然道：「莫非就是那『雪蛟』出現時，所發出來的？」

何可人想了想答道：「這個……書上好像沒有提到『雪蛟』會發出這種聲音，何況……」

韓劍平截口道：「盡信書不如無書，古人已有明訓，著書之人或許沒有記載，我們何不循聲尋去看上一看？」

何可人點頭道：「我也有這意思，不過這聲音太古怪，我們得小心點才好。」

當下，吩咐兩隻狗梟在空中跟隨，然後與韓劍平凝神戒備地，循着那怪聲飄來的方向尋去……

轉過了幾座冰峯，那怪聲愈來愈大，同時，眼前赫然出現了一幅奇景。

只見在一塊極為低窪之處，連利斧都砍不碎的冰層上，竟然裂開了一個丈許方圓的洞穴，穴中熱氣騰騰噴出，被穴口週圍的寒冷空氣一逼，凝成了一堆一堆的雲霧，盪漾不散。

那怪聲就從這洞穴中發出來。

二人緩步走近洞穴邊沿，立時覺得十分和暖，恍如陽春三月的光景。

韓劍平奇怪道：「這地方日前我們也來過，怎麼沒有看見這洞穴呢？」

何可人想了想，道：「這洞穴可能是一處地火宣洩的出口，這地火大概是隔上相當時間宣洩一次，平時無火，穴口便為冰雪蓋住，所以我們就看不見了！」

韓劍平靜聽了一會，仍自覺得奇怪，道：「這『嘶嘶』的聲音，可能是妳說地火宣洩之際所發，但這像人的痛苦呻吟之聲，又是怎樣來的呢？」

何可人沉吟道：「也許是有人不慎掉下去，受了傷……」

韓劍平連連搖頭，道：「不對不對！試想，我們剛才探頭望了一望，都感到熱得受不了，如果掉下去不立刻喪命才怪！」

何可人不以為然地說道：「我們受不了，也許有人受得了，不然的話，就沒有更好的解釋了！」

韓劍平搖頭道：「我倒不信世上還有什麼人能受得了這樣高的熱度，除非……」

話猶未了，何可人突然連連搖手截口道：「聽聽！這是什麼聲。」

韓劍平趕緊住口，凝神一聽，不由心頭一愕。

原來，從洞穴中傳來的那種像人的痛苦呻吟之聲，這時竟然還夾雜着有人說話的聲音。

只聽那說話之聲，十分低沉而蒼老，有氣無力，斷斷續續地說道：「上面……是那位……武林……同道……」

何可人瞧着韓劍平，道：「如何？這一下你應該相信是有人掉下去了吧？」

韓劍平仍然不大相信地微一搖頭，轉對洞穴，低頭高聲道：「下面說話的是什麼人？掉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受了傷？」

他一連高聲叫了兩三遍，才聽洞穴下面傳來那人的聲音：「朋友！你說什麼……我聽……不清……我只求……求你助……我一臂之力，使我……脫離……」

韓劍平方待再次開口，何可人巳搖手止住道：「我巳聽出這話聲，乃是說話之人用最上乘的『千里傳音』功力發出來的。」

何可人又道：「我估量此人停身之處，與我們相距最少也在百丈上下，尋常的呼叫聲，他又怎能聽得清楚呢？」

韓劍平惑然道：「那麼，他又怎能知道穴口上有人呢？」

何可人道：「可能他還練有『天耳通』的功力，所以即使相距有百丈上下之遙，他憑着這種『天耳通』功力，便可以聽到，不過因為距離太遠，仍然聽不眞切罷了。」

韓劍平搖頭道：「不對，他既然仍有這樣精湛的功力，就不似受傷之人，不應求我們相助才對。」

何可人沉吟道：「其中或許另有原因，你且試用『千里傳音』，問他一問就知道了。」

韓劍平依言，凝聚丹田眞氣，施展「千里傳音」功力，向洞穴下面說道：「朋友！你到底是什麼人？現時情形怎樣？可要我們如何相助？」

只聽那人的聲音，斷續傳上來，道：「受難之人，朋友何必……根究……聽你也能運用『千里傳音』，功力……自屬上乘……請你尋一塊巨石……愈大愈好……照準這洞穴的中央……擲下……就感激……不盡！」

韓劍平不由為難道：「此地到處都是冰雪，那裏去找巨石？」

洞穴下面，那人急道：「堅硬的冰塊也可以！只要……只要體積夠大！份量……夠……夠重……就行……」

韓劍平奇怪道：「我又看不見你在什麼地方，如果那又大又重的冰塊擲下時，由於上下距離太遠，那下落之勢你是否承受得了？萬一把你砸中，豈不是……」

只聽那人急聲接口道：「不錯不錯……我就是……要請你把我……砸中。」

韓劍平更是一頭霧水，道：「難道你接得住那勢逾萬鈞的重擊麼？」

只聽得一聲凄涼的嘆息傳了上來，道：「朋友！我就是要粉身碎骨，以求解脫。」

韓劍平聽得一怔，望了望何可人一眼。

何可人低聲道：「此人有點古怪，五哥不妨再問問看。」

韓劍平只好依了她的話，轉對穴下，傳音說道：「朋友！我不能助你自殺，你還是另想別法吧。」

只聽那人又是一聲沉重的嘆息，道：「朋友！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可是……我除了這一條路，實在沒有別的法子，求你成……」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新系機構

十二月份出版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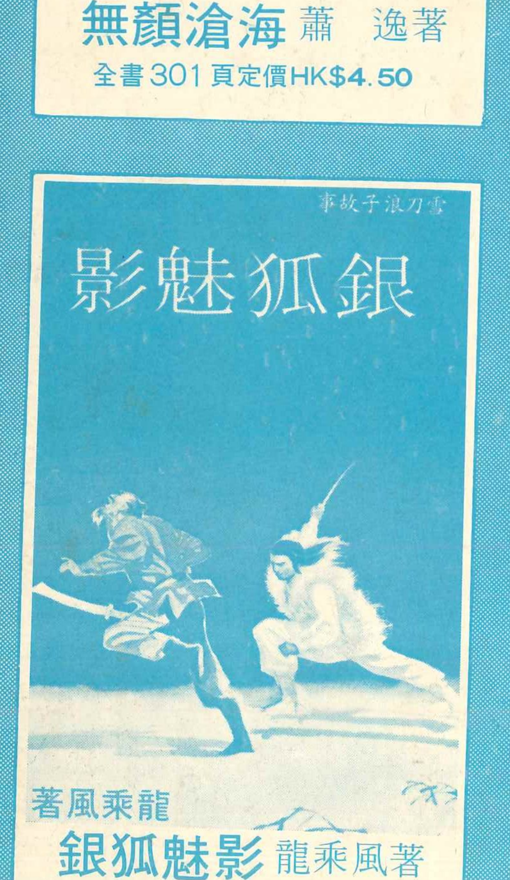
追殺令 馬雲著
全書294頁定價HK$4.00



無顏滄海 蕭逸著
全書301頁定價HK$4.50



百歲神童 上官庸著
全書153頁定價HK$2.00



銀狐魅影 龍乘風著
全書170頁定價HK$2.50

各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全……我……」

韓劍平决然道：「我絕對不能帮你自殺，何況……」

那人凄然截口叫道：「難道你忍心讓我永遠受這無邊的痛苦嗎？」

韓劍平道：「那麼，你目前功力仍然存在，怎不自行了斷，何必一定假手於人？」

只聽那人長嘆一聲，道：「唉！我這時候除了雙耳能聽，舌頭能動之外，週身僵如木石，也只有雷霆萬鈞一擊之力才能使我這具臭皮囊破裂而亡。」

韓劍平道：「這樣說來，你是走火坐僵，而不是失愼掉下穴裏去的了？」

那人頹然應道：「差不多。」

韓劍平喜道：「無妨！我帶有專門救治走火坐僵之藥，朋友不妨忍耐一時，待這地火宣洩完畢之際，就設法下來救你了。」

那人慌忙接道：「不行不行！你千萬不要下來。」

韓劍平詫道：「爲什麼？」

那人嘆了口氣，道：「當這地火一宣洩完畢之際，那聚集在穴口的雲氣就立刻凝結成一層堅冰，朋友便有天大本事也無法衝破，等到第二次地火宣洩時，你就要骨肉成灰了。」

韓劍平不相信地反問道：「那麼，你又何以能夠抵抗得住這高的熱力？」

只聽那人又是一聲嘆息，道：「我這是自作自受，如今我體內的邪火巳經和這地火結合，我除了到時要受一次火焚百穴的慘刑之外，連想把功力散去，使骨肉成灰都辦不到。」

話聲微頓，又復懇聲哀求道：「朋友！求你念在武林一脈，就成全我吧。」

韓劍平眼望何可人，低聲道：「我們該怎麼辦？」

何可人略一沉吟，道：「我沒有辦法，五哥看怎辦吧。」

韓劍平想了想，只好硬起心腸，對穴下傳音說道：「朋友！我答應助你解脫，但有一個條件！」

那人喜道：「什麼條件我都答應。」

韓劍平道：「我名韓劍平，從不殺無辜及無名之人，朋友若不將姓名見告，我决不能下手殺你。」

那人似乎將韓劍平這名字反覆唸了幾遍，方才答道：「我的罪孽極重，本來巳不打算將姓名示人，但因朋友這大名甚爲陌生，是以不妨告訴你！我複姓鍾離，名珏，乃……」

此言一出，只聽得韓劍平與何可人耳際「轟」地一響！俱不禁心頭一震，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

韓劍平失聲脫口道：「你……你就是『魔中之魔』鍾離珏？」

洞穴下面那人也似乎頗覺意外地「嗯」了一聲，半晌，方才應道：「不錯，我就是『魔中之魔』，但你怎知我當年的稱號？」

韓劍平仍不大相信地反問道：「數十年前，你不是巳經……」

那人苦笑，接口道：「巳經遭了天譴，是麼？」

韓劍平道：「正是！」

那人長長地嘆了口氣，道：「朋友！我數十年來，就是受着這地獄一般的天譴，求生不得，想死都難，眞是奇慘活罪。」話聲微頓！嘆息一聲，又道：「朋友既知我的惡名，必然也清楚我過去的罪惡，是不是會改變了助我解脫的諾言，要我把這活罪繼續受將下去？」

韓劍平定一定神，道：「不是。」

那人喜極道：「那麼，你仍然要助我解脫了？」

韓劍平道：「也不是！」

那人有點失望地詫問道：「你們打算要怎樣？」

韓劍平沉聲道：「聽你剛才說的口氣，顯然對過去的罪惡巳深有懺悟，所以我打算把你救出火坑重新做人。」

那人長嘆道：「朋友的好意，我只有心領了。」

韓劍平詫道：「怎麼？難道你不願以有用之身爲世人造福，贖却前愆麼？」

那人嘆道：「這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怎麼不願？但這百丈火坑，就算朋友功力通玄，也難下來救我，何況我這走火坐僵之身，一見天日，便立化刦灰而亡，又有何用處？」

韓劍平不由一怔，道：「眞的？」

那人沉重地答道：「我陷此絕境數十年，每隔一來復日，便須受一次火焚百穴之苦，倘有一綫生機，難道還會拒絕的麼？」

韓劍平默然半晌，眼望着何可人，道：「八妹，該怎麼辦？」

何可人搖頭道：「我到現在還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

韓劍平想了想，忽然想起了那瓶「柴達木河靈泉」不由大喜道：「有了！妳不是說過，那『柴達木河靈泉』，有專門撲滅一切邪火的功效，對走火坐僵之人復體最有用處的麼？」

何可人道：「問題不在如何替他復體，而是怎樣才能下達這百丈火穴，把他完整無損地救上來。」

就在這一陣談話的時間當中，地穴中噴出來的熱氣巳愈趨猛烈，二人站在穴口邊沿也有點肌膚如灼之感。

只聽那人又復發出陣陣痛苦呻吟，嘶聲道：「朋友！不用猶豫了！請快下手吧。」

韓劍平沉聲道：「我們正想法下來救你，朋友必須振作忍耐才好。」

說話之際，忽聽兩隻狗梟在空際發出一聲似乎是歡欣的嘯鳴，竟連翩俯衝下去，落入地穴口的灼熱雲氣之中，一面翻騰飛翔，一面用鐵啄梳剔身上的翎毛，神態顯得極爲舒服。

何可人見狀，不由「啊」了一聲，變然道：「敢情牠們怕水而不怕火，這樣一來，事情就好辦了！」

韓劍平道：「你是打算乘坐牠們下去救那人麼？」

何可人點了點頭，韓劍平道：「就算牠們不怕烈火高溫，但我們又怎能抵受得了呢？」

何可人沉吟道：「我們可以慢慢降落，一發覺情形不對，馬上飛逃還來得及，不然的話，就眞的沒有辦法！」

當下，二人發出嘯聲，命兩隻狗梟先將身子平穩了，然後各自暗運玄功護身，閉住七竅，騰身飛上梟背坐好，韓劍平在下，何可人居上，相繼往地穴降落。

正當二人騰身落向狗梟背上之際，便覺得如同進了烤爐一般，一股令人窒息的熱氣襲上身來，及至落在狗梟背上坐好之後，這灼熱如焚之竟然立時消失，除了稍感悶氣之下，一切均與平常環境無異。往下降落，亦復如此，二人不禁大喜過望，才知道這種狗梟，竟具有吸收熱力之能，遂放心大胆地繼續下降。

約莫下降十丈左右，那一層被酷寒所逼化而成的雲霧便巳穿過，眼前光景頓時一暗，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此際，這洞穴下面地火的溫度可能較上面大爲增高，只聽兩隻狗梟歡嘯連聲，飛翔之時，渾身翎毛兀自不停抖動，想是甚爲享受這灼熱的滋味。

同時，牠們一雙怪眼之中，也陡地暴射碧亮亮的光芒，照得尋丈以內，纖毫畢現。

——未完——


煙人仕必備
依麗牌」打火機,
極都咁好火氣!
講享受, 點火要合潮流, 用新上市
麗牌」打火機, 有型夠醒;
麗牌」在手, 點極都咁好火氣!
市之「依麗牌」打火機, 用不碎輕膠
携帶方便, 新設計金屬遮風罩, 火力
穩定, 可點火數千次, 毋需入氣,
用。
顏色, 任君選擇, 並有機身絲印
依麗牌」打火機,
極都咁好火氣.
EQUITY
銷: 香港煙草有限公司